

# 飞龙引

## 第六十六章 黑龙潭水见神功

一瓢子连忙稽首道：“原来是卜老施主，贫道失敬。”

天地一卜笑了笑道：“不敢，不敢，小老儿才是真正奉命来的。”

赵南珩道：“老丈是奉游老前辈之命来的？”

天地一卜点点头道：“不错，不错，小老儿的师傅，要小老儿告诉小哥，南岳事了，别忘了到终南山去。”

赵南珩躬身道：“在下自当谨记。”

天地一卜道：“好了，你们快走吧！”

他挥挥衣袖，转身就跑。

一瓢子知道乾坤一丐游一乾是武林前辈怪杰，有其师，自然必有其徒，他的掉头而去，也就不以为怪，一面忍不住问起赵南珩经过。

赵南珩择要把此行始末，说了一遍。

一瓢子听说掌门人已有了下落，自然大喜过望，只是衡山范围辽阔，南起迴雁，北迄岳麓，方广不下数百里，赵南珩从紫衣人丁允方信中，得来的消息，又语焉不详。

只说四位掌教，“被人诱迫，当在衡岳之间”，也只是推测之词，自己两人又到哪里去找？

他沉吟了一下，才道：“据小施主所说，朱雀旗帮总舵，就在君山一事看来，四位掌教，极可能也是他们劫持去的，目前时机紧迫，就是通知观音渡，等大家赶来，只怕也来不及了。如今之计，由贫道发出紧急讯号，知会大师兄等人，贫道立即赶赴衡阳，由迴雁向北，小施主则由长沙岳麓入山，由北朝南。此行主要只是踩探虚实，即使有所发现，也千万不可打草惊蛇，十日之后，咱们可在衡山龙凤潭相见，到时大师兄他们，也可得讯赶来了。”

赵南珩点点头道：“道长说得极是，咱们就这么办。”两人计议定当，一瓢子便和赵南珩作别，独自如飞而去。赵南珩因自己这身装束，还是朱雀旗帮的打扮，路上容易被人认出。

一瓢子走后，他也洒开脚步，只是朝南疾走，等天色大亮，已赶到通城，找了一家小客栈打尖。一面在街上买了一套青布短衫，关起房门，洗去脸上黑色易容药，又涂上紫色药丸。

揽镜一照，自己已变成一个紫膛脸的青年汉子，看看已无破绽，上床做了一会吐纳功夫。他目前内功深厚，一晚疲劳，何消片刻，便已尽复。

他要充分控制时间，在这十天之间，查探出四位掌门人下落，哪肯耽搁，会账出门，继续上路。

第二天中午，就赶到岳麓。

这岳麓为衡山北麓，衡山号称南岳，岳麓之名，即由此而来。

赵南珩裹粮入山，由岳麓开始，遍历妙高、琵琶、玉畿、天井、紫荆等峰。一连五天，晃眼过去，不知踩探了多少峰峦幽谷，始终找不到半点迹象。

这天傍晚，他赶到祝融峰下，眼看夕阳流霞逐渐黯淡，一片茫茫夜色笼罩着庞然巨峰。

计算时日，和一瓢子相约已只剩下三天时光，心中不禁暗暗焦灼。衡山共有七十二峰，自己所经，不过十分之一，不知四位掌门人被人诱迫，

囚禁在什么地方？像这般漫无目的地到处乱闯，当真有如大海捞针，但除了逐一寻去，又别无他法。他仰头望望高耸入云的巍峨巨峰，心中暗自盘算，看来今晚又得花去一个晚上，才能把这座山峰找遍。当下取出于粮吃了个饱，又喝了几口山泉，在林中闭目养神，休息了一会，振作精神，朝峰上走去。

祝融峰为南岳主峰，由山脚登山，到处都有古刹庙宇，此时入晚不久，寺院中正在做着晚课，梵音钟钹，隐隐可闻。赵南珩知道四位掌门人遭人劫持，决不会藏匿在规模宏大的庙宇之中，是以只拣那些人迹罕至的深涧绝壑，羊径僻谷找去。

越过山亭，眼前古松万千，天风如涛，地势逐渐冷僻。走了盏茶光景，但见高山环抱，河水纵横，顺流东行，又走了六七里路，四周古木浓黛，阴森生寒。隆隆水声，奔腾如雷！

抬眼望去，一道银白匹练从绝崖直泻而下，但奇怪的是瀑布泻落潭中，竟然化成一片黑水，看了一会，使人顿生恐怖之心！（按南岳黑龙潭，望之一片黑水，因为潭底是黑沙，水色浓黑，看久了确会使人生出很多恐怖）

正当此时，猛然听到巨雷般的水声中，隐隐传来一声长笑。

赵南珩内功已臻上乘，耳朵敏锐，这声突如其来的笑声，相隔似乎不远，虽有瀑声夹杂，但听来还是相当清晰。心中不禁一动，暗想：在如雷瀑声中，还能清晰听到的笑声，决非寻常人所发！

心念才转，人已立即沿着潭边，向笑声传来的方向搜寻过去。

月黑林深，穷山幽谷之间，隐隐露出一角围墙。赵南珩艺高胆大，伸手摸了摸身边倚天剑，蹑足潜踪，悄悄走近。凝足目力瞧去，只见山门紧闭，横匾上金字剥落，依稀犹可辨认，那是“龙王庙”三个大字。

他略为住足，发现这座龙王庙只有两进院落，占地不大，此刻一片漆黑，沉寂如死，丝毫不见灯火。心头更觉起疑，方才的笑声，分明是从这庙中传出来的，自己哪会听错？这就全神贯注的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缓缓绕近庙侧，依然一无动静，脚尖点动轻轻跃上墙头！

赵南珩这几个月来，接连遇上了不少事故，也增加了不少江湖经验，心知这座龙王庙决非善地。

越是这般黑黝黝的不见灯光，越发小心，跃上墙头，立即伏下身形，两道炯炯眼光，迅速向墙内扫去！这一打量，果然发现有异。

原来这龙王庙只有前面一座大殿，后进一个小小天井，和一排三间平房，敢情是庙祝居住之处。

此刻中间那间，隐隐有光亮透出，但门窗紧闭，里面遮着一层黑布，是以从庙外看来，丝毫不见灯光。石阶前面，还站着两名劲装女子，手捧长剑，悄然凝立！赵南珩暗暗叫了声“好险”，差非自己跃登之处，正当墙角暗隙，稍为大意，就会被她们发现！

看情形，她们好像是看守什么？

难道四位掌门人就在……

他心头一阵狂跳，但因自己隐身所在，还在前殿后面，隔着一个天井，阶前有人看守，就不能直接飞掠过去，赶忙悄悄退下，跃落地面，藉着树林掩护，往后走了三丈来远，算准后进平房距离。

猛地一提真气，身形平拔而起，快若离弦劲矢，在半空中陡一拧身，

越过围墙，轻轻落到左侧屋脊之上！他这一动作，当真轻如落叶，点尘不惊，脚尖才一落到屋瓦之上，身子随着一伏，胸腹紧贴屋面，运集目力，游目四望！

果然，站在阶前的两名女子，丝毫没有警觉！不！房屋后檐下，同样站着两名一身劲装，手仗长剑的女子，差幸她们背面而立，面向后园，是以也没有发觉自己！赵南珩眼看屋下前后两面，俱都有人把守，更是不敢大意，紧屏呼吸，提着一口真气，四肢齐动，贴着屋脊，匍匐蛇行，缓缓朝中间房上移去。

这是月黑风高之夜，庙宇四周，山影迷离，松涛如啸，不时有细碎的枝叶飘落之声，可说是给赵南珩莫大的帮助。他悄悄移近中间屋顶，恰好屋上开有一个小小天窗，心中一喜，身子平卧不动，侧脸朝下瞧去！

这是一间宽敞的空屋，屋中没有一件杂物，也没有点灯。中间地上，却开凿了一个八角形桌面大的小池，莹莹光亮，却是从水底映出来的。

八角小池前面，蹲着一个紫袍老人，他身边地上，放着一柄剑鞘式样奇古，剑柄镶着七颗银星的长剑，和一只镂花木盒，及一大把二寸来长的小剑。

此刻双手浸在池中，不知在忙些什么？

老人身后，侍立一个腰悬长剑的青衫书生，只是站在一旁，并没动手。

赵南珩发现屋中有人，就不敢伸出头去，只是由天窗下侧，斜斜偷窥，看到的仅是两人背影，瞧不清他们面貌。心中深感奇怪，这紫袍老人要在如此隐僻之处的深夜之中，前后派人把守，四周遮上黑布，到底在做些什么？他此行虽是为了踩探四位掌门人的下落而来，但目睹紫袍老人这般神秘行径，一时引起好奇之心，忍不住又探出头去，凝神细瞧！

这下瞧得较为清楚，原来那个八角小池，约有三尺来深，池内周围，竖立八面光可鉴人的白铜镜，池底铺着一层黑色细砂。

每面铜镜底下，各有一颗莹莹发光的宝珠，屋中光亮，就是八颗珠子散发出来的宝光。

光是这八颗珍珠，已是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不，赵南珩目光落到池心，发现了比八颗明珠更宝贵的东西。

那是一座两尺来高，通体莹绿的翡翠佛像，千手千眼，脚踏金色莲花！

“啊”……赵南珩几乎惊啊出声，池中这座翡翠佛像，不就是四大门派失落多年的绿玉金莲千手如来吗？紫袍老人把它放在水中，不知……

目光这一注视，原来那座佛像共有十八条手臂，前后左右，手势不一，五指舒展，有如兰花。

敢情佛身中空如瓶，此时浸在水中央，每只手上，都在一个接一个的吐着水泡！

水面微微晃动，这一动，赵南珩由上往下望去，顿时发现了秘密。

因为水底有明珠反映之故，水面一经晃动，佛像十八条手臂，好像全都晃动起来，再加八面铜镜互相照射，居然耀目生花，变化万千，看去竟然十分眼熟，心中正觉惊奇！忽然紫袍老人随手从地上取起一支两寸长的精晶小剑，手指拈着剑尖，小心翼翼的把剑柄插到绿玉佛像右边第一只手掌之上。

赵南珩以前听孙大娘说过，绿玉金莲千手如来，是四大门派前代掌门人，花了三年时光，融合各派武功精华研创的一套绝世武学，由名匠雕琢

而成。

此刻虽然没看出其中奥秘，但心知必有缘故，是以特别注意，目光紧盯着那只小剑，霎都不霎。

只见小剑剑尖朝上，正好和水面相平，才一插上，剑尖就吐出一个水泡，在水面漾起一圈波影。

这下，水面晃动较大，绿玉佛像，也好像跟着晃动，水泡一圈又一圈从剑尖吐出，那支小剑，随臂抡转，像人使剑一般！

紫袍老人注视有顷，又从地上取起一支小剑，插到佛像左边一只手上，剑尖也同样在水中吐着水泡。

赵南珩明知紫袍老人把一支支小剑，装在佛像手掌，定是一套绝世剑法无疑。

只是无法领悟剑中玄机，目注小剑，心中不住的思索，手指不由自主随着水面漾起的一圈圈水纹，轻轻划着。绿玉佛像手上，已由两支小剑，渐渐加到五支。屋中紫袍老人蹲立如故，似在专心观察，目不旁鹜。屋面上的赵南珩也已忘记身处危境，右手随着逐渐加多的小剑，不住的划着圆圈！

突然，他脑中闪过一丝灵光，只觉手指划出的圆圈，依稀间，感到十分熟悉，自己以前似曾学过一般。好像是“千佛指”……

好像是……是……

“啊！”赵南珩刹那之间，眼睛一亮！

原来自己手指随着水纹胡乱划出的圆圈，不知不觉，竟和师祖手绘那本梅花册页上所画梅花相同！

那本画册，共有一百页，画梅由简入繁，自己无事之时，经常取出临摹，最是熟悉不过。

记得第一二页上，只是一两笔疏枝，梅萼也只是一朵半朵，含苞待放，过了几页，枝干加多了，花萼五六、七八朵的多了起来。

这不是和眼下紫袍老人在绿玉佛像手中逐渐加多的小剑暗合？

绿玉佛像的手臂，就是画上的枝干，小剑在水面吐出一圈圈的水泡，就是画上的花萼……

原来师祖手绘的梅花册页，就是剑法！

他这一发现，当真欣喜若狂，师祖的梅花册页，自己早已画熟了，但纸上画的，总究不及此刻看到水中漾动的佛像，变化繁多。

一时聚精会神，瞧着水面和师祖画的梅花，互相参照。晃眼工夫，紫袍老人已把十八支小剑，全数装上，他蹲立的身子，也同时缓缓站起，目光也似乎由池心佛像转移到八面铜镜之上。

当然，水中绿玉佛像只有一尊，十八条胳膊，十八支小剑虽在水波漾动之间，参差晃漾，但总究只有十八支剑影，哪有八面铜镜互相反照，化成无数佛像，无数小剑，就生出万千变化，令人目不暇接？

赵南珩人本聪明，此时一经悟出玄机，自然也很快的领悟八面铜镜的妙用！

就在他全神贯注心领神悟之际，紫袍老人业已俯身从地上取过剑匣，轻按吞口，只听呛然龙吟，一道青虹，应手而出。屋中柔和的珠光，经剑光映照，登时寒芒胜雪，一室皆青！

赵南珩瞧他这柄长剑，锋芒之盛，似不在自己倚天剑之下，不禁暗暗

赞了声“好剑”！

紫袍老人右腕轻轻一振，“嗡”的一声，洒出四五朵剑花，他似乎只是随手挥了一下，一面回头说道：“玖儿，你可曾瞧出这套‘辟邪剑法’，确实暗寓克制咱们‘天星剑法’和西妖‘分光剑法’之功？”

他这一开口，赵南珩不禁心头大震！

自己虽没瞧清紫袍老人的面貌，但这许多时间，早该想起是他了——二代南魔南世侯——

那青衫书生，正是南魔的大女儿南玖云，闻言道：“爹，女儿看不出这套剑法，有何奇奥之处？”

南世侯发出轻微的叹息，说道：“玖儿，你总究年事还轻，修为尚浅……咱们‘天星七剑’可在一剑之中，七剑同发，出手克敌制胜，通常不出七招，在剑术而言，原是招式奇诡的霸道功夫。

西妖‘分光剑’，你可以从它命名上得到解释，一剑在手，幻影千百，虚实相互为用，在剑法中走的是奇门路数。”赵南珩想起在罗髻山剑壁上看到的“罗髻三剑”，心中不禁暗暗点头。

南玖云仰头道：“这个女儿知道。”

南世侯阴沉的声音续道：“峨嵋派夙以剑术闻名武林，当年开谛和尚，竟然接不下罗髻夫人三招剑法，事隔不久，武当天宁子也败在你祖父第五招剑下，使四大门派悚然震惊。他们在武当真武宫，花了三年时间，玄思冥索，从少林‘达摩剑’，武当‘太极慧剑’，峨嵋‘乱披风剑法’，华山‘太白剑法’之中，撷取英精，集佛道两门之长，创出一十八招‘辟邪剑法’，就是针对咱们的‘天星剑法’和罗髻‘分光剑法’而设。”赵南珩又暗暗哦了一声，心想：原来这套剑法果然是四大门派剑术精华。

“辟邪剑法”，这辟邪两字，倒确像针对南魔西妖而言！南世侯继续说道：“这套剑法，剑尖不住划出大小圆圈，就是一元复始，万象悉转之象，气凝剑尖，蓄而不发，以守为攻，以虚生实，正好是咱们七剑同发，和罗髻虚实互用的破解之道。他们创出这套剑法之后，心力交瘁，相继谢世，这座千手如来，却落到你祖父的手中，但你祖父也在到手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南玖云不信道：“爹，难道这套剑法，真是天下无敌了？”南世侯道：“那也不然，剑术一道，讲究火候修为，但至少这套剑法，练到十成火候，就足以破解西妖的‘分光剑’，和‘飞龙剑诀’一较短长了。唔，据说当年中飞龙赵士元也曾应邀参与其事，只是为父却瞧不出什么端倪来？”南玖云问道：“这么说来，还是‘飞龙剑诀’最厉害咯！”南世侯阴嘿了声，道：“飞龙剑诀，传说是昔年昆仑派失传的绝学，为玄门正宗剑法，至少在目前，还没有胜得过它的剑法……哈哈，为父相信十年之后，咱们南家在剑术成就上，就可胜过中飞龙了！”

他说到这里，接着吩咐道：“玖儿，你瞧清楚了！”话声一落，也不见亮开门户，右手长剑轻轻一推，斜斜划起两圈极小银虹。

## 第六十七章 为君解得迷仙散

赵南珩看出正是师祖梅花画册第一页上的画意，心知定是“辟邪剑法”的起手式无疑。

南魔示范出手，运剑缓慢，这是他为了使女儿容易瞧得清楚，但也便宜了赵南珩。

试想凭他在屋上偷觑记忆，领悟所得，总属有限，也决非一朝一夕所能阐发，如今有这么一位剑术大行家在下面示范，自可尽窥奥妙了。

二代南魔南世侯一剑又一剑的使出，出剑虽缓，但剑尖上朵朵银花，却连续涌出，生生不息，由简而繁，蔚为奇观！尽管这套剑法，由绿玉佛像水中光影研悟而出，并无身法步法，南魔脚下也始终不动。

但他一个身子，前后左右片刻之间，已被百十朵银花，堆得宛如一棵开满繁花的老树，挥动的手臂，就是树的枝干。师祖把这套剑法，画成梅花，当真是最恰当也没有了！赵南珩全神贯注，息为之屏，神为之夺，果然有许多地方，变化精微，奇奥难测，远非自己所能领悟的，此刻一目了然，豁然贯通！

剑光银花，突然熄灭，眼前一黑，南魔早已归剑入匣，纵声狂笑，得意的道：“玖儿，你看懂了吧？这套剑法唯一缺点，就是没有一套完整身法，也许他们当日侧重在剑招变化之下，四大门派各有不同的身法可以使用，你将来练习之时，也可用咱们‘天星剑法’的身法为辅。”

南玖云应了声“是”。

南世侯俯身从水池中捞起绿玉如来，拔下小剑，把佛像装入锦盒之中，然后吩咐道：“好，你到后园精舍，去请四位掌门人出来，就说为父在前殿恭候。”

赵南珩心头一紧，继而大喜过望，暗想：原来四位掌门人，果然被南魔“请”来了，自己总算不虚此行！急忙俯身瞧去，这一瞬之间，已不见南世侯的影子，南玖云也匆匆从池中收起八颗宝珠，翩然出屋，朝后园走去。伏在屋脊上的赵南珩，考虑着自己是跟踪南玖云，去后园精舍？还是先去前殿等候？

略一迟疑之下，觉得南魔既已着人去请，四位掌门人自会在前殿现身，自己还是先到前殿去，相机行事再说。心念一决，立即悄悄后退，他既然发现了住在这里的是杀人不眨眼的二代南魔，自然更不敢丝毫大意。

目光向四周环扫一眼，立即一改先前缓缓蠕动的情形，提足一口真气，施展上乘轻功，身形快如电闪，朝墙外泻落。绕近大殿左侧，跃上墙头，也无暇多看，就捷若猿猴，朝殿前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扑入。等隐住身形，才悄悄张目望去，大殿上还是一片漆黑，不见有人。

赵南珩暗自庆幸，自己赶先一步，南世侯还没有来。正想之间，只见从神龛后面，转出两个手提纱灯的青衣女子，在殿上燃起两支粗如人臂的红烛。

然后又把殿上什物搬开，打扫清洁，就在正中间放好一把虎皮交椅，两旁添了四个蒲团，才返身退去。赵南珩不知南魔劫持四位掌门人，有何阴谋，今晚突有什么举动？但瞧到青衣女子在殿上只设了一把交椅，敢情就是南世侯的座位，四个蒲团，当然是替四位掌门人而设。心中不禁暗暗冷嘿，这魔头当真狂妄自大已极！殿上有了步履之声，一个高大的人影，

缓缓走出大殿。赵南珩屏息凝神，躲在树上，身躯不敢稍动，他知道凭南魔的武功修为，只要自己稍微不慎，就会立被察觉。南世侯腰悬七星古剑，手上捧着一个长方形的黄绫包袱，昂首阔步，走到神龛前面，随手把黄绫包袱朝案上一放，大模大样的在虎皮椅上坐了下来。

南魔，确实有他慑人的气势，光瞧他那种虎步龙行的威猛仪态，就不失是江湖上一代枭雄人物！

尤其今夜，他广颡隆准紫气深沉的脸颊上，似乎特别流露出一股傲视群伦的得意之色。

不，他才一坐下，两道凌厉阴森的目光，有意无意的朝自己隐身之处，瞥了一眼，紧闭的嘴角，也依稀往下牵动，嘿然微哂！

赵南珩只觉心头咚的一跳，背脊骨髓也一阵发麻！暗想：难道自己行藏，已被他瞧破了不成？但他只瞧了一眼，就不再朝自己望来，似乎又有些不像。

差幸就在此时，角门上灯光闪动，两名青衣女子手提纱灯前导，引着四个人朝大殿走来！

赵南珩急忙举目瞧去，两名少女后面，第一个方面大耳，身衣黄色僧袍的老和尚，正是少林方丈百愚上人。第二个童颜鹤发，长髯飘胸的青袍道人，当然是武当掌教一尘子了。

第三个是白眉低垂，面容清癯的老僧，正是老师傅——峨嵋伏虎寺方丈大觉大师。

第四个身穿白葛长衫，颌下留着一把花白山羊胡子的老人，赵南珩可以猜想得出，他就是虞平的师傅，华山派掌门人云台老人。

这四位望重武林的一派掌门，才一现身。

南世侯已从虎皮交椅上霍然站起，脸堆笑容，迎前几步，拱手道：“四位道长远莅南岳，数日来诸多简慢之处，兄弟先在这里告罪。”

百愚上人身为少林方丈，修养功深，虽被软禁多日，依然毫不动气，目光一抬，双手合十，缓缓说道：“阿弥陀佛，南施主把老衲等人，诱来南岳，究竟有何见教！”南世侯阴森笑道：“大师言重，兄弟敦请四位法驾，实有一事相商。”

华山云台老人突然重哼一声，怒声道：“南世侯，你就是想雄霸天下，不凭本身真实本领，居然不择手段，在咱们四人身上，暗下毒药，这算哪一门子的人物……”赵南珩听得悚然一惊，南魔居然在四位掌门人身上，下了毒药？

南世侯不待他说完，哈哈一笑，道：“道兄误会了，五奇世家，姓南的纵被视之为魔，南世侯也不屑以药物暗算四位。”话声一落，立即回头道：“玖儿，给为父取解药来！”神龛后有人应了声是，南玖云青衫飘忽，手中拿着一个白玉小瓶，走近南世侯身边。

南世侯取过玉瓶，倾出四粒梧桐子大小白色药丸，一面含笑说道：“四位道兄，身为一派掌门，修为功深，兄弟如果不略使小计，让四位服下‘迷仙散’，暂时消失武功，四位岂肯屈留下来。这是‘迷仙散’解药，兄弟已替四位准备好蒲团，服下解药之后，只要行气运功，一顿饭的时光，玄功即可尽复。”

赵南珩听得暗哦一声，他在地面上预先放了四个蒲团，原来是准备四位掌门人运功之用，只不知他此举用意何在？云台老人朝南魔手中望了一

眼，道：“老夫如何信得过你？”

南世侯大笑道：“这个容易，兄弟先服下一粒，四位总可相信了吧？”

他果然随手取过一粒药丸，丢入口中，咽了下去，一面把解药送到四人面前。

一尘子从他手中接过一粒白药丸，徐徐地说道：“南老施主既使迷仙散于前，又赐解药于后，贫道实在深感不解。”大觉大师也是取了一粒，庄重说道：“老施主曾说咱们四大门派失落多年的一尊绿玉如来，已为老施主所得，不知此话是否真实？”

南世侯脸色深沉，似笑非笑地瞧着四位掌门人，不加可否的道：“四位道长信得过兄弟，就请服下解药，等功力恢复了，再说不迟。”

赵南珩隐身树上，只觉老师傅一年不见，似乎比从前消瘦了许多，脸上也不如从前那般神采。敢情在宣布封山之后，心情不佳所致。

他哪里知道大觉大师在封山之前，因自己年已古稀，反正就要闭关二十年，因此以佛家开顶度功之术，分出三十年内家玄功，注入赵南珩体中。

他此举原是报答赵南珩的父亲，当年维护峨嵋派之功，但也成为赵南珩替峨嵋派重振声誉的伏笔。

只是大觉大师纵然功力深厚，但总究失去了半生潜修苦练的内功，在短短一年之间，自然无法复原。

就在赵南珩心念转动之际，四位掌门人果然依言接过解药，吞入腹中，缓缓走近蒲团，各自盘膝瞑目，调息运功。南世侯脸含微笑，回到虎皮交椅坐下，不再作声。南玖云也紧傍着她父亲身边站立，大殿上重趋沉寂，一时当真坠针可闻。

赵南珩总觉南魔此举，和他平日行径，大相径庭，决不会是什么善意，但也说不出他有何恶意？是以只是摒气凝神，注意南世侯的举动。

如果他想趁四位掌门人运功之际，暗中加害，自己纵然不是他的敌手，说不得只好尽力一拚……

啊，他……他目光不是正对着自己？还在朝自己微笑！赵南珩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噤，说实在，南魔阴森的笑容，真是比哭还难看，这是他第二次对自己瞧来！难道真已被他发现了不成？心头虽觉忐忑不安，但还是竭力忍着，不敢稍动。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好不容易捱了顿饭光景。少林百愚上人和武当一尘子首先睁开眼来，接着华山云台老人也醒过来了，只是老师傅还在瞑目调息，一动不动。过了一会，仍然不见动静，三位掌门人相互望了一眼，并没开口说话，但从他们脸上，可以看出似乎微露诧异之色。好像在说，以大觉大师的修为，早该运功完毕了。赵南珩瞧得心头不期怦然震动！

这样又过了一盏热茶时光。

大觉大师也缓缓睁开眼来，口中低喧佛号，说道：“阿弥陀佛，三位道兄想是早已运功完毕，老衲不中用了。”赵南珩眼看老师傅醒来，暗暗吁了口气。

百愚上人合十道：“南施主‘迷仙散’果然厉害，但解药也确实具灵效！”

南世侯哈哈笑道：“好说，好说，四位道兄现在该相信兄弟并无恶意了吧？”

一尘子道：“老施主有何见教？就请说吧。”南世侯神秘地微微一笑，回身从神案上捧过黄绫包袱，缓缓打开，里面是一只长形紫檀镂花木盒，

抽开盒盖，取出一尊金莲为托，高约二尺有奇的绿玉佛像。

经灯火一照，但见翠色晶莹，宝光闪耀，正是四大门派失落多年的绿玉金莲千手如来！

四位掌门人身躯一震，神色登时肃然凝重。

百愚上人、大觉大师双手合十，朝佛像躬身为礼，口中连诵佛号不止。

云台老人炯炯目光，只是盯着佛像直瞧，心中还在怀疑这座佛像，不知是真是假？

皆因眼前四人，虽然知道六十年前四位上代掌门人在武当真武宫花去三年时光，研创了一套集四派武功精华的绝学，雕成一尊千手如来，但这是四大门派最高机密，门下弟子哪能轻易看到？

佛像由武当天宁子保管，但天宁子仙去，佛像也从此不知下落，连继任武当掌门的一尘子都没见过，百愚上人、大觉大师、云台老人三人，自然更不用说了。

一尘子和云台老人抱着同样心情，对千手如来佛像，疑信参半，尤其当年佛像是在武当派保管中失落的，心头更有责任之感。身不由己的跨前一步，稽首道：“无量寿佛，贫道想请教老施主，这尊千手如来，不知由何处得来的？”南世侯淡淡一笑，回目道：“这个兄弟恕难奉告。”一尘子碰了他一个钉子，但脸上依然保持着蔼然微笑，续道：“老施主不肯见告，贫道自然无法勉强，只是千手如来失落多年，真假难辨，老施主如何……”

他此话正是其他三位掌门人心头共有的疑问，但话声未落。

南世侯已戛然大笑，点点头道：“不错，当年贵派等四位掌门人，礼聘名匠翟迪，雕琢佛像之时，确有一真一假两尊。”这是当年四大门派上代掌教雕琢千手如来时极端机密之事，连眼前四位掌门人都知而不详。此刻经二代南魔一说，不禁相顾愕然，谁也没有作声。

不，如非南世侯说出，谁也不知道佛像还有真假两尊。南世侯阴沉目光，徐徐掠过四人，得意道：“那时候罗髻派虽在闭关期中，但他们仍然有人在江湖上走动，对贵派等四位上代掌门人集会武当真武宫，三年不出，自然极为注目，而且也探听出千手如来身上暗藏一种武学，对罗髻派有克制之功，此人就在天宁子仙去不久，从武当山盗走了其中一尊……”

一尘子听到这里，古月似的脸色，为之一变。

云台老人目光迅速朝百愚上人和大觉大师瞧去，意思似在探讯两位掌门人是否知道此事？

百愚上人、大觉大师同时微微摇了摇头。

南世侯瞧在眼里，嘿然低笑道：“四位道兄可还记得三十年前有一个精擅你们四大门派武功之人？”

百愚上人目光精芒闪动，抬目道：“老施主说的是那个自称姓石的……”

南世侯接口道：“黄衫客石令公，罗髻夫人的师姐石龙婆！”

话声一落，口中故意意味深长地嘿嘿笑了两声。好像对眼前四位掌门人的懵无所知，充满着不屑，但也兼有挑拨四大门派和罗髻之意！

赵南珩听得一怔，石老令公原来就是石龙婆！

南世侯忽然浓眉一轩，脸上换了一付阴沉郁怒之色，冷嘿道：“但石龙婆当年盗走的千手如来，其实只是一尊假的翡翠观音，这老贼婆不知从

哪里听到兄弟谢绝江湖，迁居徂徕山下。竟然派人委托八方镖局把翡翠观音送与兄弟，企图移祸江东，好从常昌寿身上，引起你们四大门派注意。”一尘子听他提到八方镖局之事，不禁肃然动容道：“老施主如此说来，常昌寿等一行，和佟家庄前那……”南世侯不理一尘子的打岔，不待他说完，继续说道：“兄弟据报之后，在半途上截获翡翠观音，当场被兄弟砸成粉碎，此举其实也只是警告八方镖局，他们受人之愚，保的是一尊假货。至于常昌寿等一行，以及闻风赶去佟家庄的人，遭人杀戮一节，嘿嘿，江湖上触忤兄弟之人，虽是死无赦，但兄弟还不屑去假冒‘血影掌’。”

赵南珩想起那天砸碎翡翠观音的蒙面人，口气极大，武功奇高，自己始终想不出此人来历，原来竟是南魔！心念方动，只听南世侯口气一转，阴声笑道：“兄弟奉请四位前来，并不是为了解释误会，咱们该谈谈正题了。”百愚上人合十当胸，徐徐说道：“老施主说得不错，老衲记得施主飞柬相召，就是因为千手如来已有下落之事。”南世侯点点头，朝身边侍立的南玖云吩咐道：“玖儿，你去把四位道兄的随身兵刃送来。”

南玖云答应一声，转身朝殿后走去。

一会工夫，她身后跟着四名青衣女子由殿后走出，每人手上各自捧了一件兵器，神色恭敬，走到四位掌门人面前，双手高举，送上剑杖。

百愚上人伸手接过禅杖，一尘子、大觉大师、云台老人也各自从青衣女子手上接过长剑。

南世侯深沉目光一转，拱拱手道：“绿玉金莲千手如来，乃是你们四大门派失落多年的奇珍异宝，兄弟想请教四位，你们一旦发现佛像下落，不知该当如何？”

百愚上人怀抱禅杖，单掌当胸，凛然答道：“老施主既然下讯，请恕老衲直言，四派中人，只要发现绿玉如来下落，不惜任何代价，务必把佛像收回。”

南世侯点头道：“这就是了，兄弟猜想，你们也该是如此。”

他说来平静，使人弄不懂他这两句话的意义何在？一尘子忍不住道：“老施主有什么指教，何妨明白见示？”南世侯掀髯大笑道：“道兄怀疑兄弟向你们四大门派勒索吗？嘿嘿嘿嘿！”

说到这里，用手一指案上千手如来，又道：“四位道兄总还记得兄弟飞柬奉邀，特别注明要四位务必携带随身兵器？千手如来已在案上，兄弟久闻四大门派各有一套上乘剑术，因此颇想和四位道兄在剑术上作一番印证，只要四位胜得兄弟，千手如来但凭取去。”

## 第六十八章 一树梅花两剑同

赵南珩听到这里，不由恍然大悟。

千手如来身上那套“辟邪剑法”，原是从少林“达摩剑”，武当“太极剑”，峨嵋“乱披风”，华山“太白剑”中撷取精华而成，南魔千方百计把四位掌门人诱来祝融峰，就是为了探求这四套剑法的本身变化。

他这一阴谋，四派掌门人当然不知就里。

只听云台老人沉声问道：“南老哥要如何比法？”南世侯冷傲的道：“兄弟以千手如来作赌，四位道兄尽管施展上乘剑法，联手出击就是。”一面回头道：“玖儿，你把长剑借给百愚上人一用。”

南玖云从身边解下佩剑，双手递到百愚上人面前，道：“上人请用剑。”

百愚上人身为少林寺一代掌门之尊，少林寺数百年来一直被武林中目为领袖群伦的惟一大派，南世侯居然要他们联手合击，未免也太嫌狂妄。

但百愚上人乃有道高僧，闻言只是低喧了声佛号，缓缓接过南玖云长剑，随手把禅杖往地上一掷，和声道：“老衲不自量力，要先向施主讨教几招。”

南世侯从腰间抽出七星剑，轻轻拭拂了一下，顾盼自豪的赫然笑道：“四位道兄还是一起上的好。”

云台老人冷笑一声道：“南兄好大的口气！”百愚上人修养再深，脸上也不禁微微变色，勉强笑道：“老施主只管赐招，老衲要是不敌，三位道兄自会出手相助。”南世侯纵声笑道：“如此也好，大师请恕兄弟有僭。”七星剑尖斜举，嗡的一声，划起一朵剑花，缓缓朝百愚上人推去，一面回头道：“三位道兄也请准备了！”百愚上人久闻南魔大名，此时看他出手第一剑上，就剑风嗡然，威势极盛，心想甚感惊骇。暗道：无怪此人这等狂妄，武功确有过人之处！

左手当胸，口中低诵一声佛号，右手长剑，也自缓缓迎出！

他这一剑，看似有气无力，毫不惊人，但一尘子、大觉大师、云台老人都心头明白，百愚上人使的，正是少林上乘武学“达摩剑法”！

剑尖乍接，发出“叮”的一声清响，彼此同时都觉右臂一震！

南世侯也暗自一惊，心想瞧不出这老和尚内功真还深厚！这原是一瞬间的事，就是百愚上人剑尖和南世侯七星剑一接之下，陡觉眼前大亮，对方第一朵剑花，一闪而灭，倏然之间，剑尖上一连串飞出十数朵银花，冉冉洒开！百愚上人推腕错剑，剑变“云雾金光”，在身前划起一道银虹，堪堪把飞来剑花封住。哪知剑花经他一逼，突然满天流动，横飞而出，朝另外三位掌门人面前飞去！只听南世侯的声音：阴恻恻笑道：“三位道兄，还不快亮兵刃？”

百愚上人心头猛震，他这是什么剑法？明明被自己接住了，怎会反向三人攻击？

一尘子、大觉大师、云台老人，也没想到南世侯和百愚上人动手没有两招，就会突然向自己三人袭来，声音入耳，眼前银花缭乱，森森剑气，业已逼近！

这下，任他三位掌门人涵养再好，也不禁勃然变色，身躯飘动，各自闪开数尺！

哪知三人身形才动，眼前冉冉银花，却也不徐不疾，如影随形而上！

“呛”，云台老人满脸怒容，翻腕抽出太白剑，一招“迎云捧月”，朝前急挥而出，口中大声道：“南世侯，你也欺人太甚了！”

他含怒出手，匹练暴涨，剑风带起轻啸之声！同时，大觉大师低喧佛号，一尘子朗诵一声“无量寿佛”，也在后退之际，各自挥剑封解！

南世侯在三招之间，就逼得四大门派的掌门人全出手了。直把隐身在树上作壁上观的赵南珩，瞧得既惊又喜。他惊的是南魔武功本已罕有敌手，如今又从绿玉金莲千手如来上参悟“辟邪剑法”，如虎添翼，今后只怕更无人能制。喜的却是“辟邪剑法”果然变化通玄，威力极强，自己总算机缘巧合，和南魔同时学会，只要假以时日，不难破解“罗髻三剑”，好替本门洗刷“封山”之辱。

就在他一惊一喜心念转动之际，大殿上已是剑光缤纷，打得如火如荼！

这是一场武林中百年罕见的空前战局，以四大门派掌门人之尊，居然联手合击，对付一人。

传出江湖，南魔即使落败，也足可轰动天下，引以为豪，何况南魔在彼此对攻之中，还抢尽了机先。五剑齐举，剑气迷漫，匹练横空，银花怒放！五位当代武学宗师，正在各出绝学，展开抢攻。赵南珩既要悉心揣摩南世侯施展的“辟邪剑法”精微变化，又要随时注意四位掌门人所使的独门武功，当真有目不暇接之感！

四大门派前代掌门人，除了把四派武学精华雕成一座千手如来之外，因顾虑四派门人，行走江湖，遇上强仇大敌，可以互相策应，是以另外又创了一套“联合剑阵”，分授门下弟子，不论人数多寡，均可联手御敌。

四位掌门人所使剑法，虽然各异，但对联手合击之道，各人都是精研有素，他们并没施展“联合剑阵”，但进攻退守之间，还是绵密无间。

南魔从千手如来上得来的“辟邪剑法”，只有剑法，没有身法。他虽曾告诉南玖云，练习此剑，可以用他们家传的“天星剑法”为辅。

不知是剑法展开之后，觉得身法配合不上？还是他另有用意，想试试“辟邪剑法”到底需不需要身法为辅？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只是振腕挥剑，身子站在原地，丝毫没动，但尽管如此，他挥出的剑势，还是生生不息，满殿流动，扩及两丈，四位掌门人围在他四周，仍然无法逼近一步。由此看来，“辟邪剑法”好像真还用不着身法似的！赵南珩心头暗暗凛骇，假如南魔再配上身法的话，四位掌门人可能被逼得无处可退。

双方持续到五十招左右，战局似是有了转机。南魔挥洒的朵朵银花，虽然此灭彼起，变化万千，但已不如先前那么凌厉。

这四位掌门人的剑势，此时敢情已达到高潮，硬把南魔的威势，压制下去了！

五支长剑上，都已贯注了五位高手的毕生功力，别看他们举剑缓慢，但一招一式之间，莫不隐夹着动人心魄的嘶嘶剑气！

就因五个人的剑势，都慢了下来，赵南珩也由目不暇接，渐渐看清楚了！

百愚上人在四位掌门人中，修为最深，使的那套“达摩剑法”，炉火纯青，出手运剑，博大庄严，不带丝毫杀伐之气，当真只有参透佛家真谛的高僧才能使得出来。一尘子使的“太极剑”，乃是武当派的镇山绝艺，讲求剑气合一，以柔克刚，借敌之力，强我之劲，使出来的剑法，看来有

气无力，既无猛攻狠拚，也没有大开大阖的气势，但以心使意，以意运力，剑势悠悠，纯出自然，功力也已到了上乘境界。

华山“太白剑法”，气势浩瀚，走的却是迅猛路子，一招一式，莫不隐挟雷霆万钧之势。

尤其云台老人生性僻傲，此刻已被南魔激怒，含愤出手，剑发如风，更是强劲，白练盘空，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威力之盛有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至于本门“乱披风剑法”，赵南珩精练多年，最是熟悉不过，只是自己从小在伏虎寺长大，从没见过老师傅亲自使过剑法，这会自然特别注意。

果然这套八十四盘的剑法，在老师傅手上使出，更觉玄奥精纯，别具威力，许多精微之处，并非自己所能想到。远远瞧去，宛如风摇杨柳，东一剑，西一剑，漫天飞洒，乱无章法，实则纵横交叉，轻灵细致，绵密已极！赵南珩目前身手，已大非泛泛，自然瞧得出四位掌门人的内功修为，虽似略逊南魔，但也相差无几。

此刻以四敌一，仍然占不到便宜，完全是因这一套“辟邪剑法”，既从四大门派剑术精华中研创而来，是以反成了四派镇山剑法的克制。

这一点，当非昔年研创“辟邪剑法”的四派上代掌门人始料所及之事。

赵南珩无意之中，有此发现，同时也感奇怪。照说南魔手上既是一柄斩金截玉的利器，使的又正是足可克制四位掌门人的剑法，何以久战不下，反会渐落下风？

心念一动，目光立即凝注到南魔身上。他这一注目，果然发觉不对！

只见南魔一个高大微弯的身子，虎然站在四人当中，七星剑虽在不住挥洒，划出的银花，却攻少守多，仅足护身，而他一双精光炯炯的目光，只是全神贯注在四人剑法之上。足证自己猜想得不错，南魔以千手如来为饵，引诱四位掌门人前来，目的就在探求这四套剑法的本身变化。那么今晚之战，实际上只是成全南魔，帮助他在“辟邪剑”上作深入的研究而已！

双方继续相持了半个时辰，差不多已拚了三百招以上。这场大战，对赵南珩来说，当真获益非浅！

“哈哈！四位道兄小心了！”

大殿上突然响起南世侯嘹亮大笑。

手腕摇处，刹那之间，从他身边，爆出百来朵海碗大的剑花，宛如怒泉喷珠，一涌而出，向四外扩张！四位掌门人只觉眼前大亮，森森剑气，滚滚银花，像潮水般涌到，哪想瞧得清对方剑势，一时措手不及，致逼得纷纷向后飘退！

赵南珩自然识得这是“辟邪剑法”最后一招，也是最厉害的杀着，剑尖上漾出的百圈银虹，可以横及数丈，凌厉无匹，四位掌门人武功再高，只怕也难以抗拒，心头大惊，正待纵身掠出！

这原是电光石火之事，南世侯敢情并无伤人之意，剑光一发即收，耀眼银花，百圈青虹，倏然齐灭，大家只觉眼前一黑，只有案上红烛摇曳不定！

南世侯手上七星剑，不知何时，早已返入剑匣，一个高大身形，屹立大殿中央，深沉的脸上似笑非笑的一拱双手，嘿嘿笑道：“承让，承让！”

四周四位掌门人，依然手仗长剑，脸色灰败，怔在那里，形同木鸡。

百愚上人在这一瞬之间，似乎苍老了许多，收剑入匣，双手合十当胸，

低喧佛号，道：“阿弥陀佛，老施主剑法精深，老衲认输。”

他身为少林方丈，平日领袖群伦，武林中人人敬仰，此时合四大门派掌门人，依然败在南魔手下，心头沉重，自可想见，这几句话，说来深沉已极！

话声一落，缓步走近南玖云面前，双手捧剑，道：“小施主请收回此剑。”

南玖云连忙接过长剑，佩到身边。

云台老人须发飘动，满脸都是激愤之色，锵的一声，用力把太白剑往鞘中一送，厉声道：“南世侯，三年之后，咱们当重上祝融峰，和你一见高下。”

南世侯仰天发出一声长笑，声如裂帛，震得年久失修的殿上屋瓦，尘灰簌簌下落。

笑声一歇，目光瞥过云台老人，嘿然笑道：“不用了，凭四位道兄的剑法，只怕三年之后，仍然难是兄弟的对手……”他说话之时，转身从案上取起千手如来，阴声道：“四位既已认输，这尊千手如来，自是归兄弟所有，但兄弟留着它并无用处……”

话声未落，突然举手朝地上砸去！

他这一举动，直看得大家心头猛紧！

云台老人双睛突出，厉喝一声：“且……”

身形正持抢出，瞥见一条蓝影，疾如流星，飞掠而入，身形还没站停，伸手一抄，朝千手如来抢去！

这真是说时迟哪时快，那人手指堪堪触及佛象，南世侯阴嘿一声，扬手一掌，拍了过去！

他拍出的掌势，不见如何用力，但却有一股强猛无比的力道，直撞过去。

那人一下没有抄住佛像，眼看南世侯掌风撞来，似乎不敢硬接，身形一偏，百忙中左脚尖轻轻一抬，承接住佛像下落之势，还待俯身抢救。

南世侯岂肯让他得手，拍出的右掌，突然变为擒拿手法，疾快绝伦的朝那人肩头抓到。

那人一沉右肩，五指舒展，反腕向南世侯腕脉拂去。云台老人本待抢出，却被百愚上人摇手阻拦，低诵佛号，道：“阿弥陀佛，这是劫运，咱们既然认输了，此物已非四大门派所有，老施主不可出手。”

两人一交上手，动作之快，当真迅如闪电。

砸下佛像，虽被那人脚尖承接了一下，缓和下落之势，但因没有适时抓住，依然从他脚上滑落。

喀的一声脆响，坠落地上，佛像右边几条手臂，全数折断。

赵南珩一记“拂脉截经手法”把南魔迫退一步，哪肯错过机会，立即一个箭步，抢上前去，正待俯身去拾！南世侯前不知来的是谁，这一瞧清和自己动手的竟然是一个穿蓝布短打的紫脸青年。不由愕然怒笑道：“好小子，原来你是老子山向家的传人！”

双手一紧，排山倒海般攻了过去。

赵南珩知道自己武功和他悬殊，哪里还有时间去拾千手如来佛像？

同时他想到南魔渗透了佛像上的武功，决不容佛像存在，只要自己一退，他必然先毁佛像。

经过这一阵工夫，自己和他互相抢拚，四位掌门人依然袖手不动，可见他们是为了顾全一派声誉，身份攸关，既已败在南魔手下，不好出手。

那么维护这尊千手如来不让南魔毁去的责任，很显然只有自己独立承担了！心念闪电掠过，心头顿觉豪气勃发。但就在此时，南魔双掌排山倒海一般的掌势，业已攻到了身前！

赵南珩脚下不动，上身往后一仰，口中大喝一声，双臂扬处，身子跟着前扑。

在他一仰一扑之间，划起一片错落指影，迎着南魔击去，劲风丝丝，透指而出锐不可挡。

南世侯没想到眼前蓝衣青年指锋会有这般凌厉，心头一怔，身形后退半步，目中精芒闪动，盯着赵南珩诧异的道：“千佛指！你从何处学来的？”

赵南珩趁机逼进半步，千手如来佛像，已经就在自己脚边，但他强敌在前，不敢丝毫分心，只是朗笑道：“这个你管不着。”

南世侯目光如炬，喉间发出一阵阴森尖笑，道：“小子，你知道方才隐身树上，老夫其实早已瞧到，只须举手之劳，就可把你杀死吗？”

赵南珩双手当胸，提聚全身功力，全神戒备，说道：“那你为什么不下手？”

南世侯嘿然道：“老夫为了要你作个证人，才破例贷你一死，如今你只要说出翟天成下落，老夫仍可放你一条生路。”赵南珩心头暗自盘算，自己只要出其不意，再把南世侯逼退一步，千手如来，就能到手，闻言不由剑眉一轩，朗声道：“可惜在下不认识这姓翟的老前辈。”

南世侯逼问道：“你千佛指不是从翟天成那里学来的？”赵南珩右手暗暗蓄势，一面故意淡淡说道：“千佛指何足为奇？”

说话声中，右手疾翻，一下握住剑柄，朗笑道：“你瞧瞧这个……”

唿！青虹乍亮，倚天剑迅疾无俦划出一串圆圈，直向南世侯身前洒去！

## 第六十九章 幽情偏在别时多

“哈哈！”

南世侯大笑，道：“小子，你是找……”

“噫……”试想南世侯是何等人物，赵南珩说话之时，目光不定，右手一握剑柄，早已引起他的注目。但死“字”还没出口，突然发觉那蓝衣汉子手上使的，竟是峨嵋派镇山之宝的倚天剑！

不，他出手一招，居然竟是“辟邪剑法”，口中微噫，陡然从身边飞起一串银花，疾洒而出！

四位掌门人，自从赵南珩现身之后，大家全都深感诧异，想不到江湖上居然出了这么一位青年高手，敢和南魔动手？同时自己四人，方才业已败在南魔手下，虽然眼睁睁瞧着千手如来落到地上，跌碎许多手臂，也不好出手去抢。但四人却全都暗中凝聚功力，只要赵南珩呈一呈不支，大家都将全力一击，出手解救。

因为他们四人身为一代掌门之尊，输了千手如来，自无话说，但为了抢救一名年轻人而出手，四派掌门自是责无旁贷。南魔“噫”声出口，大觉大师口中，也不禁同时发出一声轻噫！

“锵”！两串银花，在空中乍接，响起一阵金铁交鸣。剑光突敛，银花顿杳，两条人影霍然分开。南世侯紫袍飘动，斜退了一步。

赵南珩却被他震得脚下踉跄，接连后退。

四位掌门人同时一惊，南世侯已满脸杀气，猛地跨前一步，左脚飞处，砰的一声，把绿玉金莲千手如来踢得粉碎。七星剑一指，厉声喝道：“小子，今晚留你不得……”“爹！”南玖云尖叫声中，突然从斜刺里扑出，一把捧住南世侯执剑右腕，焦急的道：“爹，你……你不是答应过女儿，他……他……”

南世侯愕然回头，截住她话声，道：“玖儿放手，这小子留他不得！”

南玖云抱着她父亲右腕，死也不放，急得流泪道：“他……他就是赵兄弟，你老人家答应过女儿，不伤他的。”南世侯似有所悟，目光瞧着赵南珩一阵打量，浓眉一皱，点点头道：“这小子也会‘辟邪剑法’，好，为父答应你，从今晚起，就以十日为限，你必须叫他投到为父门下。”南玖云道：“女儿遵命。”

南世侯冷冷地望了四位掌门一眼，双脚顿处，人已破空飞起！

赵南珩被南魔一剑震得面红心跳，血气浮动，稳住身子之后，立刻凝神调息，根本不知南魔父女说些什么？此时眼看千手如来被他一脚踢得粉碎，南魔腾身飞去，不由大喝一声，长剑一顿，方待纵身扑起！

南玖云可比他还快，身形闪出，一下拦到赵南珩面前，急道：“赵兄弟使不得！”

赵南珩被她一拦，只好停住身子，抱拳道：“姐姐别来可好？”

南玖云瞧着他，一语不发，目光闪动，眼角中突然滚落几颗泪珠。

“阿弥陀佛！”

大觉大师却在此时，走近两人身边，合十道：“小施主这柄长剑，可否借与老衲一瞧……”

赵南珩从树上掠出，就和南魔动上了手，一直没有时间叩见老师傅，此刻不待大觉大师说完，慌忙丢下手中长剑，扑的跪了下去，连连叩头道：

“弟子该死，没向老师傅叩请金安，还让……让……他把千手如来踢碎了。”

他本待要说：“让南魔把千手观音踢碎了”，但因南玖云站在身边，说了两个让字，才把南魔改成“他”字。大觉大师目光注在赵南珩脸上，惊喜的道：“孩子，你真的是南珩？难为你一年时光，武功精进神速，唉，这不能怪你，这是劫运使然，你快起来，去见过三位掌门人。”赵南珩站起身子，又过去叩见百愚上人、一尘子，云台老人等三人。

大觉大师眼看南玖云依然站着不走，合十道：“小施主如别无见教，就请便吧！”

南玖云瞧了赵南珩一眼，欲言又止，低头疾走，朝庙外奔去。

一尘子从地上拾起绿玉如来佛像座台，那是用纯金凿成的一朵莲座，仍然完好如初，并没受到损毁，不禁感慨的道：“咱们忝掌四派门户，连一尊佛像都无能保全，实在愧对先师！”

赵南珩心中一动，连忙从怀中取出那本梅花册页，送到大觉大师的面前，道：“老师傅，这是师祖亲笔手绘，画中梅花，就是千手如来佛像上的十八招‘辟邪剑法’。”四位掌门人听得不期一怔，想起南魔方才果然说他会“辟邪剑法”之言。

大觉大师因师尊的倚天剑，也在赵南珩身上，心知必有遇合，一手接过画册，一面抬目问道：“孩子，你这本画册和倚天剑，是从何处得来的？”

赵南珩把得剑经过，以及四派一门在观音渡集会，自己如何寻上祝融峰，目睹南魔练剑始末，择要说了一遍。百愚上人合十道：“阿弥陀佛，佛像虽毁，四派绝学终得保存，实是我佛保佑。”

一尘子道：“小施主和二师弟约在龙凤潭见面，那里是紫宸观，乃是武当下院，三位道兄和赵小施主，不如请到观中休息，再作计议。”

赵南珩因天地一卜临行时叮嘱自己，曾有南岳事了，别忘了到终南山去之言，连忙朝大觉大师躬身道：“弟子奉乾坤一丐游老前辈之命，南岳事了，命弟子前去终南办事。”大觉大师听得微一迟疑，转脸朝百愚上人道：“贫衲当日因封山在即，才把此子奉托，如今神丐既然要他前往终南办事，贫衲之意，不如把此中因果，提前告诉此子，不知上人以为如何？”

百愚上人合十道：“大师说得极是，赵……”说到这里，忽听一缕极细的声音，从远处传入耳鼓，有人细声说道：“我师傅要他到终南山去，自有道理，两位大师不用多说。”

百愚上人心头一震，但脸上丝毫不露，口风一转，缓缓说道：“只是老衲之意，神丐要小施主前去，想必已另有安排。”大觉大师也在同时听到有人在自己耳边说话，立即朝赵南珩说道：“老僧和三位掌教，前去紫宸观，你既奉神丐之命，有事终南，就不必跟去了。”

赵南珩不知老师傅方才和百愚上人说的什么，但又不敢多问，唯唯应是。

下了祝融峰，四位掌门人飘然自去。

赵南珩舒了口气，抬头瞧瞧天色，已是四更时分，正待举步走去，只听身后有人叫道：“赵兄弟！”那是南玖云的声音！

赵南珩停步回头，朝身后望去，果见南玖云从林中闪出，迎着自己走来，这就拱手问道：“姐姐可有什么事吗？”南玖云黛眉低蹙，望着赵南珩柔声道：“赵兄弟，你可是怒恼我爹吗？”

赵南珩没有作声。

南玖云轻轻叹道：“爹不该把那尊千手如来砸碎的。”赵南珩冷笑道：“砸了千手如来，天底下就没有第二个会使‘辟邪剑法’之人。”

南玖云眼圈一红，苦笑道：“赵兄弟，你不要说了，姐姐心里乱极了，我一直自诩不是平常女子，也不愿以世俗女儿态，邀人垂怜，只是……赵兄弟，你……是我南玖云心头知己，爹是我的生身之父……”

话未说完，那白里透红的粉颊上，两串珍珠般的眼泪，业已滚滚而下，再也说不下去了。

赵南珩听她这一阵凄楚哀怨的又说又哭，不禁也闹得个心动神摇，手足无措，惶惶然道：“姐姐可是受了什么委屈？”他这句话，问得南玖云更是伤心，脚下一个踉跄，跌入赵南珩怀里，两臂一伸，紧紧抱住他项颈，玉体乱颤，呜咽不已！

赵南珩不敢推拒，只好半扶半抱，任由她纵体入怀。两人这样互相拥抱了一会，赵南珩只觉南玖云柔若无骨，吐气如兰，自己心头狂跳不止！额上同时也淌下汗水来，连忙讷讷问道：“姐姐，你到底有什么事？”南玖云两臂一松，拭拭泪水，嘴浮微笑，咽声道：“你总还记得，我以前也和你说过，爹嫌我总是女儿之身，天赋较弱，有许多武功，无法练到高深境界，因此爹一直想收一个资质好的弟子，传他衣钵，同时我也想替我的终身打算……”她口中说道：“两道清澈的眼神，盯在赵南珩脸上，自己却不禁脸泛桃红。

赵南珩没有作声，她继续说道：“后来爹无意遇到华山门下的虞平，觉得他虽然远不及你，但也强差人意，就把他收归门下……”

赵南珩身子一震，瞪目道：“虞平当真背叛华山，投到令尊门下？”

南玖云不屑的道：“这人颇工心机，大概瞧出爹的心意，居然百般奉承，爹几次逼我嫁他。”

赵南珩不知是怒是妒？一张俊脸，渐渐铁青。南玖云续道：“方才爹临走时说的话，你总听到了？”赵南珩摇摇头道：“小弟没有听到。”

南玖云叹了口气道：“我知道你万万不会答应的，因为……爹给我十天限期，除非你投到爹的门下……赵兄弟，我担心十日之后，爹会对你不利……十日之后，可能也就是我南玖云舍身酬情之日……”

她低声说到这里，珠泪纷抛，一个身子，摇摇欲倒……赵南珩被她这种凄楚姿态，缠绵话意，弄得心头惶惑，哪里还能把持得住？星目湿润，伸手挽住南玖云一只玉臂，口中刚刚叫出“姐姐……”

突然低声道：“有人来了！”

他总究内功已有相当火候，虽在魂魄飘荡之际，依然及时警觉，一把揽住南玖云纤腰，迅疾往林中闪入。就在两人刚一闪到树后，一条银白人影，夹着轻微破空之声，业已飒然泻落林前！

那是一个身穿银袍的汉子，年约四旬以上，脸上灰白，双目含煞，顾盼之间，神态倨傲。

南玖云暗暗赞叹，赵兄弟功力，比和自己分手之时，似又精进了不少，一面却也暗吃一惊，光看来人这份快速绝伦的身法，至少也该是武林中知名人物；但来人不仅在江湖上从没见过，甚至也从没听人说过！

那银袍人落地之后，目光一扫，冷笑道：“林中何人，还不出来见我？”

南玖云见他口气托大，心头忍不住有气，也冷冷说道：“什么人夤夜找上祝融峰来？”

身形一闪，当先走出，赵南珩不得不跟着她出去。银袍人目睹两人从林中走出，不由仰脸一阵轻笑，负手道：“你们想来是南世侯门下了？他现在何处？老实说来，本教主或可饶你们不死。”

赵南珩听得不期一怔，这里又钻一个教主来了，不知他是什么教主？

南玖云不屑的道：“尊驾自称教主，我倒觉得眼生得很，最好你先亮亮万儿……”

银袍人脸色陡然一沉，浓嘿道：“小辈，你真是初生之犊，难道南世侯没和你说过？天底下还有谁配穿我这身银袍的？”他这句话，赵南珩倒也并不在意，但听到南玖云耳中，蓦地想起武林中只有青海唐古拉山令狐氏一脉，号称白衣教，教下徒众，日常都是一身白衣，仅教主一人穿的是银袍。他们素以“白骨功”和“白骨剑”驰誉天下，这人自称教主，莫非就是令狐氏后人不成？心念转动，随即问道：“听你口气，倒像唐古拉山来的？”

银袍人赫然笑道：“不错，算你还有点眼力，不过我此次远入中原，却是南方教教主身份，好，我也不难为你们，快说出南世侯人在哪里？”

南玖云冷笑道：“唐古拉山令狐氏在江湖上也总算小有名气，没想到尊驾却依附到四方教下，还在沾沾自喜！”银袍人原已灰白的脸上，隐泛白气，狞笑道：“小辈，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语气冰冷，显然南玖云已把他触怒了！

果然，话方说完，陡的跨上一步，右手倏伸，直向南玖云右肩“巨骨穴”抓来，左手同时骈起食中两指，直戮她右乳下“期门穴”，一势两招，用的又狠又辣！

## 第七十章 拂面阴风透骨过

赵南珩见他趁人不备，骤然出手，所取部位，又极狠毒，大有一举毙敌之意，不觉气往上冲，方欲出手拆解！蓦见南玖云一个仰身，退出数步，身在疾退之中，一边喊道：“赵兄弟快闪开，他‘白骨爪’阴毒无比，还是由我来对付他。”

赵南珩闻声一怔，果然觉得银袍人一抓落空，隐约似有一股寒气，从自己身旁擦过。

就这刹那之间，银袍人已如影随形，追扑而上，鼻中冷哼一声，招发“金鼓齐鸣”，左右修出，直向南玖云胸前抓落！南玖云身形刚一站停，又见他跟踪扑到，只好双足一点，娇躯就地拔起两丈多高，口中喝道：“当我怕了你吗？”半空中一扬玉腕，抽出长剑，纤腰一扭，头下脚上，一招“银河泻月”，剑尖幻出一片寒光，朝银袍人当头劈落。银袍人倒也识得厉害，不敢硬对，闪身避过，反手又是一招“惊涛拍岸”，横扫而出。

南玖云脚尖落地，剑随身转，一式“倒卷珠帘”，她用上了八成内力，剑挟劲风，化作一道绕身银虹，使得凌厉已极，把银袍人逼退出几步之多！

这可把自视极高的银袍人激得怒火迸顶，凭自己身为四方教南方教主，居然战不下人家南魔手下一个门人，口中嘿嘿连笑，双手威力陡增，一吞一吐，寒风呼啸，爪指同发，所取部位，莫不是对方致命大穴。

怎奈南玖云身为第二代南魔长女，一身武功，已得乃父真传，一支长剑，展开南魔称雄武林的“天星剑法”，玉腕摇处，撒出漫天银星，寒芒流动，闪烁生光。

不过在功力方面，南玖云究竟是女孩儿家，显然比银袍人要逊得多，何况对方只是一双空手，并没动用兵器。但尽管如此，银袍人已感到面上无光，十分难堪。不到片刻工夫，两人已拚拆了三十来招，南玖云胜在剑法奇诡，身形灵巧，银袍人胜在功力较深，掌势沉稳。一时之间，银袍人还是没占到便宜，南玖云也丝毫未露败象。

赵南珩在旁观战，只觉银袍人双手开阖之间，乱舞乱抓，夹杂着阵阵阴寒之气，自己站得较远，也已感到寒砭肌肤，但南姊姊却似乎并没丝毫畏缩，心中方觉奇怪。忽然想起方才南玖云曾有对方“白骨爪”阴毒无比，叫自己闪开之言，莫非她不怕寒冷？

这一想，果然给他想出道理，东怪西妖，南魔北鬼，他们自然各有一种独门功夫。

记得仙女庙自己瞧到东怪商绶，独破联合剑阵之时，他脸上隐现青气，如果东怪练的是乙木玄功，那么南魔这一门，准是南方离火气功，才不怕对方“白骨爪”所发的阴寒之气……正在沉思之际，蓦听银袍人发出一声尖锐怪笑，赵南珩登时提高警觉，拿眼望去。

原来银袍人在这瞬息之间，身形倏退乍进之时，手中已多了一柄白森森的阔剑，发招猛攻，一边狞笑道：“小辈，你试试我白骨剑！”

赵南珩见他拔出剑来，右手不由自主地握住倚天剑柄，星目凝神，贯注战场。

南玖云知道对方功力高过自己，此时兵刃出手，唐古拉山令狐氏一门，素以“白骨剑”驰誉天下，必有奇招。是以不敢丝毫怠慢，立时去除杂念，手中长剑，连展家传绝学，一面气聚丹田，凝集全身功力，娇叱一

声：“你也见识南家的武功！”

喝声出口，剑尖上翁然轻响，暴发出一片闪闪银光，七点寒星，劲急如矢，夹着嘶嘶剑风，快若电闪雷奔，直取银袍人胸前七处大穴。

这是南魔“天星剑法”中，最具威力的克敌致胜绝招——“七星横天”，一招之中，七剑同发！

赵南珩心头暗暗一凛，南魔这招七剑同发，果然宛如七支长剑，化作七道匹练，凌厉已极，想来西妖的“罗髻三剑”，发出之时，也有这般厉害！

叮、叮、叮……盘空剑光之中，突然响起一阵急骤无比的金铁交鸣。

同时听得玫云一声惊“啊”，一条青影，震得离地飞起，朝一丈开外投去！

那是南姊姊！

赵南珩心头方自一紧，陡见一条银白影子，挟着一声划空长笑，像流星追月，紧随青影之后，一道白森森的弧光，离前面青影已只有五尺距离！

眼看南玫云就要伤在白骨剑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从斜刺里飞起一条蓝影，人如出尘飞隼，快如电闪风飘，人到半空才掣出长剑，“锵”然龙吟，划出一道青光，向后面那道白森森剑光截到！

“呛！”两道剑光，同时敛去，人影落地乍分，银袍人，赵南珩各自被震得后退了两步。

赵南珩手横倚天剑，回头道：“南姊姊，你快运功试试，让小弟领教他几招？”

银袍人低头一瞧，手上白骨剑尖，已被对方削断一寸有奇，这下当真把他激怒得连心肺都要气炸。脸色惨白如纸，眼中精光如电，逼视在赵南珩脸上，狞笑道：“小子，你敢毁我宝剑！”

连人带剑，猛向赵南珩扑到！

赵南珩闪身避开剑势，反手一招“金针定海”，剑尖朝银袍人剑身上点去！

耳中只听一个苍老声音，喝道：“令狐教主，快请住手，这小子手上是无坚不摧的倚天剑！”

“叮”！双剑再次相接，白骨剑又扁又阔的剑身上，已被倚天剑剑尖刺穿。

但赵南珩也在这刹那之间，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噤，因为他听出这发话的苍老声音，正是石龙婆！

不，那是因为银袍人发剑扑来之时，左手同时拍出一掌，赵南珩虽把白骨剑刺了一个窟窿，但对方“白骨掌”的暗劲，透身而过，全身一寒。

只是赵南珩突然听到石龙婆的声音，心头微震，没加注意而已！

急忙回头瞧去，只见山脚路边，不知何时，歇了一乘绿呢软轿，两名黄衣大汉站在轿边，好像已来了一会。轿前垂着软帘，看不清里面坐的是谁？但赵南珩在张八岭见过这顶轿子，今晚又从南魔口中，知道石老令公就是石龙婆的化身，他无故赶来南岳，当然也是冲着绿玉金莲千手如来的。

轿帘无风自启，走下一个身穿黄衫的驼背老者，正是石老令公！

赵南珩从她右手拄着的龙头铁拐上，已看出就是石龙婆之物，心中暗暗哼道：“果然是她，由此看来，罗髻派明的虽然六十年中，只开派二十

年，其实暗中却由石龙婆以石老令公身份，在江湖活动，难怪这次她们开派不过一年，羽党就已遍布天下了。”

石龙婆才一跨下软轿，两道炯炯目光，直向南玖云瞧去，冷冷问道：“你就是南世侯的女儿？”

南玖云只是被银袍人剑上真力震出，并没受伤，经过一阵调息，此刻早已复原，她手仗长剑，站在赵南珩身侧，闻言挺胸道：“是又怎样？”

石龙婆瞧着两人，喉中发出一阵嘿嘿冷笑，然后目光转到赵南珩身上，厉声道：“小子，你仗着区区易容之术，当老夫认不出来么？”

其实何用她说，只要看到赵南珩手上的倚天剑，谁都会认得出来。

赵南珩剑眉一扬，厉声道：“不错，在下正是赵南珩。”石龙婆一阵呶呶怪笑道：“南世侯可是把女儿许配给你了？”

赵南珩俊脸一热，嗔目道：“你胡说什么？”石龙婆道：“难道老夫说错了？嘿嘿，小子，你不是被这丫头勾引上了，怎会投到南世侯门下？”

赵南珩听她越说越不像话，大喝道：“住口，就算赵某投到南世侯门下，与你何干？”

石龙婆狞笑道：“老夫把你捉回去，让这丫头难遂心愿。”她此话自然是恼怒赵南珩不肯入赘罗髻，却做了南魔的坦腹东床。

南玖云不知道赵南珩找上罗髻之事，只当石龙婆有意向爹挑衅，但赵南珩自然听得出石龙婆话中之意，微笑道：“只怕没有这般容易。”

石龙婆怒嘿道：“难道你敢和老夫动手不成？”赵南珩道：“龙姑婆，别人怕你，赵某未必就怕。”石龙婆被他一口叫破，似乎微微一怔，突然发出一阵呶呶怪笑道：“小子，你遇上了石老令公，只要不激怒于我，原可无事；但你要是遇到石龙婆可就没这般便宜。”赵南珩只当她不肯泄露身份，不由大笑道：“石龙婆，咱们在罗髻山见过，你当赵某认不出来么？”石龙婆双目精光激射，又是一阵呶呶怒笑，伸手揭下面具，露出一头白发，水泡眼、瘪嘴巴，脸色狞恶，厉声道：“不错，老太婆就是石龙婆，我方才是说，你明知我是石龙婆，只要不说出来，石老令公不过把你捉回山去，不会弄出惨剧……”

赵南珩冷冷接道：“我说出来了呢？”

石龙婆腰身一直，身子陡高数寸，厉声道：“老太婆在罗髻山之日，曾警告过你，以后再碰到我手里，嘿嘿，你可要保不住小命。”

赵南珩想起那日石龙婆还说过：“凭你峨嵋门下，再练三十年也不管用”，不由豪气勃发，点点头道：“在下想起来了，你当日好像还说过，凭区区峨嵋门下，再练三十年也不是你龙姑婆对手？”

石龙婆道：“正是如此！”

赵南珩道：“咱们罗髻一别，到现在有多久了？”

石龙婆被他问得一怔，道：“小子，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赵南珩仰天朗笑道：

“罗髻一别，到现在还不到三个月吧？在下就让你领教领教峨嵋剑法管不管用？”

石龙婆没想到这小子会如此狂法，不禁被激得白发飞飘，瘪嘴鼓动了一下，手上一紧龙头拐，桀桀怪笑道：“小子，你找死！”

赵南珩俊目放光，倚天剑一指，凛然喝道：“石龙婆，你发招吧！”

石龙婆一生之中，几曾被人当面叱喝？何况还当着南方教主令狐钧，

一时真气得连身上黄衫，都被她体内真气鼓胀起来，尖笑一声“好！”龙头拐一举，迎着赵南珩劈去。赵南珩立志要雪师门“封山”之耻，今晚学会“辟邪剑法”，存心找石龙婆试试，口气虽然说得极狂，其实早已抱元守一，提聚全身功力。

此时见她一拐劈来，他在罗髻山上，曾硬接过她一拐，知道自己只宜尽量施展剑法，不宜和她力拚。身形轻轻一闪，避开杖势，右腕疾振，倚天剑发出翕然轻嘶，青光乍闪，三朵剑花，已从剑尖上进出，闪电朝她右侧袭去。

石龙婆精擅各派武学，一身造诣，可说集各家之长，峨嵋派有些什么武功，早已了如指掌，连峨嵋掌门大觉大师都只怕还不及他的精奥。

此刻一拐出手，做梦也没想到赵南珩会立还颜色，洒剑袭来！

而且所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赵南珩洒出的三朵剑花，既非峨嵋剑式，甚至自己连见也没有见过。只觉这三朵剑花之中，竟然暗寓无穷变化，心头不期一怔。暗想：这小子不过三月工夫，从哪里学来的这套精妙剑法？莫非是出于南世侯所传？

这也不对，如论剑势，似乎和四大门派差相近似，根本不是南魔“天星剑法”的路数？

她总究见多识广，经验老到，一眼就瞧出其中有异，口中桀桀厉笑道：

“小子，凭你这点能耐还成不了气候！”

拐头一挑，迎着三朵剑花砸去！

哪知就在拐头和剑花将接未接之顷，赵南珩倚天剑划出的三朵银花，倏然隐去！

石龙婆是何等样人，对方剑花无故隐没，便知其中必有变化，但她心念才动，突觉眼前一亮，六七朵银花，已像流星般袭到，几乎连收拐都来不及，森森剑锋，离身前已只有尺许光景！心中暗暗吃惊，小子这两手剑法，当真奇奥难测，当下一吸真气，身子离地数寸，原式向后飘退。这次，她不再等待赵南珩剑势变化，右腕一振，龙头拐矫若游龙，疾翻而起，龙头连摆，直向赵南珩击去。这下，她在怒恼之下出手，但见重重拐影，交织一片，宛如疾风劲雨般攻到，拐风呼啸，凌厉无匹。赵南珩出手两招，居然就把石龙婆逼退，心头方自一喜。第三剑还没递出，陡见石龙婆以迅快绝伦的身法，一闪而至，顿觉如山拐影，盘空匝地，从上下左右重重包围而来！他对“辟邪剑法”，总究是初学乍练，还不能深悉妙用。眼看石龙婆千钧拐势，纵横交击而至，心头慌张，一时不知该用哪一式剑招，才能破解？

百忙之中，哪有时间容他多想？只好使出自己最熟练的“乱披风剑法”——一招“万柳飘丝”。他使出“万柳飘丝”，原也没错。

因为峨嵋派这招剑法，正是针对敌人左右前后交击之用，剑势如万柳飘丝，漫天飞洒，确也八面顾到，守中有攻。但石龙婆精擅各派武功，这招“万柳飘丝”哪能抵挡得住？剑招才发，便觉沉重拐势，压力千钧！不仅无法施展，右腕骤沉，几乎连长剑都把握不住，心头大惊，正待运功硬拚，突听自己耳边，传来一缕极细的声音，说道：“右脚左跨，身形侧进三步，剑发‘疏影斜横’，取‘头维’、‘气舍’、‘魄户’。”

这是南魔的声音！

赵南珩正当千钧一发之际，虽然听出南魔的声音，但也无暇考虑，右

脚不由自主往左跨去，身形一侧，趁势滑进，果然一下就从笼罩全身的拐影中走出，欺到石龙婆右侧。剑随人发，右腕一振，一招“疏影斜横”，斜斜划出，三朵剑花，同时分袭石龙婆“头维”、“气舍”、“魄户”三处大穴。

要知“头维”在额角发际，“气舍”则在颈下前胸，而“魄户”又在肩后，这一剑之中，分取三处部位不同的大穴，全仗出手快捷，认穴准确，才能攻敌无备。石龙婆眼看赵南珩侧身滑进，居然发剑还攻，不禁白发飘飞，厉声道：“好小子，果然是南世侯的天星身法，嘿嘿，今晚让你逃出手去，我就不叫石龙婆！”

她因赵南珩突然施展出南魔“天星身法”，这小子当真已被南魔收归门下。

想起当日自己奉大师姐之命，出面作伐，有意把慧儿许配与他，这小子却一口拒绝，如今居然做了南世侯的女婿。心头更觉愤怒难遏，拐影一紧，横劈直捣，连绵出手，恨不得一拐就把赵南珩砸个稀烂！

石龙婆在当今武林中，除了少数几人，可说已是罕有对手，这时盛怒出手，拐挟风雷，势如波涛。赵南珩不论武功修为，对敌经验，都比她差得很多，刹那之间，已陷入石龙婆纵横汹涌之中！

这情形，直瞧得仗剑旁观的南玖云芳心大急，探手入怀，迅速取出“搜魂针筒”，右手一挺长剑，准备和石龙婆舍命相拚！

只听身后传来爹的声音，用“传音入密”说道：“玖儿不准妄动，有为父在此，石龙婆哪能得逞？”南玖云喜出望外，听出爹已隐身附近，但赵兄弟情势危急，希望爹快些出手才好。

哪知等了一会，依然不见爹现身，心中又不禁暗暗怨恨，爹既然来了，迟迟不见出手，分明是有意让赵兄弟毁在石龙婆拐下。

哼，我就拚着一命，朝石龙婆冲去，看你还袖手旁观不？想到这里，不禁目含泪光，咬咬牙，正待纵身扑去。哪知目光一瞬，登时发现战场上的形势，根本没有自己想像中那么恶劣！

石龙婆固然黄衫鼓动，白发飞飘，一支龙头拐使得翻江倒海，波涛汹涌。但赵兄弟一柄倚天剑，也使得匹练缭绕，银花缤纷，居然和石龙婆平分秋色，哪有丝毫败像？心头止不住惊喜交集，进出泪来！

## 第七十一章 剑若有神寒石胆

原来赵南珩刚一陷入石龙婆拐势之际，耳边又适时响起南魔的声音，脚下如何反踩七星，手上如何递剑发招？赵南珩身在极端劣势之下，纵然不愿听他指点，但事实上，实逼处此，不得不照着他指点做去。说也奇怪，只要你循着南魔指点，不论左闪右让，斜进后退，发剑出招，无不恰到好处，化险为夷，反守为攻。南魔的声音，不绝如缕，不住在暗中指点，赵南珩也不由自主的随着他指挥运剑。

渐渐，已由恶劣形势下，稳定下来，一套“辟邪剑法”，也由生疏艰涩，渐趋纯熟，就是南魔不说，自己也能想到该用哪一招了，打到五十招左右，南魔已不再出声。赵南珩信心大增，索性脚下不动，使出“千佛指”上身前后俯仰，左右摇摆的身法，手中长剑，连展绝学，把“辟邪剑法”反覆使用，一片青光，朵朵银花，居然也使得有声有色，丝毫不弱！

石龙婆哪里想得到赵南珩是有南魔在暗中指点，心中越战越奇，也越打越火，暗想：这小子纵然投到南魔门下，也不可能在三两个月之内，练成如此奇奥剑法？她连声怒啸，拐势一变，陡地展开一轮急攻，招式怪异，势道猛恶。拐拐险绝，招招狠辣，光是从拐上涌出的暗劲潜力，就使人无法承当。

赵南珩仅仗一套剑法，而且是没有身法步法的剑法，总究难以和石龙婆这样顶尖高手相抗衡，几招之后，立感应付困难，刚才扳回的均势，又在对方全方施为之下，陷入劣境。赵南珩知道自己功力和对方悬殊，无法硬拚，只得缓缓后退。

高手过招，尺寸之失，就会影响全局，赵南珩这一后退，顿觉石龙婆一支龙头拐，直若山崩海啸般逼来。百忙之中，连封两剑，业已震得血气浮动，心知如果再硬接一击，定要当场受创，想起方才南魔暗中指点的步法，立时倒踩七星，身形一偏，向旁侧闪去！

要知方才南魔在暗中指点，乃是以步法配合剑法，身形闪出，剑招必然随着攻出，使对方无可乘之隙。赵南珩经验不足，闪出去，就是闪出去，身后门户，顿告敞开！

石龙婆目光何等锐利，一见赵南珩向旁让去，不禁狞笑一声，龙头拐振腕一抖，直击过去！

这一抖，乃是她全身功力所聚，宛如迅雷迸发，威势奇猛。

赵南珩身形堪堪闪出，就听到身后石龙婆龙头拐直击而来所带起的锐啸之声，同时也听到南魔低沉的笑声，在耳边重又响起：“好小子，还不快向右转出半步，快，‘寒萼破春’，斜削右后方……”

声音入耳，石龙婆笔直捣来的龙头拐，距离他后心，已只有寻尺光景，从龙头上透出的劲力，几乎已撞上背后！赵南珩知道自己危机一瞬，除了接受南魔指点，再也没有第二条路。右脚立即向横跨出半步，身形疾转半圈，连看也不看，右腕一挥，倚天剑向右后方削去。

剑尖立时漾起小半朵银花，这是力聚剑尖，凝而未吐的剑式，当真像枝头寒萼，含苞待放！

凡是这种凝而未吐的招法，多半只是虚招，准备中途变招，但也有虚招实用之时，那必须和对方接实之后，才能发力击出。

赵南珩倚天剑向后挥出，他只当南魔指点自己使这招“寒萼破春”，

只是为了掩护身后门户，哪知长剑堪堪挥出，陡觉手上一震，“叮”的一声，碰上了实物！

剑招接实，剑尖上凝聚的力道，自然迸发而出。赵南珩感到手上一震之后，接着又是一轻，急忙回头瞧去。赫！他几乎不敢相信，但这是事实，石龙婆龙头拐上一颗龙头，居然被自己这一剑，糊里糊涂的削了下来！原来石龙婆这一招，直取后心，自然是笔直捣来，自己右脚横跨半步，又转了半个圈，便已和石龙婆正面相对，转到了龙头拐的右侧。再向右后方出剑，正好顺着她捣来之势，向龙头上削去，所以才能轻而易举的削落拐上龙头。这一招说穿了原也并不稀奇，但在当时，若无精确计算，实难奏功，即此一点，可见南世侯在剑术上的造诣，当真已臻化境！

难怪他在女儿面前夸下海口，说什么十年之后，他们南家剑法，可以独步武林了！

这一剑，不仅赵南珩深感意外，就是旁观的南玖云，和那位南方教主令狐钧，也大出意外，不敢相信赵南珩会削断石龙婆的龙头拐。

石龙婆当然更不用说了，铁青脸色，一双水泡眼，充满愤怒、狠毒、惊骇、疑虑之色，紧盯着赵南珩，半晌说不出话来。

她做梦也想不到在江湖上横行了数十年，会栽在一个弱冠少年之手！不，这小子明明已呈败象，怎会奇招突出，一下把自己龙头拐削断？

石龙婆虽是急怒攻心，恨不得一掌把赵南珩立毙掌下，但她总算是成名多年的人物，不肯有失身份。喉头发出一阵尖锐厉笑，恶狠狠点头道：“好小子，果然不错，老婆子没想到会栽在南世侯门人手下，嘿嘿！咱们这笔帐，老太婆会向南世侯算去！”

话声一落，左手一招，那顶软轿，立即抬了过来，她怒匆匆的跨上轿去。

南方教主令狐钧同时双脚一顿，腾空而起。

赵南珩突然大喝道：“石龙婆，我是峨嵋门下，咱们今晚这场不算，我自会找上罗髻山去的。”

软轿如飞朝山下奔去，传来石龙婆的声音，哼道：“老婆子欢迎你……”

赵南珩因这场反败为胜，全由南魔指点，自己虽然和他说不上有什么仇恨，但也不愿再和他见面。因此返剑入匣，立即朝南玖云拱拱手道：“姐姐保重，小弟要告辞了。”南玖云眼看他奋勇一战，居然打赢石龙婆，心头正是一团高兴，闻言不禁一呆，脸色立黯，问道：“赵兄弟，你这般匆忙，要到哪里去？”

赵南珩道：“小弟奉乾坤一丐游老前辈之命，有事终南。”南玖云一双妙目，瞧着他欲言又止，终于幽幽的道：“赵兄弟，我爹平日言出如山，我耽心十日之后，爹会对你不利。”赵南珩道：“姐姐尽管放心，令尊人虽刚愎，也总是一派宗主，收徒之事，岂能强人所难？即使遇上了，小弟只要不和他顶撞，谅他也不致自失身份，向一个后辈动手。”他明知南魔隐身附近，故意把话扣他。

南玖云无可奈何的点点头道：“但愿如此，赵兄弟，你遇上爹的时候，就想起我这个姐姐，多多忍耐。”

说到这里，目中早已有了泪光。

赵南珩不敢和她目光相对，低头道：“小弟自当谨记，姐姐保重！”

说完，躬身一鞠，就朝山下奔去。

南玖云和赵南珩有着同样想法，认为方才听到爹的声音，猜想爹虽不愿现身，可能仍未离去。

她呆呆的望着赵南珩后影，渐渐走远，不禁仰天叹了口气，幽怨的道：“爹啊，你老人家真要对赵兄弟不利，女儿也不想活了……”

脚下一顿，低头疾奔而去。

就在两人走后不久，他们立身之处的林中，缓缓踱出一个身形高大的紫袍老人，一手负背，一手抚着颊下花白胡子，两道深沉目光，只是仰首看天空，一言不发，沉吟有顷，方才自言自语的道：“终南山……赵启潜夫妇反目之后，不是就住在终南山中……游一乾要这小子到终南山去……啊……”他高大身躯，猛地一震，惕然若有所悟的道：“这小子……”

深沉的脸上，登时浮现出不安之色，回头喝道：“平儿，过来！”

刷！从三丈开外一棵大树上，应声飞落一个二十出头的劲装青年，趋近紫袍老人身前，状极恭谨，垂手道：“师傅可有吩咐？”

紫袍老人锐利目光，一瞬不瞬紧注在青年瘦削脸上，点点头道：“为师有件事，派你前去，你自问办得了吗？”劲装青年躬身道：“师傅交办之事，弟子纵然愚鲁，自当尽力去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紫袍老人脸上微有笑意，说道：“为师知你为人机智，此事也并无多大困难，只须随机应变，也就是了。”劲装青年听师傅当面称许，暗暗高兴，但脸上更是恭谨，低头应“是”，连师傅究要自己去办什么事儿，都不敢多问。紫袍老人瞧了他一眼，笑容一敛，沉声道：“为师一向言出如山，除了玖儿姊妹，只你一个门人，如有违拗，决不宽贷。”

劲装青年扑的跪倒地上，惶恐的道：“弟子不敢。”紫袍老人满意的道：“好，你起来，听我吩咐。”劲装青年依言站起，紫袍老人嘴皮微动，施展“传音入耳”，指示机宜。

劲装青年垂手恭听，直等紫袍老人把话说完，才抬头道：“师傅还有没有别的吩咐？”

紫袍老人摇摇头道：“没有了，你照我吩咐行事，好自为之。”

长袖一挥，一道紫影，破空飞起。

劲装青年目送师傅走后，也立即上路，朝西奔去。第二天的傍晚时光，斜阳古道，竹篱茅舍之间，炊烟四起！

赵南珩由衡山向西，取道宁乡、常德、由石门折入湖北长乐，这是前往陕南的一条近路，他在一个时辰以前，早已过去了。

在他身后半里之遥，一个劲装青年，远远跟随着。赵南珩和跟踪他的劲装青年，都是步行的，然而另有一位青年书生，骑着一匹骏马，也朝这条路上疾驰下去。

不管他们有何企图，但至少是走了同一条路。这是申牌时光的事，如今酉时都快过去了，但这条平日行人稀少的土冈上，又有一条人影，施施而来！这人一身宽大紫袍，身材高大，面目深沉，腰间悬一口七星古剑，飘然行来，另有一股慑人威仪！

他，正是武林中鼎鼎大名的二代南魔南世侯！这里离长乐不到二十里路，那么他也是往长乐去的？不，他敢情也是蹑踪赵南珩下来的了。

从土冈下来，一路都是疏朗朗的松林，此时天色已逐渐昏黑，树影翳翳，景物萧然！

正行之间，他突觉一阵急劲风声，扑面袭来，心头微怔，袍袖一挥，倏然停步，两道炯炯目光，随着瞧去。他这一瞧，目光盯到左侧一棵树身上，脸色不禁一变，现出郁怒之色！

原来方才急袭而来的，竟是十来根松针，经自己衣袖一拂，居然会被震飞，仅仅移前尺许光景，钉在大树身上。什么人敢向自己偷袭？光凭这份手劲，决非寻常之士！他根据适才松针袭来方向，转头向身右两丈外一丛树影，沉声喝道：“什么人敢偷袭老夫？”

树丛影中，寂然无声！

南世侯功力何等深厚，十丈之内飞花落叶，都瞒不过他的耳朵，何况对方只是隐藏在三数丈内的树丛之中？话声方落，已隐隐听到树林中有人喘着粗浊的气息。好像那人伏身树根，竭力忍着呼吸，但越是连大气都不敢透，越是呼吸急促，喘气如牛。

南世侯浓眉微蹙，暗道：原来只是个脓包，敢情那几根松针，是被自己衣袖一卷之力，才钉入树身的，可笑自己却把他当作劲敌看待。想到这里，不由嘿然怒笑道：“无知鼠辈，还不出来见我？老夫南世侯，岂会与你计较？”这话倒是不假，凭他的武功，数丈之内，真取对方性命，只是举手之劳，但因听出对方武功不高，他平日自视甚高，怎肯向一个武功和自己悬殊的人出手？

南世侯这一报名号，果然听到林中有人低呼道：“乖乖，不得了，碰上老煞星，我命休矣！”

这话声说得极轻，好像那人骤然听到“南世侯”三个字，在极度惊骇之下，喊出来的。

南世侯嘴角一撇，微露哂意。

但就在此时，只听树丛后起了一阵悉悉索索的碎响，敢情那人一听苗头不对，三十六着，走为上着，立即脚底抹油，朝林后逃命。

南世侯虽然自恃身份，不屑出手；但自己面前，岂容人轻易逃脱？口中微嘿一声，身形未动，疾风飒然，人已原式飞入树丛深处！

这下当真快得无似复加！

“啊，不好了，追来了，追来了！”

那人武功不高，敢情地形熟悉，跑得却也不慢，南世侯扑入林中，他居然逃出数丈之遥，脚下连绊带跌，拖着鞋跟，梯梯他他的只是往林中钻去。

南世侯一扑未中，心头不禁大怒，哪里肯舍，飞身追去。他纵然内功精纯，目能夜视，但林中有树身挡着视线，那人跌跌撞撞的在林中乱钻，却也不易瞧得清楚。

你追他躲，始终像捉迷藏似的，隔着数丈来远。南世侯越追越怒，对方脚步杂沓，几乎连轻功都不会，只是仗着许多树身掩护，东闪西躲。自己要是连这样一个人人都截不住他，传出江湖，真真是阴沟里翻船，栽到了家。他阴沉目光射出森森冷芒，身形陡然拔起，觑准那人脚步之声，电掣泻落！

这下，可真出那人意料之外，他惶惶急奔，没想到南魔会在他身前飞落，等他瞧到黑暗之中南魔一双闪闪发光的眼芒，人已撞到南魔跟前，不及三尺！

“哗！”那人大叫一声，百忙之中，右手拉住一棵树身，身子一缩，

拚命朝后退去。

但是已经迟了，南世侯右手一探，五指箕张，像老鹰抓小鸡般朝他肩头抓落！

这原是电光石火般事，南世侯一手抓落，只见那人右手用力，拚命拉着树身，往后缩去，左手乱舞，却朝自己掌心凑来，一下抓个正着！

五指一紧，陡觉不对，抓到手上只是尺来长的一段树干！南世侯一抓落空，但目光瞥过，业已瞧清那是一个身材瘦小，生相猥琐的黑衣老头，此刻趁机一溜烟躲到树后去了。这下当真把他激怒得七窍生烟，口中猛喝一声，右手扬处，一掌猛劈过去！

掌风狂飚，宛如排山倒海般涌出，丛林间，顿时有如地动山摇，但听连声“哗啦啦”巨响，一排四五株高大松树，全被他掌风扫得拦腰折断，倒了下去。

南世侯凜然卓立，喉间发出一阵嘿嘿阴笑，说道：“无知老儿，这是你自己找死，怨不得老夫！”

话落，正待返身出林。

只听林外忽然传来一阵梯梯他他的声音，敢情那人业已逃出林去，正在发足狂奔，心中不禁一怔！

方才这一掌，自己用足十成功力，迅如雷奔，黑衣老头决不可能逃出手去，心念电旋，人也跟着飞纵出林。这一阵工夫，林外也全黑了下來。

四野荒凉，一片昏暗，除了松风如涛，可说万籁俱寂。黑衣老头连走带跑，梯梯他他的声音，已到了十丈开外，一路朝西。

南世侯简直怒不可遏，循声追了下去。

这一追，他登时发觉那个黑衣老头，并非常人，轻功几乎不在自己之下！

因为追了一段路之后，几次眼看快要追上之际，只要前面黑衣老头低头疾奔，距离又会渐渐拉远。愈是如此，南世侯自然愈不肯放松，但他心头疑念也愈来愈重。

武林中除了西妖罗髻夫人，就是二代东怪商绶和北鬼苏如晦，在功力上只怕也要比自己逊上一筹，尤其轻功一道，全仗内力修为，这黑衣老头既不施展轻功，只是两脚奔跑，居然和自己跑得一样快，光是这份内力，已是非同小可。只是江湖上从没听过还有这么一个人物？他自然不会无故找事，那么在半途上故意挑衅，无非想引自己前去？前面梯梯他他的声音，时快时慢，时近时远，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

南世侯既已发现对方似是故意引逗自己追踪，心下反而泰然，因为迟早总会追上，纵有埋伏，自己又何惧之有？这样一前一后，足足跑了一个多更次，少说也跑出百来里路，前面黑衣老头，突然脚步加快，低着头朝树林中冲去。南世侯岂肯放过，身如电发，掠近林前，瞥见迎面一棵大树上，刻着一些字迹！

他目光锐利，一望之下，便已看清上面写的是：“界牌树到了，咱们也该休息了，如有兴趣，明日一早，请再西行百里，我在奇峰关前等你，去不去悉听尊便。”

南世侯看完树上字迹，不禁气得浓嘿一声，对方明知自己是谁，还敢明目张胆挑战，委实欺人太甚！

凭他在武林中的声望，即使没有兴趣，自然也非去不可。奇峰关是川鄂湘三省的交界，邻近武陵山脉，山岭迤迤，地瘠人稀。

这时东方天际渐渐露出鱼白，荒野间，一片清静。东首一条小径上，正有一个穿紫袍的老人缓缓走来，此人当然就是赴约而来的二代南魔南世侯。他脸色深沉，双目精光四射，宛如两点晨星，闪闪发光。

蓦地，他目光落到路旁一株树下，口中沉嘿一声，笔直走了过去。

树下正有一个黑衣老头，抱膝打盹，这时好似从梦中听到步履声，蓦地惊觉过来。直起头，眯着一双惺忪睡眼，呵呵连声，喃喃自语道：“来了，来了！”

南魔紫袍飘忽，已在一丈开外停住身形，两道紫棱如电的目光，只是打量着黑衣老头。

他实在瞧不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猥琐老头，脸上渐渐阴森，流露出鄙视和不屑之色，嘿然道：“约老夫来此的，就是你吗？”

黑衣老头慌忙站起，连连躬身谄笑道：“没错，没错！”南世侯瞧他这副模样，越看越是有气，冷冷道：“你知道老夫是谁了？”

黑衣老头拱着手，巴结道：“知道，知道，你老昨晚自己报的名号。”

南世侯道：“你呢，叫什么名字？”

黑衣老头抹抹嘴巴，道：“小老儿叫天地一卜，是测字卖卜的，小老儿取这个名字，是因为……”

南世侯不耐的道：“你说说约老夫来此用意。”黑衣老头咽着口水，道：“没……没有什么，小老儿先前不知是你老，后来纯是为小老儿自己着想，像小老儿自号天地一卜，卖了一辈子卦，始终也没人知道。

于是听到你老自报名号以后，就发了一个奇想，只要和你老开个玩笑，传出江湖，小老儿名头，定会在一夕之间，传遍天下，小老儿仗着跑了几十年路，脚力还健，这就把你老约来。”

南世侯听他信口胡吹，当然不会相信，冷笑道：“要是再能把老夫打倒，更可名扬天下。”

黑衣老头耸耸肩应道：“岂敢，岂敢！”

南世侯赫然大笑，双目开阖，登时精光暴射，厉声道：“老夫面前，你最好少装腔作势，真人面前，不必说假，朋友易容术果然高明，但也瞒不过老夫这对眼睛。你究是哪位高人？约老夫前来，有何目的？在你来说，还是明说的好。”黑衣老头似被南魔道破心事一般，干咳了几声，才顺着他口气说道：“正是，正是，小老儿真叫天地一卜……”南世侯点点头，呛的一声，从匣中抽出七星剑，冷冷道：“你昨晚能躲闪得开老夫一招擒拿手，和一路‘缩地成寸’的轻功，江湖上为数已是不多，老夫三招之内，自可知道你是谁？”

黑衣老头后退几步，吃惊的道：“你……要动剑？”南世侯嘿嘿冷笑，厉喝道：“快准备了，老夫三招之内，认不出你是谁，今天就算栽了！”

黑衣老头面有喜容，摇手道：“慢来，慢来，咱们先把话说明了，你老如何认栽法？”

南世侯目射凶光，突然心中一动，暗想：此人敢冲着自己而来，多少总有点自恃，自己别把话说满了，这就改口道：“朋友只要接得住南某三

招，南某仍瞧不出朋友来历，南某拍手就走，不再和你计较昨晚之事。”

他此话之意，自然认为对方决难接得住自己三招剑法。黑衣老头豆眼一转，连连点头，满意的道：“唔、就这样，就这样吧！”

说话之间，翻起半截黑衫，取出一支剑来，随手拈了拈，又道：“咱们可要点到为止，别出手伤人？”南世侯目光至处，不禁一呆，心中又气又惊，这不知死活的老头，从衣下翻出来的竟然只是一柄木剑！他敢以木剑和自己对抗？难道他真人不露真相，真有几手？但自己怎么也想不出这人来历？惟有一点，可以断言，这老头是经过易容，决非本来面目。

他不再开口，却也没小觑对方，冷冷一笑，右手高举齐眉，七星剑剑尖斜指，左脚踏天枢，右脚踏玉衡，亮开门户，是“天星剑法”的起手式“斗柄斜指”。

其实以南世侯的造诣，毋须亮什么门户？他如此做法，只是想瞧瞧这怪老头是否也亮出门户来？

哪知目光抬处，南世侯脸色一变，心头不禁大怒，暗骂一声：“找死！”

原来那黑衣老头不慌不忙，左手捏诀，右手木剑，高举齐眉，剑尖斜指，脚下也是正踏枢衡，亮出的门户，竟和南魔一模一样，“天星剑法”的起手式——“斗柄斜指”。南世侯目光斜瞥，阴声道：“好，很好！”黑衣老头也目光斜瞥，咧嘴干笑道：“见笑，见笑，你老多多指教。”

南世侯再也忍不住，“嘿”的一声，脚下方位互换，身形侧进，剑尖暴吐，由“斗柄斜指”，倏变“星月交辉”。“天星剑法”招式奇诡，这招剑法，就是诡异难测的招数！剑光亮处，当先划出来的是一钩新月，乍看极似斜削天灵；但剑光一闪之际，就得中途抖腕，剑尖立时化作三点寒星，变成直取咽喉和左右将台三穴。

黑衣老头两颗豆眼，只是注在南世侯身上，对方身形一动，他慌忙脚下跟着侧进，右手木剑疾落，照样一撩一振，演出一招“星月交辉”。

但他只是依样葫芦，模仿别人剑招，剑势自然要比南世侯慢上一步。

说也奇怪，他虽比南世侯迟了一步发剑，但却慢得恰到好处，两剑相接，居然发出一串叮叮声响！

他木剑往上一撩，正好和南世侯划出的一钩新月，格个正着，再抖腕一振，木剑剑尖，又正好和南世侯洒出的三点寒星，互相点上。

也就是南世侯先一步发出的“星月交辉”，一轮新月，三点寒星，都被黑衣老头后发的“星月交辉”，封架的天衣无缝，互相抵消。

这是匪夷所思的奇招，武林中队没有过如此打法！南世侯斜退了半步。

黑衣老头也同样斜退半步。

但仅此一招，可把目空一切的南世侯震住了。自己手上的七星剑，削铁如泥，普通百炼精钢，都照削不误，但黑衣老头一柄木剑，前半招以剑身撩格剑身，后半招以剑尖挑上剑尖，居然丝毫无损！

不，居然各自震退半步，那么足见他那柄木剑之上，已满布了内家真气。

剑身上贯注内力，不算太难，但不畏宝刀宝剑的内家真气，除非是“先天罡气”！武林中练成“先天罡气”的人，几乎没有……

南魔心头尽管暗自震骇，但他在武林中已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平日罕有敌手，一旦发现劲敌，见猎心喜，精神陡振，长笑一声，高大身形一直，

正待乘势追击！

黑衣老头忽然左手一挡，大声喊道：“慢来！”南世侯闻声收势，目注对方，要待问话。

黑衣老头一手抚着木剑，哭丧着脸，埋怨的道：“咱们讲好了点到为止，你来势这么凶法，不是存心要我老命？别的不说，我这把剑，替人家降妖伏魔，全靠它吃饭，给你磕个缺口，以后就不灵验了！”

南世侯听得几乎气炸肚子，精眸闪烁，脸上飞起一层紫气，怒极而笑，喉间格格作响，阴声道：“朋友装得真像，咱们打完三招，再说不迟！”

话声出口，招随声发，七星剑匹练横飞，漫天卷出！这一招使的是南魔看家本领了，“天星剑”中最厉害的一招“七星横天”。

一剑出手，七剑同发！

南玖云和南方教主令狐钧动手之时，也曾用过这招剑法，但此时在南魔手上使出，果然势道强盛，无与伦比！刹那间，冷芒掣电，剑气弥天，七道耀日精虹，隐夹风雷，一闪而至。

黑衣老头这下学不像了，他双手忙乱，只是挥动木剑，向空乱划一起！

这是何等迅速之事？南世侯七道电掣雷奔的剑光，卷到他身前，无巧不巧，正好被他乱挥乱舞的木剑，每剑都挡了一下。

剑剑相接，如中败革，发出一串“秃”“秃”之声！黑衣老头被震得身躯摇摆，不迭地朝旁闪退，口中嚷道：“好家伙，真厉害！”

南世侯目光发直，脸上紫气，也越来越盛。

他如何也不敢相信，自己这招威震武林的“七星横天”，会被人家乱挥乱舞毫无章法的剑招，所能破解？如果真能如此轻易破解的话，五奇世家中早已没有“南魔”这两个字了，那么除非此人武功，高过自己甚多，才能随手化解开去。

他双目迅速眨动了一下，忽然一声不响，七星剑突然一振，朝黑衣老头攻去！

这一剑，和方才两招，完全不同，剑尖一振，陡然从他身边，涌起无数朵银花，眨眼之间，银花漫天流动，越来越多，光涌如潮。

南魔一个高大身形，顿失所在！

黑衣老头手握木剑，瞪着两颗豆眼，骨碌碌一转，突然双肩一耸，缩头大笑道：“是了，是了，这是你新学来的东西，凑巧的很，小老儿在龙王庙里，偷偷的看你练过，这还难不倒我！”

喝声中，身躯一拧，不架不接，引身朝后疾退出几步，双脚站桩，摆了一个姿势，手中木剑直竖，剑尖微晃，不住的划着圈圈。

他手上只是一柄木剑，当然没有飞洒的银虹，气势不如南魔远甚，但迎着日光，木剑划出的剑影，也居然陆续不绝，相差近似！

这一招，他退得极快，两个人只是面对面，各使各的，并没正式接触。

南世侯突然长剑一收，目射奇光，仰天哈哈大笑！黑衣老头才使到一半，被他笑得一呆，立即收起木剑，容得南魔笑毕，才歪着头，问道：“这有什么好笑？”南世侯目光一闪，深沉的道：“南某已经猜到你是谁了？”黑衣老头摇摇头啧啧道：“这还用猜？小老儿早已告诉过你，我叫天地一卜了。”

南世侯嘿道：“这种佯狂手法，南某认为并不高明。”黑衣老头瞪着豆眼，连忙分辩道：“我没说自己高明。”南世侯突然冷笑一声，道：“如

果南某猜得不错，朋友真正的身份，该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乾坤一丐游一乾？”黑衣老头咧嘴一笑，还没开口。

南世侯接着说道：“南某栽在你乾坤一丐手下，并不冤枉，只是神丐把南某引来此地，必有见教。”

黑衣老头笑容一敛，摇摇手道：“你老只猜对了一半，小老儿真叫天地一卜，你说的乾坤一丐，是我小老头师傅，你方才拦着我，没让我说下去，我这天地一卜，就是从师傅乾坤一丐排下来的……”

南世侯被他唠叨得大不耐，皱皱眉问道：“南某问你究竟有何指教？”

黑衣老头耸耸肩，说道：

“没什么，咳，咳，没什么。”

南世侯索性不再作声，目注黑衣老头，看他说些什么？黑衣老头凑前一步，谄笑道：

“小老儿听师傅说过，五奇世家中，你老算得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南世侯听说乾坤一丐都在他徒儿面前，说自己是五奇世家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心头不禁大是受用。

黑衣老头续道：

“昨晚，无巧不巧碰上你老，一时技痒，想和你老试试，小老儿说的句句是实。”

南世侯看他耸肩弓腰，一脸阿谀之色，越瞧越不顺眼。暗想：乾坤一丐也总算是武林中一代奇侠，他什么人不好收，会去收这么一个窝囊相的徒弟，纵使武功再高，这副猥琐模样，也叫人看了恶心。

二代南魔是个眼高于顶的人，他忽然感到自己输在此人之下，实在太不值得，只觉心头一阵郁怒，油然而生。双目精眸如电，隐射杀机，沉嘿道：

“你满嘴鬼话，老夫如何能信？”

黑衣老头似已警觉对方神色不对，身不由主的后退了两步，说道：

“你老不相信，我也没办法，我……少陪了……”转身就往林中跑去。

南世侯突然浓嘿一声，左手袍袖一挥，三支精芒闪烁细如牛毛的“搜魂针”，掣电向黑衣老头后心射去。黑衣老头急步奔走之际，好像背后长着眼睛一般，忽然一拐身，闪入林去，三支飞针，无声无息的射上大树，没入树身。

南世侯也在此时，踉跄脚走了！

天地一卜虽然替赵南珩把南魔引出两百里外，但赵南珩身后，仍然有两个人在暗中远远跟着他。因为双方距离，少说也隔着半里来遥，是以赵南珩也始终没有发觉。这是第六天上午，赵南珩由鄂入陕，赶到平利，还只是午牌时光。

突然感到身上一寒，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冷噤，脚下同时有些软绵绵的，不大对劲，心中方觉奇怪。

身上竟然一阵比一阵的寒冷，似乎有一股奇寒之气，环流周身，再被风一吹，几乎寒砭肌骨，大是难以忍受！

要知一个练武的人，内功到了相当火候，该是寒暑不侵的，赵南珩只当自己连日赶路，也许在不知不觉间受了风寒。这就在街上找到一家客店落脚，等店伙退出，急忙掩上房门，坐到床上，已是冷得忍耐不住，连上下牙齿，只是零碎打颤，无法控制。

勉强盘膝坐定，感觉到自己内功之中，似被一股阴寒之气侵袭，一经运气，全身脉络，都有运转不灵之感，心头不禁大是惊骇。暗想：这阴寒之气，竟有这般厉害。当下咬着牙关，强自忍着愈来愈重的寒冷，提聚真气，运功逼寒。天色逐渐黑下来了，房门上起了一阵剥碌之声，店伙在门外伺候着问道：“相公，该是晚餐的时候了，你老要些什么？”房中并没答应，店伙又问了一句，还是没人理他，敢情客人正在蒙头大睡，他不敢惊动，悄悄退走。

夜色渐深，赵南珩的房中，没有灯火，也没有声息。忽然，从墙角暗隙，轻灵无比飘落一条人影。那是一个身穿蓝衫的英俊青年，他才一现身，就很快趋近窗前。

黑暗中，只见他左手一弹，飞出一粒极小的白色东西，闪电投入纸窗。

那粒白色东西，落到房中，地板上起了极轻微的细响，有如米粒落地之声，但那东西却立即散开，化成一缕袅袅轻烟。蓝衫青年敢情知道赵南珩功力不弱，是以在窗外迟疑了一下。侧耳谛听，半晌之后，才微微一笑，伸出手去，轻抵窗门，缓缓打开，闪身入屋！

但就在他闪身入屋的同时，左侧屋面上，又出现了一条黑影，悄悄掩近。

月光底下，那是一名脸形瘦削的劲装青年，他炯炯目光向四周一扫，立即一霎不霎的朝房中瞧去！

这时房中闪出一道火花，那是夜行人的火熠子。同时火光一弱，室中亮起灯光。

劲装青年暗暗哼了一声：“这厮好大的胆子？”身形轻轻闪动，躲到暗处，举目瞧去，这一瞧，登时把劲装青年吓了一跳！

原来房中灯光乍亮，瞧到床上盘膝坐着的正是赵南珩，但站在床前点燃油灯的蓝衫青年，赫然也是赵南珩。两人面貌身材，几乎完全一样！

劲装青年先是一怔，继而恍然大悟，那蓝衫青年来此的目的，显然是和自己相同。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房中蓝衫青年点燃油灯之后，只瞧了赵南珩一眼，便泰然朝床前走近。

伸手往赵南珩怀中探去，就在他伸手一摸之际，口中突然轻“咦”一声，身不由己的后退了一步，目露惊怖之色！赵南珩脸色如灰，触手如冷，生似已经僵死了一般！但他只不过略为怔神，立即动手搜索全身，从赵南珩身边，摘下一枚大钱，然后又迅速解下倚天剑，佩到自己身上。窗外劲装青年瞧得暗暗冷嘿：“好小子，你焉知螳螂捕蝉，还有黄雀在后？”

房中灯光乍熄，一条黑影宛如轻烟般从窗口飞出，掠上屋面，一闪而逝。

躲在暗处的劲装青年，也不再进屋去了，急匆匆长身掠起，跟在蓝衫青年身后追去。

客店中，夜深人静，丝毫不见声息！

时正三鼓，赵南珩房中，微风飒然，黑暗中，忽然多了一双精光如豆

的眼神，一下落到床上盘膝瞑坐的赵南珩身上，一只干瘪的手爪，突然抓住赵南珩手腕，半晌，有人轻轻叹息的道：“老夫迟到一步，这孩子……该死，该死，阴寒透骨，是伤在‘白骨掌’下……咳咳，唔，内力交战，伤非一日……”这暗中说话之人，无暇多说，迅速从怀中摸出一个小瓶，倒出两粒丹丸，捏开赵南珩牙关，投入他口中。然后伸出右掌，按到赵南珩“命门穴”上，暗运真气，一股热流，直攻入赵南珩“命门穴”中。

足足过了顿饭工夫之久，赵南珩身躯微微一震，口中喃喃说道：“好冷！”

他从昏迷之中，神志一清，顿感得自己“命门穴”上，有一股滚滚热流不住的注入。

不仅寒冷之气大减，凡是热流经过之处，脉穴像被火炙一般，烧得难耐，心头方自一奇，突觉黑甜穴上微微一麻，人就浑然睡去。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等到从睡梦中醒转，自己已平卧床上，一身衣服生似从水中浸过一般，全被臭汗湿透，连盖在身上的棉被，都湿漉漉的全是汗水。

想起昨日投宿之后，身上奇寒澈骨，任自己如何运气行功，不仅无法驱散体内阴寒，甚至愈来愈冷，连气机都逐渐凝结……

后来，自己“命门穴”上，似乎攻入一股热流，身如火炙……

后来，似乎又有人点了自己睡穴……

这情形，和自己离开峨嵋前夕所发生之事，极相近似，据自己后来猜想，那次极可能是老师傅传给自己的功力；但昨晚呢？也分明暗中有人以精纯内功，替自己驱除寒气，逼出体外，又点了自己穴道。

这人又是谁呢？

他匆匆换过内衣，跨下木床，陡然，发觉自己佩在身上的倚天剑，业已不见，心头猛地一跳。

举目四顾，忽见窗口桌上，放着一张白纸，依稀有些字，心中不禁一动，急忙走上前去。

只见纸上歪歪斜斜写着两行大字，那是“龙在南，利见大人，龙在渊，九飞于天。”

赵南珩瞧到这里，不禁微微一笑，昨晚替自己运功驱寒的，不就是乾坤一丐游老前辈的高足天地一卜吗？他原来一直跟在自己身后，那么自己的倚天剑，也是他取去了。

敢情游老前辈要自己去终南替他办事，又怕自己不能胜任，才要他徒弟暗中跟来。心中想着，再看纸条边上，还有一行小字，写着：“持此去日佳岩挹翠亭参拜中飞龙”看到这里，不禁暗“哦”一声，游老前辈要自己办的事，就是去找中飞龙！

这位天地一卜，也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既然来了，何不干脆和自己一路同行，还要留什么字条？

尤其终南山，自己从没去过，又到哪里去找日佳岩挹翠亭？

他因自己倚天剑既是天地一卜取去，心中不疑有他，是以也不再检查身上可有东西遗失？一面打开房门，走了出去。店伙瞧到赵南珩，急忙凑了上来，笑道：“你老真是好睡，从昨晚到现在，小的少说也来了十几次，你老睡得正熟，不敢惊动，此刻午牌已过，你老两餐没吃东西，想必腹中早已饥饿，可要小的准备什么？”

赵南珩听得一怔，道：“什么，已经过了午牌？”店伙道：“日头早已直过了，现在快是未牌时光了呢！”赵南珩经他一提，果然觉得腹中饥饿，这就点点头道：“好吧，你替我随便弄些吃的来就是。”

店伙连连应是，不多一会，端来脸水，跟着又送来菜饭，赵南珩匆匆吃毕，会过店账，继续上路。

由平利到终南已只有五百里路程，赵南珩在第三天中午，就赶到终南南麓。

这一路，始终不见天地一卜随后跟来，此时瞧着起伏连绵的山势，心中不禁没了主张。光凭他留的这张字条，又没说清楚地点，日佳岩挹翠亭究在何处？

连问了两位山民，都不知日佳岩的所在，只好盲目找去。入山渐深，樵采绝迹，一直找到天黑，依然毫无眉目，当晚找了一个岩洞，权宿一宵。

翌日清晨，吃了些携带的干粮，刚一跨出洞口，瞥见洞外一片砂土上，好像划着许多字迹，仔细一瞧，那是：“西行七里，遇潭而止。”

赵南珩看到字迹，心头又气又恨，这手歪歪斜斜字迹，不是那位天地一卜老兄，还有谁来？

他果然跟着自己来了，还要和自己躲躲藏藏的实在太没意思了，害得自己昨天走了许多冤枉路。

要知自己原是替你师傅办事来的！

但继而一想，武林中许多有名人物，都生有怪癖，也许他们门下徒弟不能出面，否则天地一卜老兄可以办的事，游老前辈何用要自己千里迢迢的到终南来替他办事？

他越想越觉得自己猜想不错，既然日佳岩就在不远，匆匆在溪边洗了个脸，拍拍身上泥土，朝西寻去。

穿林越涧，走了一会，算算差不多已有六七里光景，前面水声淙淙，敢情快到地头了。

等到翻过一道山脚，只觉眼前一宽，一片潭水，潏潏如镜，四外大小山峦，群相环抱，翠竹古松，黛色如凝！此时红日初升，水面轻烟未消，鸣禽啁啾，飞掠林间，愈显得清景如绘，别有佳趣！

赵南珩想起古人有：“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之句，此刻虽是清晨，但“日佳”两字，已可领略！潭边不远，果然矗立着一座六角形的亭子，覆茅为盖，粗竹为柱，但却修剪得十分整齐，想来就是“挹翠亭”了！亭前还有一个儒生打扮的白衣人，负手而立，从侧面望去，这人好像面对远岫，悠然神住，山风吹着他月白儒衫，大有逸飘出尘之概！

这人，想来就是五奇世家中首屈一指的第二代中飞龙赵启潜了！

赵南珩只觉心头一阵紧张，正待走近前去！

那白衣儒生忽然开口问道：“年轻人，你还来作甚？”相隔少说还有二十来丈，白衣儒生连头也没回，便知林中有人。

这点，赵南珩倒丝毫不以为奇，因为他已经知道对方是武林中首屈一指的二代“中飞龙”。

感到意外的却是对方这句“你还来作甚？”自己从没来过？也从没见过他，他可能认错了人。

赵南珩急忙步出树林，朝白衣儒生拱手为礼，说道：“晚辈赵南珩，是奉乾坤一丐游老前辈之命来的。”白衣儒生背着双手，目视远山，徐徐

说道：“我叫你到北雁荡去，你回来作甚？”

赵南珩听得不由一怔，从他后两句话的口气之中，听出他似乎遣人前去北雁荡，问自己为什么回来的？他没有回过头来，果然认错了人，这就重又恭敬的道：“晚辈是峨嵋门下赵南珩，奉乾坤一丐游老前辈之命，拜谒赵老前辈来的。”

白衣儒生缓缓转过身来！

这位名重武林的第二代中飞龙，竟是丰神飘逸，生得剑眉朗目，面如冠玉，看去最多也不过三十出头。他那莹光照人的脸上，虽然含着微笑，但两道湛湛眼神，落到赵南珩身上，宛如两道冷电。

温文之中，另有慑人气度，使人不期而然的生出敬慕之意。

赵南珩瞧得蓦然一惊，只觉这白衣儒生自己十分眼熟，好像以前曾经见过，只是想不起在什么地方？

白衣儒生瞧了赵南珩一眼，才道：“我是说，昨天早晨，我已经要你持我信物，前去北雁荡金牛岭正觉庵，你怎么又回来了？”

赵南珩骇然道：“晚辈还是刚才才来，昨天来的只怕不是晚辈。”

白衣儒生哂道：“不是你，还会是谁？”

赵南珩急道：“真的不是我，昨天早晨，晚辈才从柞水动身的。”

白衣儒生瞧着他似乎有些不信，徐徐说道：“好，你随我来！”

说完，转身朝亭中走去。

赵南珩转过身子，才看到山坳间，还有三间茅屋，一个童子，蹲在屋右烹茶。心中不禁暗生羡慕，像这般隐逸生活，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跨进茅亭，中间一块横题上，果然写着“挹翠亭”三个大字。

两边还有一副竹刻对联：

“自得山中趣。

谁论世上名”。

字体秀挺，笔力劲迈。

亭子中间是一张青石小桌，左右各有一只石凳，桌上放一把白磁茶壶，和一个白磁茶盅。

白衣儒生在上首一张石凳上坐下，指指对面石凳道：“你也坐下来。”

赵南珩躬身坐下，白衣儒生抬目道：“你是刚才才寻到这里？”

赵南珩点头应“是”。

白衣儒生又道：“乾坤一丐游老前辈要你找上日佳岩来，可有什么交代？”

赵南珩连忙从怀中摸出天地一卜留的那张字柬，双手递过，一面说道：“老前辈请过目。”

白衣儒生接过字柬，脸上微露沉吟之色，又道：“游前辈交付与你什么信物吗？”

赵南珩应了声“有”，伸手朝衣内摸去，哪知这一摸，顿时发觉自己一直系在裤带头上的那枚乾坤金钱，不知何时，业已失落。俊脸急得一红，嗫嚅说道：“游老前辈数月前赐了晚辈一枚乾坤金钱，晚辈不慎，在途中失落了。”白衣儒生微哼一声道：“游老前辈不是要你拿了他的乾坤金钱，前来见我，要我传你飞龙剑诀吗？”

## 第七十四章 捷足何人已杳纵

赵南珩摇头道：“没有啊，他老人家赐晚辈乾坤金钱之日，晚辈还不知他就是乾坤一丐，当时他老人家只交代我务要妥藏，不可遗失，所以晚辈把它系在裤带头上的。至于到终南山来，他老人家也只说要我办件事儿，究竟办什么事？也没和晚辈说清楚，这张字条是三天前他老人家的令高徒天地一卜留在晚辈桌上的。”

白衣儒生修眉微蹙，耐心听赵南珩说完，诧道：“这就奇了！”

他边说边从袖中取出一枚古铜大钱，放在桌上，然后又道：“昨天早晨就有一个自称赵南珩的人，带了这枚金钱前来见我……”

赵南珩蓦地一怔，急着问道：“老前辈，那是怎么样一个人？”

白衣儒生淡淡一笑，瞧了赵南珩一眼，道：“当然和你生得一模一样，而且还佩了一柄倚天剑……”

“啊！”赵南珩惊得几乎跳了起来，惶急道：“那是晚辈在三天前遗失的。”

接着就把三天前遗失宝剑，及天地一卜留字经过，说了一遍。

白衣儒生目视远处，沉吟道：“此人冒你之名，假托游前辈因绿玉金莲千手如来已为南世侯所得，才要我传你飞龙剑诀，那么此话也是捏造的了。”

赵南珩道：“这话有一半倒是不假，南世侯参悟‘辟邪剑法’，是晚辈亲眼目睹之事。”

他不待白衣儒生再问，又把自己找上祝融峰之事，详细说出。

白衣儒生点点头，笑道：“这么说来，当年武当派失落的绿玉佛像，倒确是南公靖取去的，哈哈，南世侯虽然参悟‘辟邪剑法’。但据你所说，当年先父应邀前去，为四大门派设计的九式回龙身法，依然没被他发现。南世侯素工心机，怎会没想到一座绿玉佛像，何以要配上一个纯金莲座？”赵南珩听得暗暗哦了一声，敢情九式回龙身法，就在金莲之上。

白衣儒生忽然目视赵南珩，问道：“你方才自称峨嵋门下，可是大觉大师的传人？”

赵南珩道：“晚辈是老师傅记名弟子。”

白衣儒生点点头，又道：“你今年还未满二十，怎会离开伏虎寺的？”

赵南珩听他问得出奇，不由一怔，暗想不满二十，难道就不可离开伏虎寺了？忽然想起自己离开峨嵋之日，老师傅也曾叮嘱过自己，有不满二十，不准离开少林寺之言。一面恭敬的回到：“晚辈是因峨嵋宣布封山，才离开伏虎寺的。”白衣儒生道：“大觉大师没叫你去百愚上人？”赵南珩又是一楞，答道：“晚辈曾在少林寺住过一年。”白衣儒生修眉微微一皱，说道：“小友且把离开峨嵋以后，遇到过一些什么人，以及如何和神丐结识经过，详细说给我听听。”

赵南珩只当中飞龙对自己还未完全相信，这就把自己下山以来，所经过的事情，简扼说到找上终南山，天地一卜昨晚在洞口留字为止。

同时从怀中取出游老乞送自己的一盒易容药丸，送到白衣儒生面前，用以证明自己所说的全是事实。

白衣儒生目中神光一闪，面露微笑道：“其实我方才看了天地一卜留柬上四句话，已经知你不假，只是我自从隐居此地以来，与世相遗。听你

所说，目前江湖上，和六十年前的情形，并无多大变故，依然是西妖、南魔两股势力，蠢蠢欲动，由此可见那个冒你前来之人，也不外是西妖、南魔手下。”赵南珩道：“老前辈说的极是，晚辈心中，也是这般想法。”

白衣儒生含笑道：“我虽是一时失察，被他骗去半块玉坠，但此人能瞒过我的眼睛，易容之术，不可谓不高明。好在他既然有心到我这里骗取半块玉坠，自会赶去北雁荡，求取另外半块玉坠。从此地前往雁荡，少说也有三千里路程，你只要能在半月之内，赶到北雁荡金牛岭，不怕追不上他。神丐游老前辈要你来此找我，另有深意，你到了北雁荡正觉庵，自会明白，目前你已经学会‘辟邪剑法’，我再传你‘龙飞九渊’身法，当可更具威力。”

赵南珩虽觉这位二代中飞龙有许多话，说得含混不清，但自己和他初次见面，不敢多问。

此时听说要传自己“龙飞九渊”身法，不由大喜过望，立向白衣儒生恭身称谢，一面问道：“老前辈，‘龙飞九渊’可就是绿玉金莲上的九式‘回龙身法’吗？”

白衣儒生微笑道：“龙飞九渊，乃是‘飞尤剑诀’上的功夫，出于倚天剑玉坠，是昔年昆仑派不传之秘。至于九式回龙身法，则是先父受四大门派前代掌门人之邀，替他们‘辟邪剑法’设计的身法，当然不能和‘龙飞九渊’相比。”赵南珩这才知道“龙飞九渊”竟然是中飞龙传家绝学，白衣儒生居然肯把绝世武学相传。敢情是看在乾坤一丐游老前辈的面上，心中又是感激，又是兴奋。

只听白衣儒生又道：“武学中，许多人都认为前人留下的东西，定是不传之秘，绝世神功，殊不知武学一道，代有阐发。几十年前可以傲视江湖的功夫，也许到了几十年后，已经不足为奇，这是因为大家都在不断的进步之故。‘辟邪剑法’虽是针对西妖南魔而设计的一套剑法，六十年前，固然足有克制西妖南魔之功，但到了六十年后的今日，西妖南魔的本身剑法，已和六十年前的有所不同，譬如去芜存精，改正了原有缺点，或创新更具威力的招法。‘辟邪剑法’也未必能克制得了。我传你‘龙飞九渊’，纵或仍非他们对手，自保或可余。”

说完站起身子，带着赵南珩走到亭前一片沙地之上，回头道：

“你看清楚了！”

说声出口，人已离地飞起，当真矫若游龙，忽高忽低，盘空匝地的回旋飞舞，疾如飞轮。

赵南珩内功火候极深，但也看得眼花缭乱，哪想看得真切？正待凝神细看。

白衣儒生早已含笑站在他身前，蔼然道：“龙飞九渊，共为九折，我已在地上留下脚印，你只要把步位记住，慢慢练习就是，我先得传你口诀。”

当下，传了口诀，然后逐一解释。

赵南珩人本聪明，经白衣儒生悉心教导，对这套奇妙深奥的上乘武学，居然领会了一半。

白衣儒生见他悟性极佳，自然大是高兴，就命赵南珩依照地上脚印，慢慢游走。

赵南珩对身法口诀，一经言释，自然容易领悟，但到了真正练习之时，

却立时感到十分繁难。不是出步不对，就是姿势变样，走了二三十遍，竟难仿学一步。

虽有白衣儒生不住的点拨纠正，还是足足耗了两个时辰，一直练到中午时分，才把这套身法的基本步数走对，当然还谈不到什么变化。

白衣儒生已是感到非常满意，吩咐赵南珩停止练习，把他带入所居茅屋，吃过午餐。

取出一柄宽约八分，长约三尺有奇，可以卷成一团的细长软剑，含笑说：“此剑名曰盘龙，原是先父故物，我已有多年不用，你倚天剑被人盗走，暂时可用此剑防身。尤其我半块玉坠，落在歹徒手上，此去北雁荡，此剑也可算得是我信物，‘龙飞九渊’身法，你已经记熟步法，可以在路上慢慢练习，我另外再传你一招剑法。”

赵南珩接过盘龙剑，只觉这位中飞龙目光慈蔼，对自己当真爱护备至，心头不禁一阵感动，脱口道：“老前辈如此栽培，晚辈感激不尽。”

白衣儒生微微一笑，便开始传授赵南珩一招剑法。说也奇怪，那“龙飞九渊”身法，回翔九折，何等奇奥，赵南珩练了两个时辰，也把步数学清楚了。

但这一招剑法，虽经白衣儒生不厌其烦的解释，和在旁点拨教导，练了三个时辰，许多精微之处，还是不能完全领悟。赵南珩自幼练剑，自认对剑术一道颇有心得，尤其最难学会的“辟邪剑法”，是从四大门派四种镇山绝艺中撷取精华而成的上乘剑法，招式已是够繁复的了，自己也一学就会。可是眼前仅仅只有一招剑法，却有如此难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自己突然会变得如此笨拙？心中不禁又愧又急，只是澄志净虑，排除杂念，聚精会神的加紧练习。白衣儒生并没有因赵南珩的错误百出，感到不耐，从旁督促，更是丝毫不肯放松，既不令他中途休息，甚至连晚餐也好像忘了。

这样一直练到初更时分，赵南珩才算勉强学会。白衣儒生吩咐他收起软剑，回到茅屋进餐。

饭后，白衣儒生要赵南珩趁这一晚工夫，在山中把初学的“龙飞九渊”和一招剑法，尽量练熟为止。

一面又要小童引赵南珩到左边房中安息，吩咐完毕，便自进入静室。

赵南珩即使没有他吩咐，自然也不肯放过练习机会，和小童到左边房中，转了一转，就到茅屋前面空地上继续练功。直到自己认为身法、剑法，都已差不多练熟，已是月落参横时候，才回房休息。

第二天一早，赵南珩刚一醒转，就见那小童悄悄进来，含笑道：

“赵少侠，主人方才吩咐过，你醒来了，就请你去呢！”赵南珩赶忙一跃而起，问道：

“赵老前辈现在在哪里？”

小童轻声道：“我们主人每天清晨，都要在亭前看日出，这时在挹翠亭上。”

赵南珩匆匆抹了把脸，跨出茅屋，果见白衣儒生和昨晨一样，背负双手，面东而立！

这时朝霞初透，一轮红日，从远山缺口，缓缓升起，山林间充满着一片清新。

赵南珩忽然想起从前听人说过，玄门中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功夫，叫做

“乾清罡气”，练成之后，不但刀剑不伤，水火不侵，而且分合由心，十丈之内，伤人无形。

据说修习这种武功的人，必须每日清晨，面对东方，吸取乾阳之气；但这种功夫，江湖上只有传闻。莫非这位二代中飞龙每日要在亭前看日出，就是在练“乾清罡气”？从茅屋到挹翠亭，中间还有二三十丈远近，心中想着，脚下并没停顿，快到亭边。

白衣儒生已缓缓转过身来，蔼然颌首道：“小友起来了？‘龙飞九渊’身法，和一招剑法，是否全学会了？还有什么疑问没有？”

赵南珩连忙恭敬回道：“晚辈愚鲁，勉强都记住了。”白衣儒生点点头道：“这样就好，只要记住了，以后自会熟练，大家都把武功叫做功夫，就是你多下一分功夫，就有一分收获。”

赵南珩垂手应了声“是”。

白衣儒生道：“此去雁荡，路途遥远，现在你就可以下山去了。”

赵南珩迟疑了一下，抬头道：“晚辈到北雁荡金牛岭，不知是找哪一位老前辈？”

白衣儒生两道眼神瞧着赵南珩，点点头，微笑道：“你到了金牛岭正觉庵，就说奉我之命，叩谒庵主去的。”

赵南珩不知那位庵主是谁，但又不便多问，只好躬身应是。

白衣儒生道：“好，你去吧。”

赵南珩恭恭敬敬的向白衣儒生作了个长揖道：“晚辈告辞了。”

白衣儒生含笑点头，目送这个气宇轩昂的年轻人远去，脸上也不禁流露出既欣慰又黯然的神色！

× × × × × × × ×

安徽芜湖，据长江右岸，是船行青弋，水阳二江及运漕河船只必经之地，水陆码头，商业鼎盛！

傍晚时分，东大街上，行人熙攘，茶馆酒肆，莫不高朋满座。

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匹浑身雪白的骏马，驰过大街，在街尾悦来老店门首停住。

马上坐着的是一位腰悬四尺古剑的蓝衫书生，生得剑眉朗目，气宇不凡。

马才停下，客店中早已走出一名店伙，没待蓝衫书生下马，迅速拢住马头，哈腰鞠躬，一脸堆笑道：“相公请到上房休息！”

蓝衫书生跨下马背，横了店伙一眼，吩咐道：“我这马儿长路跋涉，一身都是汗水，你牵到马房去，好好给我洗刷洗刷，黄豆马料，都要好的，我自有重赏。”

话声清脆，略带尖音，敢情年纪不大，但气派架势，倒是十足。

店伙听到重赏，耳朵一尖，只是没命的连声应是。蓝衫书生傲然一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昂昂头，举步朝店中走去，自有店伙迎着领到上房休息。

照说，大街上夜市繁华，这位少年书生模样俊逸，手头阔绰，落店之后，总该到街上逛逛。但他敢情是鞍马劳顿，进入上房，就没有再出过房门一步，连晚餐都吩咐伙计送到房中吃。

这是晚餐之后，店伙手上，托着一个茶盘，盘中是新沏的一壶清茶，低着头，急匆匆往上房走来。

刚到走廊转角，突然，迎面微风飒然，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噤。

那是从黑暗处闪出一条黑影，伸手点了店伙穴道，迅速揭开壶盖，把一小包药末撒入壶中，然后又拍开店伙穴道。这一段话，说来较慢，其实只是电光石火，一瞬间事，店伙除打了一个寒噤之外，当然懵无所知，揉揉眼泪，就三脚两步，巴巴结结的朝蓝衫书生房中送去。

一会功夫，那黑影又在上房走廊上出现。他轻灵的身法，一下掠近蓝衣书生门口，手掌抵着房门，轻轻一托，便像幽灵般闪进房去。

房中灯火未熄，蓝衫书生和衣躺在床上，像是睡熟了，连有人进他房中，都一无所觉。

那人闪入屋中，随手带上房门，立即朝床前走去！灯光底下最奇怪的，是两人面貌，居然生得一般无二！剑眉星目，唇红齿白——这脸庞在江湖上，现在已经并不陌生——那是出道不久，头角崭露的峨嵋门下记名弟子赵南珩！

两人唯一不同之处，就是躺在床上的是一个，身穿蓝色长衫，闪进房来的，却是一身青色劲装！

当然，这两人不会全是赵南珩，那么究竟谁是真的赵南珩呢？

穿青色劲装的笔直走近床前，脸情冷寞，两道眼神，望着蓝衫书生微哼道：“好小子，小爷跟了你几千里路，任你狡猾如狐，今晚终于落到小爷手里了！”

他一边说话，一边伸出手去，从蓝衫书生身边，解下倚天剑，佩到自己身上，目光一转，又道：“玉坠呢？大概在你身上呢？”

口中说道，再度伸出右手，朝蓝衫书生怀中探去！这一探，只觉手指碰到的竟是鼓腾腾的一对肉球，他目光不禁一呆，惊奇的道：

“会是妞儿？”

右手一阵掏摸，终于给他摸到半方玉坠，取出望了一眼，沉吟道：“老鬼明明说‘飞龙剑诀’共有两方，她身上怎会只有半块？”

他把半方玉坠塞到自己怀里，然后再伸过手去，在蓝衫书生胸前，仔细摸索起来。

## 第七十五章 婉转蛾眉仰药死

玉坠，实在只有半方，再也摸不到什么了。但劲装青年双眸之中，却隐隐射出异样光彩，脸上也同样流露出淫邪之色，得意的狞笑道：“小爷跟你跑了几千里冤枉路，这么一来，还算值得！嘿嘿，让小爷先瞧瞧你到底是谁？”他目光盯在她脸上，仔细打量了一阵，嘿嘿笑道：“原来是戴着人皮面罩！”

伸手轻轻一揭，果然从蓝衫书生脸上揭下一张薄如蝉翼的面具，制作精巧，画得十分工细！

他只瞧了一眼，便自丢开！

不，他从她脸上揭下人皮面罩，顿觉目光一直！那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妞儿，白里透红的鹅蛋脸，黛眉、凤目，阖着长长的睫毛，红菱似的嘴唇，微向上翘，兰息轻匀，似笑非笑！

十八的姑娘一朵花，何况在灯光之下看来，自然更显得娇艳欲滴！

此情此景，只怕是男人，谁都会怦然心动！逾东墙而搂处子，孟老夫子尝且作此大胆之言！劲装青年双目几乎冒出火来，一张俊脸，红如巽血，丢下人皮面罩，立即动手去解她的衣带……

灯蕊摇曳着半明不灭的光焰，那个蓝衫书生——乔装赵南珩的少女，被这阵突如其来的强暴，昏迷中感到破坏的痛楚，悠悠醒转。

双目乍睁，她发现自己赤身露体被人紧紧搂着！这人，正是自己假冒他的赵南珩！

她心头明白，这是怎么一会事，但此刻已经迟了，甚至连挣扎和抗拒的机会都已失去，一时但觉羞愧交迸，急痛攻心，重又昏了过去。

劲装青年脸上流露出满足的奸笑，他兽欲已达，穿好衣服，跨下木榻，突然笑容一敛，双目杀机隐射，右手骈起中食两指，正待朝她心窝落去，但他敢情天良未泯，微一犹豫，化指为掌，怜香惜玉地在她面颊上轻轻抚摸了一把，然后落指如风，一连点了她三处大穴，才行离去。

这是已是初更时分，悦来老店许多旅客，早已熄灯就寝，只有少数饮酒作乐去的人，还没回转。

账柜前面，坐着三两个店伙，在那里天南地北的闲扯！蓦地，从大门口跨进一个青衣少年。

这人生得唇红齿白，气宇不凡，但俊脸上却微见汗水，他伸手抹抹额角，目光一转，喊道：“伙计，给我一间清静房间。”

“啊！”三个店伙，同时站起身来。

其中一个眯着眼睛，巴结的迎上前去，笑道：“相公几时出去的，小的怎没看见？你是喝酒去的？”

青衣少年皱皱眉道：“我要一间清静房间，你听到了没有？”

那店伙耸耸肩，谄笑道：“相公，你……老喝醉了，你老房间就在上房右厢，让小的扶你进去。”

青衣少年微微一怔，目光转动了一下，憬然若有所悟，瞪着他道：“谁说我醉了。”

店伙嘻的一笑出声来，道：“是，是，你老没醉，还是……让小的扶你进去吧？”

青衣少年哼道：“不用了！”

他依然伸手抹抹额角，大踏步朝里走去。

耳中听到伙计们低声笑道：“他还说没醉，连自己的房间都忘了。”

另一个道：“天下喝醉酒的人，有谁肯承认自己醉了的？”青衣少年只作不闻，心中默默说道：“上房右厢！”穿过中院，目光迅速向四周掠过，双脚一点，身形平地而起，一下扑上墙头，隐入暗处。

纵目瞧去，上房一排五间，只有右厢，还点着灯火，微弱灯光从窗口透出，其余几间，好像空着，没有人住。青衣少年等了半晌，依然不见房中动静，略一踌躇，正待长身掠过。

忽听房中传出一阵低声啜泣！

生似那人受了什么委屈，抽抽噎噎的哭得甚是伤心，但却又怕人听到，掩着嘴巴，不令出声，哭声极轻。青衣少年剑眉微微一皱，暗想：“怎会是个女的？方才店伙明明说的上房右厢，难不成是自己判断错误了？那决不会错，店伙明明把自己当作此人！”

那女子在啜泣之中，夹杂着低声咒骂：“赵南珩，你这禽兽不如的恶魔，姑……娘……”

青衣少年心头不期一震，暗自讶道：“这会是谁？”心念才动，人已疾如飘风，悄无声息落到窗前，找了一处窗隙，朝里望去！

床沿上坐着一个云鬓散乱的少女，正在掩面泣饮，瞧不清面貌，但身上却穿了一袭男人打扮的蓝色长衫，脚登薄底粉靴，除了她披散的一头秀发，和嚶嚶低泣的女儿态，几乎把她看作男人。

青衣少年心中又是一动，这情形，已极明显，敢情她易钗而弁，扮成书生模样，前来投店，而且面貌和自己有几分相似，店伙才会认错了人。

只不知她为什么哭得如此伤心……哦，她方才不是骂着赵南珩……

那男装少女突然停止哭泣，抬起头来，只见她双目红肿，苍白的脸上，泪痕纵横，宛如梨花带雨，凄楚欲绝！青衣少年看清对方面貌，心头不禁又是一怔，这是一张陌生脸庞，自己和她根本素昧平生……

男装少女悲苦的脸上忽然现出刚毅之色，伸手从腰内掏出一只小小玉盒，倾出一小粒红色药丸，咬牙切齿的道：“赵南珩，我不能食尔肉，做了鬼也要找你算账！”说到这里，忽然流泪满面，仰首道：“师傅啊，你老人家教养之恩，弟子此生无法报答了……”

左手一抬，把粒红色药丸往口中送去！

窗外青衣少年听出她口气不对，左掌心那一小粒红色药丸，分明是毒药无疑，心中一急，低喝一声：“姑娘使不得！”右手疾振，隔着窗棂点出一指，人也同时破窗而入。这一动作，当真快如闪电，男装少女左腕果然被他隔窗一点，点中脉穴，但还是迟了一步。

那粒红色药丸，在她抬手之际，业已丢入口中，等青衣少年破窗飞入，她已把丸药吞下！

男装少女骤睹来人，身躯霍地站起，倒竖柳眉，狞厉喝道：“赵南珩，你这万恶淫贼，原来还没走！”不错，这青衣少年正是从终南山一路攒程，赶赴北雁荡去的赵南珩。

他一再听男装少女辱骂自己，已感奇怪，此时再听她说什么“你还没走”，心头更觉其中必有跷蹊，这就拱拱手道：“在下正是赵南珩，姑娘纵有委屈，何苦遽萌短见，不知姑娘刚才吃了什么药丸……”

男装少女没听他说完，戟指着怒骂道：“万恶淫贼，禽兽不如的东西，

谁要你来假撇清，姑娘恨不得食汝之肉，寝汝之皮，挫骨扬灰，让万人践踏……”

她想骂上几句一切恶毒的话泄愤，但说到这里，已经再也接不下去。换了口气，恨恨的道：“也难消我心头之恨，姑娘和你拚了！”

话声出口，人已一头撞了过来。

赵南珩听她出口如此歹毒，脸色方自一变，对方业已向自己撞倒。

在这一瞬之间，她发现这位姑娘竟然丝毫不会武功，心头更觉惊奇，急忙闪身让开，同时左手轻轻一抬，把她撞来的身躯，扶了一把，免得她倾跌。一面俊目含光，凛然说道：“在下自问和姑娘素昧平生，不知姑娘何以对在下怀恨如此之深？”那男装少女虽经赵南珩扶了一把，还是站立不稳，朝前冲出一步，口中一阵喘息。

本来清丽娇俏的脸，似乎笼上了一层狞厉之色，摇摇晃晃的逼前一步，冷笑道：“姓赵的，你淫恶滔天，还想抵赖不成？”

玉手扬处，一个耳光，猛向赵南珩脸上掴来，接着咬牙道：“姑娘已服下断肠散，就是变成厉鬼，也不会饶过你这个万恶淫贼！”

赵南珩从她口中，业已听出一点眉目，好像有人假冒自己，欺负了这位姑娘，身形急忙后退半步，正容道：“姑娘纵然和在下有不解之仇，在下即使得罪了姑娘，也望姑娘先解去剧毒，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否则姑娘固然含屈而死，在下也代人受过，含冤莫白，不瞒姑娘说，在下从终南追踪一个假冒在下之人前来，姑娘遇上的，也许就是此人！”

男装少女先是一怔，接着又冷嘿道：“恶贼，你纵然舌翻莲花，姑娘也不会相信，不是你赵南珩，还有第三个赵南珩不成？”

“第三个赵南珩”，这话当真令人费解，赵南珩两道炯炯眼神，望着男装少女，不知她说的什么？

男装少女冷笑一声，回身走近床前，取过一张人皮面罩，一下绷到脸上，道：“你瞧我是谁吧？”

赵南珩目光一直，惊呼道：“姑娘是辛香主……”

“哼，姓赵的，你装得真像！不错，姑娘正是辛舒平！”男装少女揭下面罩，随手一丢，续道：“告诉你，假冒你赵南珩上终南去的，就是姑娘，你一路追踪，要追的人，也就是姑娘。因此，这往返数千里，一路上只有两个赵南珩，一个是你，另一个是我，决不会还有第三个赵南珩的。说得再明白一点，今晚除了你赵南珩，自然再也没有第二个人了。”赵南珩目光迅速一转，摇头道：“不对，不对，如此说来，在下追的，倒并不是姑娘，因为那人不仅盗走在下倚天剑，并且假冒在下，骗了赵老前辈的飞龙玉坠……”辛舒平怒道：“不消说了，那都是我。”

赵南珩迟疑道：“姑娘房中并没在下的倚天剑。”辛舒平切齿道：“你方才取走了，又来问谁？姑娘后悔在平利客栈，因瞧你身负重伤，不忍取你性命。一念仁慈，终于自食恶果，被你这万恶淫贼，毁我一生清白，废我一身武功。姓赵的，你这衣冠禽兽，亏你还是自称名门正派的峨眉门下？还是五奇之首，中飞龙的……”

赵南珩听得汗流浹背，惊骇失色，急急摇手道：“姑娘请住，这中间定有奸人假冒，而且真的出了第三个赵南珩，在下赶到此地，不过盏茶光景之事，姑娘赶快设法先解断肠之毒，再找奸人不迟。”

辛舒平望着赵南珩，似乎已有些相信，双目微闭，从眼角上，垂落了

两行泪珠，摇摇头，黯然一叹，说道：“不成了，断肠散子不见午，何况我身受奇辱，也无颜见人……”说到这里，已是泣不成声，但她终于拭去泪痕，目注赵南珩，凄然道：“但我却想托你代办两件事儿，不知肯是不肯？”赵南珩不加思索的道：“在下倚天剑和赵老前辈飞龙玉坠，都被奸人取走，天涯海角，在下也务必找到此人。就是姑娘不说，在下遇上了也决不轻易放过，姑娘是不是要我替你手刃奸恶，报仇雪恨？”

辛舒平摇摇头道：“你不放过他，是你的事，我只想请你代办两件小事。”

赵南珩慨然道：“姑娘只管请说，赵某能力所及，自当效劳。”

辛舒平颇为感激地望了他一眼，才道：“第一件事，就是我死了之后，请你把我尸体在附近埋了！”

赵南珩点点头道：“此事在下自当代办，只是在下之意，姑娘虽然服下断肠散，但未必没有解药，与其饮恨以没，不如亲手报仇，姑娘……”

辛舒平凄然落泪，从腰间摸出一方佩玉，抬头道：“我武功已废，生不如死，我第二件拜托之事，赵少侠行走江湖，倘若遇上我同门师姐妹，就请把这方玉佩转交，呈缴我师傅。我知道峨嵋、罗髻，旧嫌未消，赵少侠如有未便，我也不敢勉强。”

赵南珩义形于色，一口应承道：“好！在下自当替姑娘办到。”

说完一手接过玉佩，揣入怀中。

辛舒平听他一口答应，便自衿衽称谢，然后说道：“赵少侠义薄云天，辛舒平深感大恩，少侠暂请退出，子夜过后，就请少侠替我择地埋葬。辛舒平无以为赠，店中尚有良驹一匹，差可代步，少侠幸勿推辞。”

赵南珩眼看一个如花如玉的少女，转眼就要香消玉殒，心头不禁惘然；但自己既无解毒良药，辛舒平又死志极坚，一时只好退出房去。

辛舒平刚才的一阵呜咽啜泣，不仅引来了赵南珩，黑暗之中另有一双炯炯眼睛，把两人对话，听得一清二楚，只是两人没有察觉而已。

此刻赵南珩怀着沉重的心情刚一退出。

房中微风过处，一条人影快得令人连瞧都难以瞧清，业已落到辛舒平的面前。大袖一展，拂了她穴道，一把挟起娇躯，如风而去。

赵南珩掠出客店，想起那个假扮自己的奸徒，做出天人共怒的无耻勾当，心头愈觉愤怒。算来辛舒平遭他强暴，和自己投店，最多也不会超过半个时辰，说不定这贼人仍在城中落脚，自己何不趁这段时间，搜索一番。

主意打定，立刻纵身掠起，一路朝外追去。

这时差不多已是二更天气，城中大半人家，都已入睡，赵南珩施展绝顶轻功，绕城半圈，哪有奸贼的踪迹？看看已近子夜，想到辛舒平此时“断肠散”毒性已发，宛转蛾眉仰药死，花钿委地无人收，心头顿感负愧难安。辛舒平虽然不是自己害死的，但却是被假冒自己的奸贼夺去贞操，仰药而死，在没有找到这个奸贼之前，自己身上，永远背着一桩冤案，无法洗刷。

他越想越觉不安，返身朝客店奔去，到了上房，只见窗户洞开，房中灯焰摇曳，哪里还有辛舒平的影子？赵南珩不加思索，从窗口掠入，目光向四周一扫，暗道：“她方才口气，清白已玷，仰药自绝，死志甚坚，才嘱咐自己过了子夜，替她前来掩埋尸骨，由此看来，她决不会无故离去，何况她一身武功，也被奸贼废去，……”“啊！”赵南珩身子蓦然一震，莫非在自己离去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意外不成？

心念电掣，哪还犹豫，立即穿窗上屋，这会心中急怒交加，连纵带跃，只是漫无目的盲目追逐，足足奔了一个更次，仍然一无所获。

转回客栈，在房中仔细一瞧，辛舒平的衣物银子，并没有带走，足见她不是自己去的。

那么如果不是发生意外，被人劫去，便是她们罗髻门下或四方教的人，发觉辛舒平中毒，将她救走。

自己奉命赶赴北雁荡，原是为了追踪假冒自己之人，听赵老前辈的口气，飞龙玉坠另外半方，似乎在正觉庵主手里。如果被他捷足先到，凭赵老前辈半方玉坠为证，再把另外半方骗走，“飞龙剑诀”落到奸徒手上，后果就不堪设想。辛舒平说店中留有良驹一匹，差可代步之言，不知是否已被人骑走？

他折腾了一晚，索性在房中调息运功，等到天色黎明，拿起辛舒平留下的包裹，准备日后一并交付罗髻派的人，然后就开门出去。

店伙哪会知道房中客人，已经换了一个人？一眼瞧到赵南珩起来，立即送上脸水，巴结的道：“相公这么早就起来了，怎不多睡一会？”

赵南珩洗了把脸，会过店账，跨出大门，果见店伙已牵了一匹浑身如雪的白马，在门前伺候，当下赏了他一锭银子，接过缰绳，纵身上马，疾驰而去。

## 第七十六章 椿萱廿载得重逢

赵南珩由芜湖东行，经宣城、广德，转入浙境，再由安吉、杭州，直奔乐清。

这一路都是官道，马行极速，第三天傍晚，就赶到雁荡北麓大荆，这是一个山下小村，山中住家，多半是供游客憩足，和入山向导为业。

赵南珩在山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晨，寄存马匹，问明去金牛岭途径，便向山中走去。

这北雁荡以瀑布和奇峰著称于世，瀑布以大龙湫最大，为仅次于贵州黄果树的大瀑布。

奇峰则有一百多座，像迎客僧峰，好像一个垂手立在道旁的老和尚。像听诗叟峰，形同一个老人用手撑着面腮，倾听人家吟诗一般。另外如灵岩寺前的展旗，天柱两峰，好似庙前两座旗杆，合掌峰，就形同两只手掌竖立，还有许多没有名的奇峰怪石，不胜枚举。

金牛岭就像一只卧在山溪间的金牛，正觉庵座落在牛腹之间，占地不广，庵前一道山溪，流水潺潺，地势僻静，清幽绝。赵南珩从终南远来，跋涉数千里，赶到金牛岭下，正好是第十四天的早晨，晨曦斜照，山林间分外清新。他走近庵前，抬头瞧瞧门上横匾，果然写着“正觉庵”三个大字，知道自己没有找错，这就举手敲了两下山门。只听里面远远的响起一个苍老声音，问道：“什么人在敲门？”

话声刚落，右边一扇长门里面已经有人在拔门，一边唠叨着道：“大清早就有人敲门，我老婆子佛堂还没收拾好呢！”赵南珩听出这说话之人，正是方才在里面答应的那个苍老声音，心中吃了一惊，暗道：这人来的好快！右边长门呀然开启，一个满头白发腰身伛偻的老婆婆朝赵南珩打量了一眼，瘪嘴暗动，愤然道：“小伙子，你是游山来的？这里是私庵，谢绝随喜。”

这老婆子一大把年纪，火气可真不小，话声出口，“砰”的一声，重重关上山门，口中还在气愤的道：“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冒失，山脚下明明写着‘游人止步’，还要往里闯，老婆子要是换在三十年前，早已一把把你撵出去了！”赵南珩设想到她竟然不容自己说话，就很快的关上山门，心中一急，又在门上叩了两下，一面叫道：“老婆婆，请你开开门，下在是奉……”

山门再次开处，白发婆子满脸怨容，瞪着眼睛叱道：“小子，你这是干什么的？”

赵南珩连忙拱拱手，陪笑道：“老婆婆请了，在下……”白发婆子没等他说出，颤巍巍的挥手道：“去，去，老婆子没时间和你说话。”

说话之际，又要关门！

忽然，殿上传出黄莺般娇脆声音，问道：“七婆婆，你在跟谁说话呀？”

那是一个少女的声音，话声传来，人也一阵风似的往门口跑来！

赵南珩只觉这人口音十分熟悉，但因白发婆子仅把门开了一半，看不到里面。

此刻眼看白发婆子又不容自己说明来意，又要关门，心头忍不住恼火，右掌往门上一抵，大声道：“老婆婆，在下有事来的，你慢一点关门，听我说明来意，总可以吧？”白发婆子正待关门，没想到赵南珩会伸手推

来，不但没有阖上，反而被他推开尺许。

这下，又可把白发婆子触怒了，半扇长门突然全开，两鬓银丝飘飞，一脚跨出门槛，桀桀尖笑：“好小子，你是吃了豹子胆……”

“啊！南哥哥，你找到这里来了？”

突然从白发婆子身边抢出一条绿影，迎着赵南珩跳将过来。

白发婆子怔了一怔！

赵南珩也同时一怔，急忙举目瞧去。

那是一个身穿淡绿衣裤的少女，肩头分垂两条发辫，睁着一双清澈眼神，娇靥上流露出惊喜之色！

“咦！琪儿，是你……”

不错，这绿衣少女，正是商琪儿！

赵南珩话声出口，白发婆子诧异的道：“琪姑娘，你认识他？”

琪儿回头道：“七婆婆，他就是南哥哥咯，我不是跟你说过……”

一手拉着赵南珩的手，仰脸笑道：“南哥哥，你是找我来的？我早就知道你会来，哦，南哥哥，你怎会知道我住在这里呢？”

赵南珩瞧她咕咕格格的说不停，好像遇到自己，就显得异样兴奋，心头极是感动。

尤其她当了白发婆子，拉着自己的手不放，俊脸不由一红，哪知转头望去，白发婆子早已离开。

山门外，只剩了琪儿和自己两人，这就低声问道：“琪儿，你怎么会在这里的？”

琪儿红馥馥的脸上，漾起两个酒窝，甜笑道：“我以前不是告诉过你？我姑姑就住在这里，是爹把我送来的咯，他说我到处乱跑，没人管束，才把我送到这里来的！要姑姑管教我，其实姑姑才不像爹那么管的严……哦……南哥哥，你还没告诉我，你是怎么找来的呢？”

赵南珩经她一说，陡然想起琪儿从前果然说过，她姑姑就是二代中飞龙的妻子，住在北雁荡，自己怎么忘了？原来赵老前辈要自己持他信物，赶来金牛岭，就是拜见他夫人来的。

这就是了，试想中飞龙的家传至宝“飞龙玉坠”，半方在赵老前辈身上，另外半方会落在外人手里？原来他们夫妻两人，各自保管着半块。

琪儿看他半晌没有说话，睁大眼睛，问道：“南哥哥，你怎么不说话呢？”

赵南珩道：“我是找这里庵主来的，给你一说，才知道庵主就是你姑姑。”

琪儿一下摔开拉着他的手，眼圈一红，负气道：“好啊！原来你不是来找我的，我正在奇怪呢，你怎会知道我住在这里的！”

赵南珩忙道：“琪儿，你听我说，我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有要事求见庵主，你给我通报一声，好吗？”琪儿披披嘴，嗤的笑道：“你也会求我？姑姑这时还在静室里念经呢！”

赵南珩道：“不知还要多少时间？”

琪儿挑着眉毛，笑道：“那还早着哩，我先问你，你说从很远地方赶来的，究竟是什么地方？”

赵南珩道：“终南山。”

琪儿偏头问道：“终南山在哪里？”

赵南珩道：“离这里差不多有三千多里。”

琪儿道：“有这么远？你一共走了几天？”

赵南珩道：“我赶了十三天，今天才到。”

琪儿吃惊道：“这么说来，你真有重要的事儿求见姑姑了。”

赵南珩点点头，还没开口。

琪儿招手道：“快来，我领你见姑姑去。”

赵南珩道：“你不是说庵主在静室里念经吗？”琪儿抿嘴笑道：“不要紧，我带你到静室去。”说着转身朝里走去。

两人穿过佛殿，后面是一个小院落，一排三间平房，寂无人声，只有阶前挂着的木架上，一只绿鹦哥在啁啾作鸣。院落中放着许多不知名的盆栽花卉，嫣红姹紫，散发出袭人清香！

琪儿领着赵南珩走上石阶，就仰脸叫道：“姑姑，我可以进来吗？”

右厢传出个妇人声音，柔声说道：“琪儿，你又来顽皮了，姑姑经还没念完，你闲着，就替我喂鹦哥吧！”琪儿回头朝赵南珩吐了吐舌尖，又道：“不，姑姑，有人要见你老人家呢！”

她边说边向赵南珩打了个手势，翩然朝右厢房进去。这间静室，也可以说是佛堂，中间挂着观世音菩萨画像，桌上供一盏油灯和一个古铜小香炉，青烟袅袅，散着檀香气味。

佛桌左首，一把垫了锦墩的椅子上，端坐一个中年妇人，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经卷，正在用竹签挑着默默低诵。此时看到琪儿领着一个人进来，不期抬头望了两人一眼，问道：“琪儿，你身后之人是谁？”

琪儿急忙说道：“姑姑，我前几天才和你老人家说过，他就是南哥哥，峨嵋门下……”

中年妇人突然身躯一震，放下经签，目光盯在赵南珩脸上，颤声道：“赵南珩……你是南珩……孩子，你……，过来赵南珩但觉中年妇人目光满含着慈爱，她的呼声，多么亲切有力，自己不知不觉的朝她走去。

这一瞬间，中年妇人突然站起身子，双臂一张，抱住赵南珩，双目泪水已经夺眶而出。

琪儿瞧得大惊失色，急急叫道：“姑姑，你……”中年妇人用力抱着赵南珩，垂泪道：“我的儿啊！你今年二十岁了？你是大觉和尚叫你找娘来的？”

赵南珩虽觉事出兀突，但心头已经明白，尤其母子天性，忍不住泪流满面，跪到地上，哭道：“娘，你是孩儿的娘？孩儿竟然一点也不知道。”

琪儿楞楞的站在一边，小姑娘也明白过来了，喜上眉梢笑道：“姑姑，原来南哥哥就是表哥，这就好了？”中年妇人放开赵南珩，拭着眼泪，问道：“孩子，你是怎么找来的？大觉和尚没告诉你？”

赵南珩摇摇头，道：“孩儿是从终南山来的。”中年妇人气道：“是你爹叫你来的？他也没告诉你？”话声中，泪水又流了下来！

赵南珩此刻已经知道自己身世，第二代中飞龙就是自己父亲，正欲取出盘龙剑来！

蓦听庭前有人朗笑一声道：“青娘，我是跟着南儿来的。”门帘掀处，白衣儒生人随声入，他正是二代中飞龙赵启潜！

赵南珩早已迎着奔去，一下跪到白衣儒生跟前，仰脸流泪道：“爹爹……”

赵启潜朗若晨星的双目，也隐见泪光，抚着赵南珩肩膀，微笑道：“孩子，你快起来，为父当时没告诉你的原因，是怕你知道身世之后，不能专心练剑……”

中年妇人，颤声问道：“你来作甚？”

赵启潜陪笑道：“青娘，这是误会，唉！孩子已经这么大了，你还跟我呕什么气？”

中年妇人冷笑道：“误会，谁误会了？我才犯不着呕你的气。”

赵南珩听出两老口气，敢情其中真还有误会之处。他想到爹娘如果没有误会，怎会一个住在终南，一个住在雁荡，中间隔了几千里？自己怎会从小离开爹娘，由老师傅带到伏虎寺去抚养？他心头一阵狂跳，含泪道：“娘，你们两位老人家，究竟为了什么？”

中年妇人脸上一阵苍白，吁了口气道：“叫你爹说吧！”赵南珩目光又朝爹脸上望去。

琪儿搬过一把椅子道：“姑爹，你请坐。”

赵启潜打量她一眼，含笑点头道：“你是绶弟的女儿？很像你母亲！”

他才坐下身子，门外闪进一个白发婆子，手上托着茶盅，瘪嘴一咧，巴结的笑道：“真是姑老爷，我听到笑声，就知道姑老爷来了。啊！这就是南官？长得这么大了，难怪……唉！难怪我老婆子方才瞧的有点很熟，嘻嘻！真和姑老爷长的一模一样！”

琪儿抢着道：“七婆婆，你说完了没有？姑爹有话说呢？”白发婆子瞧了她一眼，道：“你呀！就是这般急性子像你爹，要是像你娘，就柔顺了！”

说着佝偻的身子，颤巍巍朝外走去。

赵启潜端起茶盅，喝了一口，徐徐说道：“这该从六十年前说起，那时峨嵋掌门开谛大师，败在罗髻三剑之下，不久，武当掌门天宁子又败在南公靖第五招‘天星剑法’之下。西妖、南魔在当时是武林中两大集团，声势极盛，而且有雄霸天下的野心，开谛大师和天宁子这一败绩，顿使四大门派悚然震惊。

当时就由天宁子、开谛大师两人出面，邀请少林、华山两派，集会武当真武宫，花了三年时间，研创出一套专门克制西妖、南魔的剑法，那就是你已经学会的‘辟邪剑法’。他们剑法完成之后，就邀请你祖父前去，参观这套剑法，有无破绽？并请代为删定。你祖父在看了之后，就说这套剑法，已极为完美；只是身法不足为辅，于是就由你祖父根据剑法，代为设计了一套身法，那就是九式回龙身法。”

赵南珩用心谛听，但心头暗想：这是绿玉金莲千手如来的由来！自己早已耳熟能详，不知道和爹娘有什么关连？

## 第七十七章 换日偷天仗老巫

赵启潜又道：“四大门派雕琢佛像之事，原极机密，除了你祖父，连门下弟子，都不令知道，哪知不久，四派掌门相继仙逝，那尊千手如来也失去了下落。

直到三十年前，江湖上出现了一位精擅四大门派武功的人，他声言四大门派的武功，都是从他上代师门剽窃去的，因此他找上四大门派寻衅，要他们自动退出江湖……”琪儿道：“这人是谁呢？”

赵启潜道：“这人身穿一袭黄衫，自称黄衫客石令公，那时他已经到过峨嵋、武当两派，大觉大师和一尘子因看出此人手上使的不但正是他们两派的武学，而且比原来更为精奥。因此四派掌门又在少林集会，同时派专人急足赶来，请我务必前往，我赶到少林的第三天，黄衫客也正好到达少林寺。他当着为父和四大门派掌门面前，表现“达摩杖”、“光明拳”，果然精练纯熟，功力极深，事后据百愚上人坦诚相告，他自问本门武功，还不如黄衫客甚远，后来被为父露了一手剑气功夫，才把他惊走。”

823

琪

琪儿道：“姑爹，剑气功夫一定很厉害的了？”中年妇人笑道：“你姑爹那时最多也不过三成火候罢了。”赵启潜微微一笑，续道：“那年秋天，我和你娘结了婚，婚后，日子过得很愉快，就是你娘脾气有点偏激……”中年妇人脸上一红，冷哼道：“你自傲自大的脾气，也不见得好。”

赵启潜没有分辩，续道：“第二年清明，你娘归宁去了，突然，四大门派掌门人，连袂来访，据说江湖上盛传着千手如来，落在鼠狼湖山商家手里……”

中年妇人气道：“你不是说我爹盗走的吗？”赵启潜皱皱眉，苦笑：“青娘，你不能这么说，我几时说过，千手如来是岳父盗去的？”

接着续道：“我到鼠狼湖山，接你娘去，……”中年妇人撇嘴道：“你是替四大门派调查千手如来下落去的。”

赵启潜道：“我到达鼠狼湖山，就被缓弟邀进书房，我每次到鼠狼湖山去，他都要和我纵谈天下武功，尤其他对四大门派，成见极深……”

琪儿插口道：“是啊！我爹最瞧不起四大门派了！说他们只是徒有虚名。”

赵启潜微微一笑，接道：“事也凑巧，他不知从哪里听到四大门派有一种‘联合剑阵’，威力极强，他对各种阵法，研究颇有心得，曾说天下阵法，不论如何绵密，因参加的人数一多，功力不等，进退变化之间，难免不有破绽。同时他无意之中，说出就是四大门派前代掌门，花了三年时间研创的千手如来，除了飞龙身法，均不足观。

这话也许因他平日瞧不起四大门派，才有此推测之言，但听到为父耳中，却觉得江湖传言果非空穴来风，试想他如果没看到过千手如来上的武功，怎会有此一说？因此也怀疑千手如来，真的落到鼠狼湖山。”

中年妇人笑道：“这句倒是真话。”

赵启潜叹了口气道：“那是我的过错，但缓弟也有不对之处。”他略微一顿，又道：“当时因我心中起了怀疑，忍不住试探问道：‘你见过千手如来？’

缓弟是个极顶聪明之人，闻言脸色一变，冷笑道：‘你是替那些和尚、

道士，查探千手如来来的？’我那时年轻气盛，也忍不住勃然变色，起身大笑道：‘你我至戚，原可无话不谈，绶弟何以这般盛气相向？’我此话无意之中，指责他心中有鬼。他自然听得出我言中之意，大声道：“若非两家先人作主，商家也不会高攀你这飞龙后人！”

我们两人语言上，越说越僵，我一怒之下，连你娘的面也不见，就拂袖而去……”

赵南珩暗想：“原来爹和商绶反目，难怪那天商绶听说自己姓赵，就没头没脑的说出‘姓赵的都不是好人’这句话来！”中年妇人接口道：“那时，我听你爹郎舅在书房里起了争执，等我赶出去，你爹已经负气走了，我听绶弟说出经过，心中自然也暗恨你爹不该听信外人之言，我父亲是何等样人，会去盗取四大门派的东西？”

但想到我们总是夫妻，娘不得不赶快回去，哪知你爹虽没在我面前说明千手如来是你外公取走的，但语气之间，却偏袒着四大门派，娘一怒之下，就说：‘千手如来一日不出，我们就一日不见’

赵南珩听到这里泪流满面低低唤了一声：“娘！”中年妇人用手轻轻抚摸他的头发，继续说道：“那时娘肚子里已经有了你，我不愿回鼠狼湖山去，就在这里住了下来，你爹几次到这里来找我，要向我解释，我因在气头上，都拒不见面，后来生下了你，我要七婆抱着你送给你爹去养。”赵南珩忍不住抱着中年妇人哭到：“娘啊！你这是何苦？”赵启潜摇摇头道：“你娘就是这个脾气，我几次都没见到你娘，知道除非查出千手如来下落，否则你娘决不肯再和我相见。当时我就想到千手如来上的武功，既是针对西妖南魔而创，极可能被罗髻夫人或南公靖派人盗走了，但那时南公靖早已故世，罗髻夫人也传了一代。年代久远，查起来自然更是费事，我在罗髻山，九疑山，暗中查访了几个月，始终找不到半点眉目。

但就在我出门之时，你娘要七婆把你送来，自然没有遇上，差幸神丐游前辈知道此事，他是你祖父和外祖父的至友，而且我和你娘的婚事，还是他说合的，因此有他出面，把你托交大觉大师抚养，当时曾说：‘二十年后，保证你们父子夫妇团圆。’

赵南珩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难怪游老前辈一再派人指点，原来还有这段经过。

赵启潜说到这里，一面含笑道：“南儿，你也把峨嵋下山后的情形，说给你娘听听！”

赵南珩这就把自己经过，简扼说了一遍。

中年妇人叹道：“儿啊！真是难为你了，你爹找了几十年没有下落的千手如来，却被你得到了！”

他们父子夫妻重逢，二十年误会，尽皆冰释，当真有一如隔世之感！正说之间，那白发婆子已端来素斋，请大家进餐。一天易过，晚上白发婆子在后园另外收拾了一间静室，作为赵启潜下榻之处，赵南珩则被安置在左厢，他母亲房间对面。

中年妇人不住的问长问短，直至初更时分，赵南珩才回房安歇。

这多年来，他一直不知身世，没有家，也没有父母，住在伏虎寺，倒也并不觉得，自从峨嵋封山之后，他流浪江湖，就感觉到自己像孤儿一般。

如今，身世大白，想起老师傅不肯把自己收列峨嵋门墙，是有道理的，因为自己是“中飞龙”的孩子，要继承赵家一脉！他左思右想，兴奋的睡

不着觉。

二更，快三更了！

他神思恍惚之际，忽然听到远处有人似乎喊着自己名字：“赵……南……珩……”

声音低沉得像一缕游丝，在空中飘荡，但听到耳中，心头仿佛一紧！有人在叫喊自己？凝神细听，却又寂然不闻。等了半天，不再听到什么，方疑自己听错，正待转身！“赵……南……珩……”

这会，赵南珩只觉全身毛发直竖，忍不住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寒颤，那声音好像有人在旷野中叫魂一样，使人心头起了一阵惶惶不可自己的感觉。

翻身坐起，愕愕的等待着第三声！

“赵……南……珩……你来啊……”

赵南珩再也忍不住，迅速下床，开出房门，越过围墙，一路寻了下去！越润，翻山，间歇的喊声，渐渐接近了！

他心头也越来越感到迷茫，眼睛也渐感昏倦！黝黑的树林底下，坐着一个长发披散，形如幽灵的黑衣老妪，她一手支地，一手向空中乱抓，散发着艺语般的声音：“赵……南……珩……你来啊……”

那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声音，它有着催眠般魔力，赵南珩身不由己的缓缓走近！

黑衣老妪绿阴阴的眼神，停在赵南珩面上，左手同时在他面前抓了几下，柔声道：“好孩子，娘终于找到你了，快坐下来，我的好孩子……”

赵南珩要待坐下去，突然，他从心底起了一阵反抗。“不是的，她不是我的娘！”

黑衣老妪瞧他目光，似乎已知他心中在说什么，鸠形脸上，飞起一丝焦急，左手连抓，口中慢声说道：“好孩子，是的，我是你的亲娘，好孩子，天底下只有娘是你亲人了，还不坐下来，让娘疼疼你……”

“是的，她是自己的亲娘……”

赵南珩没有作声，但他心中开始相信了，身子缓缓朝地上坐下。

黑衣老妪伸手摸着他的头顶，叹了口气道：“孩子，你以后该姓巫了，记着，你叫巫天赐，你从小就叫巫天赐。”赵南珩点点头。

黑衣老妪笑了，那张鸠脸，笑得阴沉险恶，但赵南珩已并不感到她阴沉。

她从怀中取出一只黑色小袋，取出几个小瓶，一面轻声说道：“这才是好孩子，你瞧，你被人易了容，去假冒赵南珩，如今你已恢复了本来姓名，娘该替你恢复本来面目。”赵南珩依稀觉得自己脸上，果然涂着一层易容剂，那好像是一个老乞丐给自己涂的，但他想不起这老乞丐是谁了。他相信黑衣老妪的话是真的，于是急于恢复本来面目，任她摆布。

黑衣老妪在他脸上抹来抹去，经过盞茶时光，她柔声笑道：“好孩子，现在可以睡了，明天娘带你回家去。”手起指落，点了赵南珩睡穴，然后从另一个小瓶中，倾出一粒药丸，迅速纳入他口中。把布囊收入怀中，站起身来长长吐了口气，两手轻拍，回头道：“好了”。

林中闪出一个黄衫老人，老人身后跟着一个眉剑星目长得和赵南珩一模一样的劲装青年，他好像是惧怕黄衫老人，跟在他身后，小心翼翼，十分恭谨。

黄衫老人目光朝地上躺着的赵南珩瞧去，但见英俊的脸上，已经变成满面疙瘩，吊眼塌鼻的汉子，不禁赫然笑道：“巫婆子，你这一手果然高明！”

黑衣老姬得意的道：“令公过奖，此刻就是这小子的父母赶来了，也休想认得出来了！”

黄衫老人点点头，回头朝劲装青年道：“你过去搜搜他身上。”

劲装青年答应一声，过去从赵南珩身上取出一盒易容药丸，和卷成一团的盘龙剑，一起呈上。

黄衫老人瞧了一眼，冷嘿道：“这是中飞龙的盘龙剑，这盒中不知是什么东西？”

黑衣老姬看了一眼，接口道：“这是乾坤一丐游老化子的易容丹，他这种易容药丸，和老婆子师门不同，使用起来，甚是简便。”

黄衫老人横眼朝劲装青年吩咐道：“你都收起来。”劲装青年应了声是，把盘龙剑和小木盒一起收入怀中。黄衫老人突然喝道：“且慢，你还得和他对换衣衫。”劲装青年依言脱下自己衣服，和赵南珩对换了。这么一来，他果然完全变成了赵南珩，赵南珩却另变了一个人。

黄衫老人点点头，朝黑衣老姬挥手道：“巫婆子，你可以先走了。”

黑衣老姬挟起赵南珩，如飞朝山下奔去。

黄衫老人凌厉阴森的目光，缓缓注到劲装青年身上，阴恻恻说道：“小子，这就是你立功的机会了，只要另外半方飞龙玉坠取到之日，老夫自会替你解去所点死穴。就是我侄女那档事，也由老夫一力承担，并且自有你的好处，生死两途，你自己选择吧！”

劲装青年只觉背脊阵阵发麻，哪敢和他目光接触，连忙低头道：“老前辈吩咐之事，晚辈自当遵办，只是……”黄衫老人面色一缓，温和的道：“你可有什么困难吗？”劲装青年抬头道：“晚辈只怕一时无法脱身。”黄衫老人微嘿一声，道：“这个容易，你附耳过来。”劲装青年附耳过去，黄衫老人低低说了几句。劲装青年脸有喜色，频频点头。

黄衫老人又道：“好了，你这就去吧，老夫自会在前途相候。”

劲装青年应了声：“是”，转身就朝正觉庵驰去。刚一奔近庵前，正待掠墙而入，只听耳边响起一个妇人声音，问道：“孩子，你不睡觉，到哪里去了？”

## 第七十八章 得来全不费功夫

假赵南珩眼珠一转，不见人影，心知这发话的准是庵主无疑，此刻可能尚在房中，这就躬身道：“孩儿睡不着，到庵前走走，母亲还没睡吗？”

妇人声音道：“娘也睡不着，孩子，时间不早了，你快睡吧！”

假赵南珩口中应是，翻进围墙，照着黄衫老人指示，迳自回入左厢，解衣上床。

他虽然为人机警，但是这一趟却是被迫来的，怎么也睡不着觉，天色黎明，正在朦胧之间，只觉有人摇着自己身子，喊到：“南哥哥，快起来！”

睁眼一瞧，只见床前站着一个绿衣少女，正在用手推着自己！

糟糕，黄衫老人明明说这庵中，只有一个庵主和一个叫七婆婆的老妪，这少女不知是谁？

她叫自己“南哥哥”，自然不会是侍婢，他揉揉眼睛，翻身坐起。

琪儿不耐的道：“南哥哥，姑爹一清早就到山顶上去了，姑姑还在念经，我等着你吃早餐，你还不快起来？”他口中的姑姑，当然是庵主二代中飞龙的夫人商氏。她姑爹到山顶上去了？

什么？二代中飞龙赵启潜也在这里？

他几乎惊出一身冷汗，那么她是二代东怪商绶的女儿，和自己该是表兄妹？这小妞看去一脸稚气，长得真美！琪儿瞧他一言不发，只是盯着自己直瞧，不由脸上一红，噘起小嘴，道：“南哥哥！你怎么了？这双眼睛贼秃秃的，好像变了个样子！”

假赵南珩听了暗吃一惊，心想：“这小妮子好厉害的眼睛！”一面连忙掩饰着笑道：“表妹，我一晚都没睡觉。”他哪里知道琪儿心目中，除了她爹，就只有一个南哥哥，假赵南珩纵然经过巫婆子的易容，化装的天衣无缝，但一个人的眼神，却是无法改变的。

琪儿看惯了赵南珩的眼神，自然会感觉到南哥哥的眼神，今天有些和平时不同！

琪儿抿抿嘴笑道：“南哥哥，你怎么改了口啦！表妹，表妹的多难听？你依旧叫我琪儿好了。”

假赵南珩心神大定，低笑说：“照说，我该叫你表妹才对。”

琪儿扭头道：“我才不要呢！”说着一把拉着假赵南珩，往外就走，一面道：“快走，我们吃完早餐，就要练武了！”假赵南珩趁势抚摸着她手背，柔声道：“琪儿，你真美！”琪儿嚶了一声，任他握着纤手，两人并肩走去。吃过早餐，琪儿把他领入后园，边走边道：“南哥哥，这多天来，我都是一个人在这里练武，现在好了，你来了，我就有伴了，哦！南哥哥，姑爹不是把盘龙剑给了你吗，快给我瞧瞧。”

假赵南珩从怀中取出盘龙剑，递了过去。

琪儿接到手中，轻轻一弹，只听铮的一声，银光乍闪，宝剑业已挣的笔直，不由喜道：“这剑真好……啊！姑姑来了！”假赵南珩急忙瞧去，只见一个中年妇人缓缓朝园中走来，心知来的就是商氏夫人，连忙迎着叫道：“娘！”商氏夫人慈爱的目光，瞧着一对小儿女，脸上不期浮起笑意，问道：“孩子，你昨晚没有睡好吧？”

假赵南珩恭敬回道：“孩儿还好。”

商氏夫人点点头道：“你爹不是传了你一招剑法吗？你练熟了没

有？”

假赵南珩心头“咚”的一跳，脸上一红，嚅嚅应道：“是……是……”

商氏夫人又道：“二十年前，你爹埋首研究，想把飞龙剑诀，删繁就简，去芜存精，重行锤炼，这二十年，自然已有成就，他传你一招剑法，自然是飞龙剑诀浓缩精华……。”假赵南珩听的心头直是打鼓，这会马上就要露出马脚来了！

商氏夫人微微一笑，续道：“这多年来，娘也想了三招剑法，这是娘静参的心得，也许比不上你爹的一招，但也可以相辅相成，娘也一并传你。晤，孩子，你先把爹的一招，练给我瞧瞧！”

糟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了！

假赵南珩还没开口。

琪儿小嘴一噘，嚷道：“姑姑，你好偏心，你传南哥哥剑法，就不传给我？”

商氏夫人瞧着她，笑了笑，道：“姑姑这三招剑法，虽然出自飞龙剑诀，但也算是姑姑独创的剑式，传你自无不可。”琪儿喜的笑了起来，拉着商氏夫人的手，道：“姑姑你真好！”

假赵南珩人本机智，经琪儿这一打岔，他急中生智，一面红着脸，嚅嚅的道：“娘，爹传给我的剑法，孩儿虽然学会，还没十分纯熟，娘先传孩儿三招剑法，孩儿慢慢再练好了。”琪儿巴不得姑姑先传剑法，在旁帮着说到：“是啊，姑姑你先传我们剑法咯！”

商氏夫人蔼然笑道：“年轻人，就是贪多，也好，姑姑传了你们剑法，你们就可以一起练剑了。”

说着，从琪儿手上接过盘龙剑，把三招剑法，传给两人。假赵南珩喜出望外，这千载机会，哪肯错过，聚精会神，用心谛听，他人本聪明，等商氏夫人讲解完毕，他已经领悟了一半。

商氏夫人面前，一个是亲儿子，一个是亲侄女，自然不厌其详，反覆解释，不惮其烦。

不到半个时辰，两人虽没熟练，却也把招式变化都记住了。

商氏夫人自然满心欢喜，看看不再有什么错误，便道：“你们自己练吧，琪儿，不懂的地方，问你南哥哥好了。”琪儿满怀高兴，咬着下唇，点了点头。

假赵南珩抬头问道：“娘，这三招剑法，是不是你老人家浓缩的‘飞龙剑诀’？”

商氏夫人笑道：“娘是从‘青木剑法’和‘飞龙剑诀’合参而成。”

琪儿道：“是啊！难怪有许多地方，我就觉得眼熟呢！只是不容易练就是了！”

假赵南珩又道：“飞龙玉坠已被歹人骗去了半方，剑诀岂不是泄露了一半？”

商氏夫人微笑道：“傻孩子，哪有这么容易，‘飞龙剑诀’博奥精深，就是两方玉坠全给了他，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领悟得出来？”

假赵南珩趁机道：“娘，你收藏着的半方玉坠呢？让孩儿见识见识好吗？要是在江湖上遇上歹徒的时候，也可以认出另外半方玉坠了。”

琪儿是个好奇的姑娘，闻言立即帮腔到：“是啊！姑姑，我也没有瞧过飞龙玉坠，你给我们瞧瞧咯。”商氏夫人蔼然笑道：“孩子，你已经长

大了！飞龙玉坠该由你保管了。”她边说边从身边取出一块用丝条穿着的玉坠，递到假赵南珩手上。

假赵南珩心头狂跳，他想不到会有如此顺利，双手接过，和琪儿把玩了一会，依然双手递还，仰头道：“娘，还是你老人家收藏的好。”

商氏夫人满脸慈爱的说道：“傻孩子，这是赵家传家之宝，娘保管了这许多年，现在该你保管了，失落的半方也该由你去追回来，娘和你爹，今后不再涉足江湖了。”琪儿喜孜孜的道：“南哥哥，你现在就是第三代中飞龙了呢！飞龙玉坠就是代表中飞龙的，来，我替你佩在身上。”她伸手取过玉坠，当真替假赵南珩佩到身上。商氏夫人瞧两人亲密情形，心中暗暗欢喜，一面说道：“好了，你们继续练剑吧！”说着，便自回进屋去。假赵南珩巴不得她有此一说，好和琪儿两人留在园中练剑，因为他作贼心虚，怕和中飞龙夫妇接触。这一天，他倒是专心一致的练习剑法，赵启潜夫妇自然不疑有他。

第二天中午，假赵南珩因此行目的已达，急于脱身，吃完午餐，就走到赵启潜夫妇两人面前，拜倒地上，说道：“爹、娘在上，孩儿想今日动身，前往罗髻山去。”商氏夫人深感意外，问道：“孩子，你要到罗髻山去？”假赵南珩俯首道：“孩儿从小由老师傅抚养长大，师恩浩荡，无以为报，自从师祖败在罗髻夫人剑下，遂有六十年中，封山二十年之约。孩儿立誓要为峨嵋洗刷封山之耻，数月之前，曾到罗髻山去，才知只要能够破解她们剑壁上的‘罗髻三剑’，就可解除此约。孩儿从南魔那里学来的‘辟邪剑法’早已练熟，如今连同爹娘传授的剑法，自问足可破解‘罗髻三剑’。因此孩儿想早些赶到罗髻山去，了却一桩心愿，就好侍奉双亲了。”

商氏夫人道：“罗髻夫人武功自成一派，岂是等闲，你这点本领，哪里是她的对手？峨嵋派封山二十年，如今还只有一年时光，要去，也不忙在一时，你跟你爹再练些时候，再去也并不迟呀！”

假赵南珩道：“孩儿此去，并不是和罗髻夫人舍命相拚，只要能够破解她‘罗髻三剑’就行，如论武功，孩儿自然和他差得太远，但破解她三招剑法，孩儿自问尚可胜任。”赵启潜微微一笑，回头道：“青娘，孩子大了，让他去经历些风险，也是好事，何况他深受峨嵋大恩，也应该替峨嵋派效劳。”

商氏夫人气道：“你倒说的容易，罗髻夫人岂是好惹的？你去，也许可以胜得过她，孩子总究只有这点年纪。”赵启潜笑道：“这孩子在这没到这里来以前，不是已经去过罗髻山了吗？而且也经历了不少事故，都能化险为夷，足证这孩子福泽绵厚，一生不会有什么风险。何况他已学会了‘龙飞九渊’身法，纵使不敌，也足可自保，他既有为师门一洗耻辱之志，勉强留在这里，不如让他去完成志愿的好。”假赵南珩趁机道：“娘！你只管放心，孩儿办完此事，就可回来侍奉你老人家了。”

商氏夫人想了想道：“也好，你爹也这么说，你就去吧！只是要早些回来，免娘记挂。”

假赵南珩忙道：“孩儿记住了。”

琪儿听说南哥哥要走，心中暗暗高兴，急忙插口道：“姑姑，你老人家要是不放心，我和南哥哥一起去好了。”假赵南珩听了大吃一惊，他原是好色之徒，倒并不是怕一个涉世未深的姑娘，不易对付。而是自己受人要胁，对方喜怒莫测，自己连性命都操在他手上，琪儿是东怪的独生女儿，

自然不敢胡来。这就为难的道：“琪儿，你最好留在这里，娘也有个伴儿。”

琪儿脸孔一板，哼道：“你不要我去就算了，别推三推四的。”

商氏夫人蔼然笑道：“琪儿，你南哥哥说的不错，他就会回来的。”

琪儿噘起小嘴，只是不乐。

商氏夫人自然叮咛了许多话，假赵南珩只是唯唯应是，不敢说话，别过父母，就匆匆离庵而去。

君子可欺以其方，赵启潜夫妇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儿子已经是别人顶替的西贝货。

但假赵南珩走后的第二天，琪儿也偷偷的走了，这下可使商氏夫妇着了急，于是飞龙夫妇也只好离开雁荡。××

××九江府的彭泽，依山筑城，原是一个偏僻小县。

因晋代陶渊明在这里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令，那时正好郡里派了一位督邮来县视察，书吏告诉他应该束带相迎，不料这位自命清高，骨头奇硬的陶先生，愤然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当即解印绶离职而去，做了一篇传诵千古的“归去来辞”，遂使这座偏僻小城，地因人传，名闻全国。

这是己未午初时光。

彭泽城中一条仅有的狭窄大街上，开设着一家双开间门面，陈设简陋的酒馆。

此刻快近晌午，正是旅客们打尖的时候，店堂中已经有四五成座头，食客大都只是些肩贩土著。

其中一付座头上，坐着两个四十上下，浓眉巨目，一身劲装的中年汉子，翘着二郎腿，大碗喝酒，作风粗豪！身边空位上还搁着两个长形青布包袱，敢情是两人的随身兵刃。

门口连续有食客进来，两个伙计已经忙着招呼不过来了。“伙计，给老婆子来两碗大卤面，咱们吃了还得赶路呢！”这说话的是个鸠脸瘪嘴黑衣老姬，白发蓬松，包着黑布包头，说话时，牵动满脸皱纹，显得有点阴沉。她身边是一个吊眼塌鼻的青年，脸上长着许多疙瘩，神情落漠，一副天生的白痴模样！

两个劲装汉子回头望望黑衣老姬，又相互看了一眼，两人脸上登时泛起一丝狠毒冷笑。

面朝外坐的一个放下酒碗，呼的站起身子，大踏步朝黑衣老姬桌边走去，另外一个汉子敢情怕他同伴有失，也同时放下酒碗，站将起来。

他两人这一举动，甚是突然，立即引起全堂食客的注意。那劲装汉子走近黑衣老姬面前，左脚踏在板凳上，大声发话道：

“巫婆子，你还认得咱们兄弟俩吧？”

黑衣老姬怔的一怔，颤巍巍放下茶盅，抬头望望劲装汉子，迟疑一下，忽然满脸堆笑，道：“大爷想必是找错了人，老婆子带着我们小的，是到县城里探亲来的，老婆子从没见过大爷……”

那劲装汉子喉间发出“赫”的一声大笑，道：“湘西巫婆子，算得是拍花党的老祖宗了，没想到竟会这般窝囊，嘿嘿，任你巫婆子烧成焦炭，也逃不过咱们兄弟眼睛。你们干这一行的，要在祖师爷面前烧去一节小指，立下重誓，不信，你把左手伸出来让大家瞧瞧，是不是烧去一节小指？”

黑衣老嫗瘪嘴鼓动，朝四周食客瞧了一下，不悦的道：“这位大爷说得好不奇怪，老婆子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烧去一节小指，诸位大爷，替我老婆子作个见证……”她一边说话，左手撩起衣袖，颤巍巍的伸出手掌！只见她干瘪得有如鸟爪般的手掌，色呈灰白，小指上竟然套着一只银色指套！

另一个劲装汉子睹状大惊，急忙喝道：“老大，当心老虔婆的五阴手！”

说是迟，那时快！别看黑衣老嫗颤巍巍的模样，手掌伸出，突然动作如电，朝面前劲装汉子当胸送去，口中阴笑道：“你瞧瞧清楚！”

那劲装汉子武功也自不弱，闻声知变，撤步挫腰，一个大挪移，向旁闪退数尺。浓眉一扬，怒目笑道：“老虔婆，你这点伎俩，贺老大还不放在眼里！”

## 第七十九章 全非面目曾相识

黑衣老妪脸上变得异常狰狞，白发飘动，三角眼凶睛闪烁，桀桀怪笑道：“五阴手下，难有逃命的人，贺老大你躲的再快，也莫想捱过七日。”

另一个汉子已在此时迅速从青布包袱中取出两柄厚背披风刀，扬手把一柄丢了过来，口中喝道：“老大接着！”叫贺老大的汉子伸手接住刀柄，狂笑道：“贺德彪就是中了你五阴手，也要七日之后才发，你老虔婆只怕捱不过此刻！”那另一汉子掠到门口，拱拱手道：“诸位老乡，咱们陇右双刀贺氏兄弟，为替故友报仇，找了这老巫婆五年，不料今日会在这里碰上，诸位老乡请借光一步，免得动手误伤。”食客们眼看两人亮出凶器，早已吓的两腿发软，不用他交待，已经纷纷夺门而出。只有靠里首壁角一张座头上一个灰衣瘦小老人，因距离已远，还坐在那里没走。

黑衣老妪身边的吊眼塌鼻青年，当真是一个十足白痴，对眼前之事，恍如不见，依然楞楞的坐着，一言不发。巫婆子瞧了他一眼，口中低低的道：“乖孩子啊！人家陇右双刀找娘的霉气来了，你还不替娘出些力气，打发了他们？”她声音阴森，说来有如梦呓！

但那个吊眼塌鼻青年，却突然站起身来，张目道：“谁是陇右双刀？陇右双刀在哪里？”

他双目转动之间，精光陡射，哪里还像是个白痴？巫婆子瘪着嘴笑道：“这两人手里握着明晃晃泼风刀的不就是陇右双刀吗？”

吊眼塌鼻青年两道炯炯目光，一下落到陇右双刀身上，大声道：“你们要待怎的？”

陇右双刀贺老大瞧的心头一震，暗想：这会是谁？瞧他一身武功大非弱手，却中了巫婆子的迷心术！他想起自己拜弟就是被巫婆子迷失心神，为虎作伥，替她做下许多伤天害理之事，结果被白道中人追急了，巫婆子怕被人揭穿秘密，杀以灭口，如今这汉子只怕也是她拐来的！心中一转，立即大声说道：“咱们兄弟，只是找巫婆子算帐，她作恶多端，尊驾是谁？犯不着替她卖命。”

吊眼塌鼻青年似在倾听着贺老大说话，脸上神色，果然渐渐缓和下来。

巫婆子轻嗤道：“贺老大，你倒想离间起咱们母子来了，他会是谁？他是我老婆子的亲生儿子。”说到这里，一面回过头去，柔声道：“乖孩子，你不会告诉他，你是娘的亲生儿子。”

吊眼塌鼻青年果然说道：“我是娘的亲生儿子。”贺老大朝巫婆子冷笑一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吊眼塌鼻青年回头望望巫婆子，吃力的道：“我叫巫天赐。”

巫婆子笑着点头道：“你听见了吧？好！乖孩子，你替娘把他刀夺下来！”

贺老大厉吼一声：“巫婆子，此人明明被你迷了心窍，你这作恶多端的老巫婆！”

刀随声出，翻腕朝巫婆子右肩削去！

巫婆子向后一让，吊眼塌鼻青年陡然跨前一步，挥手一掌，向贺老大手上单刀拂去！

他随手一拂，立即有一股潜力应手而出，一下就逼住贺老大刀势，左

手一伸，正待去夺他手中兵刃！

贺老二斜里一刀，侧击而来，劈向吊眼塌鼻青年手腕。吊眼塌鼻青年说话迟钝，但出手应敌，却是十分俐落，左腕一沉，避开侧击一刀，同时飞起一脚，直踢贺老二执刀手腕！

贺老大眼看吊眼塌鼻青年，出手两招，看出他武功极高，店堂中地方狭窄，自己两人施展不开手脚，决难讨得便宜。心念方动，只听“砰”的一声，自己老二已被吊眼塌鼻青年一脚踢中刀柄，厚背披风刀，脱手飞出！

心头大骇，慌忙纵身跃起，一把抓住刀背，口中低喝一声：“老二速退，咱们到门外去！”

身发如箭，一下子掠出店门。

贺老二也并不怠慢，跟着贺老大身后，飞纵出去。贺老大身子朝前掠出，口中低喝一声：“接住了”披风刀却朝身后贺老二丢去。

贺老二身形还没落地，一抄手，就把飞来单刀接到手上。贺氏双刀果然名不虚传，光看他们身在浮掠之际，掷刀接刀的一手绝招，门外就有不少人喝起彩来？

两人落到地上，立即左右分开，横刀卓立，贺老大就大声喝道：“巫婆子，你还不出来领死！”

巫婆子低声道：“乖孩子，还不快追出去，人家在叫阵了呢？”

吊眼塌鼻青年虎吼一声，猛然往门外追去，朝两人扑到。陇右双刀贺氏兄弟原是精擅合搏之术，他们因店堂内施展不开，才退出店外，此时一见吊眼塌鼻青年纵身扑来，两人不再打话，一挺手中披风刀，立时全力向他攻去。他们武力本已不弱，此刻一经联手合搏，彼此之间，互相救应，更见佳妙！吊眼塌鼻青年空着双手，竟然被两人抢尽先机。一时间，但见刀光如雪，纵横交叉，幻起重重刀影，绵密得有如一片刀网，把吊眼塌鼻青年裹入其中。巫婆子站在酒馆门口，鸠脸上露出紧张之色！贺氏兄弟一轮急攻之后，吊眼塌鼻青年突然展开反击，只见他身形俯仰之间，双臂扬起，划出一片错落指影，劲风丝丝，透指而出！

贺氏兄弟没想到眼前这吊眼塌鼻青年武功之高，大出意料，劲急指风竟然形同有物，锐不可当，自己两人手上枉自执着利器，依然抵挡不住对方凌厉攻势。

吊眼塌鼻青年一连几招，扳回劣势，他丝毫不顾贺氏兄弟双刀凌厉，双臂连续扬起，指影漫天，绝招频出！陇右双刀贺氏兄弟武功虽高，但如何挡得住吊眼塌鼻青年这一阵指法的攻势。片刻功夫，就被拂上穴道，跌倒地上，吊眼塌鼻青年也自住手。

巫婆子却在此时一闪而出，俯下身去，在两人身上拍了一掌，阴笑道：“老婆子也不赶尽杀绝，你们去吧！”贺氏兄弟从地上一跃而起，拾起披风刀，满面羞愧，掉头就走。

巫婆子望着两人，嘴角间噙着阴森笑意，回头柔声道：“乖孩子，咱们也走吧！”

母子两人，也相继离去。

围着看热闹的人，也纷纷散了，只剩下一个瘦小的灰衣老人，还怔怔的站在当地，口中喃喃说道：“千佛指，这楞小子从哪里学来的千佛指呢？唉！好歹毒的手法，我既然遇上了，岂能不管？”

说到这里，忽然展开脚程，朝马当山方向追了下去。一会功夫，便追

上了陇右双刀，这就叫道：“两位老弟，请留步。”

陇右双刀正在疾奔之间，忽听身后有人叫喊，停步瞧去，认出正是刚才酒馆中独酌的灰衣老人，不由一怔！那灰衣老人在这一瞬之间，业已到了面前。贺老二一手紧握刀柄，迅即挪开几步，和老大斜斜相对而立。贺老大慌忙朝兄弟使了个眼色，一面抱拳道：“老丈一路跟了下来，不知有何见教！”

灰衣老人瞧了两人一眼，徐徐说道：“方才巫婆子替两位解开穴道之时，暗下毒手，拍了两位死穴，这是湘西排教一脉的五阴散手，拍中人身，七日必死。”

贺老二怒容满面，咬牙切齿的道：“老大，咱们回去和老虔婆拚了！”

贺老大脸上闪过一丝阴影，接着长叹一声，摇头道：“巫婆子同行的那个青年，心志虽失，武功极高，咱们兄弟和他差的太远，技不如人，赶去了也徒自招辱。”

贺老二道：“难道咱们就此罢了不成？”

贺老大道：“五阴手拍中人身，七日必死，咱们除了认命，又有何用？”说到这里，朝灰衣老人拱拱手道：“多蒙老丈赶来相告，在下兄弟感激不尽。”

灰衣老人双目炯炯，盯着贺氏兄弟，呵呵笑道：“五阴散手虽然歹毒，但如能十二个时辰施救，还不算太难，不然，老朽也不会跟踪贤昆仲上来了。”

贺老大喜道：“老丈救命之恩，在下兄弟必有以报，不知老丈名号，如何称呼？”

灰衣老人道：“老朽从不在江湖走动，说了两位也不会知道，目前时间无多，贤昆仲快请盘膝坐下，老朽好替你们施救。”

贺氏兄弟知道他不肯多说，不再好问，当下依言在路边林下盘膝坐好。

灰衣老人偏头问道：“两位想是知道巫婆子来历的了？”贺老大听的不由怔了一怔，暗想：“江湖上只要提到湘阴老巫娘，也可说是无人不知的人物，这样看来，他倒真是从没在江湖走动之人！”一面回道：“巫婆子人称老巫娘，在拍花党一行之中，辈份极高，尤精迷魂，易容之术。”灰衣老人沉吟道：“难道那楞小子真会是他？”他只是自言自语的说着，贺氏兄弟自然不好相问。灰衣老人也不再说话，双目微阖倏张，扬手一掌，击在贺老大背后“命门穴”上。

贺老大骤不及防，应手倒地，“哇”的一声，张口喷出一口黑血！

贺老二瞧得大惊，要待跃起，已是不及，只觉“命门穴”上同样被老人一掌拍中，喉头一甜，吐出一口黑血，心头登时清楚。

一时只当中了老人狡计，咬紧牙关，奋力跃起，眼看灰衣老人脸含微笑，站在一边，口中大喝一声，正待举刀劈去！只听贺老大低喝一声：“老二不可鲁莽！”灰衣老人含笑道：“两位瘀血已去，只须静养数日，即可无事。”

说完，转身朝来路奔去。

贺老二低头一瞧，果见地上有着两口黑血，心知不假。贺老大忙道：“老丈请留步。”

灰衣老人回头道：“老朽还有事去，再迟就来不及了！”他脚下极快，

话声传来，人已渐渐走远。

贺老大望着灰衣老人后影，半晌没有作声，忽然一拍巴掌，回头道：“老二，你觉得如何了？”

贺老二道：“小弟适才运气检查全身，内脉血脉流畅，只是精神稍感疲乏。”

贺老大点点头道：“这就是了，咱们这条命，算是白捡来的，大丈夫受人涓滴之惠，必当涌泉以报，走，咱们跟着他去。”

贺老二讶道：“咱们要到哪里去？”

贺老大道：“如果我推想不错，这位老丈可能和巫婆子身边那个青年有关。”

贺老二道：“人家武功高出咱们不知多少，咱们兄弟跟去了，又有何用？”

贺老大道：“这位老丈武功虽高，但他说的不假，很少在江湖走动，咱们暗中跟去，也许可以助他一臂之力。”贺老二点头道：“既然如此，咱们快走！”两人收起披风刀，匆匆朝来路赶去。

前面灰衣老人走的极快，两人用尽全力，这只能遥遥跟着，落后甚远，但他们只想暗中尾随，倒也不急。灰衣老人一路只是抄行小路，绕出流淅桥，还是丝毫没停，陇右双刀不禁暗暗纳罕，他到底要赶到什么地方去？难道他不是追巫婆子来的？

天色渐近黄昏，这一趟路程少说也赶了五六十里，灰衣老人忽然又从小路转入官道。

这是通往湖口的要道，但见他纵身掠起，倏地隐入路旁树林之中。

贺老大瞧得暗“哦”一声，心想：姜是老的辣，尽管灰衣老人很少在江湖走动，但心思却是十分缜密。敢情他算定巫婆子两人，必然会赶来湖口打尖，因此他抄小路赶在前面，在此等候。心念转动，也立即和贺老二打了个手式，一起闪入林中，缓缓朝前移去。

天色渐渐昏黑下来，来路上果然有两条人影，逐渐走近，那正是一身黑衣，形同鬼魅的巫婆子，和那个吊眼塌鼻青年。贺老二仇人相见，忍不住伸手朝刀柄上抓去。贺老大急忙低声道：“老二，别忙！”

说话之间，巫婆子业已走近灰衣老人隐身之处，蓦地疾风飒然，一条人影疾如闪电，从林间闪出。巫婆子方自一惊，但觉右腕一麻，已被人家刁住腕脉，一身劲力全失，急忙抬目瞧去。

看清来人正是彭泽酒馆中那个灰衣老人，此刻双目炯炯，注视自己，沉声道：“巫婆子，老朽只有几句话，问完便走，若敢违拗，莫怪老朽手下无情。”

吊眼塌鼻青年虽然眼看巫婆子被人擒往，但他因没有巫婆子发令，只是怔怔的瞧着，并不出手。

巫婆子冷冷的道：“老婆子行走江湖，自问并无开罪朋友之处，咱们素不相识，你要问我老婆子什么？”灰衣老人一指吊眼塌鼻青年，说道：“老实说，这人是谁？”

巫婆子暗暗吃了一惊，但她脸上神色不变，冷笑道：“朋友这话问得好不奇怪？他是我老婆子的亲生儿子，难道还有假的？”

灰衣老人大笑道：“巫婆子……嘿……”话声出口，陡觉得自己五个指头微感一丝寒意，不禁脸色一沉，嘿然笑道：“五阴气功，如何能伤得了

我？你想在老朽面前捣鬼，不嫌自讨苦吃吗？”

巫婆子正在潜运五阴气功，话声入耳，便觉对方五指，一瞬之间，有如烧红了的铁条，炙热如火。心头不禁大感凛骇，对方使的极似乾阳真气，正是自己五阴气功的克星，不禁白发飘动，色厉内荏道：“有话只管问吧！”

灰衣老人冷笑道：“他是你亲生儿子，你倒说说他方才使的是什么指法？”

巫婆子理直气壮的道：“那是老婆子师门武学，朋友……”灰衣老人仰天笑道：“千拂指居然成了你巫婆子的师门武功，岂不可笑？”

吊眼塌鼻青年一直呆若木鸡，站在边上，不声不响，此刻听到“千佛指”三字，脸上登时露出惘然之色，大声道：“千佛……指？千……佛……指这名字好熟啊……”

## 第八十章 一老堂堂不含糊

灰衣老人目中精芒闪动，回头道：“不错，你方才使的就是千佛指，你想想看，这套指法是从哪里学来的？”吊眼塌鼻青年似乎经过一阵思索，忽然目光徐徐落在巫婆子身上，木然道：“是娘教我的。”

巫婆子脸上闪过一丝喜色，冷冷的道：“如何？我儿子虽然头脑不大灵活，但老婆子教他的武功，他还都能记得，天下武功，异派同源，也许咱们这套指法，和千佛指有相近之处，以致引起朋友怀疑，现在你总该相信了吧？”灰衣老人五指一松，抬脸道：“老朽得罪了，你们去吧！”贺老大眼看灰衣老人轻易放过巫婆子，不禁暗暗摇头。贺老二赶忙凑到老大耳边，低声道：“老大，他放过了老虔婆，咱们出去和她拚了吧！”

贺老大还没答话，蓦听远处响起一声沉雷似的喝声：“且慢！”

声音不响，但甚是震耳！

贺氏兄弟听的一惊，暗想：此人好精纯的内功，不知是问等样人？

灰衣老人、巫婆子自然也深感意外，同时举目瞧去，只见十来丈外，正有一个人影，飘然行来！

此人一身宽大紫袍，腰悬长剑，生的鸱目鹰鼻，面目深沉，两道寒电似的眼光，相距虽远，已逼人射来！紫袍人目光落到灰衣老人身上，立即拱拱手，大笑道：“哈哈，翟兄久违，兄弟找了你许久，没想到会在这里巧遇！”贺老二不知来人是谁，用手肘暗暗撞了老大一下。贺老大因只觉来人气概非凡，决非寻常之人，他既和灰衣老人相识，自己也不知灰衣老人来历，正好从两人对话中，听听口气，因此连忙向乃弟摇首示意。

只听灰衣老人冷冷说道：“老朽没死在南老哥‘搜魂针’下，南老哥是否还想补上几针？”

贺老大听的头皮发炸，倒吸一口凉气，原来这紫袍人竟然是五奇世家中凶名久著的二代南魔南世侯！只不知灰衣老人是谁？

那巫婆子看出来苗头不对，趁两人说话之时，暗中扯了吊眼塌鼻青年一把，正想悄悄退走！

紫袍人目光如炬，突然喝道：“你还不给老夫站住！”他当真言出如山，另有一股摄人威仪，巫婆子经他一喝，果然吓得脚下踟躇，不敢稍动！

吊眼塌鼻青年呆呆的望了南魔一眼，但在他眼光之中，似乎对南魔十分厌恶！

南世侯喝声出口，连正眼也没瞧巫婆子一下，目光一抬，笑道：“翟兄可知兄弟找你，为了何事？”灰衣老人道：“这个老朽倒没有想到。”

南世侯嘿嘿笑道：“翟兄找上佟家庄，自是为了千手如来，这和兄弟寻找翟兄，理由相同。”

灰衣老人大笑道：“难道千手如来，落在老朽手上了？”南世侯淡淡笑道：“这倒不是，绿玉金莲千手如来，早在两月之前，已被兄弟当着四大门派掌门人砸成粉碎！”灰衣老人皱皱眉，道：“如此说来，你已学会了千手如来上的武功？”

南世侯得意笑道：“不错，翟兄当真料事如神！”灰衣老人道：“因此你务必找到老朽，杀以灭口，如此则天下会千手如来上武功的人，只你姓南的一个了？”南世侯纵声大笑道：“高见，高见，兄弟当日砸碎千手如来，也确是此意，但后来发现会‘辟邪剑法’、‘千佛指’的，不止兄

弟一个。”

灰衣老人张目道：“那是什么人？”

南世侯道：“此人是峨嵋门下赵南珩。”

灰衣老人还没开口，站在边上的吊眼塌鼻青年微微一震，茫然道：“赵南珩？赵南珩是谁？”

南世侯横目瞧了吊眼塌鼻青年一眼，又道：“兄弟找寻翟兄，就是有两件事要向翟兄请教。”

灰衣老人道：“请说。”

南世侯神情一正，道：“兄弟第一件想请教的，是翟兄可曾把千佛指传给了什么人？”

灰衣老人冷冷笑道：“这个怨老朽无可奉告。”南世侯点点头道：“好，咱们丢开第一件，第二件是翟兄三十年来，精研‘千佛指法’，定然已有极高的成就，兄弟颇想领教一、二。”

灰衣老人明知遇上南魔，决难善罢，闻言哈哈一笑，道：“南老哥好说，老朽微末之技，只怕难是你的敌手，但南老哥划下道来，老朽又不得不舍命奉陪。”

南世侯微微一笑，摇手道：“翟史不必误会，兄弟并无和翟兄为敌之意，咱们只以‘千佛指’为限，向翟兄讨教而已！”灰衣老人听得心中大疑，他不明白南魔要和自己较量“千佛指法”究竟用意何在？一面淡然道：“也好，南老哥请出手吧！”

南世侯突然目射精光，身形不动，向后跃退三步，说道：“翟兄注意了！”

左手一抬，连续点出三指。

躲在树后的陇右双刀贺氏兄弟，听了半天，只听出南魔和灰衣老人，是为了“千佛指”法。

两人虽在江湖上跑了半辈子，但因四大门派失落千手如来之事，甚是机密，外界知道的人不多。是以始终听不出一点头绪，连灰衣老人究竟是何来历，也一无所知。只是林前两人都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高手，这一场搏斗，胜负未可逆料，一时哪敢稍露形迹？

南世侯果然不愧是二代南魔，轻描淡写的点出三指，指风出手，隔着老远，就听到三声“嘶”“嘶”细响，破空生啸！灰衣老人心知今宵之战，非同小可，出指应战，十分谨慎。

他因对方言明只以“千佛指”为限，是以一路全持守势，默察南世侯指法路数，看他从千手如来上学来的武功，究竟学得几成功夫？

因此门户封闭的严谨无比，双脚不丁不八，钉在原地，攻拒之间，也只是上身俯仰摇摆，封解南魔攻势。南世侯似在全力抢攻，双臂摇处，但见臂影纵横，指风如雨，不大工夫，已把灰衣老人圈入一片错落指影之中。陇右双刀贺氏兄弟，全神贯注的看着这场恶斗，只觉两人虽然打得异常激烈。可是两人之间，还隔着寻丈距离，南世侯和灰衣老人全都脚下站桩，只以指法变动，互相封拆。但从情势看去，南世侯指风凌厉，抢尽了先机，灰衣老人却束手缚脚，只有招架的份儿。这种高手过招，自己兄弟两人连看都看不大清楚，就是想要插手，也无法插的进去。巫婆子被南魔喝住之后，一直站在那里，不敢稍动，此刻眼看南世侯和灰衣老人动上了手，如想逃走，自是极好机会。但巫婆子在江湖混久了，知道像南世侯这样的高

手，虽在动手之际，仍然耳听八方，眼顾四周，自己只要脚上稍动，断难逃得过他的耳目，也逃不出他的手法。是以装出一副怕事模样，拉着吊眼塌鼻青年站到一颗大树底下，倚树休息。其实她手上早已暗暗取出一颗黑黝黝的东西，紧握掌心，那是石老令公临行时才交给自己的“迷踪弹”，当时曾说：“此弹一经出手，一二十丈方圆，悉为黑烟弥漫，生生不息，万一遇上强敌，可助你脱险，但如非万不得已，不准轻易使用。”今晚看来已是非此不能脱身，但终因南魔的武功实在非同小可，她不敢轻举妄动，心头暗自盘算，至少也要等南魔和灰衣老人打到最紧要关头，无暇顾到自己之时才能趁机逃走。双方的搏斗，差不多已有五、六十招了，灰衣老人仍然全操守势，毫无反击之徵。南世侯先前似乎还略存顾忌，渐渐出指的招数，愈来愈见奇特。

灰衣老人全神凝注，一面封拒，一面观察，初时对方一招一式，都可辨认，而且大半全是自己娴熟于胸的指法。但打到五十招之后，南世侯招法变化，愈来愈多，有许多自己从未见过！他知道自己这路指法，残缺不全，虽经自己多年研练，一再修补，总究未窥全貌，难臻完善。

激战中，只听南世侯突然大笑一声，道：“翟兄原来也不会‘迴龙身法’！”

灰衣老人听得不由恍然大悟，暗想：“原来南世侯仅仅参透千手如来的武功，并没有参详出九瓣金莲上的奥妙，因此想从自己身上，探究迴龙身法。

焉知这迴龙身法，满地游走，自己当年也只听父亲说过，可惜父亲不会武功，暗中记下这套‘千佛指法’已非易事，迴龙身法乃是中飞龙精心设计的武学，何等玄奥，一个不会武功的人，哪想说得清楚？

经过自己这多年的摹拟，仍然找不出半点迹象，否则也不会因听到千手如来的下落，见猎心喜，找上佟家庄去了。（写到这里，灰衣老人的身份，已毋须交待，读者也可以想到就是传授赵南珩千佛指的翟天成了。翟天成的父亲，即是当年替四大门派雕琢千手如来的名匠翟迪，已散见前文，此处不赘）却说翟天成心念一转，不禁大笑道：“南老哥想从老朽身上发掘‘迴龙身法’，老朽倒想在南老哥身上瞧瞧这失传的绝学呢？”

南世侯嘿然笑道：“翟兄那是真的不会了？”说到这里，突然身形晃动，直欺过来！

先前两人相隔寻丈，各自站着不动，出指发招，指风飞射，全是隔空互击。这会南世侯的突然欺近，顿时变成了近身搏斗。

翟天成还是脚下站桩，坚守门户，晃身摇臂，漾起一层又一层的指影。

南世侯却使出他的“七星身法”，绕着翟天成，电旋飞掠，漫天指影，从四面八方，飘洒而来，缕缕指风，当真有无孔不入之势！

翟天成吃亏在没有身法为辅，仅仗上身俯仰摇晃，短时间固然可以收缩小圈子，严守门户之效。

如果对手换了不是南世侯这样顶尖高手，此种以静制动的打法，决不会落败，但他的对手是二代南魔，武功内力，均臻上乘，时间一长，四周压力，不断的增加。七星身法又是穿插游走，变化无穷，左右前后，只要稍一照顾不周，对方锐利指风，就如影随形，乘隙攻到。翟天成谨守门户，也就渐渐感到左右支绌，应付艰难，何况他的指法，原是残缺不全的！

陇右双刀贺氏兄弟眼看南魔紫衣飘飞，风声呼啸，两丈方圆，根本瞧

不清什么，灰衣老人好像落在陷井之中，不能自拔！

心知危急，只是自己两人平日枉自称雄江湖，碰到南魔这等高手，莫说和他动手，根本连看都看不清楚；但贺氏兄弟身受灰衣老人救命之恩，明知飞蛾扑火，于事无济，也不得不舍命一拚。

贺老大掌心紧握披风刀，低声喝道：“老二，灰衣老前辈情势危急，咱们拚死也得出去！”

贺老二点头道：“不错，咱们干……”

话声未落，突然听到一声闷雷般大吼，一条人影，闪电朝南世侯扑去！

贺老二怔了一怔，奇道：“是巫婆子的儿子？”贺老大也觉事出离奇，慌忙拉了老二一把，道：“咱们且慢点出去！”

原来那吊眼塌鼻青年站在巫婆子身旁，自从南世侯和翟天成动上了手，他一双迷茫的眼睛，就一霎不霎的注视两人手上。

指法变幻，愈出愈奇，他眼中神光，也渐渐凝聚，渐渐有神，依稀之间，觉得这两人似乎相识，只是怎么也想不起他们是谁？但在迷糊的神志中，还有一点直觉印象，那是对高大的紫袍人心感厌恶，对灰衣老人有好感。此刻眼看灰衣老人情势危急，心中不觉有气，大吼一声，双脚点动，双肩抡舞，猛向紫袍人扑去！这下子把巫婆子瞧的大吃一惊，暗说一声，糟了！这下这小子闯出穷祸来了，南魔之为南魔，是个顺他者昌，逆他者亡的人物，这小子冲出去送死，非激怒这魔头不可，自己得快逃走才好！

心念一动，哪还停留？急匆匆朝林中钻去！她不逃倒也罢了，这一转身开溜，可把隐身数丈外的贺老二瞧得眼中冒火，来不及通知老大，厉吼一声：“巫婆子哪里走？”

人随声出，一下跃出树林。

贺老大喝阻不及，也只好跟着出来！

双方相距少说也隔着十来丈远，等两人飞纵出林，巫婆子已奔出十数丈外。

她匆忙逃走，陡听身后有人大喝，一时心胆俱碎，哪里还分辩得出是谁？手中紧紧握着一颗藉以保命的“迷踪弹”，立即朝地上投下。

她满以为石老令公命自己护送吊眼塌鼻青年前去四方教总坛，就是把自己视作心腹。他告诉自己，万一遇上强敌，无法脱身之际，只要投下此弹，十丈方圆，立化浓烟，即可安然脱险，当然不会有假。

哪知用力一掷，只听轰然一声，火光四闪，周围数丈，立即被烈火所包，巫婆子只惨嚎了一声，就向火光中倒下。原来所谓“迷踪弹”，竟然是一颗猛烈无比的炸药。石老令公——石龙婆的化身——要她在遇上强敌，无法脱身之时，投掷此弹，即是要她和吊眼塌鼻青年同归于尽，藉以灭口而已！

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平日狡猾如狐的巫婆子，竟然上了石老令公的大当。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陇右双刀纵身出林，还没追上，只听轰然巨响，巫婆子已在一片火光中倒了下去，两人方自一怔，不知巫婆子何以要投弹自毙？

回头一瞧，灰衣老人不知何时，也已跌坐地上，只是喘息。吊眼塌鼻青年却和南世侯打得异常激烈！贺老大、贺老二瞧得大吃一惊，急忙奔近过去，把灰衣老人扶起，趁着熊熊火光，但见灰衣老人脸色苍白，不住的

喘息，伤势显然不轻。但他一双目光，却只是注视着场中南世侯和吊眼塌鼻青年两人！

## 第八十一章 泄露行藏语未真

原来南世侯和翟天成打到五六十招以上，施展“七星身法”配合“千佛指”，连续抢攻之下，试出对方不但不会“迴龙身法”，而且连“千佛指”也不如自己远甚，心中顿萌杀机。他武功原要胜过翟天成甚多：虽然他不肯食言，使的仍是“千佛指法”，但这一放手逼攻，翟天成哪里还想封架得住？只听南世侯沉嘿一声，一缕指风业已点上翟天成右肩“肩井穴”。这时恰巧吊眼塌鼻青年大吼一声，纵身扑到。南世侯是何等人物，一指得手，哪容翟天成逃出手去，另一缕指风，已快逾闪电，袭上“膻中”。等吊眼塌鼻青年扑到身后，翟天成已闷哼一声，一跤跌在地上。南世侯身如电旋，右手袍袖，才向后拂出，但就在这一拂之间，他陡然发觉袭来指风，竟然劲急如矢。而且使的居然也是“千佛指”！居然指力内劲，不在翟天成之下！心头不禁一奇，同时耳中听到“轰”然爆炸之声，和巫婆子的一声惨嚎，葬身火窟。但吊眼塌鼻青年却恍如未闻，奋不顾身的朝自己急攻而来。

南世侯冷冷一哼，忖道：这小子指法，分明是翟天成所授！他身形后退数步，目中精芒闪动，盯着吊眼塌鼻青年，正待喝问！

目光一对，只觉眼前这个年青人，在这刹那这间，竟然如换了一个人似的，眼中神光充足，分明身怀上乘武学！尤其自己后退半步，他却趁势逼近，双臂连扬，身子跟着前扑，错落指影，有如急风骤雨般朝身前卷来！南世侯赫然怒笑，双手一紧，十道指风，像排山倒海般迎击出去！两人这一交上手，动作之快，当真迅若奔雷，片刻之间，已对折了三十来招。

南世侯做梦也没有想到对方轻轻年纪，武功竟会有如此高强。

最使他惊奇的是吊眼塌鼻的指法，如果出于翟天成所传，但翟天成方才动手之时，明明还有许多遗漏的地方，而吊眼塌鼻青年却完整无缺，心头愈疑，出手也愈是凌厉。吊眼塌鼻青年究竟功力不及南魔深厚，同样一套指法，又打了十几个照面，已渐渐相形见拙，出招发指，大不如先前来得凌厉。但就在他感到不足应用之时，忽然怪招突出，五指舒展，化指为掌，接连朝南世侯前身大穴拂来！“什么？这小子还擅向家拂脉截经手法！”

南世侯不禁又是一怔，如炬双目，瞥了吊眼塌鼻青年一眼，心头疑念更炽，狂笑一声，大袖飞扬，身形离地三尺，双手疾发，遥遥劈出！

他这双掌出手，挟着强猛绝伦的罡风狂飚，呼啸盈耳，有若怒潮汹涌，朝吊眼塌鼻青年扑去。不，他左右双手发出的两股劲道，一左一右，由两面包抄而去，除了硬接之外，实难闪避！

哪知两股罡风，堪堪朝四周合围，吊眼塌鼻青年的身子忽然凌空跃起两丈多高！

那向中间涌到的罡风，互相激荡，卷起一团风柱，差不多也涌上两丈来高，正好在吊眼塌鼻青年的脚下，飞旋而散！南世侯双掌出手，眼看吊眼塌鼻青年笔直飞起两丈有余，还没有想到对方使的乃是“潜龙升天”身法。见他避开自己一击，不由仰脸一声冷笑，右掌突然扬起，随手又是一股强猛力道，直向吊眼塌鼻青年要落的身子拍去！这一下虽然只是单掌拍出，但威力仍是奇大，而且他在对方身悬半空，力尽将落之际劈出，自然是立意要把吊眼塌鼻青年毁在掌下！

可是掌风才出，吊眼塌鼻青年却在此时，双臂一划，正向下落的身子，忽然横飞出去。在空中一个转折，十指连弹，迎着南世侯当头扑来！

十道指风，挟着丝丝细响，漫天飘洒！

南世侯双目光芒暴射，楞的一楞身如流水，疾退出一丈开外，口中禁不住厉声喝道：“龙飞九渊？你是赵启潜什么人？”吊眼塌鼻青年经他这一声暴喝，身子疾然落地，双目光流露出一片惘然之色，楞楞问道：“龙飞九渊？什么叫做龙飞九渊？”

他似乎已经忘记在和人搏斗，望着南世侯，口中重复的道：“赵启潜？这名字好熟呀？你说他是谁？”南世侯呆的一呆，点点头赫然笑道：“老夫带你去看他……”

话音未落，指出如风，一下点到吊眼塌鼻青年左臂。吊眼塌鼻青年眼看他一指点来，竟然丝毫没有抗拒。南世侯更不打话，一把挟起他的身子，长笑一声，如飞而去！这一阵工夫，正是陇右双刀贺氏兄弟赶来扶起翟天成的同一时候，贺老大低低问道：“老人家，你怎么了？”翟天成喘息道：“不要紧！”

他说话之时，两道目光突然一直，那是发现南魔制住吊眼塌鼻青年，挟持而去，不禁一阵喘息，急道：“他……他……把他掳去了？”

贺老大抬目瞧去，南世侯的高大身形，已在黑夜中消失，忍不住问道：“老人家，你说的他到底是谁？”翟天成伤势渐渐恶化，气息断续，说道：“千佛指……他是……赵南珩……”

贺老二道：“老大，这位老人家怕是不行了。”贺老大拭着汗水，点点头，一手按在他“命门穴”上，一面附耳说道：“老人家，你伤在哪里？快振作点，晚辈替你找伤科去。”

翟天成低弱的道：“没用了，你用不着替我度气了，老朽伤在“膻中穴”，南魔下的杀手哪能得救？”贺老大道：“那么老人家你可要咱们兄弟，替你做些什么事？”

翟天成摇摇头道：“没……没有……他……掳去……你们替……他……”

活声未完，口中咯的一声，头颈缓缓垂了下去！贺老大大惊道：“老……老人家，老人家！”翟天成已经说不出话来，目光散漫，渐渐阖上眼皮。贺老二道：“老大，这位老人家已经去了。”贺老大神色黯然，点点头道：“老二，这位老人家临终之言，好像那傻小子，叫什么赵南珩，要咱们去把他救出来？”贺老二咋舌道：“人是南魔掳去的，咱们兄弟惹得起他？”贺老大道：“咱们这条命都是老人家救的，老人家临终之言，就是龙潭虎穴，咱们送了命，也要去！”贺老二一拍巴掌道：“不错，陇右双刀送命事小，报恩事大，咱们走！”

贺老二道：“咱们先把老人家遗体埋了，再赶下去不迟，老二，咱们此去，十成有八成是非丢了命不可，但咱们总不能平白丢命，与事无补，所以咱们要准备去丢命，但最好当然是不去。”

贺老二道：“你此话怎说？”

贺老大微笑道：“这就是说咱们不能光凭武功，你我这点武功，在南魔面前简直不费他一个指头，咱们得上点计谋。”贺老二道：“咱任凭你老大作主。”

两人边说边用披风刀在林前掘了个坑，把翟天成尸体放好，然后又搬

了一块大石，放在坟前，用刀划了“翟老人家之墓”几个大字，才行离去。

× × ×

× × ×

× × × 孔

垅、黄梅县的一个小镇，和九江隔江相对。

这时晨曦初上，由清江通往孔垅的一条石径上，正有一个面孔黝黑，身穿青绸劲装的青年，步履轻快，朝前攒程！“喂，喂，小哥，你停一停呀！”

一个低沉的声音，追在劲装青年后面喊着！

劲装青年蓦地住步，回头瞧去，只见身后追来的却是一个身穿半长不短黑色葛衫的瘦小老头，脚步蹒跚，边跑边道：“我瞧就是你，但后形又有点不像，你可把我跑累了！”劲装青年目光一瞥，冷冷的道：“朋友想是找错了人？”说着转身要走！

黑衣老头豆眼滚动，嘻的笑道：“一点也没找错，嘻嘻，我算准你会从这里来，一连等了你几天啦！你瞧，我那边不是放了一个摊子，这倒楣地方，连半文也挣不到。”

劲装青年不耐地转头瞧去，果见小镇口上，一棵树身上挂着一方三尺来长的白布，布上画着一个八卦，地上散放着卦筒金钱之类，原来他是卖卦的！”

噢，他突然想起这黑衣老头，一脸猥琐，难怪有些面熟，原来正是数月前在中馆驿酒楼门前那个卖卦老头，不禁脸色一沉，冷冷道：“我不认识你！”

说完转身就走！

黑衣老头怔的一怔，急忙梯梯他他的跟在后面，低笑道：“小哥，你是在生我的气？对了，你一定认为老哥哥不够朋友，一路躲躲藏藏的捉弄你，其实这是天大冤枉，师傅老人家关照我，别和中飞龙照面……”

劲装青年听他提到中飞龙，心头猛地一紧，脚下也同时加快。

黑衣老人续道：“可是这一趟，我非找到你不可，你总记得那次断眉老五和我老哥哥订下的约会，偏偏师傅老人家又不肯认帐，你说事情糟不糟？”

他任你劲装青年跑得多快，依然梯梯他他的跟在后面，说个不停。

劲装青年心知对方把自己当作了赵南珩，心头更是吃惊，身形蓦然一停，含怒道：“朋友尽管唠叨些什么？在下已经告诉你，不认识你……”

黑衣老人瞪着两颗豆眼，打量着劲装青年，怔道：“你果然不是他……”他忽然凑近一步道：“晤，晤，小哥，那我得问问清楚，你脸上的易容药剂，从哪里弄来的？”不错，劲装青年是经过易容的，他黝黑的脸色，正是用了赵南珩的易容药丸！

劲装青年听得脸色一变，倏地后退一步，右手扬起，“呛”的一声，从掌心射出一道银虹。他手上立时多了一支三尺长的细长长剑，目含凶光，冷笑道：“你是活不耐烦了！”黑衣老头口中“啊”了一声，脚下不迭后退，但两颗豆眼，却盯在劲装青年手上，惊奇的道：“盘龙剑，中飞龙的盘龙剑，也会在你手上？”

劲装青年神色冷漠，剑尖一指，猛地逼进一步，阴笑道：“你知道的倒不少！”

黑衣老头耸耸肩道：“这个小老头自然知道。”劲装青年嘿道：“好！”

他“好”字出口，振腕一剑，朝黑衣老头当胸刺去！黑衣老头似乎没

防他会举剑就刺，心下一慌，脚下绊到石块，身子朝右一倾，差点跌了下去，口中喊到：“你……你这是干什么？我这几句话，又没有得罪你？”

劲装青年一剑没有刺中，可是瞧得清楚，黑衣老头连躲闪都不会，他避开自己一剑，只是绊了一跤而已。看来还是一个脓包，但不管如何，他既然瞧出自己，此人决不能留。心念一动，没待黑衣老头站稳，刷的又是一剑，朝他颈上削去。

黑衣老头绊了一跤，身子右倾，虽没跌下，但右脚一只破鞋，却踢了出去，他根本没瞧到劲装青年又是一剑削来，只是慌慌张张俯下身去，伸手拾他的破鞋。

一道寒森森的剑光从他头上劈过！

这人当真不知死活，拖着鞋皮，直起腰来，依然笑嘻嘻的问道：“喂，你和我朋友，就是那姓赵的小伙子，到底是不是朋友？那天我躲得远远的偷看，中飞龙明明把这柄盘龙剑，交给了我那朋友，怎会到了你手上的呢？”

劲装青年两剑落空，心头也不禁一怔，试想自己出手，何等快速，这糟老头如果不会武功，还想躲闪的开？但对方躲开自己两剑，明明只是出于碰巧，不像闪避。

黑衣老人不见他答话，耸着双肩，凑前一步，接着又道：“小哥，你可是觉得奇怪，其实说穿了一文不值，赵小伙子的易容药丸，是我师傅送他的，所以我一眼就认得出来，嘻嘻，你方才无缘无故劈了两剑，可见得来路不明……”劲装青年总究不是傻子，在这一瞬之间，已经发觉对方是个深藏不露的人，但此刻既然遇上了，说不得只好放手一搏。心念电转，一面故意脸色一沉，冷冷哼道：“这是什么话，在下和赵兄原是好友……”

他俊目凝注，暗暗蓄势，话声未落，突然一招“飞瀑流泉”，剑光迸发如流，横挥而出！

这一招，劲装青年早已看好部位，不论对方如何闪躲，都难逃得出自己剑势！

黑衣老头瞪着眼珠，似乎在听他说话，是以仍然耸肩缩头，没躲没闪，直等凌厉剑锋，卷到身前，始才发觉，吃惊的道：“盘龙剑锋利的很，我老头就只有这么一件长衫，别划破了。”

他身子随着剑势，轻轻一侧，竟然把剑锋从胁下滑了出去！

劲装青年这一剑用足力气，剑势落空，身不由己的随着刺出长剑，一齐朝前冲去。心头一惊，赶紧一沉丹田真气，硬生生把向前疾冲的身子，停了下来！

## 第八十二章 道旁画戟拥朱轮

但是已经迟了！

黑衣老头右臂往肋下一挟，紧紧挟住剑身，左手轻轻拍了一下劲装青年肩膀，咧嘴笑道：“小哥，你已经刺了我三剑啦，我知道你是赵小伙子的朋友，才没还手呢，你替我安静一点，咱们斯斯文文的谈上几句。”

劲装青年用力一抽，没把长剑抽回，心知要糟，左手化拳，正待朝前击去。

哪知这一瞬之间，左手一软，一点劲道也使不出来，自己已经着了人家的道，连想弃剑跃退，都办不到了！他原是城府极深之人，发觉自己已被对方制住，目光流动，在片刻之内，他心头闪电盘算好应付之道，一面倔强的道：“老贼，你待怎的？”

黑衣老头丝毫不曾动气，嘻的笑道：“没什么，我只想知道你是谁？”

劲装青年道：“我是虞平，是华山门下。”

黑衣老头肋下依然挟着盘龙剑，拱拱手道：“久仰久仰，原来是虞少侠，难怪方才你的那招‘飞瀑流泉’，我就认出是华山派的招数！”说到这里，忽然摇摇头道：“不成不成，你易了容，自称虞平，叫我如何信得过你呢？”虞平道：“难道我姓虞的还会骗你不成？”黑衣老头笑道：“话虽不错，我还是瞧瞧你本来面目的好。”

他一边说话，右手一探，从虞平怀中掏出一只小小木盒，迅速打开盒子，取出一颗白色药丸，涂到掌心，朝虞平脸上抹去。他动作熟练，只在他脸上抹了几把，便已洗去黝黑颜色，露出一张白皙而瘦削的脸孔。

一点不假，正是华山门下的虞平！

黑衣老头仔细审视了一番，才点点头，哦道：“果然是虞少侠，嘻嘻，你记得不？咱们在中馆驿见过，我就是卖卜的天地一卜，你不认识我，我还记得呢！那天你是和赵小子一路的。”

虞平哼了一声，道：“你知道就好。”

天地一卜笑道：“你既是赵小伙子的朋友，那也就是我天地一卜的朋友了。”

他收起小木盒，又把虞平手上的盘龙剑盘成一团，老实不客气塞入自己怀中，接着又道：“我正要找他去，这些东西，我就代他收着吧，唔，虞少侠，东西在你身上，你大概知道他的下落吧？”

说话之间，一面拍开虞平穴道。

虞平活动了一下手脚，才点点头道：“老哥武功高强，在下佩服的很，这宝剑和易容药物确是赵兄之物，你老哥既是赵兄朋友，在下自当奉告，只是……”

他故意拖长话气，皱皱眉头。

天地一卜搔搔头，道：“虞少侠请说，我老头有件急事，非找他不可！”

虞平暗暗一哼，但脸上却显得十分严肃，续道：“在下数日前在浙境遇上赵兄，他声称从北雁荡来，要赶上罗髻山去。不料前日在路上碰上南世侯，据说赵兄月前在南岳偷学了他的‘辟邪剑法’，因此便把赵兄擒去。这盘龙剑和易容药物，是赵兄和南世侯动手时遗落地上，在下只是代他收着，老哥要当面交还赵兄，自无不可。”

要知虞平当日原是奉南魔之命，追踪赵南珩，后来他从辛舒平手上夺

到半方飞龙玉坠，又奸污了辛舒平，匆匆离去。哪知在半途上被石龙婆截获，胁迫他前往北雁荡，假冒赵南珩，骗取商氏夫人另外半方飞龙玉坠，因此又投到了石龙婆门下。

他说出赵南珩被南魔擒去，无非因黑衣老头天地一卜武功极高，才临时捏造了这一番话。

在他想来，对方决不敢去找惹南魔，去了也徒自送死，但他哪里知道无巧不巧，赵南珩真是被南魔擒去了！天地一卜听虞平说完，忽然凑着头低声笑道：“虞少侠不是投到南世侯门下了吗？你这话靠得住？”

虞平脸上不禁一红辩道：“这是在下和赵兄从东华山庄突围而出，便被南天七宿中的冷面秀士秦紫贵所掳，投在南魔门下，出于被迫，并非在下本意。所以在下要在脸上，涂上易容药物，即是躲避朱雀旗帮耳目，老哥洗去在下药丸，还请把易容药丸赐借一用。”

天地一卜听得半信半疑，果然仍把药丸让他涂好，一面问道：“你说赵小子被南魔擒去。当真不假？”

虞平低声道，“在下实言相告，朋友要是不信，在下没有办法。

天地一卜沉吟了下，点点头道：“我去找找也好。”说着不待虞平再说，转身就跑！

虞平瞧着他梯梯他他远去，心中暗暗嘿道：“糟老头，你去找死！”

× × × × 陇右双刀贺氏兄弟展开脚程，一路朝南魔去的方向，追了下去，他们总究迟了一步，何况南魔走的又快，追了顿饭工夫，依然望不到半点影子。

两人没有追踪的目标，只凭推测，南魔可能是渡江去的，于也就直奔湖口码头。

这是通往九江的要津，此刻虽已入夜，码头上还是相当热闹，行人熙攘，桅灯如星！

贺老大原打算找人问问，可有南世侯一样的人，手上挟了一个青年人渡江来的？但瞧到这么多人往来的，问也无从问起。

正好有一条渡船，就要开行，两人不加思索，匆匆下船，待得渡到对江，已快是初更天气。

陇右双刀原是血性汉子，自己两人性命，都是灰衣老人救的。因此翟天成临终时断断续续，虽没说清楚要他们营救吊眼塌鼻青年，他们却把这件事看得比性命还重。上岸之后，连吃饭都来不及，就施展出轻功提纵身法，急急赶路。

天色黎明，他们已经到了尖山下，依然没追上南魔半点影子。

陇右双刀自然知道，凭自己这点能耐，即使追对路线，少说也比南魔落后百里以上。

好在从前曾听江湖上人说过，第一代南魔南公靖，晚年隐居雪峰山，自号雪峰老人。

由此推测，南世侯自然是回老巢去的无疑，自己两人武功既不是人家对手，只好到了雪峰山再作打算。两人计议定当，就在尖山下小镇上打了个尖，午后继续上路。

傍晚时分，快到南茶山附近，忽然间，一阵得得蹄声，传了过来。

贺老大抬目望去，只见两匹快马，并辔急驰而来，还没驰近，马上人已大声吆喝道：“快快让开，站到路边上去！”就在这两句话的工夫，两

匹马已是直驰过来，快要冲到两人跟前！

陇右双刀在江湖上虽然列不上第一流高手，但算得是二流人物。眼看对方两人，这般蛮横，贺老二性情较暴，已是盛怒难遏，目光注处，瞧清马背上坐着的只是两个褐衣短靠大汉，口中厉喝一声：“混帐东西，你们带着招子没有？”身形一侧，一把拉住右边那匹马头缰绳。

这一拉，他手上用足十成力道，臂力惊人，奔近的健马，马头一歪，发出希聿聿一声长鸣，立时停了下来！马上汉子没想到对方竟敢拉住自己马头，不惊反怒，暴叱道：“你想找死？”

随着喝声，刷的一鞭，朝贺老二头上抽下！

贺老二久经大敌，这一着早就防到了，右手依然握着马缰，左手翻起，顺着鞭影，捞个正着。

趁势振腕一抖，嘿然笑道：“你替贺二太爷滚下来！”这动作何等快速？马上汉子连撒鞭都来不及，被他这一抖，身子顿失重心，跌下马来。但他身手自也俐落，双脚一顿，翻了一个斛斗，落到地上，迅速退后两步，从腰间掣出单刀。打量了贺老二一眼，抡刀喝道：“你们吃了豹子胆，敢在这条道上发横！”

贺老二见他取下单刀，不禁冷笑一声，也自摘下披风刀，在手上掂了一掂，道：“你要动手，只怕还差得远。”贺老大因心中有事，不想和人计较，是以两匹快马驰近之时，就侧身让过，右边那匹马，一下冲出去四五丈远。但见同伴被人拦阻，他立即掉转马头，奔了过来，一跃下马，同时掣刀在手，大声道：“挡道者死，总管就要到了，你跟他们噜苏什么？”

迎面一刀，直向贺老大劈去。

贺老大原想问问清楚，哪知对方竟然没等自己开口，举刀就劈，忍不住心头怒发，他以刀成名，刀上造诣，自然极深。此时瞧到对方一刀来势，顿时看出马上两人武功只是平平，连披风刀也没掣出，左手一横，使了一招“横断云山”，便把对方刀势封出。

脚下跟着跨前一步，右手化掌，朝他左肩拍去，口中冷笑道：“两位仅凭这点玩艺，也在江湖道上耍起威风来了？”那汉子第一招上，就被逼的后退，心知遇上扎手的人，但他一则因大援在后，心中不急。

二则对方只是空着双手，和自己过招，是以不再打话，把单刀舞得霍霍有声，但哪是贺老大的对手，手中虽有利器，依然落了下风，被迫得节节后退。

可是贺老大在急切之间，要想把对方制伏，亦非易事。贺老二这时也和另一个汉子动上了手，他披风刀使展开来，不到十个照面，已把对方连刀带人，圈在一片刀光之下。口中得意的大笑道：“如何，贺二太爷说你差得太远，你这不长眼睛的东西，想死还是想活？”

一声未落，突听一阵急骤蹄声，由远而近，又有三匹健马，从大路上驰来！

贺老二为人粗中有细，蹄声入耳，心知对方援手赶来，低嘿道：“你们帮手来了！”

手上突然一紧，一刀横里击出，朝对方刀上磕去！这原是一瞬间的事，三匹快马还没驰近，有人沉喝道：“住手！”

但闻“ ”的一声，这汉子手上单刀，登时被震的脱手飞出！

不！贺老二哪还客气，刀背一转，拍上对方肩头。这一下说重不重，

说轻不轻，直痛得那汉子大叫一声，一屁股坐到地上。

贺老二披风刀一收，正好贺老大也闻声住手，两人因对方后援赶到，便自左右一分，站到一起。

驰来的三匹快马，当先一个是身穿古铜长衫的中年汉子，坐在马上，顾盼之间，皮笑肉不笑的嘿然晒道：“好刀法……”目含棱威，冷冷森森的朝陇右双刀扫来。但他只说了三个字，忽然口中微噫一声注目道：

“是贺老哥贤昆仲吗？”

说着，肩不晃，脚不蹬，人随声起，平平稳稳落到陇右双刀身前，大笑道：

“哈哈，贤昆仲几时也到中原来？”

贺老大心头一惊，光凭此人从马背上飞落的身法，武功就高出自己两人甚多，因此时天色已黑，瞧不清对方是谁？但他既然认得自己两人，想是素识无疑，心念疾转，目光急忙朝来人瞧去！

这一瞧清来人，正是自己多年好友，当年威震甘凉的通天棒卜三胜，不觉心中大喜，双拳一抱，展眉道：“原来是卜大哥，多年不见，卜大哥一向得意？”

他因卜三胜已有多年不见，此刻突然相遇，瞧他亲率几名彪悍汉子，纵马急驰，不知干的什么行当？是以说话之间，目光不期朝几名汉子掠了一眼。

卜三胜顾盼之豪，微微一笑，忽然转脸朝两个汉子喝道：“蠢材，这两位是陇右双刀贺氏双雄，你们即使不识，也总听江湖朋友提起过，怎敢如此放肆，还不过去谢罪？”那两个褐衣汉子这时早已垂手肃立，连头也不敢稍抬，闻言慌忙过来，朝两人行礼陪罪。

贺氏兄弟也连忙还礼，一边说道：“卜大哥不可怪他们，大家原是误会。”

卜三胜抬目道：“咱们一别多年，贺老哥两位一向可好，兄弟正想派人邀约两位，到君山一叙，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真是巧极！”

贺老大听他口气，似乎在君山开寨立业，大有邀自己兄弟入伙之意，不禁心中一动，兴奋的道：“卜大哥原来在君山开创了新业，咱们兄弟自然听从龙头大哥的吩咐。”卜三胜得意的笑了笑，才道：“贺老哥大概已听到过朱雀旗帮吧，兄弟就在总堂担任总管职务，目前帮中正在延揽各方英雄。这是扬名立万的机会，贤昆仲是我卜三胜多年至交，所以兄弟正想着人前去邀请。”

贺老二双目一怔哦道：“咱们早就听过朱雀旗是长江上下游新崛起的一个大帮会，原来卜大哥荣任了总堂总管，要给咱们兄弟安上个差事，总比咱们自己在江湖上闯，强过百倍，只是咱们……”

贺老大方才听卜三胜说出朱雀旗总堂设在君山，心中已经想到近日江湖上大家都在轰传着新近崛起的一教一旗。教是四方教，旗是朱雀旗。

这一教一旗，据说是跺跺脚就会震撼江湖的厉害人物，在暗中主持，因为组织神秘，大家还弄不清到底是些什么人物？但势力扩展，几乎已遍及江湖，声势浩大，试想南魔南世侯的老巢，就在湖南。朱雀旗如果是个小帮帮会，南魔自然也不会放在眼里，但朱雀旗既然组织庞大，声势壮盛，在南魔势力范围之内，岂能容它成长？

由此推想，朱雀旗的总堂设在君山，必然和南魔有关，说不定他就是

幕后主持之人！

贺老大是在江湖上混久了的人，七巧玲珑，心思慎密，暗想：自己正苦于不知南魔下落，这机会倒是不可错过。心中正在盘算，忽听老二心直口快，快要说出自己两人来意，不由心头一急，不让他再说，忙着拦道：“老二，咱们只是为了一点私仇小事，难得龙头大哥没有忘记咱们兄弟，有意栽培，咱们追随龙头大哥，唯命是从。”

卜三胜不疑有他，双目精光闪动，点头大笑道：“好，好，两位来得凑巧，兄弟辖下，正有两名领队出缺，贤昆仲不妨先委屈一点，等有较好机会，兄弟自会替两位另行设法。”贺老大急忙拱手，道：“咱们兄弟只想追随卜大哥左右，领队职务，咱们只怕……”

卜三胜摇摇手爽朗大笑道：“贺老哥，不用客气，凭陇右双刀四字，当个领队，足够有余，一切都有兄弟呢！”贺氏兄弟不便推辞，连忙称谢。

卜三胜道：“好，咱们就此一言为定，待会夫人来了，兄弟就替两位引见。”

贺老大试探着问道：“卜大哥说的夫人是谁？”卜三胜先是一怔，继而低笑道：“你们总听说过南天七宿？夫人就是慕容夫人！”

“慕容夫人”！贺老大听得心头狂震，果然不出自己所料，慕容三娘不就是南魔的妻子？他虽力持镇定，但脸上也不禁微微失色，贺老二口中同时低啊了一声。

卜三胜只当他们慑于夫人威名，笑了笑：“兄弟在夫人面前，说一不二，两位只管放心。”

贺老大定了定神，故作喜容道：“听卜大哥这么说来，朱雀旗帮当真非同小可！”

### 第八十三章 凌空一掷显身手

卜三胜道：“这个自然！”他说到这里，忽然低声道：“夫人来了！”

贺氏兄弟回头朝大路看去，果见一团白影疾驰过来。转眼工夫，便已驰近，那是一顶白纺小轿，由四个壮健妇人抬在肩上，奔走如飞，轿后跟着两名宫装少女，身法轻灵，丝毫没有落后。

卜三胜趋近轿前，躬身道：“属下参见夫人。”小轿垂着白纱轿廉，看不清里面的人，只听妇人声音问道：“卜总管可有什么事吗？”

卜三胜躬下的身子，并没有立时直起，接着回道：“属下在路上巧遇昔年两位兄弟，陇右双刀贺氏双雄，前来投效本帮，叩见夫人。”

贺老大，贺老二立即趋上前去，跟在卜三胜身后，躬身道：“陇右贺氏兄弟，拜见夫人。”

轿中妇人声音道：“免了。”

声音冷漠，听得贺老大暗暗哼道：“这慕容三娘好大的架子！”

只听轿中续道：“卜总管引进的人，自然不会有错，你看着办就是了。”

卜三胜躬身应是，退到一边，小轿笔直朝前过去。卜三胜吩咐手下褐衣汉子，腾出两骑马匹，让贺氏兄弟乘坐，自己也翻身上马，低声道：“贤昆仲请上马，兄弟是随夫人巡视几处分堂之后，就可回转君山去了。”贺氏兄弟也不再客气，跨上马匹，紧随着卜三胜马后，朝前驰去。

约行了二十来里，进入一处山谷，卜三胜低低嘱咐两人在轿后缓行，自己一马当先，朝谷中驰去。

一会工夫，但见火球高举，拥出一行人来。

前面两人，一个是卜三胜，另一个是身穿褐色长袍的瘦高老者，急步趋到轿前，躬身道：“属下不知夫人驾到，有失迎迓。”

小轿停了下来，慕容三娘并没下轿，只在轿中说道：“骆堂主少礼。”

奔雷手骆长庆虽然只是朱雀旗帮中九宫分堂一名堂主，但他敢情资格甚老，是以只一躬身，便自直起腰来，呵呵笑道：“老爷子也在这里，夫人请到内堂休息。”

贺老大、贺老二跟在小轿后面，听到骆长庆此话，同时一震。

他口中把“老爷子”和“夫人”并称，而且又有“内堂休息”之言，这“老爷子”分明就是南魔无疑，原来南魔也在这里！

心念方动，只听轿中的慕容三娘惊诧的道：“老爷子也在这里？他几时来的？”

骆长庆道：“老爷子早晨才来？住在后山，吩咐嘱下，任何人不准惊动，夫人来了，要不要前去通报？”慕容三娘问道：“他一个人来的？住在后山做什么？”骆长庆道：“老爷子还带着一个人来，只吩咐属下不准有人惊扰，旁的属下不知道了。”

贺氏兄弟听说南魔带着一个人同来，心头更是踏实，不用说，那准是吊眼塌鼻青年！

慕容三娘道：“带来的是什么人？”

骆长庆道：“好像是老爷子擒来的，什么人属下也弄不清楚。”

慕容三娘轻叹了口气道：“老爷子就是这个脾气，唔，不用通报啦，我也要休息了。”

话声才落，四个健妇抬起轿子，直向一座高大庄院中进去。

许多褐衣汉子，早已列成两排，一齐躬身下拜，直等小轿过去，才行站起。

卜三胜朝贺氏兄弟招招手道：“两位贺兄，快来见过骆堂主。”一面又朝骆长庆道：“这是兄弟昔年至友，陇右双刀贺氏昆仲，新近参加本帮，今后还望骆老大多多照拂。”贺氏兄弟慌忙跳下马背，一齐抱拳施礼，骆长庆连称“久仰”，把三人让入庄去。

贺氏兄弟沾着和卜三胜是多年老友的关系，居然一起进入客厅，庄丁们送上香茗，接着又摆上酒菜。席间，骆长庆、卜三胜只是谈论着帮中事务，贺氏兄弟坐在一旁，除了喝酒吃菜，一句话也插不上去。他们希望从两人口中听到些有关南魔到九宫山来的事，但骆长庆没有再提起老爷子，卜三胜也没有再问老爷子的事。酒后，卜三胜由骆长庆招待到厢房安息，贺氏兄弟却由庄丁领到前院客舍休息，因为他们两人已经是总堂领队身份，各人占住了一间。

贺老大心中有事，哪里睡得着觉？

时间快接近二更，他几次要待到后山去踩踩虚实，总觉身在龙潭，太过冒险。但舍了今晚，夫人可能明日一早就要回总堂去，自己兄弟势必跟着同行，岂不坐失良机？看来如要救人，就非在今晚不可！

他悄悄起身，掩出房门，但又不敢去招呼兄弟。踌躇了一下，觉得第一步必须先弄清楚吊眼塌鼻青年被囚在哪里？这一行动，还是自己一个人去，较有把握，等到救人之时，再知会他不迟。

主意打定，装作睡不着觉，出来走走的，缓缓跨出院落。他是怕院子四周，站着暗桩，是以故意仰天呼了几口清气，等看清四周无人，立即身形一弓，飞上围墙，掠出庄外。九宫分堂，屋宇极广，庄院后面，果然有一座小山，他趁着朦朦月色，躲躲闪闪的朝庄后小山奔去！这是一条杂草丛生的小径，高低盘曲，他蹑足前行，目光不住的向左右打量，约莫走了盏茶光景，发现小山左侧，好像是一个狭谷入口，前面装有木栅！

贺老大在江湖上混久了，这一发现木栅，心知快到地头，更是小心翼翼，不敢直接奔去。

藉着树身掩护，回头朝右首看去，这一看，他几乎惊出一身冷汗！

原来小山右首是一片山坡下的空地，占地不广，此时空地上，正有两个人站在那里？

虽然相隔较远又时在黑夜，看不清面貌。但远远望去，那个身材高大的人影，赫然正是南魔南世侯！另一个人影极似吊眼塌鼻青年！

差幸自己行动谨慎，如果看到木栅，直向谷口掠去，当场就得被南魔发现！

贺老大为人机警，目光一瞥，立时身形一缩，伏到地上。心头却暗暗奇怪，南魔即把吊眼塌鼻青年擒来，何以要在这个时候，在这里谈话？

只听南魔的声音，哈哈笑道：“老侄台，你再仔细想想，你叫什么名字？”

吊眼塌鼻青年还是浑浑噩噩的道：“巫天赐。”南魔以温和的声音说道：“老夫已从巫婆子手里，把你救出来了，你是受了巫婆子的迷心术，你并不是巫天赐，老侄台，你慢慢的想，心思集中，摄心归窍，灵台空明……”贺老大听得迷惑了，他称呼他“老侄台”，他说从巫婆子手里，把他救出来了！好像他是南魔的故人之子？南魔在这更深人静之处，是在

帮助他恢复灵智！

那么灰衣老人何以要在临终之时，托付自己兄弟，前来救他？

吊眼塌鼻青年仰脸问道：“你是谁？你是谁呢？”南魔仍然温和的道：“老侄台，老夫是你父亲的朋友，你可曾想得起你父亲吗？”

贺老大吁下口气，暗想：果然不错，南魔果然是他父亲的朋友，那么自己兄弟两人冒险前来，算是多此一举！吊眼塌鼻青年道：“父亲，我父亲是谁？你是我父亲的朋友？你……你……你是谁？”

南魔又道：“你再想想，你不是到了终南山去了？”“终南山……是啊……我去了终南山……”吊眼塌鼻青年突然喜道：“你……你是天地一卜老哥哥？”他好像记起了什么，又好像十分混乱。

南魔身躯微微一震，目光炯炯盯着吊眼塌鼻青年，和声道：“你不是见到了你爹？他住在日佳岩？不是还教了你‘龙飞九渊’？”

吊眼塌鼻青年仰脸思索，口中说道：“日佳岩，龙飞九渊，他是穿白衣的……”

南魔蔼然点头，笑道：“正是，正是，中飞龙赵启潜，他不是还给了你一块玉坠。”

贺老大听得头皮发炸，天哪，吊眼塌鼻青年会是中飞龙的儿子！

吊眼塌鼻青年突然睁大眼睛叫道：“啊！飞龙玉坠，有人骗走了飞龙玉坠，你说是谁骗去的？你快告诉我？”南魔欣喜的道：“老侄台，别性急，飞龙玉坠被人骗去了，没关系，你不是已经学会了‘龙飞九渊’？老夫自然会帮你去找。”

吊眼塌鼻青年茫然道：“找什么？”

他敢情入迷甚深，说话时语无伦次，既以想起一些，但又随着忘去。

南魔温言安慰道：“你暂时且不去想它，倒是‘龙飞九渊’乃是你祖父不传之秘，你学会了就应该多多练习，不可荒疏，来，你练给老夫瞧瞧，是否还想得起来？”

贺老大总究江湖经验丰富，听到这里，不禁恍然大悟！南魔把他擒来，原来并没安着什么好心，只为了觊觎他的“龙飞九渊”身法，想到这里。

只见吊眼塌鼻青年摇摇头道：“我不知道，你要我练习什么？”

南魔依然温声道：“你会的，你前几天不是使过了？‘龙飞九渊’就是在空中回翔的身法，共有九折，你怎会忘了？”吊眼塌鼻青年茫然道：“没有，我没有使过，你几时看我使过？”

南魔道：“老侄台，老夫就是怕你把绝世武功荒疏了，来，我帮你飞起来，你就会想到的。”他说到这里，右手倏伸，一把抓起吊眼塌鼻青年身子，就朝空中丢去，口中喝道：“快施展吧！”

吊眼塌鼻青年被他一下丢起三丈来高，他心志受迷极深，浑浑噩噩的被人丢起，竟然连一点身法也没施展，依然浑浑噩噩的从高空垂直跌了下来！

这一下，瞧得贺老大大吃一惊，暗暗叫了一声“要糟”。哪知就在这眨眼之间，南魔身形一动，当真快如飘风，早已一把接住，右手抬处，又把他朝外丢去，沉声道：“还不快提气，横飞……”

吊眼塌鼻青年第二次被南魔丢起，身子朝前飞去，才到半途，只见他身形一侧，突然倒飞回来，落到南魔面前。“哈哈，老侄台，你终于想起来了！”

黑夜之中，南魔两道眼神，忽地紫光棱棱，瞧着吊眼塌鼻青年，和颜悦色的道：“一点不错，只是你还不够熟练，快再练一次！”

话声未落，右手迅速抓起他身子，抖手朝上丢起。这一下，差不多丢起足足四丈来高，吊眼塌鼻青年身在要落未落之际，忽然双肩一划，身子横飞而出，一个转折，朝地上落去！

“对了，对了，就是如此！”

南魔喜得高声大喊，不容他身子落地，人已随身赶到，右手袍袖挥处，一股无形力道，托住吊眼塌鼻青年下落之势，依然向半空抛起。

吊眼塌鼻青年一直没有说话，身子才一丢起，又是一个转折，横空飞迥，但南魔却始终不让他落到地上，在他要落未落之际，就扬手挥出袍袖，重又把他丢起。

这一起一落，越来越快。

吊眼塌鼻青年的一个身子，只是在半空中飞来飞去打转，南魔的身形也跟他下面，不住的扬手挥袖。两条人影满场游走，贺老大伏在地上，仰头观看，连气都不敢稍透。渐渐，只觉眼花缭乱，哪里还想得清人影？只有两人衣袂飘风之声，飒飒不绝！

心中暗暗惊叹，像这般身法，自己闯了半辈子江湖，平日几乎连想也想不到它！

这样约莫过了顿饭时光，只听南魔哈哈一笑，停住身形。吊眼塌鼻青年也同时落到地上，不住的喘息。南魔拍着他肩膀，温言笑道：“如何？你终于慢慢想起来了，只是变化不多，但这须慢慢的来，老侄台，今晚该休息了，咱们到屋子里去！”

吊眼塌鼻青年突然环目四顾，说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我好像来过……”

南魔不待他说完，倏然一指，点在他睡穴之上，挟起身子腾空而去！

贺老大在树根下伏了半天，双脚感到微微发麻，赶紧擦擦眼睛，凝目瞧去，但南魔的身形，宛如一头灰鹤，只在黝黑的山林间闪了一闪，便自去得无形无踪！

贺老大吁了口气，缓缓站起身子，正待回转。只听身后有人低声喝道：“什么人？”

贺老大猛吃一惊，急忙转身瞧去，只见身后不远，站着一个身穿宫装的少女，两道眼神盯着自己直瞧，贺老大定了定神，认出这宫装少女正是跟在夫人轿后的两个侍婢之一，连忙抱拳道：“姑娘请了，在下是……”

宫装少女不待他说完，眨眨眼睛，点头道：“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卜总管的朋友，新任本帮领队……你偷偷的躲在这里，想干什么？”

贺老大心头暗暗震惊，自己行藏已被她瞧破，但脸上却丝毫不露，双手不住连拱，陪笑道：“在下睡不着觉，出来走走，发现有人挟着一个人朝这边跑来，在下才追踪下来。”那宫装少女撇撇嘴道：“鬼才相信，你们分明是为那青年人来的，要是给老爷子知道了，你们就有十条命，都保不住……”

贺老大心头突然起了杀机，冷笑道：“没关系，在下可以杀人灭口。”

宫装少女奇道：“你要杀谁？”

贺老大目光紧紧盯着她，笑道：“你！”

突然一个箭步，窜到宫装少女面前，左手一探，五指如钩，疾扣她右

臂。

宫装少女想不到他会突起发难，一时骤不及防，几乎被贺老大一把扣住，赶忙一吸气，向后退开了三步！贺老大见对方躲开自己的擒拿手，右手迅速取下披风刀，一招“荆山采玉”斜削过去。

宫装少女往左一闪，低声喝道：“快住手，我有话问你。”贺老大冷笑一声，说道：“不用多费唇舌了。”手中披风刀一紧，刷刷两刀，直劈过去。

宫装少女并没有抽剑还击，只是匆匆往后跃退！哪知她身形才动，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嘿道：“你别想逃了，贺二爷在此！”

## 第八十四章 李代桃僵再易人

贺老大忙道：“老二，快拦住她！”

贺老二道：“放心，她走不了的。”

呼的一刀，直奔宫装少女后腰。

宫装少女冷笑一声，身形疾转，左掌斜拍，推开贺老二执刀右腕，右足飞起，朝他股上踢去。

贺老二身如旋风，急闪开去。

贺老大也已赶到，挥刀就砍，他杀机已动，手上披风刀一刀紧过一刀，尽都朝宫装少女要害招呼。

陇右双刀这一联上手，威势顿时大盛！

宫装少女面露焦急，但依然没有拔剑，只是朝横里移开两步，身法奇诡，轻灵无比的从两人刀光中闪出，低声喝道：“你们再不住手，真要惊动堂上的人？”

贺老大不知她使的是南魔独门“七星身法”，心中大吃一惊，暗道：“这女子武功不在自己两人之下！”心念方动，耳听宫装少女这般说法，不禁大奇，急忙收住刀势，一面喝道：“老二住手！”

贺老二道：“老大别上她的当！”

宫装少女敛手站在树下，冷笑道：“凭你们两人，只怕还拦不住我，我是有话问你们！”

贺老大打量着她，心中大是疑惑，问道：“姑娘有话请说。”

宫装少女道：“我先想知道你们是不是为那个青年来的！”贺老大知道已无可掩饰，索性点点头道：“姑娘猜得不错，在下兄弟，确是为了此人而来。”

宫装少女问道：“你们是他朋友？他到底是什么人？”贺老大摇摇头道：“在下只是受人之托，和他并不相识，好像是叫赵南珩……”

宫装少女眼睛一亮，情不自禁的道：“果然是他！”接着抬目道：“你们打算救他出去？但凭你们是救不了他的，你们还是赶快走吧，别把命陪在这里了！”

说完，转身飞驰而去。

陇右双刀怔怔地目送她身形在迷蒙夜色下，逐渐消失！贺老二道：“老大，她这是什么意思？”

贺老大攒眉道：“她可能和那姓赵的相识，唉，话是不错，但咱们来时，原不打算活着回去，还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好歹也得把姓赵的青年救出去，才对得起翟老人家。”“那不是白白送死，连一点名堂也没有？”

贺老大怫然道：“老二，你怎能如此说法，咱们两条命都是翟老人家救的，他临终交代之事，咱们岂能中途而废？”贺老二愕然道：“老大，我没说什么呀！”贺老大道：“方才明明是你说的，说了还赖？”贺老二急道：“我真的没说什么。”

贺老大回头道：“这就奇了，我明明听到有人说话。”“一点也不错，那是我说的，嘻嘻！”

贺老大，贺老二同时一惊，霍地分开，循声望去。只见一颗矮树底下蹲着一个乱发蓬松的黑衣老头，这时打着呵欠，缓缓直起腰来！

贺老大一手紧握刀柄，喝道：“你是什么人？”黑衣老头耸耸肩，赶

忙抱拳，道：“两位是大英雄，小老儿久仰得很。”

贺老二粗声道：“老大问你是谁？”

黑衣老头一对鼠目，滚动了一下，低声道：“此地不是谈话之所，两位快跟我来。”

说完，招招手，朝右侧山脚走去。

贺老大瞧他行动鬼祟，心头暗暗滋疑，沉声道：“你要咱们到哪里去？”

黑衣老头用手朝前面指了指，低声道：“就在前面。”边说边跑，脚下梯梯他他的低头疾走。

陇右双刀跟在他身后，不知不觉的施展出轻功，才差可跟上。

一会工夫，已翻出一重山岭，黑衣老人突然停步，回头笑道：“好了，好了，咱们出了巡山坳，说话就方便得多，小老儿叫天地一卜，咳，这名字两位只怕没听说过，但小老儿可以告诉两位，我就是赵小伙子的朋友，两位这可明白了吧？”贺老大想起方才吊眼塌鼻青年曾把南魔当作天地一卜老哥，那么这老头真是吊眼塌鼻青年的朋友了！只是瞧他一付鬼鬼祟祟的模样，猥琐得令人生厌，除了脚下跑得不慢，也不像是个身怀武功之士。目光打量着黑衣老头，一面说道：“朋友要在下兄弟前来，可有什么见教？”黑衣老头缩缩头笑道：“小老儿和两位一样，还不是为了想救小伙子？”

贺老二忍不住道：“时光不早，朋友有话快说。”黑衣老头奇道：“什么，你们还想回巡山坳去？”贺老二怒声道：“咱们兄弟好不容易遇上熟人，才打听出姓赵的下落，不回去，如何救人？”

黑衣老头道：“那丫头不是叫你们快走？别呆在魔窟里送死，我老头也是这个意思，才把你们引来，好替我作个接应，现在两位赶快上路吧！”

贺老大半信半疑的道：“朋友要咱们如何接应？”黑衣老头抬头望望天色，道：“你们赶到黄荆岭下等我就好。”

贺老二还待再问，黑衣老头催道：“好了，咱们分头行事，两位得赶紧去了！”

话声才落，陇右双刀只觉人影一晃，站在面前的黑衣老头顿失所在！

贺老二眨眨眼睛，吃惊道：“老大，咱们遇上鬼了！”贺老大心里有数，自己兄弟分明遇上了高人！这看不起黑衣老头竟是位有大本事的人，当下忙道：“老二不可胡说：这位老人家是绝世高人，咱们赶快去吧，听他吩咐，不会有错。”

两人不再说话，施展轻功，一路朝西奔去。赶到黄荆岭，已快近五更天了，这时候月落星稀，山林间一片黝黑，两人停住身，正待找个地方憩足。

忽听远处有人说道：“两位才来？”

贺老大急忙转身瞧去，只见山脚下正有一个黑影，朝自己两人招手！

贺老二低声道：“老大，这人口音好像是天地一卜。”贺老大来不及和老二说话，当先朝前走去。

待得临近，发觉一块岩石上，一共有两个人，站着的一个正在招呼自己，另一个却坐在石上，一动不动。贺老大凝足目力，才看清招呼自己的正是吊眼塌鼻青年，但坐在大石上的，也是一个吊眼塌鼻青年！

两人面貌相同，连衣着也一模一样，心头不禁一怔，还没开口！

那站着的吊眼塌鼻青年忽然摇头晃脑嘻的笑道：“小老儿叫你们到这里来，没有错吧？我已经把他带出来了。”贺老大听他口气，正是黑衣老头天地一卜的声音，不由喜道：“原来你老人家……。”

天地一卜摇摇手道：“时间无多，我要是不赶回去，你们两个休想跑得出百里之外，何况还有一件事儿要两位代劳。”贺老大道：“老人家有事但请吩咐。”

天地一卜从身边取出一个纸包，递到贺老大手上，说道：“这是明蓉，用水替他洗脸，就可恢复本来面目，但他本来面目，目前还不宜恢复……。”

他又从怀中取出一只小小木盒，续道：“这是易容药丸，你们替他洗去巫婆子的易容药膏，就得再涂上我师傅的易容药膏，这一点很重要，千万不可疏忽。”

贺老大接过明蓉，又接过小木盒。

天地一卜又从怀中取出一个铁球，郑重交到贺老大手上，附耳道：“这是中飞龙的盘龙剑，你要藏好了，等小伙子神志恢复了，再一并交给他。”

贺老大手上接过沉甸甸的铁球，迟疑到：“老人家，他是中了巫婆子的迷心术……。”

天地一卜不待他说完，接口道：“这个我早已知道，所以要劳两位替我去走一趟，喏，喏，我已经写在上面了，你们两个依柬行事就成，我还要回去，没时间多说了。”说着又递过一张摺得小小的字笺，回身拍拍吊眼塌鼻青年的肩膀，笑道：“小伙子，这两个人，就是天地一卜的朋友，你不是有许多事儿，想不起来？哈，只要找到天地一卜，就会告诉你了。”

贺氏兄弟听得大奇，他自己不就是天地一卜吗？怎说还要去找天地一卜？

吊眼塌鼻青年茫然道：“天地一卜，他……他在哪里？”天地一卜笑道：“这两个朋友知道天地一卜在哪里，你跟他们去，准没有错。”

贺氏兄弟暗暗哦了一声，吊眼塌鼻青年又道：“还有我娘，我娘呢？”

天地一卜道：“就是咯，只要找到天地一卜，他才知道你娘在哪里。”

吊眼塌鼻青年呼的站起身来，说道：“快找他去！”天地一卜道：“他们已经答应陪你去了，不过，路上你可得听他们的。”

吊眼塌鼻青年点点头表示答应。

天地一卜回头朝贺氏兄弟道：“好了，你们可以走了。”××××××××九宫分堂后院一间精致的静室中，宫灯流苏，光线柔和！正中一张紫檀绣墩的榻上，盘膝端坐着一个满头珠翠的贵夫人，瞑目垂帘，状似入定。

门口湘帘低垂，一名宫装少女静静的站在那里，敢情随时听候夫人使唤，虽在深夜，还没有睡。

已经快四鼓了，忽然微风飒然，一条小巧的人影，打檐前飞坠，那也是一个宫装少女，身法轻得有如飞絮一般，听不到一点声息。

站在门口的宫装少女抬头悄声问道：“你瞧到了没有？”从檐前飞落的少女点点头，还没说话！

只听里面夫人已经问道：“春兰，你回来了？”从檐前飞落的宫装少女连忙躬身应是。

里面夫人道：“进来！”

春兰又应了声是，放轻脚步，进入静室。

榻上慕容夫人缓缓睁开眼来，问道：“老爷子躲在后山做些什么？”

春兰道：“禀告夫人，老爷子在后山正和擒来的人一起练功夫。”

慕容夫人目光一抬，讶异的道：“练的是什么功夫？”春兰道：“婢子只看见老爷子把那人丢来丢去，只在满空飞翔，老爷子也跟着他纵来纵去的飞跃不停，好像叫什么‘龙飞九渊’？”

“龙飞九渊？”

慕容夫人坐着的身子，微微一震，惊道：“中飞龙赵启潜会被老爷子擒来？那是个怎么样的人？”

春兰道：“那人好像被迷失了神志，听老爷子摆布……”慕容夫人皱眉急道：“老爷子醉心武学，又想妄称天下第一，他从什么地方弄了迷失心神的药来，这不是惹火上身？没事找出事来？青娘虽然和他分居，但得到消息，不赶来才怪，这么一来，连鼠狼湖山都惹上了。”

春兰抬头道：“夫人，那是个年青人……”

慕容夫人道：“那是中飞龙的门人。”

春兰又道：“好像不是。”

慕容夫人道：“会‘龙飞九渊’身法的，不是中飞龙的门人，还有是谁？”

春兰心头开始跳动，低头道：“婢子听老爷子的口气，好像……就是……那个……峨嵋门下。”

慕容夫人目光如电，盯着春兰，道：“你如何知道他是峨嵋门下？”

春兰道：“那人……因为……经过易容，脸上生得吊眼塌鼻，不是本来面目，但婢子听得出来，他……声音好像……就是……那个……”

慕容夫人道：“春兰，你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

## 第八十五章 破壁腾空假作真

春兰不敢抬头，但在情急之下，蓦地想起那枚大铜钱来，记得夫人说过，凭那枚大铜钱，武林中就没人惹得起它，这就说道：“那人好像就是几个月前上一线谷去，身上挂着一枚大铜钱的那人，夫人还说过，天下武林，没有人惹得起他。”慕容夫人眼睛一亮，忙道：“你说他是赵南珩？”春兰瞧得心中暗喜，急忙点头道：“是了，婢子方才叫不出来，他好像就是赵南珩！”

“他从哪里学来的飞龙身法？唉，你们老爷子真是胡闹！”慕容夫人自从上次从赵南珩身上搜出乾坤金钱和小玫儿从身上撕下来写给赵南珩的一块布条，当真是一则以惧，一则以喜。

惧的是乾坤金钱乃是神丐游一乾的信物，此人当然和神丐有关，自己惹不起他，喜的是这年青人论人品，武功，胆识，俱是上上之选，而且分明和小玫儿已经有了情愫。天下做母亲的，十个有九个爱幼女，因此，就轻易放了赵南珩，不久，小玫儿被她父亲着人护送回山。但小玫儿却嚷着要下山找南哥哥去，慕容夫人拗不过女儿，只好答应她下山。

如今听说老爷子擒回来的就是赵南珩，心头暗暗高兴，抬目朝窗外瞧了一眼，挥手道：“你们去休息吧，天亮之后，我要亲自去瞧瞧。”

春兰虽然不敢断定，夫人准会放他，但心头却定了不少。她自己也不知道，只在一线谷见过一次，在他身上掏过东西，就会对他这么关心，一面赶忙躬身应是，悄悄退出。天色大亮，住在书房中的总堂总管卜三胜，得到手下报告，陇右双刀贺氏兄弟不别而去。他心里头虽然极感愤怒，但想到两人也许在江湖闯荡惯了，不愿受人约束，才不告而别，也就不以为意。

九宫分堂后山小山顶上，原有三间石屋，那是供守望后山的人住的，但昨天南魔来了，却吩咐骆长庆把这三间石屋腾空出来，作了他临时住所。

山谷下有一座囚人的石窟，也打扫清洁了，几名看守的人，全部撤去，石窟中安顿了吊眼塌鼻青年。后山已被划为禁地，南魔严令骆长庆，任何人不准擅入一步。

这时晨曦初上，朝露未收。

小山顶上，三间石屋中，缓缓踱出一个身形高大的紫袍老人。他面目深沉，紧闭着嘴唇，使人有不可一世之慨，但此时巨目掠过山野，仰天吁了口气。

忽然，止不住在他严峻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得意之色，双脚一顿，人如巨鹤凌空，倏地朝山下狭谷中投去！他正是二代南魔南世侯。飞落谷底，迅速从身上取出一把铁钥，打开铁门，和声问道：“老侄台，你醒了没有？”“呼”！黝黑的石窟中，突然劈出一股强猛掌风，迎面拍到！

南世侯身形一侧，掌风从他身边擦过，凌厉劲风，吹得他衣袂飒飒直拂！

南世侯心头暗暗一凛，忖道：“这小子一身内功，在当今武林中真还算得上高手之列！”

只听吊眼塌鼻青年的声音，大声嚷道：“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里，你当我冲不出来？”

一条黑影随着喝声，突然从石窟中窜出，头先脚后，当胸撞来！

南世侯目光何等锐利，但眼看吊眼塌鼻青年当胸撞到，要待躲闪，已嫌不及。蓬的一声，不偏不敬撞在心腹之间。对方这一下势劲力急，尽管南世侯功力深厚，却也被撞得连退几步，真气受震胸口隐隐作痛。

吊眼塌鼻青年站住身子，睁着眼睛，怒容满脸大声叱道：“老小子，你是什么人？就是你把我关在里面的？”双掌作势，大有立即扑击过来的意思！

南世侯暗暗皱了一下眉，和声道：“老侄台，你又忘了，我是令尊的朋友，昨晚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吊眼塌鼻青年瞧着南世侯，茫然问道：“那你为什么要关我？”

南世侯道：“你被巫婆子迷失心神，这洞窟十分清静，可以帮你恢复灵智……”

吊眼塌鼻青年释然喜道：“原来你是好人！”南世侯忙道：“老夫和令尊是多年好友，岂会亏待于你？”吊眼塌鼻青年点头道：“我知道了，你也姓巫！”南世侯心中暗想：巫婆子的迷心术当真厉害，这小子看来入迷极深，决非短时期中，所能恢复，但他越是迷糊，对自己越是有利。

吊眼塌鼻青年又道：“老小子，我相信你，那我就住在里边好了。”说着当真回身朝洞窟中走去。

南世侯瞧他真要回入洞去，连忙一把拉住，笑道：“老侄台且慢，这时候该是你练功夫的时光了，练武的人，如果不每日按时温习武功，最好的本领，也会荒废，你快随我去。”“练功夫？”

吊眼塌鼻青年站起身子，楞楞的道：“老小子，你快告诉我，什么叫练功夫？”

南世侯道：“你昨晚不是练了一式‘龙飞九渊’，这是你祖父传下来的功夫，每天都得练习。”

吊眼塌鼻青年偏头想了一想，目中渐渐有了神光，咧嘴笑道：“我想起来了！‘龙飞九渊’，哈哈，我想起来了，还有叫做‘飞龙剑诀’！”

南世侯猛地一震，他作梦也没想到赵启潜连“飞龙剑诀”都已传给他！一时不禁心头狂喜，手捋苍髯，脸上也更显得温和，蔼然笑道：“老侄台，这两天你果然清醒了不少，令尊原来把‘飞龙剑诀’也传给了你，那真是太好了，你自然……”吊眼塌鼻青年没待他说完，突然一把抓住南世侯肩头，五指用力，傻笑道：“老小子，你说得不错，‘飞龙剑诀’！果然是‘飞龙剑诀’，你要不要看我练去？”

南世侯被他一把抓住肩头，只觉他五指如钢，居然抓得自己隐隐作痛。但他此时把吊眼塌鼻青年当作活宝，哪肯用力推御，任他抓着，丝毫不以为意，一面连连点头道：“老夫为了督促你练功，自然要在旁指点，老侄台，咱们这就上去。”吊眼塌鼻青年放开手指，拍拍他肩头道：“老小子，你人真不错。”

南世侯目空一切，自视极高，在江湖上顺生逆死，谁敢拍他肩膀？一口一声的叫他“老小子？”

但此时他不但丝毫不以为忤，而且心头还暗暗高兴，因为他知道吊眼塌鼻青年心志被迷，头脑简单，这一举动，对自己乃是友好表示，自己不难从他身上，得到中飞龙全部武学“飞龙剑诀”和“龙飞九渊”。想到高兴之处，不禁呵呵大笑道：“老侄台，快随我来。”

他踌躇满志，带着吊眼塌鼻青年登上小山。

瞥见山下一乘小轿，由两个健妇抬着，如飞而来，轿后随着两个宫装少女，眨眼工夫，便已登上山顶。南世侯暗暗皱了下眉，忖道：“准是骆长庆多嘴，不然三娘怎会知道自己在此？”

小轿停了下来，春梅、春兰打开轿帘，扶着慕容夫人下轿。

南世侯打了个哈哈迎着笑道：“三娘几时也到了九宫分堂来了？”

慕容夫人轻哼了一声，目光落到吊眼塌鼻青年身上，冷冷的道：“老爷子，这人是谁？”

南世侯道：“这是老夫一位故人之子，他被人迷失了心神，老夫才把他带来此地，帮助恢复神志。”

慕容夫人道：“他叫什么名字？”

南世侯道：“巫天赐。”

吊眼塌鼻青年突然大声道：“不，我不叫巫天赐。”慕容夫人目光慈祥望着他点点头道：“你认识我吗？”吊眼塌鼻青年翻着眼睛，茫然的摇摇头。

“可怜的孩子！”

慕容夫人脸上流露出怜悯之色，目光一抬，缓缓的道：“老爷子，几十年来，你在武林中何等声望，何等地位，干么还要施展下五门的迷魂药物，去迷失一个青年有为的人……”南世侯脸色微沉，道：“三娘，你这是听谁说的？此子被巫婆子迷失心神，老夫是从巫婆子手中救出来的。”慕容夫人道：“那么老爷可知他是谁？”

吊眼塌鼻青年道：“他要我练武功给他看，他说那是我祖父的武功叫……叫……龙飞九渊……，还有……飞……龙剑诀。”

慕容夫人横了南世侯一眼，才道：“老爷子，你明知道他是谁，何用瞒我？咱们何苦没事找事，去惹上中飞龙，从这孩子身上，还会牵出青娘，加上鼠狼湖山商家，尤其此子还佩着神丐游一乾的信物乾坤金钱，一下就惹上三方难惹的人，你化得来吗？”

南世侯深沉一笑道：“三娘，你把他当作了赵启潜的儿子？”

慕容夫人道：“难道不是？”

南世侯还没有答话，吊眼塌鼻青年忽然伸手在南世侯身边呛的一声，抽出七星剑来，楞楞的道：“老小子，你和她说话，我要练剑了。”

南世侯何等功力之人，虽在和慕容夫人说话，但任何人要从他身边抽出长剑，方始发觉，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吊眼塌鼻青年这一手当真快如闪电，连慕容夫人都没瞧清他如何出手的。

南世侯大吃一惊，回头瞧去，吊眼塌鼻青年手握七星剑，转身就跑，不禁怒喝道：“还不快回来，此剑十分锋利，你使不得！”

吊眼塌鼻青年口中嘻嘻笑道：“借我用一用就好，小气什么？我还要教你龙飞九渊身法呢！”

南世侯听得不期一怔，吊眼塌鼻青年这几句话，哪里像神志迷失的人？

不，由此看来，他这呆不楞的傻相，极可能是故意假装，想到这里，不禁浓眉一轩，嘿然厉笑道：“小子，站住！”人随声发，身子突然离地三寸，笔直朝吊眼塌鼻青年飞去！

吊眼塌鼻青年回头一瞧，口中“咩”了一声，突然双足一顿，身子嗖

的凭空拔起，恍如天马行空，朝山外飞去！南世侯哪里肯舍，大喝一声：“小子哪里逃？”身形同时破空掠起，跟踪追去！

吊眼塌鼻青年去势轻快，身在半空，说道：“老小子，剑还你就是了！”

一道银虹，脱手飞出，快若掣电，朝南世侯激射而来！双方势道极速，南世侯武功再高，总究身在半空，借不得力，眼看剑光来势奇快，哪敢伸手去接，百忙中只好沉气疾落。这真是惊险已极，就在他身形堪堪下落，森森剑锋，已从头顶划过，相差几乎不到一尺！

南世侯避过剑锋，身形落地，纵目瞧去，这一耽搁，吊眼塌鼻青年早已去得不见踪影！心下不禁大疑，暗想：“这小子纵然学会龙飞九渊身法，哪来这未精纯入化的内功？”

慕容夫人目送吊眼塌鼻青年的影子在山林间消失，脸上微露笑意，说道：

“老爷子，让他去吧！”

× × ×

× × ×

× × ×

陇右双刀贺氏兄弟等天地一卜走后，立即打开条子，只见上面写着：“带他去武陵黑石溪，一月后在岳阳见面。”

贺老二望望老大道：“他要咱们到武陵黑石溪去做什么，都没有说清楚。”

贺老大低声道：“这位老人家，乃是旷世奇人，他吩咐的话，决不会有错。”

一面要老二用木瓢舀了水来，把明砬磨入水中，然后朝吊眼塌鼻青年招招手道：

“小兄弟，你来洗个脸吧！”

吊眼塌鼻青年楞楞坐在石上，这时贺老大叫他洗脸，倒也听话，哪知盥洗之后，等他抬起头来，依然吊眼塌鼻，满脸疙瘩，仅仅把黑黝黝的脸上，洗得白净了一些。

贺氏兄弟没见过他本来面目，只当就是如此，贺老大连忙从怀中取出小木盒，笑道：

“小兄弟，这是天地一卜的易容药丸，咱们兄弟已经涂了，你也涂在脸上，咱们就要动身了。”

他因方才吊眼塌鼻青年洗去的脸色是黝黑的，因此从木盒中挑了一颗姜黄色的药丸，正待递过。

## 第八十六章 举头飞鸽岂无因

吊眼塌鼻青年目光落到小木盒上，突然一把夺过，大声道：“这是我的东西！”一面把姜黄色药丸，在掌心搓了搓，就朝面上涂去。

贺老大见他动作熟练，心中暗暗奇怪。

吊眼塌鼻青年在这瞬息工夫，果然变成一个脸色姜黄的汉子，虽然脸型轮廓未改，但已经和先前判若两人！他把小木盒一下塞入怀中，望着两人，茫然道：“我要到哪里去？”

贺老大道：“小兄弟怎忘了，咱们陪你找天地一卜去？”吊眼塌鼻青年忽然之间好似想起什么来了，摇摇头道：“我不要找他，我要找西妖去！”

贺氏兄弟听得暗暗吃惊，他们根本不知吊眼塌鼻青年的详细身世，仅从南魔口中，听出他好像是中飞龙的儿子，如今他又说要找西妖去！

从那位业已死去的青衫老人家，以至天地一卜，南魔，中飞龙、西妖，莫不是当代武林中的顶尖人物，这位青年人好像和他们都有关连。

贺老大为人机智，急忙点头道：“咱们既然答应和你作伴，你要上哪里去，咱们自然和你同去……”

贺老二道：“老大，咱们不是……”

贺老大朝老二使了个眼色，续道：“小兄弟，天快亮了，咱们就上路吧！”

吊眼塌鼻青年没有作声，默默地随着两人，朝山外奔去！天地一卜既然把吊眼塌鼻青年托付了陇右双刀，要他们带他到武林黑石溪去，其中必有缘故。

三人一路朝西，走了两天。

第三天中午时分，到了一个叫羊楼司的镇集，正好路旁松棚下挑着酒招，那是专做行路客商生意的酒食店。三人刚在棚下坐下，突听一阵急促的马蹄之声，两匹快马，急驰而来。

马上两个大汉，都佩带着兵刃，经过棚前，有意无意的朝三人望了一眼，匆匆驰去。

贺老大脸色微微一变，贺老二也似有所觉，瞧着两匹快马后影，低声问道：“是朱雀旗帮的人吗？”

贺老大没有作声，只是凝重的点点头。

伙计端来酒饭，三人匆匆吃毕，会过饭账，走出小镇。贺老大四顾无人，才低声道：“老二……”

贺老二急忙伸手摸摸刀柄，回头道：“什么事？”贺老大道：“看方才的情形，咱们行踪已经败露，此去武陵山，正是朱雀旗帮势力范围之内，无异是自投罗网。”贺老二道：“你是说，咱们不去的好？”

贺老大道：“谁说不去，依我想来，为了安全起见，咱们应该……”

话声未落，只见前面路上，又有一匹快马，风驰电掣一般，迎面奔来！倏忽之间，已到近前，那快马跑得满身大汗，从三人身边驰过。

贺老大留神察看，马上是个浓眉粗眼的瘦小个子，骑术极精，迭身而过之时，目光似乎只朝吊眼塌鼻青年打量了一眼，对自己两人，却瞧也不瞧！

贺老二道：“这人也是？”

贺老大在江湖闯久了，自然看得出，此人也是冲着吊眼塌鼻青年来

的。但心中奇怪，朱雀旗帮手下，一律都穿褐衣，此人一身墨绿长衫，似乎不像，一面只是微微点头。贺老二又道：“老大，你方才还没说完，为了安全起见，咱们应该怎样？”

贺老大“哦”了一声，回头向四周一瞧，才道：“我想为了掩蔽行藏，这时候最好找个地方休息，等天黑了再上路。”贺老二一拍巴掌，笑道：“这个主意不错，那两个狗娘养的，骑着马赶在前面，就让他们在前面等去。哦，老大，咱们就在这小镇上找个人家落脚。”

贺老大摇摇头小声道：“不，咱们到茶庵岭去。”贺老二奇道：“茶庵岭在北首，咱们不是越走越远了？”（按他们由幕阜山沿黄荆岭、塘头坑、清山口，到羊楼司，已入湖南境界，原是一路西行，茶庵岭在湖北境内，正当羊楼司北面，相距数十里，是不应该经过的地方。）贺老大道：“你别多问！”

吊眼塌鼻青年心神迷失，反正你们往哪里走，他也跟着往哪里走，连问也没问一句。

三人立即展开脚程，朝北急奔。

这一路，果然没再发现有马匹追来，未牌时光，便已赶到茶庵岭下，竹林掩映，有着十数家人家，自成村落。贺老大游目四顾，道：“如我记忆不错，咱们只须绕过右边山脚，那里有一座破庙，可以憩脚。”

说着，当先朝右奔去，这一带，山势虽然不高，但峰峦重叠，起伏绵连，他们转过山脚，远远望去，果然瞧到山坳间，有一座小庙。

三人加紧脚步，还没奔近，忽听一阵鸽羽扑扑之声，从树林间飞起。

贺老大抬头瞧去，只见两只灰白健鸽，恰好打三人头顶掠过，不禁脸色一变，轻叹道：“咱们迂回奔波，还是摆脱不了追踪之人的耳目！”

贺老二奇道：“老大，你说什么？”

贺老大道：“你方才没瞧见那两只鸽子？那是搜索咱们来的！”

贺老二听得一呆，顿脚道：“你怎不早说？早知道，干脆把它们打下来，生烤活剥，填进五藏庙，要搜索，到老子肚子里搜索去！”

贺老大没有作声，一口气跑到庙前，两扇庙门并没有关，随手推门而入。

但见一个三四丈方圆的天井，长满了没胫青草。迎面大殿上，一具高大神龛中，塑着一个王者神像，年代久远，已呈剥落，但大致还算完好。

贺老大略一打量，发现这座高大神龛上面，悬挂着许多神幡，由承尘垂直而下，正好把神龛上面遮住，如果躲到神龛上去，别人决难发现。

他心中转动之际，贺老二和吊眼塌鼻青年已在石阶上坐了下来。

贺老二取下披风刀，用蓝布拭抹着刀锋。

贺老大因两人这一阵奔波，赶了几十里路，就让他们憩息，只好默不作声，但心中却一直想着那两个褐衣汉子，和两头健鸽之事。

万一朱雀旗帮真的追踪赶来，吊眼塌鼻青年武功虽高，却是迷失心神的人，对方追踪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要把他掳回去，自己总不能让他去冒险，但凭自己兄弟两人，又实在想不出拒敌之策。

他在无聊之中，也不由自主的取下披风刀，随手拭抹着，但目光却不时瞧山门外瞧去。

因为这座庙宇，建在山坳之中，山下如果有人赶来，坐在阶前，居高临下，可以看出老远！

贺老二等了一会儿，忍不住开口道：“老大，你不是说那两只鸽子，是追踪咱们的人放出来的，怎么还没有人追来？”贺老大道：“也许……”

话声未落，耳边，又响起一阵鸽羽划空之声，从殿上空飞过！

贺老二猛地一个虎跳，跃将起来，从地上捡了两颗石子，纵目瞧去，果然瞧到两只灰鸽冲天飞起，大喝一声，抖手打去！

但两只鸽子早已飞出甚远，哪想打得到它们？不禁怒泛眉梢，骂道：“狗娘养的，再来，老子非把你们打下来不可！”这原是一瞬间的事，就在贺老大抬头望去之际，瞥见山下已有两点黑影，疾奔而来。

这两人一路施展轻功，来得极快，眨眼已抵山脚。贺老大早已看好了藏身之所，急忙低声喝道：“老二，咱们快躲到神龛上去！”

贺老二晒道：“一共只有两个点子，咱们把他收拾了就是，怕他做什么？”

贺老大道：“不，说不定他们后面还有人来，你别忘了这是朱雀旗帮势力范围之内，咱们能躲则躲，最好避免和他们动手。”一面朝吊眼塌鼻青年道：“小兄弟，来，咱们快到神龛上去。”

说完，纵身跃起，一下登上神龛，吊眼塌鼻青年心志迷失，遇事没有主张，果然跟着贺老大上去。贺老二心头纵然不服，但老大说出来的话，他从来不敢违拗，相继跃上，三人堪堪躲入神龛后，藏好身子。两条人影也已到了山门外面，朝庙中走来。贺老大偷偷的朝下看去，来的竟是两个身材瘦小的黑衣汉子，脸色黝黑，年纪似是甚轻。

只听前面一个边走边道：“咱们香主既然在羊楼司瞧到过点子，怎会跑到这里来的？”

后面一个道：“说不定他们认出香主，才回头朝这里逃。”这两人说话的声音，竟然甚是清脆。

贺老大久走江湖之人，阅历甚是丰富，登时想到他们身形瘦小，从走路的姿态看去，分明是女子改扮的。先前一个道：“香主不是说点子是个白痴吗？另外拐带他的两个人，武功也不见得高明，可能是朱雀旗帮的手下。”后面一个又道：“真是怪事，为了一个白痴，还要劳动两位教主亲自赶来，不知这人到底是谁？”

先前一个道：“谁知道？听香主的口气，这是老令公要的人，说不定，老令公还会亲自赶来呢！”

贺老大听得大奇，因为这两人竟然不是朱雀旗帮的人，他们口中的老令公和两位教主，不知是何来路？心中想着，后面一个又道：“这里就是只有一座大殿，哪里有什么人？”

先前那个道：“咱们等香主来了再说。”

说话之间，两人已在方才自己坐过的石阶上坐了下来。就在此时，只听山下响起一阵铃鸾之声，遥遥传来，两人慌忙站起身子，迎了出去。一会功夫，马匹已在门前停住，从马上跳下一个身穿墨绿长衫的瘦小汉子。

这人年约二十五六，紫膛脸，浓眉粗眼，贺老大一眼瞧出正是羊楼司见过的人！

贺老二凑过头来，正想说话。

贺老大连忙摇摇手，禁止他出声。

这时先前两人，一齐躬身下去，说道：“属下参见香主。”那人踏着枯叶碎草从山门进来，沉声道：“你们可曾发现点子踪影？”

此人虽在沉声说话，但听来后音依然略带尖细。贺老大心中一动，暗想，原来也是个女的！

两个黑衣人跟在他身后，恭敬回道：“没有。”那绿衣人目光朝四周瞥，又道：“方才临湘方面传来的消息，朱雀旗帮派出高手，赶来接应，从这一点推想，那点子极可能已落到他们手上，好在两位教主已兼程赶来，咱们就在这里等候也好。”

两个黑衣人坐下，一个趁机问道：“香主，咱们为什么要追截一个白痴。”

另一个道：“是啊？香主知道这点子到底是什么人？”绿衣人在两人面前，似乎并没有端出香主的身份来，只是摇摇头，轻笑道：“你们就是喜欢多问，这件事，连我也弄不清楚。”说到这里，突然冷嘿一声，倏地站起身子，道：“真还来得好快。”

原来他在说话这时，发现山下小径上，疾奔来三点黑影！光从三人浮掠如矢的身法看去，武功高得出奇，转眼间已抵庙前！

贺老大凝目向外瞧去，只见这三个人是两前一后，前面两人：左边一个身高八尺，生得又瘦又长，穿着一件青网长衫，望去有如竹竿一般！

右面一个身穿一袭灰色长衫，头戴文士巾，白中透黄的瘦削脸，冷冷的没有一丝血色，也没有一丝表情，天生一付目中无人的神气。

两人身后跟着一个身穿古铜长衫的，正是朱雀旗总堂总管卜三胜！

贺老二紧张的凑过头来，低声道：“卜大哥来了，怎么办？”

贺老大道：“不要紧，咱们不出声就是了。”绿衣人眼看三人跨进山门，一手按着剑柄，卓然站立阶前，两个黑衣人一左一右，侍立在他的身后，正好挡住来人进入大殿之路。

那瘦高个子，和灰衣文士，缓步走到绿衣人身前，相距六尺来远，便自停下。

瘦高个子细眼缝中闪过一丝精芒，漫不经意的瞥了绿衣人一眼，好像朝身后的卜三胜问道：“这人是谁？”卜三胜连忙躬身道：“属下去问问他。”脚下跨前一步，目光抬处，沉声问道：“朋友是什么人？”

绿衣人仰脸道：“你这话是在问谁？”

卜三胜嘿然怒笑道：“自然是问你了。”

绿衣人依然昂首向天，冷冷的道：“要问我是什么人，你们先该说说是什么人？”

卜三胜浓眉剔动，双目中杀机隐闪，显然心中甚是激怒，但他因有两位帮主在场，不便发作，强按怒气，沉嘿一声道：“朋友一定要问，听完了，不怕送命吗？”

绿衣人微哂道：“在下还不怕死，你但说无妨。”卜三胜道：“你大概听到过朱雀旗帮吧？”

绿衣人毫不在意，冷冷的道：“听到过。”

卜三胜瞧他听到朱雀旗帮，依然镇定如恒，心中也不禁暗暗奇怪，这小子又是什么路数？一面指指后面两人，道：“你听到过就好，这两位是本帮四帮主和七帮主，兄弟是总堂总管卜三胜……”

贺老大暗哦一声，这两人是南天七宿中的老四翻天印单光斗，老七冷面秀士秦紫贵！

绿衣人也漫不经意的瞧了一眼，说道：“你们两位帮主难道没有姓

名？”

冷面秀士秦紫贵接口道：“单光斗、秦紫贵，朋友你呢？”绿衣人也冷声道：“任宗秀。”

“任宗秀”这三个字，名不见经传，贺老大暗自惊奇，这人听了翻天印，冷面秀士的威名，还敢如此冷傲？

## 第八十七章 神龙一现亦奇绝

冷面秀士秦紫贵点点头道：“你是四方教四位护法香主之一，难怪敢在本帮主面前，这般放肆！”右手一扬，突然朝任宗秀肩头抓去，口中说道：“这里没有你们四方教的事，还不让开？”

任宗秀没有料到对方会突然出手抓来，而且来势如此之快，右肩几乎立被抓中！

好在他在说话之时，早有准备，这时百忙之间，赶紧疾向后面跃退五尺，右腕抬处，挥手出剑，洒出一片剑花。冷面秀士秦紫贵冷哼一声，道：“瞧不出你倒是有点门道！”

脚下跨前一步，左手原式不变，硬向任宗秀长剑上抓来，他举动神速，竟然丝毫没有把对方手上的精钢长剑，放在眼里！

任宗秀在这一瞬间，也已发觉自己发出的一剑，不但未能把对方逼退，相反的，对方一抓之下，竟然挟着一股强大潜力，逼得自己剑势无法施展，同时五指箕张，已迅速无俦朝剑身上抓来！

心头不禁大骇，暗想：这人难道不畏刀剑？情急之下，长剑倏收乍发，一招“顺风送帆”，银芒暴射，直洒过去！这一招剑法，剑芒分布绵密，攻势之中，含有严谨防守，威力极强。

哪知剑光才吐，只见对方手腕一抬，从剑影中伸来，看去毫无章法，不知怎的竟把自己剑术中含蕴变化悉皆破去，手指已快要搭上剑身……

要待削出，已是不及！但觉手腕轻震，长剑已被冷面秀士秦紫贵三个指头拈住，用力一抽，哪想抽得回来？心中既感凛骇，但还是不大服气，劲运右腕，猛力朝后抽剑，同时左手振腕一指，朝对方眉心点去！冷面秀士秦紫贵冷冷一晒，不屑的道：“你居然还学会了北鬼的‘归元指’！”左手轻轻一放，口中喝道：“去吧！”任宗秀正当运足力道，朝后抽剑，被他这一放，哪里还想站立得住，脚下一个踉跄，向后连退了三四步，几乎摔倒地上。

躲在神龛上的陇右双刀贺氏兄弟，眼看任宗秀和冷面秀士动手情形，也瞧得心头大震。暗想：这冷面秀士，在南天七宿中，排名第七，已有如此功力，南天七宿，当真非同小可！自己兄弟还自以为在江湖上闯荡多年，也算得上是一号人物，看来连人家一招都接不下来！

正在沉思之际，蓦听一声银铃般格格娇笑，从山门外传来：“任香主还不快退，你怎么和这又冷又酸的相公动起手来？人家要不是手下留着分寸，你这条臂膀早就废啦！”这声音又娇又脆，笑得荡人心魂！

贺老大又是一惊，急忙循声瞧去，不知何时，已有两个人从门口进来！

那发话的是一个长裙曳地，身材苗条的丽人！只见她宫髻堆鸦，眉目如画，说话之时，盈盈流睇，笑靥生春，尤其一身绿色长衣，映着太阳，闪闪发光，看去甚是刺目！

另一个身穿银袍的汉子，年约四旬以上，脸色灰白，双目含煞，背着一口奇形阔剑，顾盼之间，神态倨傲！翻天印单光斗目光一注，突然拱拱手，大声笑道：“我当来的是谁？哈哈，多年不见，夫人当真驻颜有术，什么风也把你吹出来了！”

“西风。”

那丽人斜睨着两人，随口说着，接着又解释道：“因为苗珠珠滥芋充

数，忝为西方教主，自然是西风才能把我吹来呀。”翻天印单光斗心头微微一沉，暗想：这女魔头原来已被西妖罗致了去！目光瞧了冷面秀士秦紫贵一眼，轻哼道：“原来蛇蝎夫人当上了四方教西方教主，兄弟失敬得很。”蛇蝎夫人美目流盼，格的笑道：“两位也不错呀，当上了轰轰烈烈的朱雀旗帮帮主。”

冷面秀士秦紫贵脸上一无表情，冷漠的道：“夫人巴巴的赶来，想必有什么见教？”

蛇蝎夫人娇笑道：“别忙，我先给两位引见引见，这一位是唐古拉山白衣教主令狐钧，现在担任敝教南方教主。”那躲在神龛上的贺老大越听越惊，也越听越喜！他偷偷地打量着二十年来素有第一奇毒之称的蛇蝎夫人，和以“白骨剑”驰誉天下的唐古拉山白衣教主。心中暗想：这几个名震武林平日难得一见的魔头，今日居然全会在这座荒僻的小庙中遇上，他们当然不会无故赶来。这两拨人要是都为吊眼塌鼻青年来的，那么这场好戏，就将在眼前展开，而且对自己来说，正是大为有利！翻天印单光斗拱拱手道：“令狐教主威震西垂，幸会之至！”

令狐钧大不刺刺的朝两人点点头，算是还礼。冷面秀士秦紫贵瞧在眼里，心头大是不耐，冷声的道：“两位教主不会无缘无故的跑到这里来吧？”蛇蝎夫人螭首微点，轻笑道：“是啊，咱们在这里遇上，真是最好不过的事，我正想和两位打听一个人呢？”翻天印单光斗道：“夫人要打听的是什么人？”蛇蝎夫人淡淡一笑道：“只是一个无关重要的白痴。”冷面秀士秦紫贵冷嘿道：“一个无关重要的人，居然劳动四方教两位教主亲自赶来？”

蛇蝎夫人格的笑出声来，说道：“不是也劳动了朱雀旗两位大帮主吗？”

冷面秀士冷冷的道：“敝帮之事，不劳夫人动问。”蛇蝎夫人瞟了他一眼，笑盈盈的道：“听说这人已经落在贵帮手里，我只好先向两位问问清楚，免得伤了和气。”翻天印单光斗大笑道：“本帮也在找寻此人。”正在此时，山门外忽然赶到了两拨人马。

从东北方来的一拨是四名白衣大汉，每人肩头背着一柄奇形阔剑，身手矫捷，步履如飞！

从西方赶来的一拨约有二十来骑，马上汉子，一色褐衣短靠，腰跨单刀。

四名白衣汉子，比二十来骑马匹早到一步，已在山门左右，两人一边，守在门口。

二十来骑马上汉子，迅速跃下马背，也立即在山门前面散开，布下岗位。

敢情双方瞧到主人都在里面，是以并没引起争执，但已有剑拔弩张之势！

蛇蝎夫人眼珠一转，娇笑道：“你们人马倒是来了不少！”南方教主令狐钧背负双手，嘿然笑道：“夫人放心，纵然来上千军万马，没有本座命令，一个人莫想出去，一个人也莫想进来！”

翻天印单光斗微笑道：“白衣教在西垂虽是威名赫赫，但这里已是中原，兄弟倒不信有人拦得住咱们。”南方教主令狐钧道：“不信你就试试看！”

冷面秀士秦紫贵道：“老四，咱们还是办正事要紧，卜总管，你要他们先在附近林中搜索看看！”

卜三胜应了声“是”，正待向门外发令！

蛇蝎夫人玉腕一摇，娇声叫道：“卜总管且慢！”卜三胜听得一怔，翻天印单光斗道：“夫人有何吩咐？”蛇蝎夫人抬目浅笑道：“如今事情差不多已弄清楚了，咱们两拨人劳师动众，要找的就是一个人！”

翻天印单光斗道：“不错，兄弟奉命赶来，志在必得。”蛇蝎夫人点头笑道：“就是咯，所以咱们先商量商量。”单光斗道：“夫人要商量什么？”

蛇蝎夫人白了他一眼，嗤的笑道：“你是真的不懂？还是在我面前装迷糊？商量当然是为了这个人呀，你想想看，人只有一个，你们奉命赶来，志在心得，那么我们呢？老实说，我们也是奉命赶来，志在必得呢！”

单光斗仰天大笑道：“夫人是想先分分高低，决定属谁？”蛇蝎夫人黛眉轻扬道：“我想也只有如此了！”单光斗破竹般喉咙，又打了个哈哈，道：“哈哈，兄弟可以告诉夫人一句，今日之事，在下兄弟纵然输了，朱雀旗帮也未必会罢手。”

蛇蝎夫人格格笑道：“你说的一点也不错，咱们的情形完全一样，我和令狐教主就是落败，敝教也非尽倾全力，追索到底不可。”

冷面秀士道：“那么依夫人之见，该当如何？”蛇蝎夫人娇笑道：“这就需要和两位商量的了，两位要是肯顾全情面，人让我先带回四方教总坛去，朱雀旗帮真要不肯罢手，就找敝教说话，这样大家都不伤和气……”单光斗赫的笑道：“夫人说来，倒是一厢情愿，这话，兄弟原也想说，只是觉得说出口而已，南天七宿出道以来，还没让过人家一步……”

蛇蝎夫人没等他说完，娇笑道：“那你就让我一步，又会怎样？”

单光斗右手一摊，伸出一只蒲扇大的手，说道：“只怕它不答应呢！”

蛇蝎夫人斜睨着他，若有所思，点点头道：“那是翻天印不答应了？也好，银儿，取我的兵器来！”

她话声出口，只听屋檐上有人“唷”了一声，一道银红，自天而下！

蛇蝎夫人皓腕轻舒，一下接到手中，那是一柄三尺来长的银色钢叉，然后抬头吩咐道：“绿儿，和娘娘动手的是盛名久著的南天七宿中人，本领可大得很，待会要是娘娘接不下来，你就揭开葫芦，这些人，一个也别放他们活着回去。”众人抬头瞧去，只见屋檐上站着两个十二三岁身穿苗装的娟秀女童。右边一个，手上捧着一个绿玉葫芦，闻言轻“唷”了一声！

谁都知道蛇蝎夫人擅长用毒，不知那绿玉葫芦中藏着什么歹毒东西？

翻天印单光斗听得不禁脸色微微一变，冷面秀士却朝身后的卜三胜暗使了一个眼色。

蛇蝎夫人手上掂掂银叉，眼皮一抬，脆声道：“单帮主，看来我得向你讨教几招呢！”

单光斗道：“岂敢，兄弟候教……”

话声未落，只见蛇蝎夫人突然银叉朝殿上一指，嗤的笑道：“卜总管，你替我安静点，躺下来吧！别打坏主意了！”她只是银叉指点了一下，但七八丈外的大殿上，登时“啪哒”一声，一条人影从空中跌了下来，那人正是卜总管！原来他得了冷面秀士秦紫贵的授意，趁蛇蝎夫人正在说话之时，准备从殿后悄悄溜出去，把站在屋檐上手捧绿玉葫芦的女童制服。

哪知蛇蝎夫人眼快手快，一下把他制住，跌倒在地，一动不动。

冷面秀士秦紫贵心头一凛，猛地从袖中撒出一只铁箫，沉喝道：“好个狠毒的女人，你用什么暗器出手伤人！”南方教主令狐钧也呛的一声，从肩头掣出白骨剑来。蛇蝎夫人斜瞟着冷面秀士格的笑道：“谁使用了暗器来着？你过去瞧瞧，他一点也没受伤，只是闻我少许的香粉，喝口冷水就好！”

秦紫贵一言不发，转身一招手，从门外走进两个褐衣汉子，舀了水来，替卜三胜灌下。说也奇怪，他迷昏得快，醒得也快，灌下冷水，果然就坐了起来。

翻天印单光斗眼看卜三胜无恙，心头也着实震惊，对方露了这一手，分明含有示威之意，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破竹喉咙哈哈一笑，道：“夫人一身是毒，果然名不无虚，兄弟向夫人讨教几招绝命银叉吧！”

蛇蝎夫人嫣然一笑道：“单帮主请！”

单光斗一拱手道：“兄弟有僭……”

单掌斜横，正待发招！

突然，山门外有一个人楞头楞脑的探进头来，朝里张望。这人生得吊眼塌鼻，黝黑的脸上，满是疮痍！陇右双刀贺氏兄弟居高临下，瞧得真切，心中猛吃一惊！急忙回头瞧去，吊眼塌鼻青年不是好好的蹲在身边打盹，敢情他对身外之事，漠不相关，这一阵工夫，早已浑然入睡。贺氏兄弟不禁相互望了一眼，脸上发出会心的微笑，既然不是他，便已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但殿前箭拔弩张的两拨人，却正合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翻天印单光斗破竹喉咙大喝一声：“快截住他！”舍了蛇蝎夫人，身形一晃，朝门口扑去！

“单帮主怎好临阵脱逃？”

蛇蝎夫人也并没有落后，口中格格娇笑，人随声发，以同样速度，朝山门外抢去。

那吊眼塌鼻青年一见有人追出，似乎吃了一惊，口中“咩”的一声，拔脚就逃。

庙外叱喝乍起，二十来名褐衣汉子，一窝风般朝他围了上去。

翻天印单光斗一步抢到门口，突然回身，双手一拱，道：“夫人恕兄弟先走一步！”

他这一举动，看似行礼，其实掌心向外一翻，发出一道潜力，直向蛇蝎夫人迎面撞来。

蛇蝎夫人格的一笑，伸出一个指头，朝单光斗额前点去，娇嗔道：“你这人怎么和我动手动脚起来，难道不怕中毒吗？”她这“中毒”两字，当真力量不小，翻天印单光斗心头一凛，不自禁的后退了一步。

正好南方教主令狐钧赶到身后，左手一抬，口中说道：“夫人只管先去！”

随手挥去一股寒风，恰好把翻天印单光斗掌风接了下来。双方内力一接，竟然不分轩轻，单光斗外号翻天印，就是以掌力见长，没想到对方功力，也有如此深厚！不，对方涌来的潜力之中，竟然阴寒无比，宛如从千年冰穴中吹出来的寒风一般！心头蓦然一凛，想起对方“白骨功”阴歹无

比，不要着他的道儿！心念电旋，当下吐气喝声道：“令狐教主，试试兄弟的‘翻天印’如何？”五指倏张，掌心翻动，猛的迎击出去。

这一掌正是他仗以成名的“翻天印”神功，掌印翻动，一股强猛罡风，排山倒海朝令狐钧身上冲去！南方教主令狐钧一见单光斗挥掌攻来，嘿然冷笑道：“来得好，单帮主也试接本教主一招‘白骨掌’。”左掌平胸推出，力道登又加强了一倍，阴森寒气，随着大盛，朝单光斗反逼过去。

双方各出全力，狂飚激旋，震得两人身形微晃，仍然旗鼓相当，相持不动！

## 第八十八章 远向深溪问石人

蛇蝎夫人在两人动手之初，早已身如电射，夕阳之下宛如一道绿线，比殒星还快，一闪而逝，随着吊眼塌鼻青年身后追去！

冷面秀士秦紫贵瞧得心头一急，大喝一声，道：“老四，别和他纠缠了，快追！”

挥动右臂，打出一记拳风，直向两人之间撞击过去。他这一拳，明的是击在两股掌风之间，化解两人掌力。但拳势微偏，重量全落在令狐钧掌风之上，和单光斗的“翻天印”力道合在一起。

南方教主令狐钧纵然“白骨功”自成家数，功力卓绝，也抵挡不住南天七宿两人合力，只觉身子猛地一震，立时吸气飘身，疾退出一丈开外。

单光斗、秦紫贵逼退令狐钧，两条身形趁机闪出山门，腾空朝山脚下，追踪蛇蝎夫人而去。

南方教主令狐钧在飘身跃退之后，立即闭上双目，敢情他在硬接单光斗、秦紫贵合力一击，被震伤了内腑，正在暗中运气调息。

卜三胜眼看两位帮主已走，哪还停留，趁着令狐钧调息之时，跟着朝庙外奔去。山门前面，虽有四个白衣大汉守着，但因没有令狐钧发令，是以并没阻拦。

卜三胜匆匆忙忙的挥了挥手，二十名褐衣大汉，以同样速度，翻身上马，蹄声杂沓，一阵风般驰下山去。南方教主令狐钧双目乍睁，微微吸了口气，回头朝任宗秀道：“任香主，咱们快追！”

任宗秀躬身道：“教主不妨事吧！”

令狐钧满脸怒容道：“本座一时大意，差点被两个老贼所伤。”

任宗秀笑道：“如果属下料想不差，单光斗、秦紫贵决难追得上西方教主。”

令狐钧微一抬目，继而恍然道：“香主是说他们都中了西方教主的无形之毒？”

任宗秀道：“正是如此……”

话声未落，只听山脚下响起一阵马蹄腾跃和嘶叫之声。原来朱雀旗帮二十个褐衣汉子，纵马急驰，堪堪奔近山脚，一个个从马背栽了下来，滚落地上。

令狐钧冷嘿一声道：“单光斗，秦紫贵功力深厚，如以方才情形来看，西方教主似乎用毒极轻，未必有事。”任宗秀笑道：“西方教主时常说，用毒的目的，不是要一下把人毒死；只要让中毒之人，发觉他已中剧毒，也就够敌人麻烦，这才算上乘手法。否则中毒之人，一下就死去了，没有中过毒的人，还不识得厉害，天下也许永远没人知道你擅于用毒。”

令狐钧点点头道：“难怪西方教主有天下第一奇毒之称！”他说话之时，人已飘然朝庙外走去，向四个白衣人吩咐道：“你们随任香主来好了，本座须要先走一步。”一道银影，破空飞起，四个白衣大汉，望着他后影，一齐躬下身去。

任宗秀等南方教主走后，也回头朝两个身材瘦小的黑衣人道：“咱们也好走了。”

两名黑衣人，和四名白衣大汉，跟在她马后，健步如飞，奔下山去。大殿上，刹那之间，重又恢复了宁静。

贺老二松了口气，直起腰来，问道：“老大，咱们现在该如何了？”

贺老大微微一笑道：“难关已经过去，咱们再也不会遇上他们了。”

贺老二道：“他们两拨人势在必得，咱们躲过今天，只怕躲不过明天。”

贺老大笑道：“他们越追越远，不会再注意咱们了。”贺老二一拍巴掌，笑道：“天地一卜真有意思，方才还冲着我笑呢，我真弄不懂他怎会知道咱们躲在神龛上的？”吊眼塌鼻青年张目道：“天地一卜，我好像认识他？”贺老大拍拍他的肩膀道：“咱们到下面去呢！”吊眼塌鼻青年道：“这里很好，为什么要下去吧！”贺老大道：“天色已经昏暗下来了，咱们该上路了。”吊眼塌鼻青年没再说话，跟着陇右双刀跃下神龛，贺老大取出干粮，三人分着吃了。

这一阵工夫，天色已经全黑，贺老大不敢从前山下去，领着两人翻岭下山，西奔陆溪口渡江，取道柳关、石首，经公安折入澧县，已是湘西北部。

这一条路，虽绕了一个大圈，但果然没有再遇上追踪之人。

这是几天之后，他们赶到武陵山，向山下人家一问，才知黑石溪在澧水溪东南，龙潭河之北，因溪石色黑故名。问明方向，就朝山中寻去。

这武陵山方广数百里，峰峦蔓延，入山渐深，到处都是参天古木。

群峰连绵，身在山中，最易迷失方向。三人翻山越涧，不知走了多少路程，眼看夕阳如霞，渐入黄昏，转过一座峰脚。贺老二突然大声叫道：“老大，在这里了！”贺老大赶紧掠过身去，举目一瞧，原来在两山之间，果有一片辽阔山溪，溪水大半干涸，只有中间丈来宽一条，水流湍急两边尽是乱石沙砾，色黑如墨！

“果然找到黑石溪了！”

贺老大仰天舒了口气，但心中却因看到眼前这片深山中的荒溪，起了一阵犹豫。

天地一卜要自己两人护送吊眼塌鼻青年前来，而且要在这里暂住，等到一月之后，再去岳阳，只是这般人迹罕至的荒僻深山，如何安顿？

正在沉思之际，贺老二道：“老大，咱们怎么办？”贺老大道：“此时天色已将昏黑，咱们且找个山洞休息，明天你下山去采办些干粮。”

贺老二楞道：“咱们真要在这里住上一月？”贺老大道：“这位老人家如此吩咐，我想必有缘故。”贺老二道：“好，咱反正是听你的。”

这天晚上，三人找了一个石洞，胡乱休息一宵。第二天，贺老二下山去采购了许多粮食回来，陇右双刀在山腰上找到一处宽敞的岩洞，开始安居下来。他们弄不懂天地一卜何以要自己两人陪同吊眼塌鼻青年到这罕无人迹的黑石溪来？但贺老大却坚信这位老人家必有安排，而且认为极可能和这条黑石溪有关。

因此，三人就整日在溪上徜徉。

一连几天过去，这条两边乱石成堆的山溪，除了累累黑石，贺老大不知察看了多少次，实在瞧不出半点端倪。这天，他决心溯流而下，三人带着干粮，循溪走去。两岸山势，曲折迂回。溪流随着山势而转，入山渐深，被山洪冲下来的巨石，也堆积得更高。

正走之间，忽听走在最后的老二，口中惊啊了一声。虽然只是一声，贺老大已警觉到老二的声音不对，急忙回声瞧去。

这一瞬间，贺老二竟然不知去向。

贺老大心头蓦然一惊，大声叫道：“老二，……老二……”“老二，……老二……”

身后有人遥遥相应，声音那么空洞洞地不可捉摸！“老二，你到哪里去了？”

“老二，你到哪里去了……”

那是空谷回音，听来使人油生怖意！但老二却再也没有声息。

只有吊眼塌鼻青年一脸茫然，楞楞瞧着自己，一声不作。贺老大霍地从肩头撤下披风刀，紧握手中，双目炯炯，在四周察看了一阵。

附近周围，除了成堆巨石，累累如山，中间虽有不少空隙，但老二偌大一个人，决不会无缘无故掉到石缝里去，而且也不会找不到影子，这事情实在透着古怪！

心中想着，一会纵上巨石，一会跃落沙滩，从前面山脚转过来的这条狭谷，约有半里来长，他几乎连每个石隙缝都找到了还是不见贺老二的踪影！

这里满地都是卵石沙砾，也不会像陷人的沉沙？自己听到声音，就回过头去，在这一瞬间，就是飞鸟，也没这般快法？

贺老大手上紧握单刀，怔怔的瞧着这片黑石沙滩，实在想不出道理来！

哪知才一回头，心头不禁一沉，口中也同时惊啊了一声，一个箭步，纵身扑去！

原来方才还好好站在一堆巨石下的吊眼塌鼻青年，转眼之间，又告失踪了，这回竟然连半点声音也都没听到。他迅速掠过吊眼塌鼻青年站立之处，俯身细瞧，沙砾上即没留下什么脚印，身后巨石堆成的缝隙之中，也不见有人匿藏。

吊眼塌鼻青年的失踪和老二如出一辙，同样离奇得出乎常情！

接连两个大人的平白丢失，使贺老大立时体会到定然有人在暗中使了手脚，而且这人身手高明，奇快无比。本来天地一卜叫自己三人到黑石溪来，自己早已料到其中必有事故。这几天没有遇上事情，是令人失望之事，遇上事情才算正常；但事情出得太离奇了！

贺老大总算是江湖混了多年的人了，尽管此刻变生意外，遭遇离奇，但却力持镇定。暗想：自己一行三人，已然丢失了两个，目前应该轮到自己了。

心念转动，立即功运全身，凝神戒备，面上故作惊慌，背着石堆，喃喃的道：“真是怪事，难道这里有什么鬼怪不成果然，话声未落，蓦觉背后微风飒然，急袭而来！

贺老大人虽背着石堆，但这是他冒险一试，欲擒故纵，其实全神贯注，早有准备，才一察觉风声有异，身子便已迅如闪电朝后转去，目光掠处，只见从石隙窟窿中伸出一只干枯细长的手臂，五指如钩，正朝自己左肩抓来。

这细长手臂，枯瘦黝黑，干瘪得只有皮包着骨，五指如钩，状若鸟爪，简直不类人手。这原是一瞬间的事，贺老大目光瞧到，心头虽感惊悚，手上披风刀却在同时，砍了过去！

他出手不慢，但那只鬼爪可比他还快，一抓不中，唰的朝石窟中缩入。

这一瞧，当真把贺老大瞧得目光发直，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寒噤！

原来此处石缝，虽是有许多巨石成堆，但望去一目了然，并不太深，方才明明瞧到鬼爪由此缩入，这会竟然空洞洞的什么也没有！

贺老大吸了口气，自言自语的道：“难不成天下真有鬼怪……”

他此刻几乎是耳目并用，全身都在警戒之中！

蓦然，他又感觉到身后微风一飒，急忙转身瞧去，那只黝黑细长鬼爪，又从另一处突出沙砾间的大石底下伸出，朝自己脚上抓来！

当真不是人！

贺老大来不及多看，百忙之中，身子一跃而起，头下脚上，右手披风刀闪电下劈。

鬼爪很快缩入石下沙砾之中，贺老大直落的单刀一下砍在大石上！

这一刀，由上而下，全身力道，悉在右腕，少说也有八成真力，就是大上十倍的石块，也得劈个两半！但贺老大刀先人后，才一砍上石块，陡觉刀身猛然一震，连刀带人，被弹出七八尺远。

差幸他功力较深，身形弹起，立即沉气下坠，双脚站住，立稳身子。举目瞧去，但见那方大石，摇动了几下，缓缓往上直起！

贺老大不由自主的后退了一步，紧握披风刀，双目一霎不一霎，瞧着大石，静以观变！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那方大石，哪里是什么真的石块？那是一个身穿黝黑长袍的瘦高怪人！

他弓着身子，背脊朝天，伏在沙砾之中，因为一生长袍和石块颜色相同，乍看之下，令人不易辨别。

不，这怪人敢情装惯了石块模样，几可乱真。否则贺老大闯了二三十年的江湖，眼光何等锐利，哪会连人和石块都分辨不出来？

那黑衣怪人长发披肩，双目深陷，瞧着贺老大，一步一步逼来！

贺老大瞧清对方原来是人，胆气骤壮，扬刀喝道：“喂，你是什么人？把我两个兄弟，弄到哪里去了？”黑衣怪人紧闭着嘴巴，只是阵阵嘿嘿阴笑，逼来的身形，忽然停止下来，两道眼神，闪烁着磷磷绿光，却一霎不霎的始终瞪着贺老大的大脸上！

他越是一声不发，越显得阴森狰狞，贺老大测不透对方举动，心头微感寒意。老二和吊眼塌鼻青年已经落到他手，自己孤立无援，不由得提高戒备！

黑衣怪人终于发出沙哑的声音说道：“你是三人中的领头的了，你说，花娘子派你们作什么来的？”贺老大怔道：“花娘子，谁是花娘子派出来的，朋友这是误会。”

黑衣怪人大声道：“老夫已经查看了你们几天，你还想瞒得过我？”

贺老大道：“朋友这话从何说起，咱们根本不认识花娘子其人，怎会是她派来的？”

黑衣怪人怒笑道：“你说，你们到这里是干什么来的？”“这个……”

贺老大被他问的一呆，一时竟答不上话去！自己兄弟是受了天地一卜之托，带着吊眼塌鼻青年到黑石溪来，但此来究是为了什么？当真无从答起。就在他话声一顿之际，黑衣怪人突然目射凶光，狞笑道：“你们一个也不能留！”

双爪一扬，突然朝贺老大急扑过来。

双方原有相距八九尺光景，照说贺老大早有准备，躲闪总来得急，哪

知这黑衣怪人行动有如鬼魅，快得出奇，话声出口，人已逼近！

## 第八十九章 遁迹荒溪骨未枯

贺老大怕他夺刀，右手直竖的单刀随着身形向后一偏，还没来得及发招，只觉左腕一紧，已被黑衣怪人右手扣住了脉门，同时对方左手却朝自己执刀右手抓来。

贺老大心头大惊，百忙之中一面运气护穴，右手一送，直竖的刀锋，已迎着怪人抓来左手推出。

黑衣怪人口中嗤嗤阴笑，动作极快，手指翻动，不知怎的，一把正好抓在刀背之上。

贺老大被对方紧紧抓住脉腕，近身相搏，手中披风刀，原已失去使用的机会，此刻刀背被抓，立即右手一松，放开刀柄，一拳朝怪人左肋捣去！这一下，他当机立断，出手极快，砰的一声，宛如击在铁石之上，拳头隐隐生痛。黑衣怪人身躯微微一震，口中嘿了一声，左手丢下披风刀，一拳向贺老大前胸击来。

贺老大右手一格，挡开拳势，左手同时奋力一挣，但没有挣开对方紧扣的手指。

黑衣怪人左手却已连续攻来，忽爪忽掌，势道凌厉，招招都是取的贺老大身前要穴。

贺老大左腕被扣，进退受制，双方相搏，近在咫尺，尤其对方手把越来越紧，自己运气抗拒，渐感不支！如果脉穴一旦被黑衣怪人控制，就难有拒敌之能，一时不由咬紧牙关，挥掌迎敌，和黑衣怪人硬拚硬拆。转瞬之间，两人对拆了十几个照面，但贺老大已是汗流夹背，惊险百出。突然，他感到右肩一麻，“肩井穴”上被黑衣怪人一指点中，失去了抗拒力！

黑衣怪人一阵嗤嗤怪笑，拾起披风刀，一手把贺老大挟起，大步朝前走去。

贺老大穴道受制，心头却是清醒，双目圆睁，大声喝道：“你要待怎的？”

黑衣怪人谄笑道：“你不肯说出实话，老夫带你和他们对质去！”

贺老大听他这么一说，知道老二和吊眼塌鼻青年只是被他所擒，并无危险，心头略放。

黑衣怪人沿溪奔走，走得极快。

贺老大为人机警，此时被他挟在肋下，不再作声，两只眼睛不停的向四处打量，默认路径。

这条黑石溪，下流较为辽阔，河床平坦，但到了此处，溪身渐渐狭窄，两边山势峻陡，乱石历落，水流湍急。黑衣怪人在乱石上点足如飞，一会功夫，奔到山腰下一处大石堆前面，俯身走入，穿石而行。

这是一堆由巨大石块累叠而成，中间曲折通行，有如甬道一般，走了一会，贺老大突觉眼前一黑，似已进入一座高大的洞窟之中。黑衣怪人脚下丝毫不慢，拐弯抹角，又走了盏茶时光，才到尽头。

贺老大经过这一阵功夫，虚室生白，渐渐隐约似有微光从天透入。洞底高大宽敞，地上有两个人影，一个躺卧地上，一个却楞楞的坐在那里！

这两人正是自己兄弟贺老二和吊眼塌鼻青年！黑衣怪人放下贺老大，目露诧异，朝吊眼塌鼻青年走去，口中沉声道：“小子，谁替你解开穴道的？”吊眼塌鼻青年手足舒展了一下，惘然道：“我本来就是这样的。”

黑衣怪人自然不会相信，只当有人偷入洞中，替他解了穴道，不禁脸含郁怒，两道目光只是向四处搜索。贺老二大声道：“老大，你也来了，这老鬼可恶得很！”贺老大没有理会他，心中却在想着吊眼塌鼻青年武功极高，他穴道自解，正是自己三人唯一的希望。突然想起自己兄弟两人在彭泽遇到巫婆子之时，他楞楞的坐在一旁，没有巫婆子开口，他只是坐着不动。后来巫婆子叫他动手，他才出手，可见他神志失迷，没有主动意识，必须由人指挥才行，心念闪电一转，开口问道：“小兄弟，你站起来试试，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的么？”

吊眼塌鼻青年依言而一跃而起，忙道：“我很好。”贺老大大喜过望，忙道：“快注意了，不要让这个黑衣老头把你擒住！”

吊眼塌鼻青年回头道：“他要怎的？”黑衣怪人阴嘿道：“这楞小子难道还想逃得出去？”说到这里，突然目光凶射，厉笑道：“原来你果然是花娘子的死党！”他舍了吊眼塌鼻青年，双爪伸屈，状极愤怒，转身朝贺老大逼来。

贺老二骇然道：“老大当心！”其实他这声等于白喊，贺老大穴道受制，躺在地上，纵然瞧到黑衣怪人面露杀机，身子半点动弹不得，也是徒然。但贺老大心有成竹，丝毫不惊，只是口中喊道：“小兄弟，快拦住他！”这一声，当真有效！

吊眼塌鼻青年突然长身一闪，抢到黑衣怪人面前，大声道：“你……站住！”

黑衣怪人脸上神情，愤怒无比，挥手拍出一掌，口中大声喝道：“滚开！”

吊眼塌鼻青年挥掌一挡，双掌接实，响起一声砰然轻震！两人各自后退了一步，吊眼塌鼻青年回头问道：“要不要和他打架？”

贺老大看出吊眼塌鼻青年内力不在黑衣怪人之下，连忙点头道：“他要害我们，自然要和他打了，最好制住他！”黑衣怪人早已看出贺老大是三人中领头的人，吊眼塌鼻青年是受他指挥的，心头更觉怒不可遏。大喝一声，猛向贺老大扑去。

吊眼塌鼻青年右手突使一招“惊涛拍岸”，暗劲如潮，拂拂而出。

黑衣怪人把牙齿咬的格格作响，一提真气，斜里一跃，避开了正面，不愿和吊眼塌鼻青年掌力接触。右手五指箕张，猛向贺老大抓了过去。

吊眼塌鼻青年身子疾转，右手横里击出一掌。

两人立时展开了一场恶斗，吊眼塌鼻青年武功精湛，忽掌忽指，变化精微，黑衣怪人内功深厚，出手诡辣，但也只能和对方打成平手。

这一阵近身搏斗，爪指间极尽变化之能事，惊险万状，触目惊心！

吊眼塌鼻青年虽然神志被迷，和人动上了手，却是着着迫进，逼得黑衣怪人不得不集中精神对付。

两人这番恶斗，可说是尽展所能，凶猛激烈！

只看得躺在地上的贺氏兄弟目瞪口呆，只觉这两人出手的爪指招数，都是生平未闻未见之学。

转眼之间，两人已相搏了二十余招。吊眼塌鼻青年技高一筹，逐渐取得了优势，黑衣怪人已被迫落了下风，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贺老大心中暗道：这青年想来真是中飞龙的儿子，否则这点年纪，武功哪有如此高强？

心念还未转完，吊眼塌鼻青年已然得手，这时黑衣怪人满脸狰狞，连声尖啸，一双鬼爪漫天飞舞，势若疯狂！吊眼塌鼻青年左手疾挥，封开对方绵密爪势，右手乘势而入，点中了黑衣怪人肩上穴道！

黑衣怪人要待闪避，已是不及，手脚一缓，吊眼塌鼻青年指风连续而出，连点了他四处穴道。

黑衣怪人纵然练得身如铁石，但也无能抗拒吊眼塌鼻青年强劲指力，身子摇了两摇，向下倒去。

贺老二大喜道：“要得！要得！”

吊眼塌鼻青年点倒了黑衣怪人，他的任务，就好像完成了，对贺氏兄弟受制，还躺在地上，似乎与他无关。贺老大一路同行，自然知道他心神迷失，头脑简单，一举一动，都需人指挥。是以瞧他制住黑衣怪人之后，立即说道：“小兄弟，快过来替我解开肩上穴道。”

吊眼塌鼻青年没有作声，默默地走过去，替贺老大拍开穴道。

贺老二叫道：“喂，小兄弟，还有我呢！”吊眼塌鼻青年又替贺老二解了穴道。

贺老大坐起身子，舒展了下手脚，还没站起，贺老二虎吼一声，一跃而起，朝黑衣怪人走去，口中得意的笑道：“老鬼，这会该轮到贺二太爷收拾你了！”

贺老大急忙喝道：“老二，你要干什么？”贺老二楞得一楞，答道：“这老鬼方才整得我好惨，我也得整他一整，出口鸟气！”

贺老大皱皱眉站起身子，说道：“你替我站到边上去。”说着走近过去，伸手抓住黑衣怪人的胳膊，扶着他坐起。贺老二笑道：“原来你要亲自动手！”

黑衣怪人被吊眼塌鼻青年点了四处穴道，身不能动，口不能言，但心头却是清楚，一双深陷的眼睛，绿光磷磷，几乎要冒出火来。

贺老大没去理会老二，伸手拍了黑衣怪人两处穴道，依然没有把对方穴道解开，心中暗叫一声惭愧。敢情吊眼塌鼻青年使的手法不同，只好说道：“小兄弟，你来解开他上身穴道。”贺老二愕然道：“老大，你这是什么意思？”吊眼塌鼻青年依言替黑衣怪人解了两处经穴。黑衣怪人翻动凶睛，发出破竹似的声音，厉喝道：“老夫既然落在你们手里，杀刚听便……”

贺老二赫的笑道：“老鬼，你这句话，是跟贺二太爷学来的！”

贺老大横目瞪了老二一眼，贺老二不敢吱声。黑衣怪人接着说道：“你们要想逼迫老夫献出排教‘天灵经’，休得作梦。”

贺老大听得一怔，忙道：“朋友不可误会，咱们不是为‘天灵经’来的。”

黑衣怪人目注贺老大厉声道：“那么花娘子要你们做什么来的？”

贺老大道：“兄弟早已说过，咱们根本不认识花娘子其人，朋友一开始就对咱们起了怀疑，所以……”

黑衣怪人没等他说完，怒笑道：“凭你们几句花言巧语，老夫岂是轻易上当的人？哈哈，你们不是花娘子派来的，这楞小子明明是服了花娘子的‘忘我丹’，还经黑娘子替他变易容貌，如何瞒得过老夫？”

他说话之时，伸手指指吊眼塌鼻青年。

贺老大猛地心中一动，急忙问道：“朋友说的花娘子，可是姓巫？”

黑衣怪人道：“不错，她就姓巫！”

贺老大又道：“那么花娘子就是湘阴老巫娘巫婆子了？”黑衣怪人不耐的道：“花娘子就是花娘子，老夫不知道什么老巫娘，巫婆子。”

贺老大暗暗忖道：“是了，巫婆子年轻的时候，也许就叫花娘子！”

黑衣怪人厉声道：“花娘子要你们找来，究是为了什么？她……在什么地方？”

贺老二道：“老大告诉你咱们不是花娘子派来的，你要如何才会相信？告诉你，巫婆子已经死了！”

黑衣怪人身躯陡的一震，张目道：“什么，她……她死了？快告诉我，她如何死的？”

贺老大就把自己兄弟目睹的经过，约略说出。黑衣怪人深陷的双目，忽然泪光模糊，点点头道：“死得好……花娘子，你死得好惨啊……”

话声未落，突然尖声叫嚎起来！

他两句话，前面一句，还点着头，说巫婆子死得好，后面一句，却说她死得好惨，嚎啕大哭，直把贺老大瞧得满腹狐疑，还当他在这突然之间，神志错乱了！

黑衣怪人尖声嚎啕了一会，拭拭老泪，抬头问道：“那是谁叫你们来的？”

贺老大只好据实相告，说是奉天地一卜之命，陪着吊眼塌鼻青年来的。

黑衣怪人指指鼻尖，嘿然道：“那是找我来的了？”贺老大心中虽料到了些，但还不能确定，是以只顺口答道：“也许是的。”

黑衣怪人突然鼻孔浓嘿一声，挥手道：“老夫快要死了，你们走吧，我不能解去他迷魂之毒，也不能替他恢复本来面目。”

黑衣怪人说到这里，目光只是注视着吊眼塌鼻青年，好像赏鉴古董一般，瞧了又瞧，口中啧啧叹道，摇头晃脑，自言自语的道：“花娘子，这是你最后的杰作了，老夫岂忍加以破坏，花娘子啊！老夫恨不得把他割下来，留着把玩，这是精品，你晚年的作品愈来愈神化了！”

他瞧着吊眼塌鼻青年喃喃自语，如醉如痴！

贺老二听得大怒，喝道：“老鬼，你说什么？”黑衣怪人如梦初醒，瞿然道：“你们还没走？”

## 第九十章 但凭妙手挽迷途

贺老大先前听他说出不能解毒，不能恢复容貌之言，但听到后来，他好像因吊眼塌鼻青年是巫婆子最后杰作，不忍破坏，那就是说他能医治的了？一时不禁恍然大悟，天地一卜要自己到黑石溪来，找的可能就是此人！

一念及此，脸色一正道：“朋友既然能治，何苦眼看一个有为的青年，终身迷失心神？”

黑衣怪人脸现痛苦之色，连连摇手道：“我不能，我不能，你们还是快走吧！我就要死了，求求你们，让我安安静静的死吧！”

贺老大看他情形，心中已经料到一半，故意笑道：“朋友似乎不像是个作恶多端的人？”

黑衣怪人道：“老夫幼承师训，不能为善，也不敢作恶。”贺老大道：“但是巫婆子仗着你们排教武功，一生作恶多端……”

黑衣怪人怒道：“她做了什么恶事？”

贺老大用手一指吊眼塌鼻青年，大笑道：“巫婆子精擅迷魂，易容之术，利用迷失心神之人，替她为虎作伥，做出伤天害理之事，不容于江湖白道中人。但死者已矣，一切罪恶，应该随着她的死去而消失，只是这位小兄弟被巫婆毁容迷心，岂不是她身死之后，还留下的罪恶的证据？”

咱们陇右贺氏兄弟，只不过是受人之托，领他前来，他治得好治不好和咱们无关，朋友如和巫婆相识，岂能令她仍然在世上遗下恶迹？好了，咱们话已说完，小兄弟，你替他解开腿上穴道，咱们走！”

吊眼塌鼻青年果然又拍开黑衣怪人脚下两处穴道。贺老大向老二递了一个眼色，装出起身欲走模样！黑衣怪人突然纵身跃起，拦在三人的面前，为难的道：“你们让我考虑考虑。”

贺老二道：“你婆婆妈妈的，咱不信别人治不了他。”黑衣怪人语声忽然和缓下来，道：“贤昆仲受人指点而来，当知毁容、迷心之术，当今武林，除了老夫，已无人能治？”贺老二道：“这原是巫婆子的独门手法。”

黑衣怪人道：“你可知道老夫是花娘子的什么人？”贺老二道：“你自己不说，咱们如何知道？”黑衣怪人道：“老夫是花娘子同门师兄，也可以说是她丈夫……”

贺老大方才从他口气之中，虽然听出这位黑衣怪人和巫婆子之间，定然有着极深恩怨，却也不曾想到他们即是师兄妹，又是夫妻，心中方觉惊奇！

黑衣怪人叹了口气道：“花娘子已经死去，恩怨已了，老夫也不再出山，你们说得不错，总不能眼看一个有为青年，终身迷失心神……”

贺老大喜道：“朋友答应替他治疗了？”

黑衣怪人黯然道：“老夫四十年来，从没离开过这里，你说花娘子一生作恶多端，老夫相信你说的全是事实，因此想略尽心意，替她消灭些罪孽。”

贺老二奇道：“朋友在这里住了四十年？”

黑衣怪人道：“老夫只要离开这里，就得裂肤而死。”贺老二吃惊道：“这是什么缘故？”

黑衣怪人叹道：“老夫身中剧毒，惟有这黑石溪水中，含有一种矿质，

可以遏止毒性。”

贺老二道：“那是谁下的毒？”

黑衣怪人抬头道：“就是花娘子！唉，老夫这段隐衷，在心里撇了四十年，如今行将就木，说出来，也不算丢人了！四十年前，老夫本是湘西排教门中的大弟子，花娘子入门较晚，本门武学，只学了一年，先师就突然坐化，老夫代师授艺，日久生情，就成了夫妇。”

贺氏兄弟暗暗噢了一声。

黑衣怪人续道：“花娘子生性淫荡，其实对老夫并无爱意，她的委身相事，只不过想从老夫身上骗取本门一册‘天灵经’罢了！这一点，老夫在半年之后终于省悟过来了，但是已经迟了，老夫身上已被她下了一种慢性剧毒，‘天枯草’。服下此种毒草之人，神形消瘦，日子一久，只剩一把骨头……”贺氏兄弟瞧他一身只剩黑皮包骨，有如骷髅架子一般，心中暗暗惊凛。

黑衣怪人续道：“所幸天枯草毒性虽烈，发作却慢，但也无药可解，本门药书上，曾有记载，只有饮用黑石溪中之水，可以不发，但却不能间断，老夫发觉中毒，就迁到这里来住。”贺老二道：“巫婆子一直没来找过你？”

黑衣怪人道：“她下毒之后不久，就藉故采药，离我而去，在她想来，老夫决活不过百日，其实她只是躲在近处，觑伺老夫动静。

后来见老夫并没有中毒身死，仗着她迷心之术，几次蛊惑了几个武功高强的人前来强逼老夫，交出师门秘笈，但都被老夫赶跑的赶跑，杀死的杀死，你们来的时候，老夫也只当是花娘子派来的。”

贺老大道：“巫婆子在江湖上，也已成了名，何苦还放不过朋友？”

黑衣怪人道：“四十年来，她始终没有死心的缘故，因为本门‘天灵经’上所载的法门，不但更臻上乘，而且还能克制她的功夫，她一日不得到‘天灵经’，一日不能安心。”贺老大虽在听他说话，心中却只希望他早些替吊眼塌鼻青年治疗，他是怕黑衣怪人在黑石溪住了四十年，孤独已久，生性难免怪僻，莫要说了不算。

是以等他话声一落，立即趁机问道：“朋友既然答应替这位小兄弟治疗，那么就请动手吧！”

黑衣怪人望了吊眼塌鼻青年一眼，才道：“如果单是替他恢复容貌，并非难事，但他心神受惑，而且又服了花娘子的‘忘我丹’，医治起来，就困难得多……”说到这里，伸出一只枯瘦手爪，抓住吊眼塌鼻青年手腕，替他诊断脉息。

贺老大道：“不知要如何治疗才好？”

黑衣怪人道：“这就要分作两方面说，‘忘我丹’迷人心窍，老夫手头并无现成解药，但这容易，只需老夫说出药名，你们到山外药铺去配上一剂，就可应用。至于心神受惑，乃是心灵被引入歧途，一个人有生以来，就是妄念用事，谓所意马心猿是也。

尤其练习内功之人，功候越深，魔念越重，许多人练了一辈子功夫，终致走火入魔，就是魔由心生，心受魔扰，渐入幻境，治疗之道，仍须以调心入手。目前第一步，你们先去把应用药物配齐，老夫才能替他施展调心之术。”当下说出应用药物的名称份量，贺老大一一记下，就命老二下山采办。第二天一早，贺老二已把药物配来。黑衣怪人仔细检点了一遍，

把药物分作两包，一包要两人放入锅中，加水煎煮，他取过另外一包，匆匆朝洞后进去，约摸过了半个时辰，才手捧一包炼制好的药丸走出，放在地上，打开锅盖一瞧。

原来这阵工夫，锅中煎药，已成膏状。

黑衣怪人点点头道：“可以了。”

贺氏兄弟正待问话，黑衣怪人已朝吊眼塌鼻青年招招手道：“小兄弟，你过来。”

吊眼塌鼻青年经过一天时间，和黑衣怪人也混熟了，闻言就朝他身前走去。

黑衣怪人出其不意，一指点了他穴道，迅速扶着他身子，放在地上。

贺老大道：“你先替他治疗什么？”

黑衣怪人尖声笑道：“在他神志未清之前，施行易容手术，就可减少许多痛苦。”边说，边从药锅中舀了一勺沸滚成膏的药汁，徐徐朝吊眼塌鼻青年脸上浇去。

贺老二吃惊道：“朋友你……”

贺老大暗暗扯了他一下，叫他不可多说。

黑衣怪人理也没理，口中不住的吹气，边吹边涂，一会工夫，吊眼塌鼻青年脸上，只剩两个鼻孔之外，已涂了厚厚壹层药膏。

黑衣怪人停下手来，立即闭上眼睛，口中好像在喃喃自语，贺氏兄弟不知他说些什么，却也不敢打扰。大家一声不作的过了约有顿饭光景，黑衣怪人突然睁目道：“差不多了，现在可以动手了。”

伸手撕下吊眼塌鼻青年衣襟，揉了几揉，然后轻轻抹去他脸上药膏。

吊眼塌鼻青年本来生得满脸疙瘩，这时更加浮肿起来，一层肌肤好像经水泡胀了一般，模样使人可怖。

黑衣怪人一手拿着小刀，一手捏起皮肤，一刀刺了进去，有如宰割兽皮一般，边拉边割。吊眼塌鼻青年穴道受制，虽不觉得痛苦，贺氏兄弟却不免大吃一惊！

黑衣怪人双手操作，动作极快，吊眼塌鼻青年脸上那一层皮肤，随着刀锋割裂，剥下了半边。

贺氏兄弟明知他割下的乃是易容药物凝结而成的一层假面皮，但还是瞧得心惊肉颤！

一会工夫，黑衣怪人已把吊眼塌鼻青年整张面皮，揭了下来，他已经不再是吊眼塌鼻满脸疙瘩了，他真正面容却是唇红齿白，面如冠玉，此时虽然阖着双目，但两道剑眉，斜飞入鬓，竟然是个英俊少年。

贺老二怔了半晌，叹息道：“果然不愧是中飞龙的后代！”黑衣怪人突然张目道：“什么，你说他是中飞龙的儿子？”贺老大怕他有所误会，忙道：“不，这位小兄弟，目前身世未明，但极可能是中飞龙的孙子。”

黑衣怪人点点头道：“哦，那是第三代中飞龙了。”说话之时，丢了面皮，伸手捏开吊眼塌鼻青年（暂时仍此相称）下巴，取过一小包药丸，分了一半，徐徐灌下，然后扶着他身子盘膝坐好，一面说道：“他此时虽被老夫点了穴道，但老夫施展调心之术，穴道必须解开，而且定然抗力极强，你们要随时注意，必要时，就须挟住他身子。”贺氏兄弟瞧他手术神妙，心中已极信服。闻言连忙一左一右，挟住吊眼塌鼻青年臂膀。

黑衣怪人道：“这时候不要紧，老夫说的，最少也在十个时辰之后。”

贺老二道：“调心之术，要多少时间？”

黑衣怪人道：“多则七天，少则三天。”

说话之间，已在吊眼塌鼻青年对面盘膝而坐，他好像在运功调息，但过了一会，忽然缓缓睁开眼来，伸手拍开吊眼塌鼻青年穴道。

吊眼塌鼻青年睁目一瞧，正待站起，黑衣怪人沉声喝道：“不许动！”

吊眼塌鼻青年道：“你做什么？”

黑衣怪人在这一瞬之间，双目中神光湛湛，注定吊眼塌鼻青年，命令道：“你瞧我眼睛。”

吊眼塌鼻青年似乎为他气势所慑，不期而然的朝他眼睛望去！

这一望，他身子忽然机伶伶打了一个寒噤！

黑衣怪人道：“你叫什么名字？”

吊眼塌鼻青年道：“巫天赐。”

黑衣怪人严厉的道：“不是，你不叫巫天赐。”吊眼塌鼻青年目露迷惘，道：“那我是谁？”黑衣怪人道：“你自己难道没有名字？”

吊眼塌鼻青年嗫嚅道：“我……我不知道。”黑衣怪人道：“你自己想想看。”

他目中神光愈来愈觉深远，吊眼塌鼻青年怔怔的望着他，好像陷入沉思之中。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吊眼塌鼻青年口中喃喃的道：“我不是巫天赐……”

黑衣怪人依然没有作声。

吊眼塌鼻青年又道：“我不是巫天赐？我是谁呢？”黑衣怪人仍然没有作声。

吊眼塌鼻青年渐渐露出不安之色，又道：“龙飞九渊，就是龙飞九渊！”

“我出来了这许多时间，我娘还不知道呢……”他脸上神情，渐渐有了怯色，竭力想避开黑衣怪人的眼光，但他两只眼睛，却始终眼睁睁的望着黑衣怪人。好像黑衣怪人目光中，有着一一种无形吸力，把他牢牢的吸着，无法躲避。

吊眼塌鼻青年喃喃说了一会，因为没有人理睬，也就停了下来。

不，他目光一霎不霎，只是呆呆的瞧着黑衣怪人。贺氏兄弟心知黑衣怪人施展调心术，渐渐奏效，是以除了随时注意着吊眼塌鼻青年的动静外，也不敢出声。高大的石窟之中，一时静得出奇。

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少说也已经过了一夜，因为从黝黑之中，渐渐透进些微天光！

贺老大始终不敢阖眼，贺老二已经打了一个盹，揉揉眼睛，眼看黑衣怪人和吊眼塌鼻青年却依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动没动。

快中午了，贺氏兄弟悄悄的轮流着吃了些干粮裹腹。吊眼塌鼻青年身子渐渐起了颤抖，贺老大以目示意，要老二小心注意。

又过了一阵，只听他梦呓似的大声叫道：“小玫儿……琪儿……你们快住手！”

坐着的人，突然跳将起来。

贺老大、贺老二慌忙把他按住，吊眼塌鼻青年挣扎了几下，方始安静下来，但接着又大声喝道：“南世侯，我和你拚了……啊，姐姐，你……你不用管我……噫，你……你是罗髻夫人，……我偏要说罗髻闭，峨嵋

开……”他内功深厚，这样时挣时止，贺氏兄弟几乎按不住他。差幸他目光始终瞧着黑衣怪人，冲动的身子，瞬息之间，就告平静。

贺老大听他这般大声呼喝，心头止不住暗暗凛骇，他口中说的，自然都是他心头之事，这青年究竟怎么一回事，好像和南魔、西妖，全有过节？

这一天，吊眼塌鼻青年不住的大声呼叫，不住的腾身跃起，直把贺氏兄弟折腾得满身大汗！

天色又渐渐昏黑下来了，他也渐渐安定下来。

黑衣怪人两道目光，依然一霎不霎的盯在他脸上，但枯瘦如炭的身子，已是汗水淋漓，热气蒸蒸！

直到第三天中午，吊眼塌鼻青年忽然双目一闭，身子往后倒去！

贺老大心头一惊，正待把他扶住！

黑衣怪人两道目光一收，摇晃着身子吁了口气，道：“好了，快把那包药替他服下。”

说完，不住的喘息，缓缓阖上眼皮。

## 第九十一章 桃林深处拜奇巧

贺老大依言把那包药丸，灌入吊眼塌鼻青年口中。贺老二也早已支持不住，和身倒在地上睡去。贺老大虽也感到极度困累，但眼看三人都昏睡过去，只好调息运功，闭目养神。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耳中依稀听到有人说道：“咦，这里是什么地方？我怎会到这里来？”

贺老大急忙睁目瞧去，只见眼前站着一个神采奕奕的青年，当即一跃而起，喜道：“小兄弟，你果然好了！”那青年目光落到贺老大身上，愕然拱手道：“老哥如何称呼，在下……”

贺老二也坐了起来，笑道：“小兄弟，你当真一点也记不起来？”

贺老大忙道：“小兄弟可叫赵南珩？”

那青年点点头道：“在下正是赵南珩，不知两位老哥如何称呼？”

贺老大道：“小兄弟被入迷失心神，多亏这位老朋友相救……”

他用手朝黑衣怪人指去！哪知这一回头，陡见黑衣怪人业已倒在地上，气息奄奄，不由大吃一惊，还没来得及说话。赵南珩听说自己多亏这黑衣人相救，不待贺老大说完，一个箭步，掠到黑衣怪人身边，一手扶起他身子，一手已按在他背心之上，真气源源度人。

黑衣怪人双目微睁，颌首道：“你已好了？老夫只是真气耗损，还不碍事，你们可以走了！”

贺老大道：“朋友，快运气试试，是否……”黑衣怪人一下坐了起来，挥手道：“老夫说不碍事，就是碍事，你们快快出去。”

赵南珩迟疑道：“这位老人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黑衣怪人怒声道：“老夫只是替花娘子消解冤孽，没你的事，你们快走！”

贺老大知他脾气怪僻，不近人情，忙道：“小兄弟，咱们走吧！”

三人走出石窟，贺老二回头瞧着累累石堆，摇头道：“这位老友当真是个怪人。”

赵南珩心中疑窦重重，但又恍如一场大梦，想不起什么，忍不住问道：“两位老哥，可否把经过情形见告。”贺老大边走边说，把经历之事，详细说了一遍。赵南珩经他一说，这才想起那天晚上，听到有人叫自己名字，恍恍惚惚循声寻去，此后就一无所知。原来是被巫婆子迷失心神，中间还发生了这许多故事，当下慌忙朝贺氏兄弟拜了下去，道：“两位老哥义薄云天，一路维护之德，小弟感激不尽。”

贺老二咧嘴大笑道：“小兄弟，你如果不嫌弃咱们，就结个兄弟如何？”

贺老大连忙摇手道：“这个使不得，赵兄弟乃是中飞龙后人，咱们如何高攀得上？”

赵南珩正色道：“小弟蒙两位舍命相救，大哥若要推辞，就是见外了。”

三人这就在黑石溪边，结为兄弟，赵南珩年纪最小，当下就恭恭敬敬叫了声：“大哥，二哥。”

贺氏兄弟自然高兴万分，贺老大想起天地一卜要自己转交的盘龙剑和一盒易容药丸，便自怀中取出，递到赵南珩手上，一面又要他把药丸涂在脸上。

同时此去岳阳，正是朱雀旗帮势力范围之内，因此，贺氏兄弟也各以

药丸易容，才一起上路。

三天之后，他们赶到岳阳，就在城西一家叫做南兴老栈的客店落脚，三人要了两间上房，店伙送上脸水，大家盥洗之后，略事休息，已快近傍晚时分。

贺老大虽因自己三人都已易容，不易被人认出，但为了谨慎起见，正待吩咐店伙，把晚饭送到房中来吃！只见一名店伙手上持着一封信柬，匆匆进来，含笑道：“三位台爷，不知哪位是贺大爷？”

贺老大心头一震，应声道：“兄弟便是。”店伙连忙双手把信送上，笑道：“是你老的信。”贺老大接过一看，上面果然写着“面呈贺大爷亲拆”字样，不禁奇道：“伙计，这是什么人送来的？”店伙笑道：“是对面长兴馆的跑堂送来的，他说，这信是他们的一位老主顾叫送的，那是一个看相先生，他看到三位爷台进入小店，说是和爷台极熟，要他送这封信来。”贺老大听到“算命先生”这四个字，心头顿时一喜，那不是天地一卜，还有谁来？当下点点头道：“好，咱们懒得出去了，你去准备三份晚饭送来。”

店伙应了声“是”，退房出去，贺老二道：“老大，这信是天地一卜的吧？”

贺老大拆开信柬，只见上面写道：“你们很快能够找到老怪物，不虚此行，饭后叫赵小伙子单独到桃林来，勿误。”信上虽没具名，但这口气，除了天地一卜，再无别人。尤其他一手歪歪斜斜的字迹，赵南珩一眼就可以认得出来，不由皱皱眉道：“这位老哥哥，就是喜欢故弄玄虚，既然瞧到我们了，怎不干脆到这里来，还要约什么桃林柳林的。”贺老大不但早已从赵南珩口中，知道天地一卜乃是神丐游一乾的门人，尤其从自己兄弟，遇到他之后，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在他算中，内心对这玩世不恭的天地一卜，可说佩服已极，闻言沉吟道：“赵兄弟，天地一卜老人家，既然约你前去桃林，我想其中必有缘故。”

赵南珩道：“大哥说得极是，只不知桃林在什么地方？”贺老大道：“不远，出东门不到五十里，地名就叫桃林。”说话之间，店伙已把酒饭送来，三人匆匆吃过，赵南珩就独自出城而去。

三五十里路，以赵南珩的脚程，何消片刻，便已到达，放眼瞧去，大江边上，果然一片桃林，此处地势偏僻，虽然入晚不久，但黑越越的瞧不到一丝灯火！

正在打量之际，就听不远处有人轻咳一声，低笑道：“小兄弟，快来，我在这里！”

这是天地一卜的声音，赵南珩急忙回过头去，只见一颗桃树底下，正有一团黑影，蠕动了一下，缓缓站起来。他目能夜视，这一瞧，已看清那团影子，正是面貌猥琐的天地一卜，不由喜道，“老哥哥，累你久等了，小弟一再蒙你……”

天地一卜豆眼滚动，一缩脖子，急忙用手指竖在唇上，嗤了一声，伸手拉着赵南珩，急急走了几步，才低声道：“小兄弟，你真是把我整惨了！”

赵南珩瞧他行动鬼祟，这般低声说话，好像怕人听到一般，心中觉得奇怪，一面也只好低声问道：“老哥哥这话怎天地一卜道：“你总记得那次断眉老五，和我订下的约会，偏偏师傅又不肯承认，他说南天七宿还不够资格和他老人家订约，我惹的麻烦，要我自己去了，你说这事情糟不

糟？”

赵南珩还没开口，天地一卜又道：“南天七宿中、像断眉老五他一把破斧头，我也足够对付，但他们老大天煞星霍元奇和慕容三娘，我老哥哥实在有点吃不消，所以我要找你帮忙……”

赵南珩道：“这事原由小弟引起，到时，小弟和老哥同去赴约就是。”

天地一卜摇摇头道：“不，师傅这几天也到岳阳来了，他老人家说我老哥哥不务正业，功夫搁下来了，准会给他老人家出丑丢人，这几天逼着要我去练他老人家新创的‘乾坤八掌’。

小兄弟，你想想看，我一把年纪，连骨头都发硬了，哪里还学得会有什么功夫？师傅这气就大了，声言要把我老哥哥逐出门外……”

赵南珩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天地一卜续道：“所以这几天我正急得团团转，天天都盼望你早些回来……”

他说到这里，忽然凑过头来，细声道：“我心中早有个打算，师傅老是称赞你骨格好，资质好，最近又学会了你们家传的‘龙飞九渊’，如果再学会师傅的‘乾坤八掌’，保险把南天七宿，打他个七倒八歪，所以我想还是你跟师傅学的好。”赵南珩道：“这个如何使得？”

天地一卜连忙摇摇手，低笑道：“我昨天已经试探过师傅的口气了，我说：这种武功，师傅如果传给赵小兄弟，准比徒儿强得多。嘻，你道师傅如何说的？”

赵南珩摇摇头。

天地一卜道：“师傅说‘本来这事就是你们两人惹出来的，那小娃儿人呢？’

我就乘机道：‘赵小兄弟也快要来了。’

师傅噢了一声，没说什么，所以今天你一到，我就约你到这里来，现在师傅就在里面打盹，你快进去！”赵南珩道：“游老前辈既在里面，小弟自当前去叩见，就烦老哥带路。”

天地一卜退了一步，吃惊道：“不成，我和你一起去，师傅准会说我们串通好了，你还是自己一个人去。”赵南珩心中忖道：“自己进去，游老前辈岂不是也想得到是天地一卜指点的？”

天地一卜好像知道他心思一般，连忙又道：“没关系，你就说我们早就约好在桃林中碰面的就是了。”说到这里，连连挥手催道：“小兄弟拜托，你快去吧！”

话声一落，急急自顾自向前面一条小径上跑去。赵南珩瞧着他后影，忍不住暗暗摇头，这当真有其师，必有其徒！

他顺着天地一卜所指方向，弯腰朝林中走去，这片桃林，相当深广，走了一会，不知游老乞在什么地方打盹，凝目打量之际，忽然听到头顶似有“嘶”的一声轻响掠过！这声音几乎轻微到使人难以发觉，而且又奇快无比，等赵南珩闻声瞧去，只见七八丈外的一棵桃树底下，正有一团瘦小黑影，蠕动了一下！

赵南珩目前内功已深，虽在黑夜里，依然可以看到十丈以外，自己一路深入，并没瞧到树下有人，那团瘦小黑影，分明是刚才多出来的！

但他目光一瞥，立时发觉那瘦小黑影，正是许久没有见面的游老乞，卷着身子以袖遮面，只有一双沾满泥垢的脚，穿着麻耳草鞋，搁在桃根土

堆上，似乎睡得甚熟，心中一喜，急忙朝树下走去。

乾坤一丐没有等他走近身子，就开口骂道：“蠢牛，我告诉过你我老人家要好好睡上一觉，你来做甚？你四招掌法，没学会就不要来找我了。”

赵南珩忙道：“老前辈，是我，晚辈是赵南珩。”游老乞突然翻身坐起，揉揉眼，喜道：“小子，是你？我听蠢牛说，你这几天会来，你果然找来了，你有没有碰到我那蠢牛徒弟？”

赵南珩不好说谎，只得点点头道：“晚辈见到天地一卜老哥哥，他说老前辈在这里打盹，要我进来的。”游老乞怒道：“那蠢牛呢？怎么不进来？”赵南珩道：“天地一卜老哥哥说他掌法还没练熟，不敢进来。”

游老乞以手击地，恨恨的道：“蠢牛，真是一头其蠢无比的牛，四招掌法，练了四天，亏他敢说还没练成，丢人，准会丢我老人家的人，哦……”

他炯炯目光突然落到赵南珩身上，恍然点头道：“是了，这蠢牛自己练不成，他要你来，是不是和你说过，想要我把掌法传授给你？”

赵南珩摇摇头道：“晚辈只是来瞧瞧老前辈的，老前辈的武功，晚辈不想学。”

游老乞瞪目道：“那为什么？我老人家和你祖父、你父亲两代至交，难道我的东西比不上中飞龙的家传绝学？”赵南珩道：“晚辈不是这个意思，晚辈不是你老前辈的传人，怎好学老前辈的武功？”

游老乞道：“胡说，游一乾没有什么门派，谁都能学，那蠢牛和南天七宿订了约，就在眼前，但他练了四天，还没学会，准会把我老乞丐几十年辛辛苦苦挣来的名头一起砸了，你不想学，你就看他去出丑？来，来，我这就教你。”话声一落，不让赵南珩多说，就拉他走到一块空地上，把“乾坤八掌”前四掌的姿式演了两遍，又把内劲外铄之法，发招攻势之道，仔细解释一通。

赵南珩内功根基极深，只觉这四掌法，简单明了，但劲力极猛，怎么天地一卜老哥练了四天，还会没有学会？但因游老乞在旁督促，只好用心练习。一个多时辰过去，已得大要，游老乞瞧得大喜过望，又把后四招一起传给了他。赵南珩专心致志的练习，起初还不觉得怎样，越练到后来，越觉得这“乾坤八掌”博大精深，更不敢丝毫松懈，苦练不休。

游老乞先前还从旁点拨，后来竟自倒在林下，呼呼睡去。赵南珩一人足足练了两个多时辰，才意与神会，发劲收势，已是运用自如。

游老乞睁目道：“好了，好了，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赵南珩收势之后，正待开口，游老乞挥手道：“天快亮了，我老人家要好好睡一觉，你快回去吧！”

说完，双目一阖，翻了个身，又自顾自睡熟了。赵南珩不敢惊扰，只得循着原路退出，走到路边，还不见天地一卜的影子，就在路边站停。

这一瞬工夫，瞥见左首林中，忽然探出一个头来，那正是天地一卜，他一眼瞧到赵南珩，闪出身子，飞步近来，低声问道：“小兄弟，师傅有没有教你掌法？”

此时天色虽黑，但赵南珩目能夜视，眼看天地一卜迎着自己跑来，目光瞧到他脚上，蓦地心中一动！他总究聪明过人，刹那间恍然大悟，扑的拜了下去，道：“老前辈，晚辈瞧出来了。”

天地一卜怔得一怔，道：“小兄弟，你说什么？”赵南珩道：“老前辈，原来一路上维护晚辈的，都是你老人家，何用再化出一个天地一卜来

呢？”

天地一卜突然呵呵一笑，伸手拉起赵南珩耸耸肩道：“小伙子，算你厉害，你倒说说如何瞧出来的？”赵南珩得意的道：“老前辈这双脚，晚辈认出来了。”天地一卜伸手从脸上揭下一张人皮面具，大笑道：“游老乞游戏风尘，几十年来还是第一次被人家当面揭穿！”原来天地一卜正是游老乞的化身，他拍拍赵南珩肩膀，又道：“好了，小子，现在我该把天地一卜交给你了，听着，有五天时光，你足可以把我传你的八招掌法练习纯熟，五天之后，你就以天地一卜的身份，到侯家湾赴约。”说到这里，把人皮面具塞到赵南珩手上，附耳说了一阵。赵南珩只是点头，游老乞又道：“好，天快亮了，你回去吧！”

身形一闪，顿失所在。

赵南珩回到客栈，贺氏兄弟因他久去未回，一直没有入睡，此刻一见赵南珩回来，就跟着过来。

赵南珩把今晚之事，详细说了一遍，贺氏兄弟这才知这位神出鬼没的天地一卜，原来竟是武林第一奇人神丐游一乾的化身。

## 第九十二章 应约而来一假徒

五天后，候家湾附近的人，都得到朱雀旗帮的通知，夜间不得在候家湾附近走动，入夜之后，朱雀旗帮总堂总管卜三胜亲率帮中子弟，在候家湾四周，布下岗位，禁止闲杂人等经过，松树下，朱雀旗帮七位帮主，已然全数到了！夜雾之中，正有三条人影迤迤而来，那是一名身穿半截黑衣，弯背缩头的猥琐老头和两个彪形大汉！卜三胜瞧到人影，首先沉声喝道：“什么人？”黑衣老头慌忙趋前几步，低声道：“小老儿是天地一卜，赴约来的。”

卜三胜一眼瞧到天地一卜身后两人不由嘿了一声，轻蔑的笑道：“原来是贺氏双杰，你们敢情还是助拳的？”陇右双刀抱拳作揖道：“卜大哥请了，敝兄弟只是这位老人家的跟班，哪里谈得上助拳，顺便跟来，向龙头大哥请罪来的。”

卜三胜并没理会，只是嘿然道：“一共只有你们三个？”天地一卜耸耸肩道：“你们几位帮主呢？都来了没有？”卜三胜道：“随我来！”

领着三人走近柳林，躬身道：“启禀帮主，有一个叫天地一卜的和陇右双刀赴约来了。”

天地一卜举目瞧去，几块大石上，端坐着七人！他听游老乞说过，右边三个，第一位是端庄贵妇慕容三娘，她是南魔南世侯的夫人，在南天七宿中虽然排名第三，实际却是南天七宿和朱雀旗帮之首。淡金脸的是天煞星霍元奇，和化名诸文齐的文判诸葛忌。右首四人则是翻天印单光斗、烂柯樵子断眉老五、七巧追魂罗焯、冷面秀士秦紫贵。烂柯樵子断眉老五一眼瞧到天地一卜，冷冷道：“你们是赴约来的？你是什么人？怨老朽眼生得很。”天地一卜拱手陪笑道：“小老儿叫天地一卜，是乾坤一丐的徒弟，嘻嘻，因为师傅叫乾坤一丐，所以小老儿就自称天地一卜……”

断眉老五不耐的道：“三月之前，南天七宿约的是乾坤一丐，你师傅呢？”

天地一卜忙道：“师傅老人家要小老儿转告七位帮主，如果七位帮主的令师们还在，和他老人家订下约会，家师自然非到不可，但订约的只是七位帮主，小老儿前来赴约，也已经差不多了。”

断眉老五哼道：“老鬼好……”

他底下的话还没说出口。

慕容三娘急忙叫道：“老五……”

断眉老五连忙咽住话头。

慕容三娘目光转到天地一卜三人身上，颌首笑道：“贱妾原想瞻仰神丐丰采，这么说来，今晚应约而来的，只是三位了？”

天地一卜连忙摇手道：“不，不，这两位陇右双刀贺氏兄弟，只是在半途和小老儿相识，结伴而来瞧个热闹，嘻嘻，就是瞧个热闹，赴约的只是小老儿一个。”

赵南珩竭力摹仿着天地一卜的口气。

淡金脸老人南天七宿的老大天煞星霍元奇冷笑道：“老哥一个人想和咱们七人动手？”

天地一卜缩缩头陪笑道：“随便，这个随便……”慕容三娘心头清楚，凭自己七人决难是神丐的对手，只是断眉老五约了人家，不得不来，如今

神丐果然只派了一个门人前来，她内心固然不愿开罪对方。但瞧着天地一卜那副猥琐模样，确实也有点瞧不起眼，这就说道：“数十年前，贱妾对神丐心仪已久，尊驾既是神丐高足，自然已得神丐亲传，咱们之间，并无什么深仇大恨，尊驾若能露上一手，让南天七宿开开眼界就好。”

烂柯樵子断眉老五，忙道：“三姐，小弟之意，这位老哥既然来了，咱们总不能让人家空跑一趟，所以咱们还是比一阵功夫，一阵拳掌或者兵器，一阵暗器功夫，以三阵比个高下，不知这位老哥意下如何？”

天地一卜目光瞥过七人，楞楞的道：“三阵？你们是七个人打小老儿一个？”

断眉老五怒笑道：“如果南天七宿齐上，纵然乾坤一丐亲来，只怕也未必能赢？”

天地一卜缩缩头笑道：“所以你们敢约我师傅老人家？其实，就是小老儿也……”

断眉老五没等他说完，断眉一轩，截着话头说道：“朋友不用说了，所谓三阵，是咱们七人中随便找出三人，和你印证三场，只要朋友接得下，南天七宿就甘拜下风。”天地一卜连连点头道：“成，成，我小老儿早说悉听尊便，只是小老儿是代表师傅来的，你们随便找出三人来，自然也代表南天七宿？”

断眉老五道：“这个自然。”

天地一卜又道：“那么照这样说来，若是小老儿输了，就会损到家师令誉，但如果小老儿赢了呢，你们南天七宿又如何说法？”

天煞星霍奇元道：“悉听朋友尊便。”

天地一卜道：“小老儿的师傅交代小老儿，说你们南天七宿，已有几十年没有在江湖上走动了，江湖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劝你们犯不上再组什么朱雀旗帮，因此，小老儿如果侥幸获胜，你们……嘻嘻，就看着办吧！”慕容三娘点点头道：“这自然是神丐的意思了，只要朋友胜了这三场，朱雀旗帮自当解散。”

天地一卜连忙拱手道：“夫人金言，小老儿谨先致谢。”断眉老五勃然变色，从背后取下一把铁锈斑剥的小斧，随手一掂，厉笑道：“来，来，断眉老五上第一阵，在兵刃上领教领教！”

天地一卜心头紧记着游老乞的话，连忙摇手道：“慢来，慢来，小老儿随身没带兵刃，你等一等。”他转过身去，折了一枝尺来长的松枝，也掂了一掂，才道：“好了，五帮主，你进招吧！”

断眉老五外号烂柯樵子，成名数十年，见他要以松枝和自己过招，不由气得七窍生烟，狂笑道：“断眉老五三招之内，胜不了你，从此就不叫烂柯樵子。”

天地一卜道：“用不着，用不着！”

他这用不着，不知是用不着三招，还是叫对方用不着负气？但断眉老五已经目射凶光，大喝道：“你小心了！”短斧一挥，斜向天地一卜肩头砍来，出手之快，当真有若电光石火！

天地一卜只是记着游老乞的话，说断眉老五在南天七宿中最是桀傲不过的人物，必须先挫挫他气焰，但不知如何挫法，此时一见对方挥斧斩来，正待发招！陡觉身右传来一股无形潜力，右手不自觉的朝上迎去。

不，“嗤”的一声，一支尺来长的松枝，突然脱手飞去，疾如闪电，

朝断眉老五的短斧上打去！

天地一卜大吃一惊，想要抓住，已是不及！断眉老五也想不到对方会这么大胆，敢把兵刃脱手打出，冷哼一声，手上短斧突然加劲，迎着松枝拨去，在他想来，这凌空飞来的松枝，哪里经得起自己一震？这当真是说时迟，那时快，短斧和松枝骤然一接，断眉老五陡觉这飞来的松枝，竟然重逾山岳，而且含蕴着一股极大弹力，右腕一麻，手上短斧再也把握不住，脱手激飞出去！断眉老五面如土色，突然自己举掌朝天灵盖上拍去。天地一卜也目瞪口呆，弄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场中之人，全都凜然变色，天煞星霍元奇闪电抓住断眉老五臂膀，低喝道：“老五，你这干什么？”翻天印单光斗沉声道：“单某不自量力，咱们在掌法上试试！”

要知他自恃“翻天印”出自西藏密宗“大手印”心法，右手巨掌一扬，缓步逼出！

天煞星霍元奇身为七宿老大，看出天地一卜武功极强，连忙喝道：“老四拳掌兵刃，只能算是一阵，还是由愚兄和他印证印证武功吧！”

翻天印单光斗自然知道老大练的是“九转玄功”，威力无比，立时敛手退下。

天地一卜翻着一双豆眼，猥琐的问道：“你要如何比赛？”天煞星霍元奇阴森的道：“两人相距一丈，划地三尺，相对跌坐，各以双掌遥推，不支者为输。”

天地一卜点点头道：“就是这样，就这么办。”慕容三娘道：“霍老大，比拚内功，最好点到为止，别伤了他。”

霍元奇还没开口，天地一卜嘻的笑道：“没关系，没关系。”

天煞星霍元奇哼一声，你简直找死，他用脚划了个圈，盘膝坐下，立时闭目运功，天地一卜也依样葫芦，和他距离一丈之处坐下，只是睁眼瞧着对方。

过了一会，霍元奇缓缓睁开眼来，双掌随着上提，但他一眼瞧到天地一卜竟然丝毫没有准备，不由双掌停胸，喝道：“你准备好了吗？”

天地一卜楞楞的道：“你叫我准备什么？你方才不是说大家双掌遥推吗？你不推过来，我如何推你？”霍元奇看他这副傻相，真是瞧不起眼，但因断眉老五前车之鉴，倒也不敢大意，紧闭嘴唇，吸了口气，双掌缓缓朝前推去！

就在此时，天地一卜只觉身后有一股潜力透过自己，朝前涌去，心中方自一动，瞥见端坐对面的天煞星霍元奇在这一瞬间，忽然离地飞起，身子原式不动，朝后直退出一丈来远！这可把南天七宿其余六人，在旁看得大吃一惊，他们不知这位天地一卜到底练的是什么功夫，真有泣神惊鬼之能！文判诸葛忌慌忙一掠而近，急急问道：“老大，你可曾受伤？”

天煞星霍元奇一跃而起，略一运气，发觉丝毫无异，这就摇摇头道：“还好，没什么。”

说完，抬头拱拱手道：“朋友手下留情，霍某认输！”天地一卜还楞楞的坐在地上，他正在想着，那阵无形潜力，忒也来得奇怪，和先前的松枝脱手飞出，情形相同，莫非是游老前辈在暗中相助？想到这里连忙爬了起来，抱拳还礼道：“岂敢，岂敢！”

七巧追魂罗焯早已忍不住一跃而出，厉声道：“第三阵暗器，该轮到罗某了。”

慕容三娘修眉微蹙，似乎正待开口！

天煞星霍元奇立即以“传音入密”说道：“三娘，我看此人功力奇高，游一乾擅于易容之术，可能就是他本人，让老六去试他一试也好。”

天地一卜瞧到出场的是七巧追魂罗焯，不由双手一摊道：“小老儿不用暗器，你用的是什麼？你打我接就是了。”七巧追魂罗焯嘿道：“罗某用的是‘七巧梭’一共三枚。”话声方落，天地一卜忽然听到耳边响起细如蚊蚋的声音，说道：“小子，记着，他第三枚暗器，你接不得！”天地一卜听得心头大喜，这下证明自己猜想不错，游老前辈果然就在附近！

七巧追魂话声一落，人已倒飞出去三丈来远，双目凶光迸射，狞笑道：“你只接不打，岂非有输无赢？”天地一卜咧嘴笑道：“没关系，小老儿伤在你暗器之下，就是输了，如果我没被你打伤，就是我赢。”七巧追魂沉声道：“好，就是如此。”

右手微扬，两枚七巧梭化作两道玄光，一左一右，直向天地一卜双肩飞来！

他外号即叫“七巧追魂”在七巧梭上，自有独到造诣，但天地一卜瞧他打出来的两枚七巧梭除了电掣飞来称得上又稳又快，并无出奇之处？当下略一侧身，便自接住！七巧追魂先前两枚，原是故意骄敌，一见对方果然伸手去接，不禁冷笑一声道：“这是最后一枚了！”抖手又是一枚七巧梭，朝天地一卜当胸打来！这枚七巧梭似乎比先前两枚大了许多，来势也奇快无比，天地一卜因游老前辈叫自己不能用手去接，正不知如何是好？哪知奇事也在此时出现了，那枚七巧梭来势虽快，但飞近天地一卜前五尺光景之时，忽然梭头一昂，像钻天似的，斜刺里朝天空飞去，去势比方才还快，一下飞起七八丈外，在一片松林上空，“砰”的一声，爆炸开来！

火光一闪，爆出一蓬蓝阴阴的光雨，一闪而灭！天地一卜心头方自一惊，只听游老乞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小子，告诉他，要不是瞧他七巧追魂生平尚无大恶，使用这种歹毒暗器，今晚就饶他不得。”

天地一卜双目乍睁，眼中神光暴射，喝道：“罗焯，我要不是瞧你平生尚无大恶，使用这种歹毒暗器，今晚就饶你不得。”

七巧追魂眼看自己最厉害的“九毒飞磷梭”无功，心头正感凛骇，闻言不自禁的后退了几步。

慕容三娘默默一叹，道：“这都是老爷子不好，想在江湖上争雄称霸，硬要组织什么朱雀旗？”她目光一抬，朝天地一卜衿衽道：“请大侠覆上神丐，南天七宿遵命解散朱雀旗帮。”断眉老五神色痛苦，急急叫道：“三娘……”慕容三娘道：“老五，不用说了，咱们走吧！”天煞星霍元奇没有作声，微微点了点头，人影闪动，大家相继离去。

天地一卜没有想到南天七宿这场约会，会结束的如此顺利，目送他们去后，只听身后有人轻笑道：“小子，真是难为你了！”

两条人影，随身飞落！

赵南珩急忙回身瞧去，一个是乾坤一丐游老乞，另一个却是南玖云！他口中方叫了一声：“老前辈……”游老乞一指南玖云道：“好了，女儿交给你吧！她被她父亲关了起来，是我老人家救出来的。”

陇右双刀心知来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神丐无疑，慌忙翻身拜了下去。

游老乞嘻的笑道：“你们两人还合我老人家的胃口，也亏你们跋涉奔

波，这样吧，我游一乾一生没有收过徒弟，收你们做个记名弟子吧！小子你替我传他们两招掌法。”说到这里，忽然哦了一声，又道：“半月之后，罗髻山有场大大的喜事，你们四人一同去喝杯喜酒吧！”

### 第九十三章 同为贺客入宫来

江湖上近日盛传着一件有趣的喜事，那就是“罗峨联姻——罗髻派和峨嵋派联成姻亲！”

峨嵋伏虎寺都是和尚，和尚如何能够和人家联姻呢？据说那是峨嵋门下的赵南珩，和罗髻夫人门下的小公主谢幼慧结缡！

不，听说还是入赘，吉期就在三月初三。这是罗髻派发的喜柬，自然千真万确！

敢情罗髻夫人还要大事铺张一番，因此，武林知名之士，谁都接到了一份观礼的请柬。

现在距“罗峨联姻”只有五天了！接到喜柬的人，正在络绎入川。

这天傍晚，宁远府老招商客栈，却来了四个并没接到喜柬，而从岳阳一路攒程急赶而来的人。

这四人一个是身穿半长不短灰葛衫的老头，弯腰缩头，面貌猥琐，正是读者们都熟悉的天地一卜。第二个是身穿青罗长衫的少年，脸孔黝黑，但走起路来，却是潇洒得很，他，正是易钗而弁，一向穿着男装，南魔的大女儿南玖云。

另外是两个浓眉巨目年约四旬上下的汉子，背上各背着长形青布包袱，是陇右双刀贺氏兄弟。

老招商客店前面是五间宽的大厅，摆着几十张桌子，专做酒饭生意。这时正当掌灯时分，楼下已有六成座头。天地一卜似乎走得累了，刚到老招商客栈门口，忍不住直起腰来，舒了口气。

南玖云拉了他一下衣袖，轻笑道：“你就是这样不注意！”天地一卜低噢一声，赶忙一缩脖子，又弯下腰去。四人跨进食堂，天地一卜目光一转，瞥见靠窗口一张桌上，坐着两人，上首一个是灰衣老道，下首一个是身材矮小，脸如黄腊的小道士，桌上还搁着一只朱漆铜锁的药箱。天地一卜慌忙别过头去，穿行桌子，在里边找了一张空桌，四人各占一位坐下，酒保送上茶来，叫过酒食。南玖云目送酒保走后，才低声对天地一卜说道：“你瞧到鬼手仙翁吗？”

天地一卜点点头，南玖云抿嘴笑道：“大概也是喝喜酒去的。”

话声未落，突然绿影一闪，走进一个身穿淡绿衣裤的少女。

只见她肩头分垂着两条又长又黑的发辫，一双眼睛又红又肿，好像哭过了多少次似的！

“是琪儿！”

天地一卜心头一震，情不自禁的低下头去，心中暗想：“她不是在金牛岭正觉庵吗？怎么一个人到这里来了？”这就在此时，门口又出现了一个青衫文士。这人年约四旬，生得修眉凤目，气宇不凡，只是沉着脸色，目光一瞥，喝道：“琪儿，你还不跟为父回去？”他喝声不响，但震得满堂食客，心头咚的一跳。大家忍不住抬头望去，这一瞧，可又把众人瞧得大吃一惊，这人两道眼神，亮得有如打闪一般！

琪儿突然以手掩面，哭出声来，道：“我不回去，爹，我死也不回去了，我要到罗髻山去，我要去找小妖精……呵，呵，呵，……”

天地一卜不敢回头去看，但她如泣如诉的声音，一句句钻进耳朵，心头好像被针猛扎了一下！

青衫文士当然就是琪儿的父亲二代东怪商绶，他气得脸色铁青，一袭青衫无风飘动，右手缓缓举起，狞厉喝道：“不幸丫头，我……毙了你……”

天地一卜闻声大惊，商绶在怒火头上，真要出手，琪儿哪还有命？自己说不得……。

“哈哈，商兄哪来这大的火气？年轻娃儿，谁都喜爱热闹，来来，咱们坐下来喝一杯！”

鬼手仙翁苏如晦大笑声中，已拉着商绶坐下，一面招招手道：“小娃娃，你也过来，道士伯伯就要上罗髻山去的，快别倔强了，你们贤父女既然都到了这里，自然也要去，来，咱们一块走吧！”

琪儿扭着肩道：“我不去……”

但她一个身子，经鬼手仙翁这么轻轻一招，却像被人死拉活拖似的拉了过去。

那黄脸小道士恭恭敬敬替商绶斟了杯酒。

商绶碍着北鬼的面子，不好发作，其实他瞧着女儿两只眼睛哭得红葡萄似的，心中也暗自不忍，一股怒火，全撒到赵南珩的头上去了，心中怒道：“我早已说过，这姓赵小子不是好东西！”

北鬼拍着琪儿肩膀，笑道：“快坐下来，吃点东西吧，唔，道士伯伯还记得你娘当年就喜欢吃甜品，你呢？要不要吃甜的，喂，酒保，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甜点心，快替道爷送来。”商绶被北鬼提起琪儿的娘，心中更觉不忍，瞧了琪儿一眼，叹口气道：“这丫头被兄弟娇纵惯了，整天在外面乱跑，哦，苏兄几时也收了徒弟？”

苏如晦道：“没多久，没多久，唔，萍儿，快去见过商师叔，大名鼎鼎的东……商师叔。”

天地一卜不敢朝他们那边多看一眼，酒饭来了，只是自顾自低着头吃喝，南玖云也没有多说。

贺氏兄弟听说那道士就是北鬼，后来的青袍文士就是东怪，心中多少有些顾忌，兄弟俩喝几杯酒，也自吃饭。南玖云要酒保算过饭账，大家起身朝后走去。一宿无话，第二天清晨，他们甫出店门，迎面看到有四个人飘然行来。这四人，身穿黄色僧袍的老和尚是少林方丈百愚上人，长髯飘胸的青袍道人是武当掌教一尘子，白眉低垂面容清癯的老僧是峨嵋伏虎寺方丈大觉大师，身穿白葛长衫，颌下留着花白胡子的老人是华山掌门云台老人！

这四位掌门人行色匆匆，似乎已经赶下一夜路程，前来打尖的。只是他们均未带随行弟子，各人身边，除了一口长剑，也并无行囊。

天地一卜等四人瞧到他们，同样的，他们也看到天地一卜等人。

大家只是迎面而过，四位掌门人当然不会注意到这四个人，他们进店了，他们也上路了。

南玖云心头暗暗好笑，看来这场“罗峨联姻”的喜剧，够有热闹瞧了！

到了黑桃村，村前已经张灯结彩，有不少罗髻派的人，在那里接待宾客，整个黑桃村，好像都洋溢着喜气！由黑桃村登山，山径上一路都标着指路牌，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都高扎彩牌，欢迎嘉宾。边上还设有茶水站，招待周到。

今天已经是“罗峨联姻”的正日了，各方来宾，络绎不绝。

天地一卜等四人通过三天门甬道，但觉眼前豁然开朗，罗髻山天池，

一碧千顷，晶光闪耀，池边奇花异卉，锦绣成堆。小山下，到处都搭盖起彩棚，张灯结彩，放着数以百计的筵席，一望无际，好不热闹！

南玖云和贺氏兄弟，眼看这人迹罕至的蛮荒深山之中，竟会有这般奇景，当真像西王母在瑶池上举行蟠桃大会一般，使人如入仙境！

入谷不远，当道竖立一座五彩牌楼，上缀“罗峨联姻”四个金字。

牌楼底下是一道拱门，两边分立八个宫装少女，专司迎宾。

拱门里面，一列长条案上，铺着一卷洒金宫绢，那是来宾题名之处。

这时约为午前辰未已初光景，谷中牌楼内外，人来人往，江湖上黑白两道形形色式的人物，已经到得不少。天地一卜等四人，略一浏览，便缓缓向牌楼走去，他们才一走近，立即有两名宫装少女，迎着躬身道：“贵客请留尊銜。”

话声一落，立即引着四人朝题名处走去。天地一卜目光一瞥，看到宫绢上也有“罗峨联姻”四个金线双勾篆书，下面画着一对白头翁，和并蒂牡丹，工笔精画，十分细致，原是讨个口彩“白头富贵”之意。宫绢四周已不少人签了名字，中间还空出很大一块，敢情来宾自知身份不够，不敢签得太中间，连白衣教主令狐钧，蛇蝎夫人苗珠珠都签得离中间很远。

只有“钟皓”两个方正颜体正楷，签得较近，但仍距中央描金“喜”字，有着一段距离。

案后也有四个宫装少女站着，一见有人走近，立即送上笔来。

天地一卜暗道：“原来钟进士已经来了！”心中想着，拿起笔来，毫不犹豫笔尖朝中央“喜”字左方落去！

四名少女睹状大惊，要待出声拦阻，天地一卜早已运笔如飞，写下“乾坤一丐代表天地一卜”

他写完之后，南玖云也签了“云玖”两字，陇右双刀各自签了名字，题名处四名少女相顾错愕，那领路的两名少女，也略现踌躇，躬身道：“贵宾请出示喜柬，婢子好引四位入席。”天地一卜闻言一怔：“原来他们是凭柬入席的！”正当思忖之间，只见身边有两名老镖头模样的人，手持粉红请柬，由一名少女引着，进入场去。

天地一卜微微皱眉，回头道：“家师请柬，小老儿并未带在身边。”

两名宫装少女脸露难色，相互望了一眼，正感尴尬之际，突然，另一名宫装少女从里面急奔而来，向两人使了个眼色，高声道：“神丐门下，是紫席贵宾，你们快快带路。”两名少女答应一声，立即取出一张上写“请”字的紫红帖子，高举过顶，朝四人一福，道：“四位贵宾请！”说完，引着帖子，朝前走去。

天地一卜、南玖云、贺氏兄弟随着两人走去，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广场上的筵席，共分三种颜色，敢情代表三种等级。后排铺着粉红色桌布的，约有六十席以上，为数最多，越过粉红席，中间约有二十来席，是一色大红桌布。最前面十席，才是紫绒桌毯，连餐具也是纯银盆筷。此时粉红席和大红席上，已坐了不少宾客，笑语喧哗。紫红席上，只坐着一位红面虬髯老者，他，正是夙有武林第一刀之称的钟进士钟皓。

他似乎对天地一卜等四人，迳入紫席，感到诧异，目光不期朝四人投来。

天地一卜等人随着两名少女引导，在右首第二席上坐下。两名少女退下之后，天地一卜举目瞧去，原来此处已接近小山脚下，正面临时搭盖了

一座彩殿。中正挂着一幅三星图，两边是一付泥金喜联，案上花烛高烧，香烟氤氲！殿前另设五桌紫红绣披席，席上全套纯金餐具，不知又是为什么贵宾准备的？

天地一卜等四人方一落坐，只听身后有人高声叫道：“鼠狼湖山商大侠、鬼手仙翁苏道长驾到！”

大家回头瞧去，只见两名手擎紫红“请”帖的宫装少女身后，正有两行四人缓步而来。

一边是青衫飘逸的二代东怪商绶和低着头的商琪儿。另一边是身穿道袍的鬼手仙翁苏如晦和捧着朱漆药箱的黄脸小道童。

他们在两名宫装少女引导之下，直上彩殿，东怪商绶父女两人，坐了左首第一席落坐，鬼手仙翁师徒却被领到最右边的一席落坐。

天地一卜瞧得暗自纳罕，南玖云已附耳说道：“你瞧，那殿上五席，就是为五奇世家准备的了。”话声方落，身后又传来高声吆喝：“慕容夫人驾到！”南玖云猛地一惊，低声道：“娘也会来？”天地一卜急忙转过头去，只见来的果然是南魔夫人慕容三娘，她身后跟着一个身穿银红衫子的少女，正是小玫儿，另外是两个使女！

天地一卜瞧瞧殿上双目红肿的琪儿，又瞧瞧脸色悴憔的小玫儿，心中暗暗叫“糟”！

慕容夫人一行，一直被领到殿上右边第一席上落坐，她锐利目光，一下就会发现紫席上的天地一卜和贺氏兄弟等人，脸上不期一怔，接着又朝天地一卜含笑点头，似想说什么时。忽又轻咦一声，朝南玖云身上打量起来！

天地一卜心下大窘，差幸脸上涂着易容药物，瞧不到脸红，但为了怕被她看出破绽，只好不自然的缩头，朝她咧嘴一笑。

倒是南玖云较为沉着，虽然面对母亲，仍能力持镇定，正好拱门口又一次传来：“四大门派掌门人驾到。”南玖云趁机缓缓别过头去。

四位掌门人已由宫装少女一直领到紫席上坐下，天地一卜暗暗攥了下眉，以四大门派掌门人之尊，也只是紫席贵宾？现在快近午时了，继续到的有形意门掌门人孟守乾和门下弟子侯剑英，洪泽湖老子山的孙大娘，他们都是紫席贵宾，天地一卜全都认识。

各席人物，除了紫席尚有不少席次空着，其余大红席，粉红席，均已十九坐满。

彩殿上，起了一阵悠扬细乐。

首先是西方教主蛇蝎夫人，和南方教主令狐钧步入紫席。接着走出来的是三个佩剑青年。

第一个身穿青衫，唇红齿白，神采俊美的是木宇真。第二个紫衫方脸，昂首阔步，神情落寞的是丁允方。第三个墨绿长衫，浓眉环目，但个子卸生得瘦小的是任宗秀。

这三人在殿上站定，接着一阵环佩之声，随之而起，四名宫装小婢子一捧古剑，一捧古琴，一捧旗令，最后一个手上抱着一只纯白如雪的狸猫。

四婢方出，接着出来的是石龙婆。她今天戴了满头珠翠，身着团花绣金衣裙，翻着一双水泡眼，瘪嘴开咧，满脸都是洋洋喜色！

石龙婆后面才是罗髻夫人，只见她头挽云髻，依然是一身白衣，庄严美艳之中，略含笑意，偕同石龙婆朝中间主席位上走去。

全场应邀观礼的来宾，没有一个人见过西妖罗髻夫人，因此千百道目

光，屏息凝神，全朝彩殿上投去，但谁都不敢相信，这望之仅三十许的丽人，竟是武林中充满神秘的传奇人物西妖？

罗髻夫人在中间站定，首先向东怪商绶、鬼手仙翁苏如晦颌首为礼，说道：“商少山主，苏道长亲莅，老身实感荣幸。”接着目光迅速落到慕容夫人席上，笑道：“三姐来了，南老大怎么没来？”

## 第九十四章 别有居心作大媒

商绶、和鬼手仙翁点头还礼，说了声：“夫人好说！”慕容夫人却颌笑起立，道：“咱们老爷子不克亲来，妹子来了，也是一样。”

罗髻夫人抬手道：“三姐快请坐下。”

说完目光缓缓朝殿下紫席掠来，对天地一卜等四人，似乎特别注意了一下，又抬目朝大红席，粉红席扫了一眼，才脆声道：“今天是小徒谢幼慧和峨嵋派大弟子赵南珩结缡佳期，辱蒙武林俊彦莅止寒山，老身深感荣宠。诸位来宾，都是第一次来，一路上招待不周，老身敬致歉意，待会礼成之后，略备水酒粗肴，请诸位来宾痛饮一杯……”

话声方落，除紫席诸人，端坐不动，后面大红、粉红席上，已经爆起一片掌声。

罗髻夫人笑意盎然，颌首致意，一面又道：“峨嵋派掌门人大觉大师，乃是男方主婚，快请上坐。”她此话一出，石龙婆瘪嘴一咧，两腮颤动，三脚两步颠着屁股抢下殿来，笑道：“亲家大师不可见怪，老身今天是忙糊涂了，连大师佛驾到了，都来不及招呼，快……快请到上面坐，嘻嘻，上面坐……”

“阿弥陀佛。”

大觉大师低喧佛号，缓缓站了起来，脸色凝重，合十抬头道：“夫人可知老衲所为何来？”

石龙婆抢着笑道：“这还用说？亲家大师自然是替赵南珩主婚来的了，时间已经不多了，有话也请上去再说不迟。”大觉大师凝立不动，沉声道：“老衲有两件事，要正告夫人及在场诸位。”

罗髻夫人微笑道：“大师请说。”

大觉大师双目神光暴射，向四周一掠，严正的道：“第一、今日这场‘罗峨联姻’，老衲以峨嵋派掌门人身份，郑重否认。”

这当真是平地一声雷，他话声不响，但大家心头都不期一震！

石龙婆脸色一变，急急道：“老和尚你是存心捣乱来的？”大觉大师续道：“赵南珩入赘罗髻，这是他私人行为，与峨嵋派无关，何况他并不是峨嵋正式弟子，老衲无权干与他的婚事，只是请夫人取消‘罗峨联姻’四字，以正视听。”石龙婆冷嘿道：“老和尚，你真够固执，罗峨联姻之后，取消你们二十年封山誓约，峨嵋派并不吃亏呀！”大觉大师并没理她，目注罗髻夫人，继续说道：“第二、老衲忝掌峨嵋门户，峨嵋派既在封山期中，自然不是为了叨扰一杯喜酒而来，老衲趋谒宝山，志在瞻仰夫人三招剑法，还望夫人不吝赐教才好。”

天地一卜听得暗暗皱眉，这位老师傅纵然练成“辟邪剑法”，只怕难是西妖对手，心中不禁大急。罗髻夫人站在正席主位，听完大觉大师的话，依然脸含微笑，点点头道：“大师说的两点，义正词严，老身自无异议，赵南珩虽然只是峨嵋派一名记名弟子，老身冠以‘罗峨联姻’，并不是想高攀峨嵋派。而是为了两家恩怨，六十年来，迄未消泯，南珩的入赘本宫，正是消解我两派旧怨最好的办法，而且也符合两家先人的誓约。”

大师既然以峨嵋掌门身份，当众郑重否认‘罗峨联姻’之举，老身自当尊重大师意见，好在南珩是中飞龙的后人，大师已声明不干与他的婚事，婚礼自可继续进行。至于大师驾莅寒山，既为践约而来，老身理当接

受，只是今日乃是小徒完姻之日，大师有道高僧，自不能强人所难。老身之意，大师既然来了，且请喝杯水酒，等婚礼之后，老身当亲领大师，前去剑壁，参看敝派三剑，不知大师尊意如何？”她这一番话，不卑不亢，委婉陈词，说得通情达理，丝毫不像出于大魔头之口。

大觉大师连忙合十道：“夫人吩咐，老衲自当遵命。”说完，便自徐徐回身坐下！

罗髻夫人瞧瞧天色，抬眼道：“时光差不多了，师姐请入座。”

石龙婆慌忙颠着屁股回到主席，在罗髻夫人下首站定。殿上奏起细乐，木宇真胸挂“赞礼”红绸，站到殿左，丁允方也挂起“司礼”红绸，站到殿右。

细乐乍停，木宇真从袖中取出一张红纸，高声喝道：“百辆盈门喜气绕，锦屏吹澈凤凰箫；蓝桥才子成嘉会，先步云梯驾六鳌。”

丁允方等他赞完，连忙接道：“升炮……奏乐……引新郎入画堂……”

门外响起冲天爆竹，殿上奏出奏晋之曲，一对手持纱灯的俊美小童，引着新郎进入彩殿。

赵南珩一身新衣，胸佩大红花朵，腰悬倚天古剑，玉面朱唇，神采奕奕，缓步走到中央主席台前面站停。这一刹那，大红、粉红席为了讨好西妖，纷纷鼓掌。但紫席上，大觉大师瞧到他身边的倚天剑时，神色为之一黯，口中低低念佛。

南玖云回头望了天地一卜一眼，抿抿嘴，脸上不禁露出笑意。

彩殿上，琪儿和小玫儿的眼光，都盯着新郎，恨不得跳过去咬他一口！

坐在鬼手仙翁下首的那个黄脸道童，身躯为之一颤，鬼手仙翁急忙以目示意。

这时，木宇真又唱了一首赞诗，丁允方在高声叫道：“引新娘入画堂。”

一对手执纱灯的俊美使女，搀扶着头戴珠冕，身穿大红金绣裙袄的小公主，粉颈低垂，缓缓行来，在掌声中站到中央主席台前面！

木宇真又高声赞道：

“玉斧早订月下盟。

人间佳偶自天成；

华堂今日观嘉礼；

绣幕牵丝好定情。”

丁允方接道：“请大冰人结彩绳，完六礼。”这时一名宫装使女手托锦盘，款款走近石龙婆身前。石龙婆咧开瘪嘴，从盘中取过一条一丈来长中有彩结的彩带，一端授与新郎，一端授与新娘，两人相隔一丈，面向彩殿而立，中间有一个彩球相互连贯。

丁允方大声道：“主婚人就位……上香……”罗髻夫人盈盈起立，正待朝供奉三星的长案前走去……突然有人沉声喝道：“夫人且慢！”

在庄严隆重的婚礼进行之中，这一声来得太以突然，全场之人，不期全都为之一怔。

罗髻夫人闻声回头，目光瞥处，这发话之人，正从彩殿右首席上站起身来！

他，就是第二代北鬼——鬼手仙翁苏如晦！这下，连罗髻夫人大感意外，不期面露诧异，抬目问道：“苏道长有何高见？”

殿上细乐同时停了下来，鬼手仙翁慌忙拱拱手，道：“该死！该死！”

我这假牛鼻子有一疑问，惊扰嘉礼，夫人原谅。”他一开口就连说“该死”，在人家吉日良辰，正是忌讳之言！

罗髻夫人明知对方故意捣乱，但只微一皱眉，说道：“道长有什么疑问，但请明说。”

鬼手仙翁搔搔头皮，沉吟道：“老道只想请问一声，今日这场喜事，不知新郎是谁？”

这简直是无事生非，横生枝节，新郎是谁？不但请柬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方才大觉大师和罗髻夫人的对话中，也一再提及，鬼手仙翁焉有不知之理？

罗髻夫人被他问得一楞，她心细如发，料知北鬼此问，其中必有缘故，还没来得及开口。

石龙婆脸色一沉，叱道：“老牛鼻子，你是找事来的？”鬼手仙翁仰天大笑道：“石龙婆，你是一手包办的大媒人，哈哈，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介，你这媒婆，做得不错！”石龙婆水泡眼中凶光熠熠，怒嘿道：“苏如晦，江湖上人怕你北鬼，罗髻山没有你撒野的份儿！”

鬼手仙翁面不改色，呵呵笑道：“我假牛鼻子是向罗髻夫人质疑，你媒人免开尊口。”一面朝罗髻夫人道：“夫人还没回答我老道呢？”

罗髻夫人道：“老身不知苏道长用意何在？”鬼手仙翁笑笑道：“夫人请回答了我的答题，假牛鼻自会奉告。”

罗髻夫人道：“新郎赵南珩，道长何用明知故问？”鬼手仙翁又道：“这到底是哪一个赵南珩？”罗髻夫人笑道：“赵南珩是峨嵋派记名弟子，第三代中飞龙，天下能有几个？”

鬼手仙翁道：“照理，自然只有一个，但据我假牛鼻子知道的，如今江湖上却出现了三个赵南珩，所以我想问问，这位新郎官，究竟是哪一位赵南珩？”

石龙婆突然怒吼道：“师妹，他是存心捣乱，别听他的。”罗髻夫人听出北鬼话中有因，一面摇手道：“我还没听人说过，师姐，听苏道长说下去。”

一面抬目道：“苏道长既然知道江湖上出现了三个赵南珩，总该知道真的只有一个，其余两个，只怕全是假冒之人。”这时，全场之人，都在全神贯注，倾听着两人说话，连南玖云也以怀疑和询问的眼光，朝天地一卜投去，天地一卜只是微微摇了摇头。

鬼手仙翁道：“不错，不错，我假牛鼻子就曾亲眼看到过三个，但谁真谁假，我假牛鼻子直到现在，还没弄清楚。夫人知道我假牛鼻子向来不喜多管闲事，不过这件事，我也凑巧碰上，一时好奇，说出来也许可供夫人参考，唔……”他偏头想了想，才道：“那天，我在路上，碰到一个人骑着快马，一路急驰，因为他跑得太快了，才引起我假牛鼻子注意，回头一瞧，此人腰悬倚天剑，不就是赵南珩？咳，这话还该从头说起，因为这小子几个月前，被人在‘百会穴’狠狠击了一掌，是我老道把他救活的，所以一眼就认得出来。当时我心头不禁有气，暗想：好小子，我老道花了多少功夫，把你从鬼门关硬拉回来，如今你遇上老道，竟然装作不识，连理也不理了？”

哪知一回头，哈，后面又是一个赵南珩，远远跟踪。我心头一奇，也跟了下去，哪知我老道只在酒店里灌了几杯黄汤，就耽误了大事！

那骑马的赵南珩，落店之后，被后面的赵南珩下了迷药，不但废去武功，偷了他倚天剑和飞龙玉坠，而且还蹂躏了一个可怜的女娃儿……”

全场本来静得没有半点声音，但此时有不少人轻咦出声！鬼手仙翁续道：“等老道赶到，奇怪，屋中竟然又多出一个赵南珩来，那可怜的女娃儿已经服下毒药，托第三个赵南珩代办后事，老道向来是见死不救的，但这回却伸手管了闲事……”

罗髻夫人脸色渐渐凝重，问道：“这女娃儿人呢？”鬼手仙翁突然伸手指指他身边的黄脸道童，说道：“喏，喏，她就是我假牛鼻子的徒儿……夫人瞧她像不像赵南珩？”说到这里，一边吩咐道：“徒儿，你站起来给夫人瞧瞧！”大家听他这么一说，所有的目光不期而然全朝黄脸道童投去，连新郎赵南珩，新娘小公主也禁不住回头瞧去！只见黄脸道童身子一阵抽搐，颤抖着站将起来！不，他一下摘去道帽，同时从脸上揭下人皮面具！秀发披散，露出一张鹅眉脸，黛眉，凤目、长长的睫毛中，珠泪滚滚而下，口中尖声叫道：

“师傅，你老人家替徒儿作主……”

原来这道童正是罗髻门下西宁堂香主辛舒平！罗髻夫人脸色倏然一变，惊诧的道：“是平儿……你受了谁的委屈？师傅一定替你作主。”

辛舒平泪流满面，手指新郎赵南珩，哭道：“恶贼，就是这万恶淫贼害了徒儿。”

新娘谢幼慧以手掩面，哭道：

“师傅……”

娇躯摇晃，几乎站立不住。

新郎赵南珩木然不知所措！

罗髻夫人不知是惊是怒，脸色铁青，朝石龙婆问道：“师姊，这是怎么回事？”

石龙婆也傻了，但她只不过楞一楞，立即瘪嘴鼓动，点点头道：“老身查访多日，始终没有舒平的消息，只当这孩子已经遇害了，多谢苏道长救援。至于冒充南珩的小贼，已在彭泽附近，死在巫婆子的‘霹雳子’下。舒平，你纵然受了委屈，总算大仇已报，今日是你小师妹吉日良辰，你忍耐点儿，待会，等行过大礼，老身自会把经过情形告诉你的。”罗髻夫人听得脸色稍霁，还没开口，辛舒平倔强的道：“不，师伯，弟子认得出来，万恶淫贼就是他……”石龙婆不待她说完，脸色一沉道：“孩子，你怎么连师伯的话也不听了？今日这场喜事，是师伯做的媒人，难道还会弄不清楚？让人假冒新郎？”

说到这里，回头朝赞礼的木宇真，司礼的丁允方吩咐道：“没事了，婚礼照常进行！”

辛舒平因石龙婆总究是自己师伯，她如此说了，只好含泪坐下。

坐在东怪身边的琪儿，和坐在慕容夫人身边的小玫儿，巴不得新郎不是赵南珩，四道眼神只是一霎不霎的盯在新郎脸上，希望能够找出一些破绽来，当众戮穿他；但她们都失望了，新郎实在是赵南珩本人，一点也不假！罗髻夫人已经盈盈起立，她是主婚人，要在三星像前上过香，行过礼，新人才能交拜。

但就在她正待转身走去的当口，又有人站起身来，叫道：“夫人且慢！”

罗髻夫人脸有愠色，抬目瞧去，这站起来的人，就是坐在右首紫席上

的生相猥琐的黑衣老头——自称是神丐门下的天地一卜！

罗髻夫人秀眉微微一蹙，天地一卜已耸耸肩，拱手道：“令高徒忍辱而来，哭求夫人替她作主，如今真相未明，夫人难道不了了之吗？”

罗髻夫人被他问得一怔，石龙婆横目怒声道：“罗髻派的事，自有罗髻派的人会管，用不着你朋友操心。”天地一卜连连点头道：“这话不错，只是小老儿受人之托，有件东西，转缴夫人过目。”

他缓吞吞从怀中取出一方玉佩，高举过顶，向四下晃了晃，举步送了上去。

辛舒平一睹玉佩，就起身叫道：“师傅，这方玉佩，正是徒儿托赵南珩少侠转呈师傅的。”

天地一卜忙道：“对了，小老儿就是受赵南珩之托，转缴夫人来的，这位新郎怕不知道吧？”

他此话明明说新郎是假冒的了，方才业已平静下去的气氛，又登时紧张起来！

石龙婆大怒道：“你简直胡说，新郎赵南珩就在这里，你受谁之托？这人呢？”

天地一卜把玉佩放在案上，耸耸肩道：“今日是新郎大喜之日，小老儿只是奉命喝喜酒来的，小老儿和新郎也是熟人，这个……嘻嘻，说不得……”

## 第九十五章 一剑龙翔惊四座

罗髻夫人双目精芒暴射道：“你只管说出来！”天地一卜拍拍新郎肩头，嘻的笑道：“喂，小哥，你瞧我说好，还是不说好？”

新郎赵南珩沉声道：“在下不认识你！”

天地一卜豆眼滚动，认真的道：“咦，这就奇了，咱们不是在黄梅孔城镇上见过，小哥说姓赵的被南世侯擒去了，你不是还把这柄盘龙剑托我转交给他……”

新郎赵南珩脸色平静，大笑道：“朋友遇上的怕是假冒在下之人。”

天地一卜点点头道：“这倒不错，假冒赵南珩的人，小老儿只遇上过一次，但不折不扣的真赵南珩，却和小老儿极熟。”罗髻夫人疑信参半的道：“你说他是谁？”天地一卜回头溜了华山派掌门人云台老人一眼，道：“那位掌门人比小老儿更熟。”

他目光瞥过之处，是云台老人和孟守乾之间，大家不知他指的是谁？

石龙婆满脸怒容，一步逼近，厉喝道：“你假冒游一乾门下，装疯卖傻，一派胡言，你说这新郎是假冒的，他假在哪里？江湖上易容之术，不外人皮面具，和易容药物。人皮面具制作再精，只要仔细辨认，仍可看出，至于易容药物，那更容易，只须碱水一洗即去，来呀，你们快去端一盆碱水来，让南珩洗个脸给大家瞧瞧！”

她话声出口，立即有一名使女返身而去，一会工夫，果然端来一盆碱水。

新郎赵南珩双手捧水，在脸上洗了一阵，只见他一张英俊如玉的脸上，越洗越显得容光焕发，白里透红，哪有什么易容药物？

这情形看的所有之人，都已相信新郎不假！罗髻夫人脸上也开始有了笑容，石龙婆瞪着一双水泡眼，朝天地一卜喝道：“你还有何说？”

突然，坐在紫席上的贺老二一拍巴掌，大声道：“老大，他这易容术，是巫婆子一派的！”

石龙婆目射凶光，厉声道：“你说什么？”挥手就是一掌，凌空拍去！

天地一卜睹状大惊，嗔目喝道：“石龙婆，你要怎的？”右掌一横，迎着接去，但听砰然一震，两人谁也没动分毫。

石龙婆白发飞扬，厉笑道：“瞧不出你真还有点功夫，嘿嘿，老身已要南珩当众洗脸，以正视听，如若有人再敢阻挠婚事，老身非把他立劈掌下不可！”

琪儿突然起身道：“一个月前，我姑姑传了表哥三招剑法，新郎会不会？”

新郎赵南珩抬目笑道：“那是‘青木’剑法和‘飞龙剑诀’合参而成的三招剑法，我们一起练的，你可要愚兄使出来瞧瞧？”

琪儿听他说得不错，又道：“那么姑姑给你的‘飞龙玉坠’呢？”

新郎赵南珩道：“玉坠在愚兄行囊之中……”他话声未落，石龙婆道：“你的行囊，老身替你收起来了，既然有‘飞龙玉坠’，就可证明你的身份，老身替你亲自去拿。”

天地一卜听到这里，心神不期大震，再也忍耐不住……蓦地仰天发出一声龙吟般长笑，胸膛一挺，身形骤然增高，同时，在脸上揭下一张薄如蝉翼的人皮面具，喝道：“龙姑婆、虞平，你们瞧瞧我是谁？”

喜筵上有人惊咦，也有人欢呼！

千百道目光之下，猥琐老头忽然变成了剑眉朗目，唇红齿白的英俊少年——和新郎赵南珩生得一模一样的赵南珩！石龙婆心头猛震，不自禁的后退半步，在这刹那间，她杀机陡起，狞笑道：“小子，你胆子不小，居然还敢在老身面前冒充赵南珩？”

右手振腕一指，朝赵南珩眉心点去！

赵南珩见她骤下杀手，心头更怒，右腕起处，同样点出一指，截住对方指风！

石龙婆左手再扬，阴笑道：“小子，你躺下去吧！”一大蓬细如牛毛的银芒，从她袖中电射飞出！司礼的丁允方突然惊呼一声，一闪身，挡到赵南珩身前，急叫道：“师伯，他是真的赵……”

咕咚，数以百计的银芒，在她身上一闪而没，身形立即倒了下去，但口中还接着道：“南珩……”赵南珩大吃一惊，急忙一把抢起她身子，斜闪开去，口中低声叫道：“丁姑娘……”

丁允方脸上戴着人皮面具，但她眼睛之中，流露出一丝凄惋笑意，渐渐，阖上眼皮！

变起仓猝，罗髻夫人一步跨到丁允方身边俯下身去，眼角忍不住流下泪来，黯声道：“这孩子没救了！”“哈哈！”

鬼手仙翁苏如晦厉声一笑，喝道：“归元指，石龙婆，你会‘归元指’？”

石龙婆冷笑道：“区区‘归元指’有什么了不起的？”慕容夫人瞧了中针死去的丁允方一眼，叹道：“搜魂针，我早就疑心是她了！”

鬼手仙翁逼上一步，紧盯着石龙婆，大声道：“我问你，我大姊可是你下的毒手？”

石龙婆道：“是又怎样？”

鬼手仙翁双目渐渐发赤，切齿道：“苏如晦立下誓言，要以‘归元指’替我大姊报仇，石龙婆，你准备好了？”石龙婆怒笑道：“苏如晦，你有多少能耐，只管施为就是。”

先发制人，右腕一振，一缕指风，迅疾无俦朝鬼手仙翁劈面点去！

鬼手仙翁大笑一声，同样扬腕点出！

指风和指风乍接，在两人中间无声无息的顶住了，竟然半斤八两，谁也无法推进，两人只是遥遥指点！石龙婆瘪嘴不住鼓动，鬼手仙翁高举过额的右臂，也微微起了颤动，正是各动真气，全力贯注！

赵南珩眼看丁允方以身挡针，死在石龙婆“搜魂针”下。想起在横车桥替她吸取断针之事，自己是无意救了她，她却以身相殉，救了自己，心头忍不住一阵黯然！放下丁允方尸体，一股仇怒之火，再也遏制不住！猛一抬头，目光中寒电棱棱，瞪着石龙婆，伸手从怀中取出盘龙剑，正待朝石龙婆逼去！

“呛”！新郎撤出倚天剑，一步窜到赵南珩身前，厉喝道：“小子，你是什么人？”

扬手一剑，银虹电射，急刺而出。

大家都被面貌相同的两个赵南珩弄糊涂了，此时眼看新郎举剑急刺，不禁暗暗替另一个赵南珩担心，因为他只是赤手空掌……

但这担心是多余的，赵南珩朗朗一笑，只听呛然龙吟，一道银虹，应手而起，封住倚天剑！

罗髻夫人目光一楞，暗暗奇道：“盘龙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前天自己亲眼看到南珩施展的三招剑法，说是他娘传他的。

从那三招剑法上，她确可看出是由鼠狼湖山商家的“青木剑法”和中飞龙的“飞龙剑诀”，揉和变化而来，何以此人手上又有中飞龙的盘龙剑？

她对眼前两人，也有真伪莫辨之感，此刻一见两人动上了手，立即喝道：“你们两人都给我住手！”新郎闻声停手，赵南珩也自停剑不发。

罗髻夫人转脸朝鬼手仙翁和石龙婆道：“两位也请住手！”鬼手仙翁怒吼吼的道：“老道立誓要替我大姊报仇，此事与夫人无关。”

东怪商绶冷傲的坐在席上，大声道：“石龙婆，你既会苏兄的‘归元指’，又使南兄的‘搜魂针’，想来也精擅兄弟的‘血影掌’无疑？”

罗髻夫人暗暗攥了下眉。

突然坐在紫席上的孙大娘砰的一掌，击碎桌子，站起身来，尖喝道：“石龙婆，你说！咱们老爷子可是你害死的？”青影一闪，人已欺到石龙婆左近！

石龙婆武功造诣，已臻化境，孙大娘欺近身来，焉有不觉之理，但她却故作不知，一面屈指连弹，嘶嘶指风，敌住鬼手仙翁的强猛抢攻。左手默运神功，挥手一掌，朝孙大娘拍去，口中桀桀笑道：“龙姑婆不在乎多你一个敌人！”她挥去的手掌，赤红如火，不带丝毫掌风，正是东怪的独门武功“血影掌”！

孙大娘并没防她会骤然出手，身形向旁一闪，避开掌势，一张马脸，立时变得阴沉可怕，厉声道：“果然是你！”双手疾扬，纵身扑去！

东怪商绶大笑道：“石龙婆，我当你真的练成了咱们‘血影掌’，原来只是旁门左道的‘红罗掌’而已！”孙大娘的突然扑入战团，但见青影闪动，双手连挥，长短不一，使的正是名闻天下的老子山向家的“拂脉截经手法”，所取部位，无一不是人身要穴，只要被她沾上一点，就非同小可！

鬼手仙翁急道：“孙大娘，咱们不能两打一，你快停手，老道立下誓言，非取她性命不可。”

孙大娘一边动手，一边冷哼道：“你为什么不退下去？难道我替老伙伴报仇，也要你北鬼同意才行？”石龙婆桀桀怪笑道：“没关系，龙姑婆一定成全你们的心志。”

这三位武林顶尖人物，互不相让，这一动上了手，真是一场罕见的激烈恶战！

鬼手仙翁双手高举过顶，十指之间，不住发出嗤嗤细响。孙大娘白发飘动，双手拂拍，看去动作似极缓慢，但随着她手势，暗劲拂拂，锐不可当！

石龙婆以一敌二，展开罗髻派“天门遁法”，身法诡异，忽指忽掌，在两大高手抢攻之下，依然毫无逊色！罗髻夫人心头虽然暗暗着急，但石龙婆已经亲口承认了，自己也不好强行出面。

何况师姐假冒东怪的“血影掌”和南魔的“搜魂针”，如今商绶和慕容三娘全在座上，如果自己出手的话，他们有了藉口，极可能出手助拳。

她知道师妹的武功，博通诸家，鬼手仙翁和孙大娘一时决难讨得便宜。

她缓缓转过头来，两道眼神，打量着两个赵南珩，徐徐说道：“今日

原是一场喜事，但你们两人，都以赵南珩自居，当然其中必有真假，老身要你们暂时停手的原因，只希望你们中间，那一个假冒而来的，最好自己识趣，立即下山去，老身决不难为于他。”

新郎赵南珩理直气壮的道：“老前辈说得是，这小子仗着易容之术，既敢假冒游一乾门下于先，复又公然冒充晚辈。晚辈之意，谁真谁假，晚辈家传飞龙剑法，不可能有假，咱们在天下英雄之前，不妨以剑术分个高低，真伪自可立判。”赵南珩卓然凝立，大笑道：“真假之分，你我心里明白，赵某此来，只是为了两件事情，只要这两件事办完了，赵某立即就走。”

新郎赵南珩急急问道：“你说的是两件什么事情？”赵南珩严肃的道：“第一，你将从辛姑娘身上盗来的半块飞龙玉坠，归还赵某……”

刚说到这里，只听琪儿大声道：“还有我姑姑的半块呢？到底你们谁取走了？”

赵南珩听得心头一震，吃惊道：“什么？我娘的半块，也被你骗来了？好，那你就一并取出来吧！”

罗髻夫人似乎也怔得一怔，瞧了新郎一眼，抬目朝赵南珩问道：“你说有两件事，还有一件呢？”

赵南珩转身朝大觉大师躬身为礼，然后凛然说道：“老师傅也在这里，在下今日重上罗髻，要以峨嵋门下身份，向夫人讨教三招剑法。”

罗髻夫人听到这里，晶莹如玉的脸上，忽然一阵惨白，黯然点头道：“好志气……”说到这里，抬目问道：“你上罗髻山来，就是为了这两件事吗？”

赵南珩道：“不错，寒家传家之物，自是不容歹人骗取，在下自幼在峨嵋长大，立誓要为师门洗去屈辱。”他说来神色凛然，声音铿锵！

琪儿脸上，绽出笑容，嘻道：“你是真的南哥哥了！”小玫儿朝琪儿披披嘴，也大声叫道：“南哥哥，你把这个冒充你的小贼打死他才好！”

罗髻夫人却平静的道：“好，老身都答应你。”新娘谢幼慧听了琪儿和小玫儿的话，再看师傅的神色，眼前这个身穿吉服的新郎，分明是个假冒之人，心头一阵羞恚之下，双手捧着珠冕，用力朝地上摔去，回头望了赵南珩一眼，尖叫道：“赵南珩，我恨死你了！”

奋身掠到两人身前，左掌扬处，掴了新郎一个耳光，右手同时“啪”的一声，打在赵南珩脸颊上！“师傅……嗬，嗬，嗬……”

返身扑入罗髻夫人怀里，大哭不止！

赵南珩曾在龙门坳东华山庄，也听她说过这句话，好像这话中包含了许多意思，听来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怔怔的握了她一个耳光！

琪儿呼的站起身来，冷笑道：“不识羞的小妖精，你敢打人！”

小玫儿同样嚷道：“南哥哥，你怎么任由她打你耳光？”罗髻夫人一把抱住小公主娇躯，满脸伤感的道：“孩子，你没有错，师傅也没有错，这是上苍安排错了。”说到这里，突然脸色一沉，朝新郎道：“老身方才答应过不难为你，你可以安然下山，但必须说出，你是受谁指使来的？”

新郎身躯起了一阵颤栗，抬目道：“老前辈不可听信一面之词……”

罗髻夫人冷冷的道：“老身岂是容易受骗的人？日前要你在老身面前演练三招剑法，就是心有所疑，你若想活着走下罗髻山去，应该实话实说才好！”

新郎突然跪了下去连连叩头道：“老前辈明察，晚辈是无辜的。”

## 第九十六章 峨嵋山月喜重开

罗髻夫人道：“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人？”新郎道：“晚辈是华山门下虞平……”

云台老人目射精光，白髯拂动，沉嘿道：“果然是孽畜！”右掌倏伸，正待朝新郎后背击去！

孟守乾急忙拦道：“云台老哥造次不得！”罗髻夫人脸色凝重，又道：“是谁的主使？”虞平道：“这是老令公……”

石龙婆独斗鬼手仙翁、孙大娘两人，三方各以全力相搏，先前还无暇顾及殿上情形，激战中偶一回头，听到虞平的话，不禁勃然怒道：“好小子，原来你真是冒充来的！”她突然舍了两人，扬手一掌，朝虞平劈来！罗髻夫人没料到石龙婆会骤下杀手，沉声道：“师姐……”要待阻止，已是不及！

“砰”！虞平一个身子，被掌风扫中，直撞出七八尺远，拍达一声，摔到地上，口喷鲜血，昏死过去！他这一震摔出去，无巧不巧落在彩殿右侧，辛舒平哪肯错过机会？柳眉倏竖，人已跟纵扑出，切齿道：“恶贼，师傅答应饶你，姑娘却饶你不得！”

银光一闪，从袖中抽出一柄锋利匕首，手起匕落，扑的一声，插入虞平后心！她抽出匕首，忍不住珠泪如雨，尖叫道：“师傅，弟子大仇已报，也要去……”

皓腕一举猛朝自己咽喉戮去！

这真是电光石火般事，大家眼看她就要香消玉殒，但事出仓促，谁也来不及抢救！

坐在紫席上的少林百愚上人，和峨嵋大觉大师两位高僧，忍不住闭目低喧佛号。

就在这生死一发之际，大家只见辛舒平已将刺近咽喉的那柄匕首，忽然从她手上挣脱，像长了翅膀似的，一下飞到慕容夫人手里！

辛舒平匕首脱手，心中一惊，抬头望去。只见慕容夫人蔼然微笑道：“姑娘大仇已报，何苦再寻短见，何况姑娘如今已是苏道长的高徒了，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姑娘应该坚强的活下去才好！”

辛舒平拭干眼泪，盈盈下拜道：“夫人金玉良言，晚辈自当谨记。”

这几句话的时间，石龙婆和鬼手仙翁，孙大娘三人间一场激战，业已起了极大变化！

原来石龙婆一时情急，舍了两人，凌空一掌，朝虞平击出之际，陡觉疾风飒然，孙大娘忽的欺身而进，五指箕张，闪电朝左肩抓来！

石龙婆心头微生凛骇，要待闪避，时间上已是不及，只得左掌斜立，硬接孙大娘一招“苍龙摄珠”！但听“啪”的一声，双掌接实，石龙婆身形依然凝立不动，孙大娘却被震得灰发飘飞，连退了三步。这一招硬拚，孙大娘退后三步，敢情感到血气翻浮，立即凝神运气调息。

石龙婆虽把孙大娘震退，但她同时感到自己左臂一麻，再也举不起来！

猛然想起老子山向家的“拂脉截经手法”，在动手过招，丝毫不可让对方碰到任何部位，自己一时大意，上了她的大当！心头登时怒不可遏，身发如箭，疾冲过去，右手一招“雷火击木”，朝孙大娘当头劈落！

孙大娘听风辨位，一提丹田真气，身子飘空而起，横向右侧飞去，让开石龙婆掌风，口中尖笑道：“老贼婆，向家的拂脉手法，还不差吧？”

鬼手仙翁厉喝道：“石龙婆你小心了！”

两人喝声，差不多同时出口，但听一阵“嘶”“嘶”细响，鬼手仙翁劲急指风，已袭到石龙婆身后。

石龙婆一击未中，向前疾冲的身子停也不停，一个转身，右掌翻动，一招“移山填海”，强猛潜力，浪涌而起，横及四五尺宽，正好把鬼手仙翁的指风，悉数接住！只见她白发飘扬，瘪嘴鼓动，桀桀厉笑道：“石龙婆就是剩了一只右手，同样没把你们两人放在眼里。”大家听她口气，同时看到下垂的左手，才知道石龙婆原来已被孙大娘拂中左臂穴道，不禁对孙大娘的拂脉手法，暗暗惊叹不止！

鬼手仙翁怒笑道：“石龙婆，老道只要取你性命，放不放在眼里，老道并不在乎。”

他说话之时，高举过头的双手，停在空中，一动不动，十指朝前“嘶”“嘶”之声，绵绵不绝，向石龙婆冲击过去！北鬼的“归元指”，至此已是发挥无余，这等绵长内力，只看得在场之人，莫不惊心动魄！

石龙婆脸色狞恶，一掌推出，倏又收回，接着又疾推而去，这样连续收推，掌风激荡，一次比一次凌厉，犹如怒海狂涛一般，一波又一波的朝前推去。

这两人全是一等一的内家高手，此刻一个指风源源射出，一个挥掌硬接，全已拚上了性命！

孙大娘总究是成名多年的人物，眼看两人拚上了内功，倒也不肯趁机出手，反而站在边上，袖手旁观。石龙婆的脸色，愈来愈见狞厉，瘪嘴鼓动，吐气如雷，鬼手仙翁高举过头的双手，也在微微抖颤了！两人功力内劲，似乎相差不多，这样持续了约有一盏热茶光景，只见鬼手仙翁似已感到不支，头上汗水，滚滚而下，悬空的双手，颤抖得甚是厉害，看样子，极难再撑过片刻工夫。辛舒平几乎急得要哭，脚下不自禁的走前了几步，睁着双目，颤声叫道：“师傅……”

鬼手仙翁心头一急，大喝道：“萍儿，快闪开！”双手猛力一振，向前推去！

石龙婆左手虽被孙大娘无意之中，闭住脉穴，但她仗着深厚功力，眼看鬼手仙翁指力渐弱，胜算在握，忽觉对方尽力一推之中，但听两声闷哼，两人身子，同时向后震退出四五尺远，石龙婆身躯连连摇晃！

鬼手仙翁脚下移动了数步，终于一趺跌坐地上。孙大娘却在此时，一下闪到石龙婆身边，尖声道：“原来你也不过如此！”

双手疾落，截住她全身经脉，然后又道：“老贼婆，十二根经络全闭，你只有六个时辰可以拖延了。”鬼手仙翁跌坐下去的人，突然一跃而起，疾冲过去，振腕一指，点上石龙婆眉心，石龙婆连第二声都没哼出，随指倒去。

鬼手仙翁一指出手，不由哈哈大笑，人也随着笑声仰面倒去。

辛舒平慌忙扶住他身子，鬼手仙翁闭了一下眼睛，喘息着点点头道：“孩子，师傅总算替大姊报了大仇，你也手刃了贼子，咱们可以走了。”

罗髻夫人眼看师姐惨死，忍不住黯然落泪。辛舒平朝罗髻夫人拜了下去，垂泪道：“师傅，徒儿已经拜在苏道长门下，徒儿要去了，师傅深恩，

徒儿报答不尽，请受徒儿一拜。”

罗髻夫人勉强点头道：“苏道长名重武林，你去吧！”辛舒平拜了几拜，随着鬼手仙翁飘然离去。罗髻夫人目含泪光，缓缓走近石龙婆身边，低低的道：“师姐，你这是何苦……”

俯下身去，果然从石龙婆身上，掏出两块“飞龙玉坠”，递到赵南珩手上，说道：“赵少侠，你把玉坠收了。”这时，赵南珩早已从虞平身边，解下倚天剑，佩到自己身上，双手接过玉坠，说道：“多谢夫人赐还玉坠，夫人剑呢？在下自不量力……”

罗髻夫人摇摇头道：“不用比了，老身承认输了，峨嵋、罗髻百年怨嫌，咱们就此了过。”

赵南珩回头望了大觉大师一眼，毅然道：“不，夫人盛意，在下只好心领，因为师祖当年败在贵派三剑之下，遂有罗髻开，峨嵋闭的誓言，峨嵋门人必须能够破解罗髻三剑，才能解除昔年之约。”

大觉大师双手合十，口诵佛号道：“阿弥陀佛，南珩说的确是实情，夫人务乞谅解。”

罗髻夫人瞧着赵南珩颌首道：“也好，大师和赵少侠请随老身来！”一面回头朝紫席上的人道：“紫席来宾，愿意参看敝派剑壁的，欢迎一同上山。”

说完，亲引大觉大师，赵南珩，及紫席来宾，穿过水晶牌坊，朝小山上走去！

玉槛瑶阶，隐现在苍松翠柏之间，真瞧得所有来宾无不啧啧称奇！

罗髻夫人领着众人，直入慈圣宫后园，行到剑壁前面，让大家参看过壁上剑影。

此时正当午牌稍偏，光滑如镜的石壁上，细纹如丝，纤毫可辨，但大家谁也不敢相信这是三招剑法。大觉大师以前虽听赵南珩说过，这时面对剑影，也不禁瞧得脸色大变！

南玖云跟在赵南珩身边，低低问道：“赵兄弟，这就是‘分光剑法’了？”

小玫儿一直注意着南哥哥身边这个年轻书生，这时紧张的拉着慕容夫人衣袖，低低说道：“娘，她是大姐！”慕容夫人点点头，笑道：“娘早就瞧出来了。”小玫儿一颗心突然好像从悬崖里跌落下去，脸色变得异常阴郁，慕容夫人暗暗一叹，一手挽着她女儿，不知如何安慰才好？

罗髻夫人等大家看过剑影，才徐徐说道：“赵少侠两上罗髻，自然对敝派三招剑法，已有破解之道，峨眉两派，已有百年怨嫌，老身认为怨家宜解不宜结，因此，老身不想再和少侠动手过招，想请赵少侠当着诸位来宾面前，试演三式剑法，好在在场的都是剑术大行家，能否破解敝派三剑，大家有目共睹，不知大师以为如何？”

大觉大师自然知道罗髻夫人数十年封关，功力修为何等深厚，赵南珩要想在她手下走出三招，实在是不可想像之事，难得对方自动提出，自然最好不过，闻言连忙合十道：“夫人说得极是，南珩，恭敬不如从命，你就遵夫人吩咐，演练三招剑式，请在场诸位多多指教。”

老和尚话虽出口，心中却感到极度不安，因为这三月来，四大门派掌门人已经把“辟邪剑法”研练纯熟，但此刻瞧到壁上剑影，依然想不出该使用哪三招剑法？那么要赵南珩如何当众演练呢？

赵南珩听到老师傅吩咐，立即躬身应是，退后三步，撤出倚天剑，抱剑守一，朝罗髻夫人行了一礼，道：“在下献丑。”话声一落，口中发出一声龙吟般长啸，身随声起，一条人影，矫然飞起三丈来高，身到半空，突然一侧，斜斜朝剑壁扑去！

这是“龙飞九渊”身法！

在场之人，莫不瞧得鼓起掌来，但大觉大师却白眉微蹙，暗暗叫“糟”，因为这是峨嵋派和罗髻派了断过节，岂能使用中飞龙的武功？

这原是一瞬之事，赵南珩飞临剑壁，立即长剑一抖，但见一道随着他飞腾而起的银虹，刹那间，爆散开来，化为漫天银花，缤纷如雨，剑影缭绕，层出不穷！

少林百愚上人合掌道：“阿弥陀佛！”

他这声佛号，含意深长，那是因为赵南珩使出来的正是“辟邪剑法”而感到欣慰，同时也因他轻轻年纪，竟有如此精湛功力，感到惊奇！

剑光银花，倏然敛去，赵南珩已飘然落地，收剑入鞘，躬身说道：“在下为了三剑同发，剑壁辽阔，不得不使家父传授的‘龙飞九渊’，这一点，自然逃不过夫人法眼；但在下既以峨嵋弟子身份前来，自不敢使用寒家剑法，这三招剑式，出于师祖遗留下来的‘辟邪剑谱’，夫人当可明察。”在这一瞬之间，他居然连发三剑？

大家凝目瞧去，只见剑壁三处剑影之上，此刻已多出无数细圈，每一个圆圈，正好把壁上原有的剑影圈住！就是说，如果有人练成剑壁上的“罗髻三剑”分光剑术，每一剑势，都正好被赵南珩的剑花接住。罗髻夫人瞥了剑壁一眼，脸上禁不住闪过一丝惊诧之色，点点头道：“够了，数月之间，少侠剑术造诣，精进之速，委实使老身无限心折，罗髻、峨嵋百年来的两派宿怨，一笔勾消，贵派从此不再受‘罗髻开，峨嵋闭’的约束了。”大觉大师连忙以手合十，低诵佛号，道：“阿弥陀佛，多谢夫人大度相让。”

话声才落，大家报以热烈掌声，这是因为罗髻夫人深明大义，使两派化干戈为玉帛，同时也为了赵南珩替峨嵋洗刷百年屈辱，争得荣誉而庆祝。

但在如雷掌声中，形意掌门孟守乾突然越众而出，拱拱手道：“孟某尚有一事，向夫人请教。”

罗髻夫人瞧了他一眼，道：“孟掌门人想是为了令师兄之事？北海神驼二十五年前败在老身手下，他遵守约言，替老身守护三天门，三天前，已离此而去……”“哈哈，你们到全在这里！”

突然有人拉大嗓子说话，众人随声瞧去，只见园中同时出现了三人，一个白衣儒生，一个青布衣裙的中年妇人，另一个却是又瘦又小的老头。

发话的就是他，而且手上还挟着一个人，那是身穿大红裙袄的新娘谢幼慧，不住的向大家点头，嘻嘻笑道：“好好，要不是我游老人家迟来一步，凑巧遇上，这小娃娃早已跳下悬崖，粉身碎骨了。”

这三个人，正是第二代中飞龙赵启潜夫妇，和神丐游一乾！琪儿一眼瞧到姑姑，顿时心中大喜，叫了声“姑妈”，飞也似扑了过去。

罗髻夫人自然认识来的是谁？口中不期惊咦道：“神丐也来了……”

游一乾没等他说完，用手一指赵南珩，搔搔头皮，笑道：“就是为了这小娃娃，他一笔情孽纠纷，全在我游老头肚里，不来怎么成？”

峨嵋派不再封山了，时至今日，川省仍然流行着“罗髻开，峨嵋闭”

这两句话，但也有人把它说作“峨嵋开，罗髻闭”的。  
全书完

